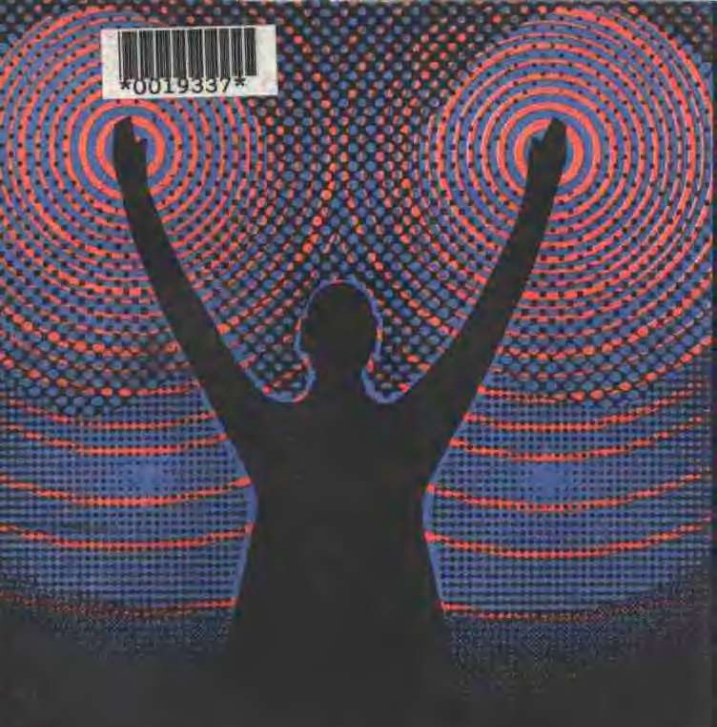




0019337



中国超人

● 神奇的特异功能 ●

中国超人·中国超人——

神奇的特异功能 ● 李培才 著

解放军出版社

本书香港版与龙源出版公司联合出版

中国超人

——神奇的特异功能

李培才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解放军出版社激光照排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197 千字

1988 年 9 月第 1 版 1988 年 9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 000 册

ISBN7-5065-0651-3 / I · 84

定 价: 2.45 元

写 在 前 面

人是什么？

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老子说：人是宇宙的核心，是万物之灵。“天大地大，人一大。”

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创始人恩格斯说：“地球上最完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

当今，人类认识的前沿已达到 150 亿光年的遥远天体，小至夸克乃至更深的物质结构层次。

然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尤其对美丽的花朵——大脑的思维活动的机制与原理，至今却还了解甚微。

人体特异功能，从 1979 年 3 月《四川日报》发表耳朵认字的消息以来，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气功”之神奇，在我国人民中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事实。“巫术”、“魔术”之说，亦已为众多的人所摒弃。可是，它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对它的生理机制又应当如何解释？至今，在探索生命科学中仍还是一个艰难而迷人的课题。

1976 年 9 月 8 日，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对全世界包括每一个中国人在内，是绝对保密的。可是就在这天下午黄昏时刻，距北京几百里之外的河北省某县一个村庄里，突然闯出一个名叫果子的中年妇女，披头散发，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了不得啦，中国有

一颗大星要掉下来啦！……”

刚刚收工回来的社员们大惑不解，将她团团围住，问她：“什么大星要掉下来？”

果子一个劲摇头摆手：“不能说，不敢说呀！”

在人们的紧逼之下，她终于吐出：“毛主席要死啦！”

人们大惊。在当时，这样的言论势必要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的。人们七手八脚将果子押送到大队部，关在一间小黑屋里。

果子的政治案正在审理中。

第二天——1976年9月9日下午3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了毛泽东去逝的消息。

这位名叫果子的中年妇女是怎样预知到毛泽东将要去逝的呢？

在北京西郊某研究所，特异功能者张宝胜正在为众多的观众做特异转运表演。

有人将一张一角钱的人民币装入一个牛皮纸信封内，用胶水密封，待干后交给张宝胜。张宝胜一手捏住信封的一个角，只见他轻轻一抖，那张一角钱的人民币便从信封的下端掉了出来。装钱的人仔细检查，却没发现任何破绽。

尔后，张宝胜又将这一角钱一会儿贴近信封，一会儿贴近脸膛。过了片刻，那张人民币便不见踪影了。大家打开信封一看，这一角钱正躺在信封里睡大觉。

那么，张宝胜又是怎样将这一角钱的纸币转运出来和转运进去的呢？

一走进北京某疗养所，就看到一堆堆的人围坐在石桌旁下棋、打扑克、聊天，个个兴致勃勃，谈笑风声。此时

此刻，谁能相信他们都是手持死亡证书，被医院赶出门的癌症患者呢？又有谁会相信，他们在这里一不吃药、二不打针，完全是靠意念自控治疗法治愈的呢？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这批癌症患者目前治愈率已达30%，有的已返回了工作岗位……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种种奇特的功能现象，若是发生在几千年、几百年、乃至数十年之前，人们将会把它列入鬼神之伍，在流传百世的神话故事殿堂里又序上一个新的牌位——《公元二十世纪中国神话故事新编》。

然而，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八十年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人群，却不再认为这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而形象化了的神话故事。正是如此，它象一座诱人的迷宫，吸引着数以千计的科学家、专家和学者，不顾一切地涉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打开中国历史的卷宗，人们的视野顿时豁然开朗，特异功能的种种现象，绝非是今天的新发现。在我国，仅有文字记载的三千五百年历史的史籍中，无论是被通称为二十四史的正史，还是始于隋唐到明清极盛的地方志，或是记录先朝遗闻轶事的笔记史料，几乎每部都必有若干例特异功能的记载。这三大史料系统，以正史为经，以各朝地方志为纬，织成了雄浑的历史锦缎，而笔记史料就如散布其间的绚丽的花朵，以耳闻目睹和真情实感聊补正史之板，琳琅满目，令人光顾不暇。

在当代，人们把研究探索这种功能的机制原理的目光，大都盯视在它的科学价值上，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对大量的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的出现，仅用现有的科学技术理论是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必须结合对它的研究，

提出一些新的科学理论。实验与研究还显示，人体功能发掘了人体的潜能，给人类展示了新的认识途径和思维运动。因此，它的影响不仅将会引起相邻学科的革命，也必将推动哲学的变革与发展。笔者在接触了大量的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有关特异功能的资料之后，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特异现象自古以来不断地出现，由于不能被人们所认识、所接受，因而不断地横遭不幸。可是，它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历经不衰，以各种不同的隐藏方式，世世代代，顽强地生存下来。那么，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什么呢？

人体特异功能，说来并不特异，它是人体内的一种潜在的功能，只不过今天还不能解释它罢了。它同人的器官功能一样，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又将随着人类的灭亡而消失。如果说，人类的知识、信仰、习惯等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社会存在都是人类文化的话，那么，完全靠意念感知事物和改变某些物体的存在方式的这种人体潜在功能，能说不是一种文化？笔者甚至认为，这种功能是由大脑思维产生的更复杂、更高级的文化。

今天，我们在无数事实面前正视了这种功能的客观存在。由此，我们是否应该对人类文化内容的组成重新进行一次科学的、合理的排列组合，从而让人体中的这种潜在功能在人类文化这座辉煌的殿堂里，同其它类别一样占据一席之地，乃是当之无愧的。

人体特异功能，目前对更多的中国人来说，还不是通过艺术作品去欣赏它的时候，而是需要有一个了解、思考和逐步接受的认识过程。因此，究竟是把大量具有实验证据的事实忠实地记录下来，报告给广大读者，还是用文学

色彩更浓的描写去反映这种种奇特的现象，这曾是笔者动笔前反复思虑的一个问题，但我更力图用翔实材料向人们揭示。人体特异功能的发现和研究，正在向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框架和马克思主义某些哲学观点提出了新的挑战。

研究和探讨人体特异功能的机制原理，将是一个十分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参加此项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假设。这些不同的观点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有的可能会成为解释人体之谜，建立人体科学理论的奠基石，有的可能只有部分的合理性，有的也可能全部被抛弃；对特异功能者的主诉也是如此，有的主诉可能会对研究解释特异功能的种种现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帮助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

在当今还没有对人体特异之谜作出科学的解释之前，就是说，在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又科学的理论体系之前，很难判定哪种观点、主诉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也很难说哪种观点、主诉对这项研究的价值或大或小。本着对这门新兴学科增砖添瓦的精神，笔者尽量多引用了一些观点和特异功能者的主诉。

另外，人体特异功能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多种多样的，笔者根据各种不同的现象，分门别类作了介绍。但是，由于作者在这方面研究还不够，加之这些功能现象的反映互相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交叉的问题。因此，文中所作的分门别类可能有不妥之处。还有，在一个特异功能者身上，往往同时具有多种功能现象。为了让读者对这些功能现象有个清晰的了解，不给人以重复之感，在分门别类

时，笔者根据写作的需要，尽量只选取一个功能者的一种或两种功能反映。借此机会作一说明。

在采访调查中，笔者除接触了众多的研究者和特异功能者外，还搜集了大量极有参考价值的文字资料，有的将部分章节引入了此文。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1) 写在前面

第一章 奠基里程碑的这一天

(1) 眼见为实

(5) 十二岁的唐雨成了“新闻人物”

(8) 请记住这一天

第二章 沉雷一声荡千谷

(13) 连锁反应

(19) 骤起一场轩然大波

(26) 一波未息又起一波

第三章 沉默后的反击

(30) 《自然杂志》首当其冲扛起反击大旗

(33) 周文斌反戈一击

(37) 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

(40) 哈工大八位教授的考察报告

(43) 来自安徽的新信息

(46) “我信服了。我投降了!”

(51) 复 苏

(56) 中国人的一点自豪

(59) 探索在继续

第四章 神奇世界又爆“冷门”

(62) 王强、王斌身上的新发现

(66) “遥视房间”与“目可穿地”

(68) 感应探泉演讲会

(71) “遥感”功能研究“竞赛”曲

第五章 心有灵犀一点通

(76) 兄妹——“同病相怜”

(79) 血缘——“母感女痛”

(85) 千古之谜

(89) 新的事实及思考

第六章 “透视眼”

(96) “狄蓉的眼睛比 X 光机还灵”

(98) 神奇的“通电”理疗法

(100) 徐政明察内脏细微差异

(101) 解放军医院测试“透视”功能少年

(104) 谢朝晖大脑前额区的彩色屏幕

(107) 农家姑娘于瑞华

(116) 东海前哨的小蓉花

(118) 牟凤芹透视功能有绝招

第七章 装在人脑里的“制动器”

(123) 一封群众来信引起的深思

(127) 云南大学传来的喜讯

(129) 前方还有新大陆

第八章 来无影去无踪

(134) 试样怎样跑出密封信袋来的？

(137) 彩色照片到哪儿去了？

(139) 鸡蛋不翼而飞

(141) 隔瓶取药目击记

(143) 来自太原的实验报告

(149) 北京师范学院实验室拾趣

(151) 特异转运中的果蝇虫

第九章 天衣无缝

(153) 从活着的鸡嗉囊内转运异物

(157) 不是魔术胜似魔术

(162) 缝纫钢针被意念折断

第十章 关教授的“十大”发现

(164) 一封友人来信的启示

(166) 硬质铝钥匙变弯了

(167) 别针穿扣

(169) 自动开锁带来的疑问

(170) 尼龙丝绳和导线因何而断？

(171) 无火点香烟

(172) 不剥自落的桔子皮

(173) 实验室外趣闻

(175) 与天平、砝码、弹簧秤时代告别

第十一章 “您好谢谢老师”

(179) “大海”是怎样写在纸上的？

(182) 图章是怎样印进信封内纸上的？

(186) “字”是怎么写出来的？

第十二章 中国的尤里·盖勒——张宝胜

(192) 魔术师自叹弗如

(195) 餐桌上的趣事

(200) “恶作剧”数例

(204) “国宝”原来是逆境之士

(209) 小荷才露尖尖角

(217) 意念取物信手拈来

(221) 名片嚼烂又复原如初

(224) 药丸穿瓶而过

(226) 能冒火的手

(230) 小心他捉弄你

(231) 奇人与凡人

(234) 日常生活见闻录

第十三章 催生有术神妙手

(236) “手”到植物花自开

(239) 稻种发芽随人意

(241) 特异生物能使庄稼夺高产

第十四章 当科学家生命垂危的时候

(247) 一个报病危的紧急电话

(251) 皇冠车里不明来由的檀香味

(252) 站起来的晚期癌病人

(255) 深刻的忏悔

第十五章 严新传奇纪实

(259) 东京斗法记

(265) 幼年学艺

(267) “自由人”的来由

(269) 粉碎性骨折瞬间除病根

(272) 肿瘤顷刻消失

(275) 令人刮目相看的遥治本领

(281) 奇闻点滴

第一章 奠基里程碑的这一天

自然界——一个多么神奇而奥秘的迷宫！

人类——征服自然创造的丰功惊天动地！

人类的聪明才智在当今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大至宇宙空间，小至基本粒子，自然界的神奇和奥秘正不断地被揭示出来。神灵世界中的“上帝”得以容身的地盘越来越小了。

然而，大自然的“上帝”并没有举起白旗向人类投降。它总是挑逗似地将一个又一个的疑团抛向人类，迫使人类去关注，去探索；疑团没有穷尽，人类对自然界认识和探索的脚步也永远不会停止。

挑战与应战的较量，循环往复，推动着人类与自然界不断向前发展。七十年代末，在中国大地出现的“耳朵认字”这一自然景观，便是人类与自然较量的又一新战场。

眼 见 为 实

1979年。报春花盛开的季节。

《四川日报》总编辑李黎办公桌对面的藤椅沙发上，坐着一位留平头，看上去刚二十挂零的小伙儿。他，就是该报记者张乃明。

此刻，李总编正向他面授一项紧急采访任务：去大足县农村采访儿童唐雨“耳朵认字”的新闻。眨动着滴溜溜眼珠的张乃明，从总编那持重的语气中，似乎已预感到了此项任务的艰巨和即将采写的那篇报道的份量。总编说完，顺手从抽屉里取出一大叠材料：“你拿去翻翻吧。”

张乃明面前摆满了群众来信和各级领导机关的调查报告。目光在一行写着“耳朵认字”四个字的标题上再三盯视起来：

“人的耳朵也能认字?! 奇闻，奇闻!”

在张乃明有限的知识范围里，怎能不产生问号。

他疑惑了。一个个硕大的问号，使他隐隐约约地预感到此行结果未卜。然而，他还是被那字里行间洋溢着的人们热切关注新事物的一种激情感动了。即刻，他日夜兼程，踏上了自成都去大足的征途。

在大足县，张乃明做了细致调查，接着又到江津地区机关进一步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数以百计的测试者和出于好奇的围观目睹者们，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了考核唐雨的一幕幕情景，还给他看了一件件测试的实物。而对这一张张坦诚质朴的脸膛，这一副副坦然自若的神色，张乃明心中那个乱麻似的疑团似乎被一种什么力量轻轻地推动了一下：“难道真有此事?”

当晚，唐雨被接到地区招待所。

张乃明不由心里一怔：站在面前的是一个个子不高，五官端正，说话拘谨，言语中还带有稚气的农村孩子。张乃明仔细端详了半晌，看不出唐雨与普通男孩有半点不同的奇特之处。这么一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农村娃，怎么会成为人们所描述的耳朵认字的“神童”? 真是怪哉，怪

哉！

一个计划在张乃明心中产生了。

这是一个清新而恬静的早晨，张乃明把唐雨请到自己的宿舍。

“叔叔考你一下行吗？”他说。

“行。”小唐雨高兴地回答。

张乃明看了看唐雨，从上衣口袋掏出事先暗地写好并叠成六层的字条，还不放心地捏了捏递给唐雨。然后，目不斜视，紧紧地盯住唐雨的一举一动。

只见小唐雨沉着地两眼凝视着眼前的地板，若有所思。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小唐雨毫无动静。张乃明的心渐渐紧缩，那个乱麻似的疑团似乎又在不断膨胀、扩大……

就在张乃明的思绪被微微牵动的瞬间，小唐雨那两颗晶亮的小眼珠忽地一闪动，对“考官”微微一笑：“叔叔，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你的字条是四个字，蓝颜色，钢笔写的‘安定团结’。”他边说边从耳朵里抠出字条，小心翼翼地交给张乃明。

这次测试，自愿给唐雨当测试者的还有江津地区的一些机关干部。他们中有的对唐雨耳朵认字已早有所闻，今天听说记者要亲自测试，也都特意赶来。其中坐在唐雨左侧的是一位更年长的“考官”——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他也是位早已耳闻者。

张乃明当众打开纸条核对，唐雨认出的字与纸条上所

写的完全一致。顿时，掌声、惊讶不止的赞叹声在十多平方米房间里骤然响起。

轮到后来者当“主考”了。有的悄悄蹲在墙角处写下自己的“试题”，更多的则是事先写好带来的。他们或者把字条搓成一团，或者折叠成几层再揉成团，出手前检查了又检查，直到自己的理智已确认常人无法辨认之后，才放心地交给唐雨。

唐雨沉着地坐在一大圈寻根问底的考官们中间，泰然地将一个个纸团里的字通过耳朵辨认了出来。当小唐雨把省委书记杨超亲手写的字条迅速辨认出来的那一刹间，眼明手快的张乃明随着大家的掌声按动了照相机的快门，摄下了中国第一个省级领导考察特异功能这样一个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镜头。

测试还在继续进行。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奇迹出现了，小唐雨竟然把一个不知名的考官抄写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二十字的唐诗，也一字不差地认了出来。张乃明和地区机关的干部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然而，他们又不能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是他们亲眼目睹过的事实！

人们在寻求思考着如何用更适当、更严密的测试方法来证实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第二天，他们与唐雨商量，将房间里的电灯关上，然后再来认字。小唐雨又痛快地答应了。在一间只能借助月光才模模糊糊辨得出东西的房内，是绝对看不清一封信或报纸上的字迹的。就是在这样近乎苛刻的条件下，小唐雨还是准确无误的辨认出了人们先后放在他耳朵里的十几张纸条上的字。而且，他还告诉大家这些字是用何种颜色写

的，是毛笔字、钢笔字还是铅笔字……尽管写字的人们仍觉得眼前发生的事不可思议，无法解释，但理智却又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们：没有人在欺骗他们，也不存在幻术。这是无可挑剔和否认的事实！

十二岁的唐雨成了“新闻人物”

测试结束了。考官们兴奋地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一切，满意地离开了测试房。唐雨却被张乃明留了下来：“唐雨，你给叔叔说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耳朵会认字的？”

这下，打开了唐雨的话匣。他挠了挠后脑勺：“我说不全。”

唐雨家住四川大足县团结公社建立大队。1978年农历10月底的一天下午，他和一个叫陈小明的男同学放学回家，两人边走边叽哩呱啦地说话。正走着，唐雨的耳朵无意中触到了陈小明的上衣口袋，大脑中便出现了一包香烟的牌名——“飞雁”二字。他赶忙拉住陈小明，问：“唉，你口袋里有一包飞雁牌的香烟吧？”

憨厚的陈小明被唐雨的突然发问弄懵了，心想，看你唐雨又在逞能了。在学校里，唐雨经常和同学们玩猜字游戏，也不知为什么，只要字儿拿在唐雨的手里，他准能猜出来，所以他成了同学们公认的猜字冠军。但这回小明可不放过唐雨了：“你瞎说，我口袋里根本就没香烟！”

“你才瞎说，不信，让我查！你口袋里就是有一包香烟，还是飞雁牌的呢，我看得清清楚楚！”唐雨也嚷了起来。

小明毫不示弱：“你怎么看到的，你说我放在哪儿？”不

等小明的话音落地，唐雨一把抓住他上衣口袋：“就在这儿！”

小明乖乖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飞雁牌香烟。

唐雨告诉小明，不知为什么，他突然“看”到了小明口袋里的香烟，不是眼睛看到的，是在脑子里看到的。平时也一样，只要把要猜的字条放到耳朵里，字条里的字就全闪现在脑子里，只要用“心”看一下就全看到了。

小明眨动着一双小眼睛，仿佛在听天方夜谭。这使他不禁想起往日与唐雨玩猜字游戏时的情景，当时自己并没在意。想不到唐雨“猜字”的奥妙就在耳朵上，真是太有意思了。他拉起唐雨往学校跑去，气喘吁吁地向老师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老师对唐雨这个“猜字”冠军的名声早有所闻，但由于事情只是发生在孩子们游戏之中，因此并没有引起谁的注意。眼下听了陈小明这有声有色的描述，老师倒有点将信将疑了。他决定做个试验再作判断。他便叫唐雨和陈小明先到外面回避一下，待写了字条，揉成一团，才叫他俩进来，他先将纸团放进唐雨的耳朵里，并规定不许唐雨用手触摸纸团。不到两分钟，唐雨就嚷了起来：“老师，你写的是‘我是唐雨’四个字，对吗？”

老师惊呆了。面对学生准确无误的答案，他满意地点了点头。瞬间，又一个念头在脑子里闪现：不，耳朵是听觉器官，不是视觉器官，怎么能认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老师来到隔壁房间，一气写了几个字条，全搓成一个一个又细又小的纸团，一次一个陆续放进唐雨的耳朵里。这时的唐雨可真有点“神”了。纸团放进耳朵不到一分钟、半

分钟……他就一个接一个地全部认出了其中的字句：“中国四川大足县”，“我是一个学生，”“科学技术文化，”“猪、狗、马、牛、羊”，“我的耳朵能认字”，“ $3 \times 18 = 54$ ”，等等，就连老师画的小人头、小动物也照样描绘得一清二楚，丝毫不差。

这事一下轰动了整个山村。唐雨的家从来没象现在这样热闹过。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都是请唐雨做几次试验以饱眼福的。唐雨的父亲和哥哥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无论对亲朋好友，还是对左邻右舍，一概来者不拒。唐雨这朴实的孩子也从不违背大家的心愿，凡有求者，他都做几次给你看看。

唐雨用耳朵认字的消息不胫而走，飞出了小山村，传到县城。县科委、文教局派人来核实，并有意在一张纸条上将“尖端科学”的“端”字写成“瑞”字，让唐雨用耳朵辨认。唐雨不仅认出了纸条，还将误写的“瑞”字挑了出来。考察中还发现，唐雨不仅能认字，还能正确地说出字的颜色。消息又传到江津地区机关，地委领导经过考察核实，上报到省委。一时间，唐雨“耳朵认字”成了奇闻，人们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常常是：“大足县出了个十二岁的‘神童’，叫唐雨，能用耳朵认字……”由此，唐雨一跃成为当地头号新闻人物。有许多人甚至对唐雨怀着种种猜测，不远数十里、上百里专程赶来，看他的功能是真还是假。张乃明看到的那一封封来信和各级领导的调查报告就是在这期间形成和发出的。

唐雨叙述完了自己耳朵认字的经过，与张乃明调查所得出的材料完全相符。最后，他又向记者介绍了自己耳朵认字时的感受和体会。他说，他的手象有电一样，拿到有

字的纸团，脑子里便开始有字迹的反映。当纸团放到耳门时，脑海就象银幕一样把字的笔划一一显现出来。如果心情愉快，环境安静，脑子里显现出来的字就非常清楚。而且，开始总是慢一些，越往后越快。怪不得张乃明在测试时写了几个英文字母交给唐雨辨认，唐雨没有学过英语，念不出来，但他按照着字母的样子照葫芦画瓢地描摹出来了呢。

张乃明一趟江津、大足之行，头脑中那个乱麻似的疑团在一次次测试的事实面前逐渐缩小，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随之而产生的结论尽管对这一现象一时还得不到科学的解释，但它确实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唐雨和其他孩子有何区别？这种现象的出现对科学研究又有什么价值？……一连串新的疑问占据着张乃明的脑海。

把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和由此而产生的一个个疑问推向社会，让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让更多的人去思索、去探寻吧。这是一个人民记者应尽的责任。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张乃明一气写下了新闻：《大足县发现了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刊登在1979年3月11日的《四川日报》上。消息力图向人们证实，12岁的小学生唐雨确有用耳朵认字和辨颜色的能力，此事并非误传。

请记住这一天

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公开见诸中国的报端，这在解放后的中国报刊史上还是第一次。

1983年12月17日，报纸上公布了科技政策界限六条。公布的前两天，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都参加了国务院

的国务会议讨论这六条。当讨论到其中一条“不要把人类创造的新成果当作异端邪说”时，赵紫阳同志插话说：“是的，耳朵认字确有其事，四川的我没有看，文革前广东就发现过，我看过。道理说不清，不要轻易否定。”

对这段历史，北京中医研究所的何庆年等科研工作者进行了考证。1964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贺龙同志到广东视察工作。部队里有个参谋同志告诉他：有个十几岁的男孩，有一种奇特的本事，能隔墙、隔山看东西。贺龙同志听后觉得非常奇怪：“那我得亲自考查考查。”

孩子找来了。身穿军大衣的贺龙同志亲切地对孩子说：“听说你这个小朋友很有本事，能隔墙隔山看东西。你能不能看看我这口袋里装的是什麼？”

孩子抬头看了一眼贺龙同志，接着就把目光移到贺龙的身上。不到一分钟，孩子对贺龙同志说：“好象是个医疗证。”贺龙同志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抚摸着孩子的头说：“灵，灵！”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医疗证。之后，正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同志也对这个孩子进行了考察。他让孩子看隔壁房间盛放的是什麼？孩子说：“全是枪支弹药。”事实完全符合。

贺龙同志考察之后，指示：“要将这个孩子很好地保护起来，他的功能在军事上是很有用处的。”然而，当时对这一消息是封锁的，社会上并无传闻，学术界当然也毫无所知。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了唐雨耳朵认字的消息后，在全国许多省、市、区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响。人体特异功能这一信息由此在社会上广为传播，科技界、学术界也为之一震。

更为令人欣喜的是以“耳朵认字”为发端的人体特功能

研究，也由此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学院、佳木斯医学院、吉林大学、长春中医学院、白求恩医科大学、辽宁中医学院、天津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等遍布全国的几十所高等院校，以及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北京中医研究所、中医研究院、上海中医研究所等数十所科研单位迅速展开。数以千计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工程师、研究员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开拓这个未知的新领域，使它成为一个生命力极强的新兴学科。这个局面，如果没有《四川日报》传递出来的具有实在内容的信息，中国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将会继续推迟下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个领域的开拓，是由《四川日报》一条反映了客观实际从而触动了人们重新思考问题的消息所启动的。

时隔四年后的 1983 年 9 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第四次筹委会议上，代表们一致建议：把 1979 年 3 月 11 日，定为中国人体科学研究的起点，并希望全国各省、市、区在 1984 年 3 月 11 日举行各类纪念活动。中心会场设在四川成都市。

现在，请读者把视线移向 1984 年 3 月 11 日这一天的各个会场。

· · · 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的发源地——四川，是全国开展这项研究的中流砥柱。这一天，来自北京、上海、内蒙、安徽、云南等地的科学家和专家学者们，与四川的同行们，与中国第一个报道人体特异功能的记者张乃明，与被发现

的第一个特异功能儿童唐雨及其父亲，在四川欢聚一堂，畅谈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五年来的丰硕成果，展望了这一研究的远大前景。

一直关心并为促进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操心出力的张震寰将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全国著名教授吕炳奎、赵忠尧、杨龙生等参加了北京的纪念活动。老一辈看到当年的第一批特异功能儿童已成为目光里焕发着求知渴望的英姿少年，仿佛看到了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这一事业的希望所在。张震寰用“群贤毕至，少长咸宜”这一成语，表达出了纪念会的盛况和与会者的心情。

冰雪消融，大地回春。在南国已是明媚春光的时节，祖国西北边城乌鲁木齐市的春天才刚刚降临。新疆自治区人体科学研究者和特异功能者们，在中国军队第一家发现并从事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隆重集会，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

“耳朵认字”，在今天看来虽然已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名词，然而，中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恰恰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人们将永远不会忘怀由“耳朵认字”的发现为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3月11日——为中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奠基了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它为人类重新认识自己，发掘人体潜能另辟了一条新径，它将永远载入人类征服自然的史册；它象十五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把人类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闪光夺目的高峰~~人们已记住了这一天——1979年3月11日。

第二章 沉雷一声荡千谷

“耳朵认字”这一神话般奇迹的出现，似一声罕见的沉雷，隆隆滚过九州大地，炸开了封闭多年的坚实硬壳，惊醒了沉睡在这块版图上的人类群。

一瞬间，甚嚣尘上。人们骚动不安，神色各异。无动于衷，不予理睬者有之；将信将疑，默言观望者有之；大声惊呼和嘲讽，以“不符合科学常识”为由给予否定者有之；以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心，把审视的目光转向试试“自我”者有之；不甘于常规复辙，独立思考人迷，“异想天开”寻根求源者有之；人云亦云，改弦更张者也有之。

我国著名的遗传专家谈家桢教授曾说过，科学上的荣誉不但应该给予那些很快就被证实的发现，而且尤其应该给予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充分证实的超时代的发现或预见。这就要求人们有眼光，有魄力，有远见，才能识得荆山之璞。“耳朵认字”这一特异现象刚一诞生于人世间，立刻就引起了全国许多单位科研人员的关注，于是乎北自黑龙江，南到云南，东起上海，西到新疆，在全国形成了一个遥相呼应的研究网，研究的范围在一步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耳朵认字”为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正式登上科学的大雅之堂，拉开了一面壮阔诱人的序幕。

连锁反应

“耳朵认字”这一人体特异功能，通过新闻媒介把一个崭新的科学研究领域展现在人们面前。它象一朵含露绽放的鲜花，引来百花园里朵朵蓓蕾竞相争辉。

1979年3月16日，《上海科技报》转载了这条消息。接着，《河北科技报》、《湖南科技报》、《安徽科技报》、《南方日报》、《长江日报》、《甘肃日报》也相继进行了转载。《美国之音》作了广播，香港《大公报》、《明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作了报道。《大公报》还特意派记者专程来大陆采访了张乃明。张乃明故意提醒这位记者说：“这事可能会有假的。”

那位记者摇摇头说：“不，我是这样判断这个问题的，杨超同志考察唐雨之前，地委科委考察了，县委科委考察了，学校的教师、校长都考察了。我不相信在咱们中国这块土地上，有这么多人一块统统做假，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

与此同时，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信访处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询问信或推荐信。除四川的唐雨外，北京、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河北、辽宁等省市又相继推荐了近二十名能用耳、鼻、手、脚、腋下认字的青少年。其中多数是地、县科委或单位党委正式来函报告的。在这些特异功能者中，大部分是儿童，一般以12—13岁者居多。也有成人被发现，黑龙江25岁的妇女牟凤芹即是其中的一个。

在北京地区首先发现的特异儿童是石景山区某小学二

年级学生姜燕。3月23日,《首钢报》转载了《四川日报》的消息。当天晚上,首都钢铁公司焊管厂女计划员梁淑文对小女儿姜燕讲起了这件趣闻,没想到姜燕却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行。”梁淑文还以为孩子开玩笑,当即在纸上写了“0.1”,叠好后交给姜燕,要她做试验。姜燕接过放进耳朵里,不一会儿就认出来了。接着,梁又写了个“0.5”,姜燕又认出来了。妈妈惊奇不已,再写了“打倒姜青”四个字,叠后交给女儿辨认。姜燕一会儿就说:“妈妈,您把‘打倒江青’的‘江’字写错了。”

事情很快传到了学校,校长和老师都对姜燕进行了考察,证明她确有耳朵认字的功能。然后石景山区委的领导同志也进行了考察。区领导隐约感到,姜燕的功能与四川的唐雨构成了一个呼应的印证。因此特意关照石景山区教育局:“你们一定要很好地把孩子保护起来。另外,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是科学院,你们应该带着孩子到科学院去做最严格的科学试验。”

区教育局派一名女同志带着刚八岁的姜燕来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研究所请了25名科研人员作为监测人。心理所搞实验设计是有经验的。他们在姜燕面前摆了50个信封,每个信封上都贴有一个标记(都是图画),然后拿出50个折好的样品。这时主试人告诉姜燕:“你用耳朵把样品里的字认出来了,再看这50个信封上贴的标记与哪个是相同的,就把这个字装进相同的信封里。”

50个信封全被姜燕装完了。主试者当众一一打开信封核对,结果证明,48个信封完全正确。这样的测试接连进行了两次都很顺利,特别是4月6日那次测试的结果,更使在场的人惊愕不已。当场,25名科技人员提

出：“我们签字，我们亲自看到的。眼见为实，我们愿意充当试验的见证人。”

4月11日，《北京科技报》记者听到这一消息，专程到姜燕所在的小学又当场进行了测试。他先在纸上用毛笔画了一个小人，然后折成四层，交给姜燕，姜燕接过后放在右耳上“听”了好长一会儿，便要过毛笔，在另一张纸上，边“听”边画出了小人的形状。记者又将写有“毛主席”三个字的纸条揉成小球递与她。姜燕拿过去稍“听”一会儿，马上说：“是‘毛主席’三个字”。据姜燕学校的领导介绍，孩子在“听”字时，感到大脑里很亮，当带字的纸团一贴进耳朵，那些字就在大脑里放出光来。

4月6日和21日，《安徽科技报》连续两次报道了安徽省宣城中学先后发现两名能用耳朵认字辨色的女学生。她们的名字叫胡联和何小琴。

3月26日，胡联的表爷爷看到《安徽科技报》转载的唐雨耳朵认字的消息，就对胡联说：“联联，你也来试试，看看耳朵能不能认字”。说完，爷爷就写了一个“毛”字，折成小块交给她。她把小纸块放进右耳，伏桌片刻，便说：“爷爷，这是‘毛’字”。爷爷又写了个“牛”字给她认，她也认出来了。

3月31日中午，县委书记和县科委、科协的负责人再次对胡联进行测试。这时天气骤变，乌云滚滚，风雷交加，楼下还开大了收音机，胡联还是一一认出了大家交给她辨认的字条。后来，县委书记又递给她一个纸团，她放进耳中边“听”边说：“底下大部分是黄色，上部分有字。”有人问：“什么字？”

胡联眨眨眼说：“万隆会议十周年。是邮票！”

有人问：“几分的？”她答：“八分”。接着又说：“上面有许多人像。”

测试后，县委书记问她：“你在用耳朵认字辨色时，有什么感觉没有？”胡联说：“当有字的纸团一放人耳朵时，就产生嗡嗡的声音，写在纸上的字声音最强，一下就传到脑子里，象电影一样显出字、形象、颜色。”别人又问：“在什么条件下听得最准呢？”胡联答：“只要有安静的场子，心情高兴，就认得快，准”。

在胡联用耳朵认字的启发下，3月30日，又发现了12岁的何小琴也能用耳朵、手指认字、辨色、识图。县委宣传部长和学校有关人员多次测试她“听”、“捏”汉语单词或英语单词，都基本准确，而且效果越来越好。何小琴与胡联的做法略有不同，何一般先用手捏捏，再放进耳朵，胡只用耳朵“听”。两人的自我感觉却都差不多。

1979年4月中旬，北京市礼士路第二小学党支部书记致信《北京科技报》编辑部，说该校11岁的王斌同学具有用耳朵、腋下认字的功能。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有上千人次观看了王斌的表演。

有一天，王斌的姐姐（13岁）王强到一个邻居家去玩。邻居拉住她说：“小强，你妹妹能用耳朵和腋下认字，你是不是也可以？”

“不会，我不能”。王强摇了摇头说。

“不要紧，你来试试看。”邻居硬要她试一试。

果然，一个奇迹使王强也惊呆了。接连试了几个纸条，证明她的确也有这种功能。当她发现字迹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4月20日，空军某医学研究所的罗冬苏闻讯赶来，

对王强、王斌进行了严格的测试，果然发现她姐妹俩确有这种奇妙的生理机能。这以后，在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罗冬苏接连对她们进行了二十九次测试实验，每次两小时左右，最长的一次达六小时；每次测试纸条四至十五张，每张纸条上有一至五个字或图形。每次测试的方式也不同。他让受试的孩子坐在屋子中间，离她不到一米远的前后左右坐满了成年人进行监视，用一端封死的套袖套住孩子的一只手，将纸条放入套袖中，或戴上棉毛手套，再放入纸条，扎紧手套口，然后让受试者在腋下辨认，用密封的纸口袋、铁罐、塑料盒，里面装上学、图形等辨认物进行测试，受试者均有辨认能力。有一次，他和新闻单位的同志在装胶卷用的暗袋中放一张照片，让受试者伸进一只手去抚摸照片，竟也被准确地认出来了：“这是一张两个人的照片，后面有湖水。”

在一系列试验观察的基础上，罗冬苏得出了肯定的结论：王强、王斌确实具有用手、腋下、耳朵辨认字和图像的特殊功能。综合多次试验结果，他得出了几点初步的认识：

一、姐妹俩每次辨认的准确率一般在 80% 左右，也有在整个测试中一个也认不出的情况，当然也有全部认对的时候；

二、对颜色的分辨能力是：右耳、右腋下最强，左耳、左腋下较差，而左右手均没有；

三、耳、手、腋下有敏感区，并非所有部位都能辨认；

四、辨字的功能与可见光无关；

五、透过纸、布、锡箔等包装物，仍有辨认能力；

六、辨认的功能与情绪的好坏、饱饿状态、环境(生、熟人)等因素有关。

.....

长期以来，罗冬苏一直从事经络方面的研究工作。因此当他发现以耳朵认字这种奇妙的功能以后，就很自然地把这种功能同经络的研究结合到一起了。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他推测：

在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五种感觉之外，还存在对温度、疼痛、强力、加速度、倾斜和振动的感觉，生理学家称其为“第六类感觉”。在航空医学中，把接受这类感觉的器官称为“本体感受器”，任何正常的人都能感觉到这六类刺激信息。

然而，人体与电磁波的关系究竟如何？至今是个谜。但有迹象表明，电磁波对人既有危害作用，如无线电污染等，它又有治疗作用，如理疗学中的生物效应等。至于应用比较广泛的磁疗、磁场的生物效应等，更有大量文献报道的事实。这说明，人体与电磁波是有关系的。也正因为如此，罗冬苏认为，在上述六类感觉之外，人体还具有感觉无线电波这种特殊信息的能力，他把它称为“第七感受器。”

在这之前，罗冬苏同战友们一道用经络穴位特性图示仪对 423 个人体的不同部位体穴测得 10894 条伏安特性曲线，测量结果表明，人体确实具有某些半导体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可能具有发射和接收微波的功能。根据上述分析，罗冬苏对王强进行了身体穴位的伏安曲线测量，得到如下结果：

(1)、对王强耳朵进行测试，发现有大量体效应型与

功能型曲线。

耳朵神门穴位的功能曲线，是由两个体效应型组成的，目前世界上无此类管子。耳朵上食道穴的体效应型曲线，从其峰谷的电压差值来看，它比目前一般半导体效应型二极管的性能高几千倍！

(2)、对王强手部伏安曲线的测量，得出了更令人惊异的结果，说明小孩的手有收微波和亚毫米波的可能性。

通过上述仪器的测定，罗冬苏初步假设，小孩的耳朵有发射微波的可能，手心中的神门穴有接收微波的功能的可能性，而这两种性能的综合，可能比现有军事雷达的性能高1千万倍以上。

通过对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的初步研究，罗冬苏认为，现代医学的理论和实践还是很不完备的，它无法解释人体的这一特殊生理现象。

而人体本身的奥秘也还远远没有被人类所认识。对这一特殊生理现象的研究，不仅对医学，而且对军事等科学都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骤起一场轩然大波

这些发现和初步研究大大扩展了《四川日报》所传出的信息内容，也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更加证实了“耳朵认字”这一功能的客观性。然而，作为反响的另一面，由于这一功能以它独特的存在形式向人们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因而迅速遭到反击，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一束无声的信号

1979年春末，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讨论会在成都金江饭店召开。国家科委的一位学者到会并作了《科学与民主》的重要报告。大会发言时，四川省的一位代表在正式发言结束后附带讲了这么一段话：

最近我们四川发现了一个能用耳朵认字的孩子，报纸已经报道了，大家都不相信，但这个事确实是真的。在这个事情上我想也应该充分体现出科学与民主的关系，要允许大家不相信，但更要允许大家去探索。

当四川的同志讲到这里时，台下的代表们看到坐在主席台上有的同志，脸上露出一副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情：是生气、是反对，还是不以为然？代表们看到如此这般表情，本来对“耳朵认字”很感兴趣的同志此时被弄得尴尬窘困，感觉到这与整个会议气氛很不相称。有的同志仍不死心，壮着胆子贸然问道：“会议能否安排时间让大家去看看？”答曰：“这有什么值得一看的。”

饭桌上，代表们对此议论纷纷，大为不满；“你昨天刚讲了科学与民主，怎么今天就采取这样的态度？”更多的同志由此渐渐意识到，对耳朵认字绝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表态而已，它将是一束无声的信号，在无数人的心底正蕴育着一场新的论争。

愈演愈烈的前奏曲

同年四月，当唐雨耳朵认字的消息发表不久，《光明

日报》记者周文斌在成都参加一个会议。对于当时议论纷纷的这个消息，他总觉得似信非信，认为这件事不仅超出人们现有的常识，似乎还有点“江湖骗术”的色彩。会上，许多人劝他到大足县亲眼看一看，他本来也很想去戳穿这个“西洋景”。可是不久，有一位同志告诉他，四川医学院的几位医务工作者，已对唐雨做过为期八天的观察，证明所谓用耳朵认字纯系弄虚作假。

周文斌怀着急于弄清真相的心理，便直奔四川医学院，见到了参加过试验的部分人员，并一一阅读了他们的试验报告。回到招待所，他就把他们所提供的情况写了一份内参。

内参写道，四川省某医学院几位医务工作者在八天之内，对唐雨进行了二十五次观察试验。结果证明：除了六次因偷看未成而拒绝辨认之外，其余十九次都是偷看后认出的。

内参还写道，唐雨作弊的手法很多，大致有以下六种：一、先观察周围形势，见有可乘之机，才答应“用耳朵认字”；将纸团拿到隐蔽处偷看。如监视很严，难以作弊时，就拒绝认字；二、常用拖延或推诿的方式，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制造偷看的机会，有时拖上半小时至一小时才开始“认字”；三、用手摸字时，象变魔术似地做些动作，故弄玄虚，设法用手指搓开纸团，利用自然光偷看；四、如别人当面写字给他辨认，他则站在远处凝视别人的笔动，或在别人背后通过腋下空隙窥视；五、如在夜间，则关掉灯，待眼睛对黑暗适应后，利用窗外微弱光线辨认；六、用被子蒙着头认字，借缝隙透进的光偷看。

内参还指出，所谓唐雨到成都之后的新发展——“过

电”，即将纸团放在别人的耳朵旁，他用耳贴在这个人的背上可以听出纸团里的字，也是假的。其手法是，他手中先有一个假纸团，然后以假换真，把假的纸团放在别人耳旁，自己以耳贴在别人背后，借以偷看真纸团里的字。

内参由此断言：“耳朵只能接受声波传递的信息，不能接受文字传递的信息。”

内参很快通过渠道送到北京有关部门。

一份《简报》的出笼

同年四月十三日，《北京科技报》发表了该报记者甄庆如采写的关于姜燕用手、耳、腋下认字的报道。

事情见报以后，社会一次又一次引起了轰动。一个星期之内，科技报编辑部接到了数千次电话和三百多封读者来信。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新闻单位也相继接到了大量的电话和信件。这些信件和电话大致反映了四种情绪：一种人认为报纸上几百字的新闻不过瘾，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他们，希望了解更详细的情况；一种人认为，现代自然科学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不敢表示相信；还有一些热心的读者积极为报社提供线索，希望记者继续调查。他们说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到过类似的情况，或者说现在什么地方还有具备这种功能的人；还有一些人对这种消息表示强烈的反感，认为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人甚至咒骂发布这个消息的记者是位什么“疯子”、“白痴”、“饭桶”、“应送到疯人医院去”等等。

这时候，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美国之音等外国新闻单位的驻京记者也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希望进一步

了解耳朵认字的真相。

全国和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件事情。

就在这时，周文斌写内参的风声很快传到下面来。原来在姜燕测试记录上签了字的人当中，有人犹豫了、含糊了：“25人监测，恐怕条件还不够严格。”然后宣布这次测试不算数，另外再设计一次更为严格的测试。

更为严格的测试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两名科技人员于四月十九日负责实施。这次测试的气氛搞得特别紧张，除主试者外不准第四者在场。就连石景山区教育局那位陪着去的女同志也被拒之门外。测试完毕，小姜燕一出来就委屈地哭了。那位陪同的女同志很关心地问主试者：“试验结果怎么样？”

那位主试者把皮夹子往胳膊底下一夹，说：“无可奉告”，也没向姜燕作任何交待，便扬长而去。

之后，他们经过一番苦心安排和策划，以“石景山群众来访，要求我们对姜燕进行验证”为由，写了一份题目为《揭穿“耳朵认字”的骗术》的《信访简报》。

《简报》中首先否定了4月6日的试验，说那次忽略了实验场地的布置，让姜燕坐在一横一竖的两张桌子接合处，致使主试人观察姜燕的动作有困难，未能肯定她是否偷看。而在4月19日的测试中，却让姜燕坐在室内中间，面前不放桌子，四周都有人进行观察，距离1—2·5米。在这种不利于作弊的场合下，让她辨认了十个折叠多层的带字纸条。她每次都花很长时间，做了许多假动作，寻机偷看了五次，另五次因偷看不成未“认”出。然后，故意给她一个作弊的机会，她很快就完成了偷看的动作，所以全部“认”出来了。

《简报》还指出了姜燕作弊的手法：先用一手接过送好的纸条，送到耳边片刻后，将两手同时放在耳边挥纸条，故作认真听的样子。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耳边的那只手时，纸条已经到了另一只手中，并放在腿弯下或桌下两腿中间，极迅速地打开偷开。然后将纸条复原送回到耳边那只手上，继续作听的样子，宣布“认”出纸条上的内容。在整个作弊过程中，姜燕的目光不断四处寻视，动作极迅速，如不仔细察看，是很难发现的。

.....

根据上述情况，《简报》得出结论：所谓姜燕“用耳朵认字”，完全是假的。

这次“更严格”的测试过程被北京特异功能研究会成员何庆年和陈守良（北京大学）等同志知道后，对主试者抱着千方百计让姜燕上当的目的进行测试的手段非常生气。在北京市科协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陈守良首先讲了自己的测试过程和结果，然后他郑重地宣布：“我所有的试验原始记录都可以公开，请大家来检查。”

说着，他把目光移向“更严格”测试的主试者：

“你的原始记录你敢公开吗？”

这下讨论会炸窝了。人们议论纷纷：一个科研人员不敢把自己的原始记录公开，那还叫什么试验？一个科研人员只要认为自己的试验是严格的、科学的，就敢于把自己的试验方法和记录向全世界公布。陈守良说：“我的可以，谁来检查都欢迎。全部实验档案都给你看，你们敢不敢？”

言辞针锋相对，“更严格”测试的主试者无言对答。

上面的“禁令”

《信访简报》通过中国科学院直至中央。

一份千字文的《简报》，因为它正式经过了中国科学院的组织，而且是一个带有实验性质的报告，它的分量远比记者周文斌的一篇内参重得多。对此，有关部门专门发了文件，通报全国。文件中说：特异功能现象是违背科学的一种封建迷信活动的复活，各地报纸凡是宣传了这种现象的，都要进行清理思想，认真整顿。

上面的一道禁令迅速传到各省市领导和宣传部门。对特异功能的宣传和研究也由此荡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地震波”。然而，更多的人们并没有对这地震波表现出惊慌和恐惧感。

一天，《北京科技报》总编辑把记者甄庆如请到自己办公室，说：“小甄，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写的姜燕，是不是你亲自考察的？”

小甄果断地回答：“是我亲自考察的，我保证。我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且还有那么多科技人员，我想不会都是傻子。”

总编说：“现在有文件……”还不等总编说完，小甄把头一歪，不服气地说：“怎么，让我检查？”

总编哈哈大笑起来：“看你这小子，就是沉不住气。要检查也轮不到你呀！我是总编，要检查，我去！”

话是这么说，这位总编压根儿就没检查，他相信自己的记者是诚实的，当然也相信自己。

《安徽科技报》刊登的特异功能消息是由芜湖地区发

现并提供的。芜湖地区行署科委主任老姚是一位打过游击的老战士，至今腿上还残留一块弹片。一天，他测试一个特异儿童：“你能用耳朵认字这是一种本事，你能看见我身上肉里有什么东西？”

小孩歪着脑袋从上往下看，看到腿部时，他指着其中一个位置：“这里好像是一块弹片，黑糊糊的。”说着还比划出了弹片的大小形状。老姚说：“那好，你就把看到的形状给我画一画。”等小孩画完之后，老姚拿出X光照片给所有在场的人看，一对照，大小、形状完全正确。老姚对大家说：“我和这孩子过去素不相识，从没见过面。他说得很准，我相信他确实有特异功能。”

这位特异儿童的事情在《安徽科技报》见报后，一天，省委宣传部给老姚打电话，讲了文件的通报精神，然后说：“你也是特异功能的支持者，……”

老姚一听急了：“好啦，我现在就给你写检查，你看行不行？不过得说清楚，我现在写检查，是我作为一个老党员服从组织纪律。但我保留个人意见。我可以告诉你，我看到的全是真的。一个共产党员看到真的东西，党组织让我说是假的，这个我做不到。”

对方明白了老姚的意思；老姚一个字的检查也没写。

一波未息又起一波

正当人们按照上面的通报精神，处在清理思想的反省之际，许多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加入了这场反击特异功能洪流的波涛之中。

5月2日，《河北日报》发表记者的调查文章，他们

找了河北省寿灵县的一位聋青年和石家庄市长征皮鞋厂的一位工人，用现身说法证明了“听字”、“嗅字”，都“只不过是一种魔术。”

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的文章。文章对传播和相信耳朵认字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指责。以辛辣的嘲讽口气，把“用耳朵认字”同《聊斋志异》中的瞎和尚能“以鼻嗅文”的故事等同起来（且不说当时是否真有这种功能的人），统统列为“荒诞无稽”的、“叫人笑掉大牙”的邪说。文章一口咬定“以耳认字”根本不是事实，其理由就是“因为它违背了常识，完全是反科学的。”

5月1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文章，批评了这种“不值得驳斥”的新闻。文章还忧心忡忡地指出：“在搞四化的今天却有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的脸。”“听说香港的报纸和‘美国之音’都作了报道，一定会引起外国有识之士的讪笑。”

6月2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一则消息，报道了四川省某医学院几名医务工作者对唐雨进行观察试验的结果。

6月4日，《辽宁科技报》也发表了一篇《揭穿“耳能看字”的把戏》的文章。该文列举了1974年发生在抚顺市的一件事情：那里有一个自称耳朵能认字的女青年，结果被一位魔术师揭开了骗局，原来她玩的只是一种名为“捣脱”的古典魔术。作者提供这个旧案，是认为它“可供了解耳能看字之谜的人参考。”

该报在同一个版面上，还发表了一篇介绍视觉器官的构造和原理的科普文章，说明“耳朵认字，纯属无稽之

谈”。

1980年1月7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一篇《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的文章，对当时已为数千人测试过的王强、王斌姊妹俩的特异功能也进行了否定。

在当时，出现在中国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可谓连篇累牍，紧锣密鼓。尽管这些文章的论点不能令人信服，但由于它刊登在下至地方、上至最权威的报纸上，它所传出的信息量和覆盖面已远远超出了这些文章本身的分量。从这时起，中国的新闻界就“万马齐喑”，再也看不到这方面的消息，群众性的考察“以耳认字”热潮，兴起不到两个月就被否定了。

第三章 沉默后的反击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不是在沉默中诞生，就是在沉默中灭亡。中国人体特异功能这一人体本身所固有的潜能刚刚被揭示于人世间，就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指责和干涉，人有千刀万剐，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之势！对此，人们表示了很大的愤慨。基于当时的客观形势，许多人口服心不服，以沉默表示不满。

然而，这种沉默是有限度的，反击则是必然的。一旦这种反击的力量形成是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的！

反击的武器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许许多多已经踏进人体特异功能这一新兴学科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专家、学者和热心的支持者们，在沉默中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人体特异功能现象是通过自己眼睛所证实了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事实的存在已经充分证明，它以自己独特的存在形式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向现代科学各个领域的现有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现有的科学理论框架已经无法容纳和解释这些事实的存在。这样的事实在古今中外的科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这并不是说要把今天现有的科学理论全部都推翻，而是要在新的科学发现面前，不断地扩展它，丰富它。

有人曾讥笑特异功能研究者们：“你们这些人搞了这么

多年自然科学，怎么也相信这种事？”还有人甚至嘲讽地说：“你们这些人，就是什么新鲜搞什么！”

这就是一部分人对特异功能研究者的种种理解和审视的目光！

一个科学工作者，首先是应该承认事实。对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即使我们暂时还不能解释它，但也得接受它，然后再去解释它。如果对不能解释的现象就一概否认，那还搞什么科学，科学研究就是要把未知变已知。什么容易搞什么，那不是中华民族科技工作者的传统。我们的老祖宗也是不会答应的！

这就是数以千计的特异功能研究者们，顶着种种压力和非难，孜孜不倦地投身于这一事业的动力所在！

《自然杂志》首当其冲扛起反击大旗

一个新发现难道就此销声匿迹了吗？

各地报刊所传出的一连串讨伐的信息，不能不使人们为之一惊。然而响应者阙如。现实生活并没有听任制造舆论者的摆布。一个接一个反对的信息通过舆论工具传播到社会，其影响当然是不能低估的。可是，如果得不到更多读者的响应，不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这种影响也只是孤笙独奏，其作用也只不过如此罢了。经过十年文革动乱后的中国人，似乎多长出了一条爱深思的神经。一种观点占了上风，那种人云亦云、改弦易辙的人是有的，但他们的地盘越缩越小。更多的人是沉下来陷人理智的深思：一种常识、规范的提出和形成，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可是，任何常识和规范都没有也不可能解释所有已知的现

象，都会面临或多或少的“逆事例”。在常规科学中往往就蕴藏着非常规或不正规的因素。科学的发展将揭示越来越多的反常现象，这些现象大部分或迟或早地将被纳入现有的规范。

这，就是上海《自然杂志》编辑部的人们深思后的结论！也是他们一贯恪守的一个信条！

1979年7月，《自然杂志》的几位记者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听到了王强、王斌能用耳朵、腋下认字的消息，就会同科学界、医务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一些人士，共同对王强、王斌进行了三次观测。参加测试的三十人中，没有一人发现她们有作弊行为。应该说，他们三次的测试结果，并不算好，也并没有超出其他同志的试验范围。他们三次试验中，王斌完全辨认成功的只占42%，而王强却只占25%。但是，即便如此，也常常使在场的人感到惊异。

测试者还对王强、王斌认字的情况进行了了解。据她们说，所谓“认出了”，“感觉到了”，是指脑中出现字迹或图像。形象是一刹那出现、瞬息即逝的，自己主观上无法控制形象出现的时间。因此，要集中精力才能捕捉到这些形象。测试之后感到疲劳，便是不难理解的了。如果图形在第一次出现时没有认清，就必须等到第二次出现。如王强腋下放有红、蓝两色，未辨出何色在内何色在外，等到三十三分钟才第二次出现，辨清了红色在外，蓝色在内。据她们说，一般是第一次出现较快，第二次较慢。

在观测中，记者们发现两人在腋下按住纸片的手总爱不断移动，就问她们：“手为什么要移动？”她们回答说：“是在找部位。”究竟是腋下还是手上哪一部位接触到纸后，脑

中才出现形象，这一点，连她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经过连续三次观测和调查之后，《自然杂志》的记者们确信了这种异常功能的存在。于是，他们把自己的观测情况写成了《“非视觉器官识别图像”的观测报告》一文，详细地介绍了他们三次测试的情况，并把这个观测报告发表在1979年第9期《自然杂志》上。

这是在报刊杂志沉寂了几个月后的又一次公开报道。

《观测报告》再次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耳朵认字”这一功能存在的真实性。测试方法的科学性保证了测试结果的可靠性。因而，它所传出的信息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就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如果说《四川日报》发布的那条新闻，所传输的信息是新的、实在的；那么，《自然杂志》在一片反对声中把它以科学论文的形式再次公诸于世，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不能不使更多的人肩宇为之一展，并由此呼吸到了学术上清新的空气！

无情批判和奋起反击的文章的撞击声，给成千上万的读者不能不留下一连串这样的问号：

难道几个年龄不过10岁上下的小孩竟能骗过数千双成年人的眼睛？

这些无师自通的“小小魔术师”为什么会有如此高超的本领？

为什么一批享有盛誉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者也会如此热心地卷入这个“无聊的”漩涡？

为什么一家严肃的《自然杂志》要拿它在读者中的信誉作赌注？

人们在思索着这些问题，急切地盼望着揭开其中的奥秘。特别是当《自然杂志》又在1979年第10期，第11

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调查报告之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议论更热烈了。

与此同时，更多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相继问世。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经过了一场风波之后，以崭新的面貌展示在科学的大雅之堂。

周文斌反戈一击

说来似乎有点讽刺意味。根据四川医学院几位医务工作者提供的情况，写过揭露“耳朵认字”弄虚作假内参的周文斌，按理当时应该感到了一种满足：“真相大白了，如此而已，并不神秘。”

可是，回到北京，风浪并未平息。有些人仍然在传播和研究耳朵认字的怪事，据说北京地区就发现了不少有这种功能的人，其中有大人，也有小孩。

8月初，有人约他一起到王强、王斌家里去做耳朵和腋下认字的试验。

8月10日上午，周文斌同几个新闻单位和印刷公司的同志一行五人，来到北京市西郊车公庄的一个小院内，在一栋工人宿舍楼前，他们见到了王强和王斌的母亲。简单说明来意，就开始了试验。

首先，他们把一个头一天准备好的外端用胶水粘结了的纸条交给王斌，置于腋下，并让她姐姐王强用一只手接触妹妹的身体（其实，只不过是摸着妹妹的衣服罢了），让她俩同时辨认这个纸条，过了大约半个小时，谁也没有辨认出来。




这时，孩子的母亲说：“她们认字，总是先慢后快，你

们试验她，可以先从容易的入手，效果好一些。”于是，一个同志就到另一个房间重新写了两张纸条，叠好，交给姐妹俩一人一张。她们将纸条置于腋下，用一只手按住，过了五分钟，两人都说出了自己纸条上的字：王强的是“中国”二字，王斌的是“人民”二字。全对。

接着，他们又将写有“新华印刷公司”六个字的折叠纸条交给王斌，王强用一只手摸着王斌，过了三分钟，王强“”声言她已经认出来了，王斌接着也说认出来了。姐妹俩同时写出了“平安”两字。全错。

这之后，他们又将头天准备好的一个装中药丸的小蜡纸盒交给王斌。王斌接过纸盒，手伸进连衣裙内，把盒子置于腋下。四分钟后，她皱了皱眉，说：“没有字，是一片黑鸡毛！”当众打开盒子，证明她说得全对。

周文斌顺手从桌上的几张白纸中撕下一个纸角，到另一个房间写了一个“中”字装入蜡纸盒内，交给王斌。过了六分钟，小斌说：“里面乱七八糟，上边有个‘人民’，下边有个‘中’”。周文斌一听纳闷了：“中”字是说对了，为什么还出来了一个“人民”呢？于是打开盒子，取出纸条，果然发现除纸条正面有他写的“中”字外，纸条反面的右角上还真有“人民”二字。在场的人个个都惊叹不已。

据孩子的母亲讲，在这二十多天前的七月十八日下午测试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空军某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新华通讯总社等单位共 20 人，一起在三里河路某招待所对她姐妹俩进行测试。测试中，他们在王斌左腋下放的一个纸片上画有“”图形，31 分钟后，王斌描出了：“”图形。这时画这一图形的同志感到奇怪：“”

之上何来这一点呢？打开纸片一看，原来用钢笔画“□”图形时，由于匆忙将纸片折叠，方块中的一“·”墨水未干，正好印在对折的一方，于是便成了“[·]”，王斌如实地描绘出了纸上的墨迹。

这时，一个同志又重新交给王斌一个叠好了的纸条。小斌将纸条一时置于腋下，一时又放在耳上，过了三分钟，即说出了“大西瓜”三个字，并说出“大”字为红色，“西”字为蓝色，“瓜”字为黑色。全对。

与此同时，周文斌等人从头一天准备好的用纸袋封装起来的几个纸条中，任意抽取一个交给王强辨认。王强将纸袋置于腋下，五分钟后，她用手指在桌上写出了“光明”二字，并说“是红色的，是‘光明’二字”。当周文斌接过纸袋时，发现纸袋还如交给她的时候一样平整，早已干涸了的封装原封未动。当场撕开纸袋，取出纸条，证明王强辨认的完全正确。

这时，周文斌又把头一天用铅笔写在黄色牛皮纸上的“知识就是力量”六个字叠成数层，用浆糊粘死了外端的纸条，交给王强。小强辨认了五分钟，断定没有字。错了。

最后，他们又用一条蓝色的、折叠多层的头巾蒙住王斌的眼睛，将一个写有“小斌”二字的纸条交给她，置于腋下。王强用手摸着王斌的衣服，三分钟之后，王强说自己已经认出来了。在场的人叫她不要声张，把她带到另一房间，请她把自己认出来的字写下来。这时小斌也说认出来了，在场的人为她松开了蒙眼的头巾，请她也把字写出来。这时姐妹二人分别在两个房间里写出了“小斌”二字。

试验结束，在场的人没有发现任何作弊行为。这时，周文斌的心里确实涌起了一种难于表述的心情：从理智上

说，他当然无法断言耳朵和腋下识字的本领；但事实摆在面前，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能不相信如此真切地观察到的一切。他开始后悔自己的那份内参写得太匆忙了，更后悔自己没有亲自去对唐雨进行试验。

如果说，这时候的周文斌还处于动摇和犹豫之中的话，那么，第二次测试的结果则完全扫除了这种动摇和犹豫的心理。

时隔近两个月的10月6日中午，周文斌约好了江苏省科普作家肖健亨等同志，再次来到王强、王斌家。试验先是对正在家中的王斌进行的。他们一连做了二十个试验，其中既有纸袋封装的纸条，也有用锡箔纸封装的纸条。除了一个没有认出外，其余的王斌全都正确地辨认出来了。周文斌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次试验时写道：“有些人没有亲眼目睹这种事实，总爱用‘作弊’之类的话来否认人们现在所无法解释的现象。其实，象我们事先封装好了的那种半寸见方的纸口袋或锡箔纸口袋，难道还不足以堵塞一切作弊的可能吗？不用说纸袋已经封死，即使留下一边开口，要人们不撕碎口袋而从容地用手指取出纸中的纸条，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么小的口袋，手指是根本伸不进去的。”

第二次测试完毕，全场情绪沸腾。大家说：“我们服了！”从此以后，当初曾认为“耳朵识字”是“江湖骗术”的周文斌也服了。事情的真实性是如此地不容他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事实求是，正视现实，是中国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的一种美德，周文斌可算其中一个。当时，在社会上刮起讨伐耳朵识字的小台风余波未息，“耳朵识字只不过是采用高

超手法进行偷看”似乎已成定论的时刻，周文斌却再也抑制不住那激动不已的情怀，以一个新闻工作者——人民的忠实代言人的身分，加入了反击队伍的行列，写下了《我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篇完全用事实说话的报道。

1987 年底，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何庆年接受笔者采访，谈到这段历史时，他说：“真正了解一下，凡是从事特异功能研究的同志，在他亲自做试验之前，都是持怀疑态度的，很少有自己没亲眼见过就轻易相信的。现在出现了两个极端：有的同志不相信，也不看，甚至对特异功能极力反对，哪个帽子大扣哪个；有的同志看了，相信了，甚至入迷了。周文斌就是一个反戈一击的积极支持者。”

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

1979 年 8 月，正当社会上对“耳朵认字”这一功能议论纷纷，反对者和支持者交相论战的时刻，北京大学的陈守良和贺慕严等人也对王强、王斌姐妹进行了一系列测试。他们采用非密封法和纸套密封法测试的结果表明，姐妹俩确有用腋下、耳朵等身体若干部位辨认文字和图形的机能。他们测试后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能的调查报告——特殊感应机能的真实性问题》等，分别发表在《自然杂志》1979 年第 9、第 10 和第 11 期上。

所谓非密封法，就是在一、二寸见方的白纸上避开受试者写字或画图，或事先将印好的文字贴在白纸上，经过折叠，将文字或图形交给受试者。受试者接到后立即送到

外衣内的腋下，拿纸条的手不准伸出衣外，另一只手也不准伸进衣内。有几次她们将纸条放在耳边或夹在一膝关节内侧辨认。在她们自认为辨认出后，将纸条交还测试者，在记录纸上写出她们辨认出的文字或图形，然后再打开纸条核对。

所谓密封法，是为了完全排除偷看的可能性，采用的纸套密封法。多数纸套是用白报纸做成密封的纸套。这种纸套内封装的字片两面都有两层白报纸覆盖，即使对着阳光或强灯光，用眼睛也看不出纸套中的文字或图形。另有一部分纸套内封装有书写的 1.5 厘米见方的单字，从字正中对折，每面都有三层白纸遮盖。实验时受试者随机抽取一个纸套放到腋下，少数情况放在耳边辨认。当时，测试者也不知道抽取的纸套中的内容。受试者辨认出来后，交回纸套，在记录纸上写下辨认出的内容。然后测试者和观察者检查后剪开纸套，取出纸片核对。凡测试过的全部纸套交还时都是完整的，没有撕开或揉破的痕迹。大部分测试用停表记录感应时间（即从纸套放到辨认部位起到辨认出来正所需用的时间）。

测试从 8 月 13 日到 9 月 9 日，每个实验日每人测试次数不等，从几次到 20 余次，共进行非密封法测试 88 次，纸套密封法测试 109 次。此外，还进行了其他方式的测试。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王强、王斌的辨认准确率均在 80% 以上。测试结果如图所示：

方 法	受 试 者	总 次 数	结 果							
			正 确		部分正确		错误		无结果	
			次数	%	次数	%	次数	%	次数	%
非 密 封	王强	49	42	86	6	12	1	2	—	—
	王斌	39	33	85	1	3	4	10	1	3
密 封	王强	57	47	82	2	4	8	14	—	—
	王斌	52	44	85	3	6	4	8	1	2

这样的辨认准确率，显然，不可能设想依靠猜测所能达到。为了说明问题，他们还分别对两个分别与王强、王斌同年龄的女孩进行了对照测试，结果 13 岁的女孩抽取五十个纸套，一个也未猜对，11 岁的女孩在五十个中猜对了两个。

测试中，他们还发现，在一定范围内，感应时间缩短，则准确率增高。他们在 93 次纸套密封法测试中，感应时间在一分钟之内的 71 次，其中正确的有 68 次，准确率达 96%。感应时间在 10 秒钟之内的 21 次，最短为 2 秒，全部正确。感应时间为 10 至 15 分和 15 至 20 分的各 1 次，全错。感应时间在 20 分以上的 3 次，其中 2 次错误，一次无结果。

陈守良、贺慕严在一篇调查报告的《讨论》一章中写道：“受试者的精神状态与测试的结果有密切关系。人地生疏，观察者众多时，往往在开始一段时间内感应时间延长，错误较多。在第四个实验日，观察者十余人围坐受试者四周，使受试者情绪紧张，行动拘束。王斌第一、二次测试感应时间分别长达 19 分 34 秒和 23 分 24 秒，而且全

错。从第三次测试开始感应时间缩短，准确率提高。在测试后期，从第 11 次到第 16 次，感应时间缩短到几十秒，最短到 6 秒，而且全部正确。

“当受试者心情愉快，精神兴奋时，感应时间大为缩短，而且准确率很高。第 12 个实验日上午测试时，由于有生疏的观察者多人在场，王强不愿意进行纸套密封法的测试，只勉强做了 3 次。其中辨认错误 1 次。当天下午再进行测试时，只有测试者和熟悉的观察者参加，王强和一些少年儿童一起唱歌、说笑，并将她们的歌声和说笑声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再用密封法测试，王强除第一次辨认错误外，从 16 点 45 分到 17 点零 3 分的 18 分钟内，共测试 14 次，感应时间最长 70 秒，最短 2 秒，全部正确无误。

“当试者饥饿、疲乏、家庭作业未完成时，测试结果会受到影响。”

哈工大八位教授的考察报告

哈尔滨工业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教授关士续，1979 年春末参加全国在成都召开的辩证法学术讨论会，对唐雨耳朵认字的消息已有所闻。起初，他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1980 年初，哈尔滨市传出一条新闻，说太平区有一个姓安的小男孩能用耳朵和鼻子认字。消息传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关士续教授的耳朵里，他联想到在四川听别人的介绍，想去考察唐雨却又没得到会议领导的允许。心想，这样的儿童出在哈尔滨，就等于送到了家门口，何不去试一

试呢？他越想越坐不住了。便起身串门，约了本校 8 个都是讲师和副教授以上的老师。当时这 8 个人没有一个相信人会有这种特异功能。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态度：不信归不信，但要亲自去观察试验，是真是假都要以亲眼看到的事实为依据，用事实最后下结论。

为什么要 8 个人？关士续说，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孩子围在中间，让他与家中的人完全隔离，去少了围不起来。然后，每个人事先都做好试样准备。而且互相咬定，无论谁做的试样，只能自己知道。

星期天，这 8 位老师乘公共汽车来到小安家。按照事先的准备，把孩子的家长完全隔离在房子外面，8 个人围成一个圈，把孩子围在中间，杜绝了通风报信的可能。关士续曾对笔者说：象这样的试验条件，假若还不相信，那只能不相信我们自己。

做第一个试验的是该校的一位吴教授。老吴站在孩子的旁边，小心翼翼地贴身的衣服里掏出一个卷好的小纸卷，问孩子：“放在哪儿？”孩子说：“你插到我鼻子里去吧！”

老吴把小纸卷儿插进孩子的鼻孔眼里，里面一半，外面还露着一截。大概过了一分多钟，孩子说“我看出这个字了，但我不认识。”

站在孩子对面的关士续想，大概是老吴写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繁体字，于是，就下意识地转过脸看看老吴是什么表情，这时只见老吴好象有点不以为然，意思是我这个字，他作为 11 岁的小学生应该认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停了片刻，关士续对小孩说：“你不认识，能不能把这个字描出来？”小孩说：“能！”

这时，关士续喊孩子的家长，从外面递进一张白纸和

一支铅笔，他还生怕纸上有什么毛病，反正两面都看过确实没有字，这才放心地递给小安。小安当着人家的面写，这时那纸卷试样还在小安的鼻子里插着，他写下了“孚”。小安一边写，站在一旁的老吴一边看，边看边摇头，意思是小安错了。关士续不知道老吴究竟写的是什麼字，见老吴直摇头，也以为小安认错了，便从孩子的鼻子里拔出试样，展开一看，果然是“孚”。

关士续惊奇地问老吴：“老吴，你这不就是‘孚’吗？”

老吴也吃惊地“唉”了一声，凑进试样一看，一点不错，就是“孚”。原来老吴写的是学习的“学”字，因为他写得太草，拿在手里再转一下角度一看，便成了这么个“孚”字。老吴这才恍然大悟，连声说“对、对、对！”

后来，又接连做了几个试验，都做成了。回来的路上，大家简直不能抑制自己的兴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议论不休。大家觉得，自己亲眼看到的这个现象，按照已有的科学理论是无法解释的，但却分明是事实。8个大学老师把一个11岁的孩子围在中间做试验，竟也能上当受骗，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大家好象忘记了自己还要赶路，走几步就要讨论一番，不自觉地往前挪动，又不自觉地停下来。从这种功能可能产生的机理，讨论到这种功能的发展前景；从上古时代的神话故事《女娲补天》、《夸父追日》，谈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家不断地猜测着、设想着人类还能会出现的新功能。越谈，越觉得自然界神奇奥秘不可测；越谈，越觉得人类本身还会有更多的潜在功能没有被认识和发现，在等待着人类自己去探索、去发掘。

谈着走着，走着谈着，不知不觉来到公共汽车站。

此时，就连在间末班车已经发车一个多小时。更好，海阔天空的谈论可以接着进行。最后，是天上灿烂的繁星目送着他们回到家里。

来自安徽的新信息

在北京潜心研究耳朵认字的同时，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的安徽师范大学的徐梓芳、夏继荃、花兆合、胡增高、孙立鸿等，也组成了耳朵认字辨色功能考察小组，选定了芜湖市一个初中一年级的男学生黄红武进行了长时期的考察，并选定两名初中一年级的女学生胡联、何小琴作为验证考察对象。

为了排除作弊的可能性，他们要求受试者接到试样后立即放入耳内，用手捂盖耳朵，不再动作；或不用手捂盖耳朵，也不动作；或由测试者将试样放入受试者耳内，由受试者用手捂住耳朵，不再动作。在这几种情况下，受试者均能正常认读。为确保试验可靠，根除舞弊现象，他们对试样进行了较复杂的折叠，折成信的形状或搓成团；或用白纸、塑料膜、铝箔等包扎试样；或把试样卷折叠，再用线在无字形的地方松捆数道，打上死结；或把试样折叠后，用0.5毫米厚的铝皮卷起来（取样时需用螺丝刀才能撬开）。或把试样折叠后，再放入小纸袋内，部分封闭小纸袋，使试样无法从袋内取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受试者仍能正常认读。

按上述限制条件共进行了129次试验，其中包括验证对象15次，结果完全正确的104次，占91%；基本正确的8次，占7%；完全错误的没有；无结果的2次，占

2%。试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人体确实存在以耳认字辨色的功能。

在进行了上述的测试之后，考察小组从9月30日到11月12日，又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黄红武腋下认字辨色的功能进行了测试。在这一个多月内，他们共进行了43次试验，证实了黄红武的腋下同样存在认字辨色的功能，其条件和规律同耳朵认字辨色基本相同。

通过试验，他们发现人耳认字辨色功能需要两种光源同时作用，两者缺一不可。

一、受试者在白天（不论雨、阴、晴）可以正常认读。在微弱光线下（此时眼睛看不清字迹）也能认读，但时间较长。在完全无光时或暗室内不能认读。

二、在灯光下（白炽灯或日光灯）受试者正常认读后，试验字条仍留在耳内。此时，进行关、开灯试验共18次。其结果是，关灯后，受试者自述脑中字形消失，开灯后，字形复现。3个考察对象试验结果一致，仅在字形消失与复现的时间上存在差异，但就具体个人来说，字形消失与复现的时间无明显差别。

三、在白天受试者正常认读后，不取出耳内试样，进行遮断光源试验。遮断眼的光源试验共18次，其结果不论是以手、数层白布还是红布加黑布蒙眼，字形均消失，遮断耳的光源试验也是18次，其结果是以手蒙耳，字形不消失，反而更清楚些，以数层白布或红布加黑布蒙耳，字形消失。三个考察对象的遮光断源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由此他们认为，耳朵认字辨色功能必须有光源同时作用于眼睛和耳朵，而且作用于眼睛和耳朵的光源又是不同的。作用于眼睛的光是可见光；而作用于耳朵的却是另一

种“光”（手捂住耳朵不影响它的存在）。

测试过程中，他们还发现了以下情况：

一、在腋下认读过程中，血压、心率、呼吸次数等生理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和加快。这可能说明，认读的过程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

二、试样放入腋下后，与放入耳内相似，总是先有麻感，然后才能认字辨色。所不同的是这种麻感逐渐传到同侧肩部，直达同侧的额部边缘，继而在该部显出字形。

三、腋下与耳朵显形的区域不同，且互不影响。将两个试样经同样的折叠处理，同时分别放于受试者同侧的耳内和腋下，过一定的时间后，分别出现字形和颜色。但右耳认读的字形出现在右边额部内侧，右腋下认读的字形出现在右边额部的外侧。两种字形能明显区别出来，在脑部互不重叠。

四、腋下与耳朵认字辨色功能相比，认读速度较快，准确率较高。一般腋下认字的速度比耳朵要快一倍以上。估计这种差异可能与腋下皮肤温度较高有关。

.....

通过长期的试验和观察，安徽师范大学的研究者们对耳朵认字辨色的功能初步找出了一些规律和条件。研究耳朵、腋下认字功能，并不是想用耳朵代替眼睛看东西，事实上也没这个必要。但是，通过对这种功能的研究和探索，将会对哲学、生理学、仿生学、生物物理学、医学以及中医经络理论等学科的发展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目前，安徽师范大学的研究者们认为，要全面估价耳朵认字辨色功能的意义，为时尚早，但如果弄清耳朵认字辨色功能在生理上是如何进行的，可能会有重大发现：耳

朵认字辨色试样都是卷、叠、搓、折的，如何进行弯曲“扫描”，逐点感受信息，这是物理、生理和数学应该解决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不仅可以推动物理学、生理学、数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而且会给仿生学提出新的课题，甚至有可能将雷达或电视等带进一个新的领域；耳朵认字辨色，有类似于针灸中那种“得气”的作用。人体多部位认字辨色的信息传递和中医经络机制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也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也许有可能通过对耳朵认字辨色功能中信息传递的研究，从而解决几千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经络机制问题；过去，人们主要是眼睛感受世界的，多数概念都是建立在几何成像的直观基础上的。现在，特异功能者能对卷曲的字形进行认读，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对生理学、哲学等传统观念用发展的新眼光去审视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反应。

“我信服了。我投降了！”

为了回答某些人对“耳朵认字”问题提出的种种责难，更为了交流调查试验情况，上海《自然杂志》受部分研究单位和个人的委托，于1980年2月4日至10日，在沪举行了“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它象一颗腾空而起的信号弹，将全国各地具有特异功能的青少年，有志于探索生命科学新课题的专家、学者吸引到东海之滨。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航空学院、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空军某医学研究所、北京中医研究所、武汉大学、安徽师范学院等高等

院校及科研单位的有关教授、教师和科技工作者，还有新闻、电视、电影、出版单位的部分同志。14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具有非视觉器官识别图像功能的青少年，到会接受测试和进行表演。上海市有近2千人次观看了功能测试和表演。

2月5日上午，上海科学会堂里人头济济，原定60人参加的“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的消息不胫而走，招来了许多支持者和好奇者，主持会议者不得不将会场移到大礼堂。大厅里华灯骤放，电影摄影机不停地拍摄下许多珍贵的镜头。

上午10时许，表演开始。临时推选的群众代表，将装有字的密封纸袋和胶卷暗盒，送到了表演者的面前。他们各取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用耳朵或腋下认字。

3分钟后，王强首先说“我认出来了！”并在纸上写出了一个“生”字，注明是红颜色的。上海生理研究所的饶宇安和上海中医学院的任天济，接过王强手中的暗盒，打开一看，果然不错。

“我也认出来了！”逞强好胜的王斌接着报告说。她在纸上写了一个“国”字。注明是红色的，经打开暗盒验证，正确无误，时间只有4分钟。成都地质学院的刘兴诗，在纸上画了一个缺手的小人，交给湖北的谢朝晖辨认。7分钟后，小谢说：“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好象有手有脚，是一个人，还有眼睛，鼻子。好象还少点什么东西，象是少一只‘脚’”。他把图画出来，与试样对照，基本正确。这时，黑龙江省已有两个孩子的妈妈牟凤芹也正在接受上海有机化学所沈静亚的测试。她接过卷成圆形的纸条，放进手表带下，紧贴手腕。4分钟后，她在纸上写出

了“288650”六个数码。已过中年的沈静亚高兴地当众宣布：“一点不差”。这时，大礼堂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次表演之后，沈静亚又把牟凤芹请到家里，连做了5个试样，再次对牟凤芹进行测试。牟凤芹同时把这5个试样分别置于头顶和手腕的不同部位，结果都一一辨认出来了，而且各个部位的字迹还不互相混淆。这也可谓一大奇迹。

2月8日下午，科学会堂里传来一件更令人兴奋的喜悦。主试者找来了一个10公斤重的贮藏放射性同位素的铅罐，把试样装入罐中，拧紧带螺纹的封口，让受试者用手摸铅罐，辨认其中的试样。

第一个受试者是安徽的黄红武。他用了1分钟，便认出铅罐中的“张”字，并指出字为红色。

第二个受试者是何小琴。她用了17分5秒的时间，认出了铅罐中的“城”字，并说明“城”字的左半部“土”为蓝色，右半部“成”字为红色。

第三个受试者是胡联。她用3分45秒辨认了铅罐中的一个蓝色的“好”字。

第四个是牟凤芹。她正确地辨认了铅罐中的一个蓝色的“小”字。

第五个是河北15岁的于瑞华。置于铅罐中的试样，是一个用蓝、红、黑三种颜色书写的“阔”字。她用14分25秒认出字来，用18分25秒辨别了颜色。

第六个是何小琴。置于铅罐中的试样是一张用红、蓝两色写有“科学园地”的4个字和画有一座小房子的纸条。何小琴仅用20秒认出了字，并画出了房子的大致样子，

但颜色的辨别，出现了部分红、蓝颠倒的错误。

第七个受试者是湖北的熊洁。她用8分钟的时间，正确辨认了铅罐中一个蓝色的“大”字。

当天晚上，主试者又找来一个20公斤重的铅罐，让牟凤芹和于瑞华辨认罐中的试样。牟凤芹的试样是一张透明塑料纸片和一张写有字的普通纸条。她用被子蒙住头和双眼，用双手摸罐。25秒钟后，她说出了竖立罐中的透明塑料纸片，却漏掉了平放罐底的字条。于瑞华的试样是一个用红、蓝颜色画的小人和一个苹果。过了50分钟，她说有印象，但不稳定。当有人关掉屋内灯光时，仅过了不到一分钟，她就说辨认出来了。她在纸上画出的小人与苹果同原试样完全一样，只是苹果少画了一个果蒂。

上述这些惊人的奇迹使在场的人无不啧啧称叹，就连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们也在为这奇迹的出现抓耳挠腮、不知所措呢！

其实，更令人迷惑不解的奇迹远不止于此。

1980年1月29日上午，罗冬苏同新华社记者韩晓华（此人一直在跟踪采访一名特异功能很强的人），带着北京的王强、王斌姊妹，坐在由北京开往上海的13次特快列车上，前来参加“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罗、韩二人利用在车上的时间对这姐妹俩进行测试。试样是十分奇特的。他们用一张一面为黑色，一面为黄色的硬纸片（包胶卷用的），在黄的一面上写了“全息”二字，然后用剪刀将纸片沿对角线剪开，分成了4片，又将每2片叠在一起，让黄面朝内，装入密封纸袋，交给王强辨认。

王强接过试样，两眼望着车窗外一闪即逝的原野，仅用11分54秒的时间，就正确地认出了“全息”二字，而且

说出了纸片在袋中的叠放情况。另一个试样是“战斗”二字，剪成了六块不规则的形状，然后叠放在密封纸袋中。王强仅用了2分22秒，就正确辨认出来了。第3个试样是“缓和”二字，被剪成了6块，杂乱地叠放在密封袋中。王斌用6分15秒，也正确地说出了文字和叠放情况。

测试完毕，王斌对这两位主试者说：“她在辨认这种被剪碎了的试样时，开始是几个碎片在头脑中一字儿排开，然后突然一跳，碎片就拼到了一起，显示出完整的字来。”

对这些超出了人们常识之外的奇怪事的出现，参加这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的人员中，有少数人开始是根本不相信的，但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他们又不好意思否认，只有不解的惊叹了。

上海第一医学院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吴学愚就是其中的一例。

2月5日上午，吴教授在科学会堂观看了表演以后，下午又亲自到建国饭店找到这些特异儿童，把在他家中做好的试样拿给孩子们测试。唐雨认了5个，全都正确。姜燕辨认的小图片上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还有两只小燕子。她认出了其中的男孩和燕子。王强、王斌和谢朝晖辨认的准确率也很高。测试结束后，吴教授激动而兴奋地说：“对耳朵认字，我过去是一直不相信的。我一生检查了数千人的耳朵，怎么也没能设想耳朵能认字。现在我亲眼看到了，我信服了，我投降了。”尔后，他又在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专门谈了对耳朵认字功能的看法。他说：对这种功能，开始，我怀疑的态度比较顽固。“那天开大会，一早我就来了，并且坐在第一排，当场看了王强等成功的表演，就有一些动摇了。下午，我又亲自给王强、姜燕、唐

雨、谢朝晖等小朋友做了测试，试样是我在家里做好的，他们都做得很成功，我信服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一开始人们并不认识它，地球围着太阳转就是个例子。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承认事实，对于现象要肯定它，然后去研究它。

上海《文汇报》在这一个月之前，还发表反对意见的文章，对当时已为数千人测试过的王强、王斌的特异功能进行了否定，致使这姊妹俩曾为此事感到异常不快。这次她们来到上海，见到了《文汇报》记者辛光琪，要求接受他的试验。王强很有礼貌地对辛光琪说：“你们发表了文章，说我弄虚作假，今天请你坐到我的旁边，当面对我进行测试。”

辛光琪把一个在报社就封装好了的“辛”字交给王强。王强用了3分27秒的时间，就正确地辨认出来了。面对这惊人的事实，辛光琪激动不已，他说：“你把‘辛’字写在这个试样的封套上好了，我现在不拆开，我要拿到报社去，当着大家的面拆给他们看。”

的确，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哪怕是唇枪舌剑，在事实面前也会显得无能为力。

复 苏

上海会议的召开，使关于“耳朵认字”的真假之争暂告一段落。

会前会后一个又一个信息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向社会传递。它表明，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对待科学是严肃认真的。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更是高瞻远瞩，在广阔的科学

领域中，纵观全局，及时捕捉住了初始阶段涌现出来的有限信息，并从这有限的信息中预见到：人体特异功能这一现象的诞生，将孕育着一场新的科学革命的到来。

一次，在北京师范学院谈到“耳朵认字”的真假问题时，钱学森同志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亲自看一看特异功能，可是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新中国的孩子有意造假，那么多的科技工作者亲自考察了，又都上当受骗，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在科学上，不能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得经过我亲自去验证后才相信。这也是一个科学家的科学态度。最后他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作为自己讲话的结束语：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尔后，他又在给一家杂志撰写的文章中说：“人体科学是现代科学里面的一个前沿的问题，是有长远的意义和很强的理论意义的。”“我想真正吸引我们沿这条曲折而又艰险的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二十一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二十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

研究者们详尽的调查和测试，科学家们的远见卓识，又构成一种新的信息反馈到社会，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这种反应每上升一个层次，都在不断增添着新的内容。层出不穷的事实接连不断出现，这一功能的研究也向着更高的层次在不断地深入。

1979年12月12日，《甘肃日报》发表了马澜的文章，介绍了他在半年以前，对兰州某工厂的一个能用耳朵认字的人进行测试的情况。他们一行十几个人，有该厂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有医学院的教师，有科技工作者，还

有魔术师。测试结束后，同去的魔术师说：“他（指受试者）手不动，身不晃，眼不东张西望，绝不是魔术。”

吉林省松河林业局也传来类似的消息：该局第二中学一年级学生李展茹（13岁），耳、手等部位有认字辨色的功能。该局第二小学二年级女学生胡冰（7岁），也能用手、耳、腋下认字识图。这两名学生的功能，都是他们的家长在1980年年初，看到报纸上登载耳朵认字的消息后，经过测试发现的。

据李展茹自己介绍，当字条握在手心的时候，就感觉到有电流由手沿胳膊向耳部运动，耳朵里就会发出杂乱的声响，数分钟后，声音较有规律，渐渐地安静下来，字的轮廓也开始出现，字迹一个一个地闪现在眼前。如果字条放在耳朵里，就比在手中更灵敏，但耳内杂音大，更容易疲劳。

同样的消息也在湖南省湘潭电机厂流传。该厂子弟小学四年级三班女学生陈望（10岁），能用手、耳朵、脚、腋下认字。据陈望的班主任老师介绍，有人问她认字的感觉时，她说，好象有人告诉了她似的。测试者证明，她认字的效果与环境、时间、温度有关。

1980年7月24日，《宁夏日报》报道，银川市某小学四年级12岁的男生郭华，能用耳朵识图认字，辨别颜色。他能在最快几十秒钟、最慢五、六分钟内，准确回答出纸条上的字或图。

1980年8月30日，《河南日报》报道，该省接连发现了一批具有耳朵、腋下认字的青少年。他们是渑池县杨小明，鹤壁第一煤矿子弟小学9岁学生徐素英，第五完小9岁学生王艳霞，国营博爱农场12岁学生何秋苹，洛

阳单晶硅厂子弟学校 10 岁学生王燕，尉氏县黄岗小学 11 岁学生朱中利，开封市 8 岁学生周跃红等。此外，在登封、沈丘、内黄、民权等县也有发现。

报道说，这种超感官的视（知）觉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经过诱导与训练，可以发现更多的人具有这种本领。

1980 年 10 月 1 日《内蒙古日报》报道，多伦县发现 3 个具有特异功能的女孩。她们除用耳朵、手、腋下认字、辨色、识物外，脚掌也同样具有这种功能。据 12 岁的特异儿童岳长屏说，晴天时，她用这些部位认字、辨色、识物一点也不困难，辨认时间短，图象在脑子里出现后不但稳，而且停留时间长。但刮风、下雪、下雨或阴天，图象显示慢，而且显示出来的图象哆哆嗦嗦，不等看清就一闪而过。

1980 年 12 月 11 日《湖南日报》报道，汨罗县县城完小 13 岁的女孩王云能用舌头认字。报道说，王云把纸条试样放到嘴里，或用舌头舔，或嚼，吐出后就能准确得出答案。每测试一次，王云都要漱口。据王云说：“漱了口，脑子里的‘电影’就更清楚些。”

1981 年 1 月 15 日《陕西日报》报道，自 1979 年 7 月以来，西安医学院二院耳鼻喉科先后接触了 20 多名特异功能青少年。其中陕北绥德县 16 岁的女孩郑翔玲认字功能最强。他们对郑翔玲反复测试 200 多次，准确率达 95% 以上。在测试中发现，郑翔玲认字时，听力灵敏度下降 10 至 13 分贝，心电图显示心率加快，脑电图出现低电压，瞳孔明显散大。平时正常体检没有明显异常，仅听力灵敏度较高，毛发发育稍有特殊之处。但据说，她的弟

妹也有类似现象。

另外还有报道说，据调查，有这种功能的儿童不少都有明显的家族史。陕西大荔县双泉公社一个家族中共有9个孩子，其中6个都有这种功能。由此可见，这种功能很可能是感觉返祖现象，或者是个体发育过程中感觉功能一种适应与进化表现，能随着个体的出生、发育与成熟，而不同程度地在不同时期发生、表现与逐渐退化。研究者还认为，还应考虑到本体刺激感受功能转换问题的可能性。

下面，摘录一段黑龙江大学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成员徐玫，用手穿透看书的自述：

“我是在用手认字的基础上开始训练用手‘看’书的。一本厚的书，不用翻开，只要把手按在书的封皮上，就可以看到书中某一页上的字或图形。一页书上的字不是一下子都能同时看清楚的，用手看书的视野大约是个椭圆形，长轴约5—6cm，短轴约1.5—2cm。在视野中的字也不是全能同时看清的，必须一个字一个字的注意看。

“对于图形也是如此。对大图形，需要有个扫描、拼凑的组合过程。我想也正象在一张大纸上写一个满幅大字一样，往往立即认不出来或认错。如果别人指定让看某一页书，这就稍微难一些。因为第一次在脑中显示的页数不一定恰好是需要找的页数，这时脑中就必须往前或往后翻到所需要看的页数，于是书页就会在脑海中的白幕上以很快的速度一页一页地闪过去，闪过去的页上的字当然也是看不清的。大约快到所要看的那一页时，书页在白幕上的闪动速度逐渐减慢，当要‘看’的那页书在白幕上出现时，就停留下来，然后就象扫描似的，一行一行找所要‘看’的那一行或那一个字。”

据 1980 年 11 月 15 日《人体特异功能研究通讯》报道，除本刊已单独报道者外，湖南、甘肃、江西、广西、贵州、天津、上海、广东、福建、山东等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从 1979 年到 1980 年先后共发现特异功能者已大大超过一百名。

另据各地报道，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万达、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杨植森和四川、云南、河北、湖北、黑龙江等省的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等党政领导同志，也都亲临观看测试，或亲自做了测试。

北京除了发现为数较多的少年儿童外，还有一位 49 岁的妇女，也有用手指辨图识字的能力。前面提到的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征皮鞋厂的那位工人，当时已经 54 岁了。虽然在批判耳朵认字的风浪兴起之时，他曾自供为是在“耍魔术”，后来经有关方面一再测试证实，他确实具有非视觉器官识别图象的特殊本领。

面对这层出不穷的事实，科学界人士指出：如此广泛地发现特异功能者，在国际上也是第一次报道。

中国人的一点自豪

对我国耳朵认字这类新闻的出现，外国有识之士会承认吗？说不定，人家会讥笑呢！这曾是许多持怀疑论者的一种忧虑和遁辞。

然而，消息发布以后，外国人并没有讥笑。有许多国家的新闻出版机构也象我国那些被指控为“缺乏常识”的新闻单位一样，在热心地传播着这一消息。有些有名的专家教授还来函来电，索取有关方面的资料，他们的态度是严

肃的，并没有表现出忍俊不禁的神情。据香港《大公报》1982年1月23日第四版报道，在香港一个午餐聚会上，“座上有人提起人体特异功能目前引起争论的问题，杨振宁教授笑着说，其实这方面的研究在美国已进行了30多年，至今也还未得出科学数据足以佐证。他认为中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不妨继续下去，但最好限于民间和科研范围，高层人士似乎不需要表示太多的意见，以免把问题严重化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四十年代，美国就有一位名叫辛克莱的作家写过一本《心理无线电》，叙述了他妻子的一种特殊生理功能：她把画着画、写着字、折叠起来的纸条贴在太阳穴旁边，就能大致说出纸条上的内容。书中详尽地描绘了作者本人所做过的几百个试验的具体经过和结果。辛克莱在惊奇地发现这种现象之后，对于是否公布这一情况，也曾产生过犹豫：人们能相信和接受这种近乎荒谬的发现吗？会不会有人要责备自己的无知呢？会不会有人认为这是夫妻合伙做假呢？……科学的人口，的确象地狱的人口一样严酷。可是，辛克莱在良心的支配下，终于冒着声名扫地的危险，把这一发现公布于世了。

对于这种超感官知觉（就是不通过眼睛、耳朵等感官，而得到视觉、听觉，还包括预见能力等）的研究，西方早就着手进行了。1882年，英国一些学者为了研究某些偶发的特异事件，建立了“特异现象研究会”。这个组织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精神能否在人肉体死后继续存留，是否真的是死者的精神与活人的精神有联系。

数年后，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研究团体。到目前，美许多大学中有专门研究这门学问的机构，其中杜克大学是

最出名的。此外，著名学术界的独立机构和实验室，也至少有七八个。在东欧，最有成就的是苏联和捷克。苏联将它称之为“生物传讯学”。据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梅磊教授介绍说，苏联开始这项研究工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距今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而且这项研究工作一直得到官方的支持。据说，苏联最早的研究者贝赫坚连夫和华西里也夫的著名试验就是在列宁格勒——塞伐斯德堡距离 1700 公里的遥控催眠试验。

美、苏在这方面的研究既表现出了一种“竞赛”色彩，又有一种合组机构，主要研究以超感官知觉与外界太空通讯的可能性。1978 年 10 月 2 日至 8 日，法国的《观点》杂志第 315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大脑里的奇妙旅行》的文章，文前的按语对美、苏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概括。文中指出：“很久以来，这儿曾经是江湖骗子的避难所。今天异常心理学已属于科学的范畴，那么，明天人们是否可以知道敌人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呢？或者是否可以远距离诊断一个病人呢（在中国已确有远距离诊断疾病这样的特异功能者。——笔者注）？在苏联和美国，一些很正经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这些问题。这些研究工作的结果有时往往因为有军事用途而严格保密，所以人们很不了解！（文中的“·”是笔者所加）。但是这毕竟是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

对于超感官知觉，一般科学家的态度是：“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现在的科学知识还不能提供大众所公认的解释，这一门大有前途的学问。其实，以耳认字的现象，在超感官知觉的各种报告中，只是简单的现象，在科学家的眼中只感到颇有兴味，却不足为奇。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关于耳朵认字的新闻一桩接一桩地公布于世之后，并不会引起外国人的讪笑。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当作封建迷信、歪门邪道打入冷宫的人体特异功能，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八十年代初终于被解放出来，它说明了中国人的思想已从长期封闭状态迈入了开放的时代，这是中国人的幸运和引以为自豪的起步。

— 如果说，耳朵认字会引起外国那些有识之士的讪笑的话，那只能是讪笑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从事人类自身的研究起步太晚了。

探 索 在 继 续

在现实生活中，除了聋子和双目失明者，“目司视，耳司听”，一向被人们认为是起码的常识。当耳朵认字这种奇异现象出现之后，给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又提出了新的课题。它虽然经过了成千上万人的验证。但还不能从理论上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这种神秘信息的产生、传导和接收，都还不甚了解。

揭示现象是进行理论探索的第一步。当耳朵认字这一功能初步得到肯定的同时，全国已有许多单位组织力量投入了探索这种奇特现象机制原理的基础研究，提出了种种有参考价值的假设和推测。

无论是文字、图像还是实物，它要不通过眼睛，也能显示于额部脑中并被识别的话，它的信息首先应被人体的某些部位所接受。那么，人体的这些部位是如何接受这些信息的呢？是被动地探测接收呢，还是主动地发射后去接收反射的信息呢？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这些信息的载体是什么？它是否具有某种电磁波？如果是，为什么这种电磁波既能穿透纸张、塑料、玻璃而不为金属盒子所屏蔽呢？

信息被人体某些部位接收后，不经过适当的处理和合适的通路进行传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电视机能把图像信息再显示出来，是由于有一个复杂的电路来处理所接收的信息。人体是血肉之躯，它又是如何来处理 and 传递这些信息的呢？人体特异功能不仅处理展平的信息，还能处理折叠的图像，这更是当代科学技术所望尘莫及的。

为了揭示这种种谜底，广大研究人员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多种实验。南京师范大学李丰、钱秋明等四位研究人员，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用 CT3 型直流高斯计测出，当特异功能者集中意念于高斯计的传送器时，发现高斯计表头指针偏转，读数明显增大。由此他们认为，非眼视觉“信息载体”能够产生类似磁场引起的霍耳效应（对常人测不到这种效应的），这是否说明了非眼视觉“信息载体”物理性质的某一方面？

上海科技大学分部的王年元通过测试实验，认为特异态的信息载体具有光的波动性，超越了现代力学可能解释的范畴。

唐山煤矿医学院生理学教研组的张振民、程五敏、陈荣照和该院附属医院脑电图室两位同志一道，对特异儿童进行了用光照手的脑电图描记观察实验，认为人体皮肤内确有感光细胞的存在，而且在一部分人中具有良好的感光机能；皮肤感光细胞的密度可能不小；皮肤感光细胞一旦兴奋便可发放冲动，沿着现在尚不知晓的皮肤光觉传导路线传入脑内，而产生光觉和色觉，并可引起脑波去同步。

他们还认为，由于所处位置的不同，皮肤感光细胞的形态可能与视网膜内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有所不同，但其光化学反应和电生理活动则可能与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相似。

由于在不少低等动物身上发现有视网膜外感光细胞，所以人体皮肤内感光细胞可能是种系遗传下来的产物，每个人皮肤内可能都有。但由于眼在生后的个体生活中占据了优势，这些非优势细胞则因废用而趋于退化。然而，因退化程度的不同，所以在一部分人中，特别是在少年儿童中仍具有感光机能。如果能进行长期而努力的诱导，有可能使更多的人恢复其潜在的机能退隐的感光细胞的机能。

由于手还能辨别纸包内、纸团上写的字和色，所以也还可能更高级的更复杂的机制存在。

猜想，是科学创造性的核心。历来科学研究都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前进的。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也不例外。如果没有科学的猜想，就难以产生科学的否定之否定。我们无数研究者通过实验提出了种种假设和猜想，接受科学手段的验证，有的可能会被新的探索 and 解释所抛弃。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他们这些大胆而科学的假设和猜想，才在中国叩开了一扇探索人类生命奥秘的大门。

耳朵认字之谜不会永远神秘莫测，它总有一天要被揭开的。

第四章 神奇世界又爆“冷门”

人的眼睛究竟能看多远？没有见到过精确计算的数据。而且，所能看到物体的精确程度也各有其异。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为了克服双目所及的局限性，发明了望远镜之类。如今，又使用空间运载工具和现代化的电子、光学仪器，代替了人的眼睛来探测和识别远距离的研究对象，这在现代科学中被称为遥感技术。

空间运载工具也好，电子也好，光学仪器也好，它们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产儿。人类既然能创造发明出如此高超的遥感技术，那么，人类自身有没有这种高超的遥感功能呢？

新的发现总是无穷尽的。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实践已充分证明，人体内确实具有这种靠意念而感知的特异遥感功能。

王强、王斌身上的新发现

前面提到过，1979年10月6日中午，《光明日报》记者周文斌约好了江苏省科普作家肖建亨等同志来到王强、王斌家中。

老肖请这姐妹俩一连表演了几个腋下认字。之后，又

取出两个事先准备好的试样，给姐妹俩各自一个。她俩坐在椅上，把一只手伸进衣服里面。忽然，王斌顽皮地咯咯笑起来，一面还对姐姐做着鬼脸。坐在一旁监视的老肖不知何故，就对王斌说：“小斌，你可别耍坏噢。”

王斌停住笑，走到老肖面前，趴在他的耳朵上悄悄地说：“我已经知道姐姐手里拿的是什么字了。”老肖一听觉得奇怪，连忙对她说：“你先别说，赶快写下来，别让姐姐看见了。”

这时，王强听后马上接话茬说：“小斌你别神气，我也知道你手里是什么字了。”

这下可把老肖弄懵了，赶紧对王强说：“你也写下来，我们再看对不对。”结果，王斌写下了王强手里的是：“特异功能”四个字，蓝色的；王强写下了妹妹手里的是“北京”两字，黑色的。

打开试样检查，果真不错。

老肖觉得很有意思，就让姐妹俩再做一次，结果仍然正确。当时由于姐妹俩坐得较靠近，老肖心里不踏实，提出让她两人离得远一些，相距一米左右。这时，老肖又从提包里取出两个试样，分别递给姐妹俩。也许是改变了试验条件的缘故，也许是孩子的心理作用，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还没有一个人能认出来。这时老肖虽然嘴上一直在安慰着：“别着急慢慢来。”可心里却在犯嘀咕：“怕是不成了吧。”

时间已经过了15分钟，王斌有点不耐烦了，不断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看到这情景，老肖正想说暂时不做了，王强却开口了：“我已经快看出来了。”

妹妹小斌这孩子生性特别要强，每次测试，她总要抢

第一个做出来。现在，她听姐姐说快要认出来了，好象给了她什么动力似的，也赶紧坐定下来。只过了两分钟，几乎是同时，姐妹俩都说“认出来了”。

姐姐在纸上写下了“王斌的是‘光芒万丈’，红色的”；妹妹写下了“王强的是‘万里长城’四字，‘万里’是红色的，‘长城’是蓝色的。”

老肖打开试样，当众宣布完全正确，全场情绪沸腾。这时的老肖，那激动的样子和神色，简直就象个天真的孩子。他怀着一种发现了奇迹的惊喜对大家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新的特异功能，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好呢？”他略思一下，“我们就暂时称它为遥感吧！”

从此，在中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中，继耳朵识字之后，一种新的功能——遥感，便神奇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并以它特殊的表现形式载入了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史册！

到了11月底，王氏姊妹的父亲王文华又给周文斌打电话说：北京大学的老师和他本人作了这种“遥感”试验，在2.4米的距离内取得了成功。

在王强和王斌身上发现这种新的功能之后，研究者们经过考察测试，发现在许多特异功能者身上也同样具有这种特殊功能。

明亮的测试房里，纤尘不染，静谧无声。主试者把写好的3个字团，分别放在距特异儿童朋玲、婉丽、朋云约一市尺到二市尺远的桌子上，让她们按顺序各认其中的一个。只见她们翻动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天真地望着摆在桌上的纸团。5分钟后，婉丽抢先站起来说：“第二个字团里是用红色写的‘雷锋’二字”；7分钟后，朋玲兴奋地

说：“我也认出来了，第一个字团写的是蓝色的字‘我们的伟大首都是北京’”。话音刚落，明云眨了眨眼说：“第三个字团是6个字，蓝色的：‘我们热爱祖国’”。

主试者满意地点了点头，对孩子们说：“你们辨认得非常正确。”

这三个特异儿童是陕西省大荔县双泉公社二大队一个家族的三姐妹。

在武汉大学中间会议室里，一次有趣的人体特异功能表演正在进行。

表演的第二个项目是“遥感”，有12人分6组进行，其中三对是亲姐弟俩。各对分别相距2米，中间隔一张方桌。

“遥感”文字由聘请来武汉大学数学系讲学的美国麻省州立大学苏竞存教授作评判。人们看到发信号的孩子瞄了一眼评判人手中的字片，不久，坐在他对面的孩子就知道他（她）看的是什么字，并准确地写在黑板上。每一对连做3次，15分钟内结束。

第一组徐倩和熊杰，是武汉市1979年被发现有特异功能的两个少年。她俩的这项表演曾摄进《你信不信》的电影中。

这天表演，她俩又领先了。二师附小的孟婷、刘建波和郭文、郭刚两姐弟也在表演中得了奖。

这一个个新奇的发现，曾为特异功能的研究推出了不少迷人的波澜。人们从这些特异儿童身上发现，采用“双盲法”将写好的试样，无论置于牛皮纸、黑纸、塑料、玻璃器皿中，还是放入留有缝隙的器械中，这些特异儿童离试样一尺或数米外都能正确辨认。

“遥视房间”与“目可穿地”

一批特异功能研究者刚刚潜入遥感认字的研究，迈进那探求其机理的实验室，一个个更奇特的现象接踵而至，更令人应接不暇。

19岁的特异功能者刘东参加吉林省人体特异功能测试会期间，在与会的教授和科技人员诱发下，由过去的认字识图发展到可以穿透看书。把一本他从没有看过的书，放在离他很远的地方，按测试者的要求，识出书中某页、某行的字迹。刘东大脑一思维，脑子里便嗡嗡作响，很快就会产生忽闪忽闪的白光。这种白光把书映现出来，它象一台照相机似的，大脑思维到哪一页，这种光就把那一页映现出来，经过一页一页地穿透，最后到了指定的那一页，脑子里的“荧光屏”就把整个那一页全都映现出来。

在长春国际旅行社的一次表演中，白求恩医科大学周书记让刘东遥视他从没有去过的二楼226房间。刘东对此很感兴趣。他想，这下可以看一看从没见过的事物了。兴趣一来，脑海里很快发出光，首先寻视到226房间门牌号，再用穿透的办法，从门射进去。这时大脑里便出现两张沙发床，中间有张小桌子，桌上放一台红色电话机，屋内又出现了个男人，穿绿上衣，戴眼镜，二十多岁，正在擦皮鞋。

旅行社在场观看的领导和翻译当场上去验证，刘东遥感的完全正确。这一切，就象电视一样。刘东说：“除此之外，还可以思维跟踪，就是人走到哪里，脑子里的光就会跟踪到哪里。”

在测试期间，一次，测试者们要刘东去看几个沙堆里埋的是什么。刘东一发功，脑子里的光便很快穿透地层，看到了沙堆里埋的炉钩子，另一个沙堆里埋的是塑料木梳和桃核。

测试者一听，说：“全都对，只是没有埋桃核。”

刘东坚持说：“你找吧，保证有。”

为了验证，破上一查，果然在2米左右的深处发现了桃核。经一位搞生物的教师鉴定，桃核在土内至少有一年之久了。

另外，据《兰州报》报道，兰州市一名12岁的五年级学生魏若阳也具有这种特异遥感功能。他能看清地下170米深的古井内有何物，能看出天空中飞机内的人与物，甚至还能遥测远处物体。为此，《兰州报》记者曾连续一周对魏若阳进行了有趣的考察。

在魏若阳家里，记者做了一次遥感试验。陪同记者访问考察的甘肃省中医学院封建新对若阳说：“我家住在中医学院北侧楼下第一个门洞里，你说说我家里人在干什么？”

魏若阳从未到过封家，只见他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果断地对封说：“家里没人。”“你再看看我家里有什么家具？”魏若阳伏在案上，用了十来分钟，就画出了封家的平面布置图。他说：“封叔叔家有四间房子，里屋双人床上放着被子，被子旁边有一本书；外屋的高低柜里有一个茶盘，是浅蓝色的……”经过实地核对，魏若阳所答所画，竟与事实所差无几。

记者问魏若阳：“你是用眼睛看到的吗？”

魏若阳说：“不，我是用耳朵听的。耳朵一响，就发出一种‘波’，象烟圈一样，照到要看的東西上。这时前额就

出现了白色的‘荧光屏’，把要看的东西显现出来了。”

为了证实魏若阳“听”地下物体的功能，记者特邀若阳和他的父母一起来到兰州日用化工厂，测定地下管道的位置。小若阳兴高采烈，蹦蹦跳跳地登上了十几米高的蒸馏塔平台。没过几分钟，他就点出了埋在厂内柏油马路下面的地下管道的走向。他还应观众的要求，在马路上用脚比划着管道的粗细和位置。准确的测定，使得熟知厂内管道状况的老工人及其旁观者，个个瞠目结舌，惊叹不止。

魏若阳这种不触及物体而靠意念操纵的“精神遥感”功能，奇特吗？奇特，又不奇特。说它奇，这是因为它太超出人们的一般常识，也太少见了；说它不奇特，是这种功能绝不仅魏若阳所独有。

感应探泉演讲会

1948年初夏，前中国工程学会青岛分会举办了一次人体感应探泉的演讲会，由德国传教士讲述并做了示范表演。

据传教士讲，凡以前到中国来传教的教士，都预先在德国学习一种专门技术，以便到中国后可以在当地民众中取得信任，有助于传教。如学医的就在当地开设教会医院，举办一些慈善事业。这位传教士针对新疆地区缺少水源的实际，在他被派到新疆传教之前，首先学会了探测地下水的技术。他的探测方法不是现代化仪器，而是采用杨柳树枝或几个简单的工具，在新疆已探得五十多个泉水。

据这位传教士讲，这种感应探测水源的方法在德国已有200多年历史，称为“仙杖。”但其原理却一直没有弄

清。这位传教士能工作，但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他所用的工具虽然极为简单，却可以探明地下水的有无、深度、流向和流量。徐宣当时在青岛工作，也去参加了这次演讲会，并目睹了传教士的示范表演，还在现场拍了几张照片，一直保存至今。

据徐宣回忆，传教士所用的工具有三种。

1、小的杨柳枝桠，最好是垂柳。两手握枝桠时不能过紧，也不能过松。过紧则使枝桠不能在手中转动，过松又不能使枝桠在手中有一固定的位置。只见传教士双手握住枝桠在一个广场上前后左右漫步，神态恬静而悠悠然，目不旁视。行至某一地段时，手握的枝桠突然向地面弯曲，这就指示地下有水流过（当然在这次表演前他早已探测到这地下有水流，方能作示范表演）。这时只见传教士继续走，走出地下水范围时，枝桠又向上恢复原状。

2、第二种工具是用一钢皮约 300 毫米长，0·5 毫米厚，10 毫米宽，顶端焊一个直径为 25 毫米的金属球，作为重量之用，另一端装一个剪刀状的手柄，手握如前法，步行探测，在有地下水时，圆球便能自动点头。据说，这工具还可用来探测地下矿藏。

3、用一个 500 毫米长的压缩螺旋弹簧，外径约 15 毫米，钢丝直径约 0.6 毫米。这个工具在表演时最为奇特。顺着地下水流向前步行时，整个弹簧即自动快速旋转，若调换步行方向时，弹簧能自行向反方向转动，所以可以视弹簧转动的方向来确定水流方向，但不知道弹簧转动的力量从何而来。

教士在他表演结束后，便请听众自己用柳枝进行体会实验。有人握了枝桠在地下水流过的地方，柳枝真的能自

动向下弯曲，而有的人则不能起作用。此时，只要由传教士伸手触到这不起作用的实验者身上时，枝桠便能自动弯曲。传教士说，这种人是不能做这种探泉工作的，因为他本身没有这种感应的本能。

据传教士说，做这种工作时必须要睡眠充足，精神愉快、安静，脑子里没有杂念，身体健康，探测的结果就比较准确。

据传教士介绍，以上三种工具，对地下埋的自来水管和地下电缆，也同样能起感应作用。除了这三种工具之外，还有一种探泉家的弓和探矿家的摆，在从前也是经常被采用的。

真是无独有偶。联邦德国《莱茵——联邦德国汇报》前两年也刊登了一篇类似人体特异功能的报道。报道说，一位名叫舍费尔的 80 岁老人，用树杈寻找了 8 个地下水源，成功率达百分之百。

不久前，我国新华社记者胡永震在离波恩 20 公里的一位联邦德国籍华人宋大夫家里，就亲眼目睹了此事。宋大夫想在自己的后花园打井灌溉莲花，请来了一位名叫罗伊特的老人，84 岁，从事这项工作已有 20 多年了。他手里拿着一根尺把长的树杈，两手手心向上，握住树杈的两端，微微用力，使树杈稍稍保持一定的张力，两只胳膊紧贴胸膛两侧，树杈尖朝正前方，缓慢举步行进。走到一处，树杈突然向上翻动，朝身体方向转了 180 度的弯，两手无法控制。他让人在树杈开始转动的地方打根木桩。

接着，罗伊特老人又从另一角度朝这个方向走去，走到离木桩不远的地方，树杈又开始转动起来。于是，他确定了这个地方的地下水源的方位和深度。他建议宋大夫就

在他确定的地方打井，并判断水源的深度约 3 米。后来经过打井队证实，罗伊特老人水源测得很准，只是深度比他测的还要深些。

为此，胡记者检查过罗伊特的树杈，并无什么异常之处。在场观看的 7 个人都试了试，其中 6 个人无反应，只有一名叫奥利弗的小孩有感觉。这个小孩才 10 岁，是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与罗伊特老人素不相识。记者特地从树上攀折了一根树杈，让小孩再试验一次，结果依然有反应。

罗伊特老人对记者说，任何树杈都可以，如果采用铜制的叉，灵敏度会更高，反应会更强烈。他还告诉记者，光凭树杈对人的感应还不够，还要能够根据其它反应来自的方位和强度，来判断水源的方位和水量的大小。

宋大夫对记者说：用树杈测地下水源是根据地磁辐射对人体的一种反应的原理。凡有地下水流经的地方，磁辐射就强，但这种感觉不是所有人都有，只有少数人才具有这种感应。

“遥感”功能研究“竞赛”曲

遥感，作为人体中一种并未被认识的特异现象，当它刚刚被人类所发现，便以它诱人的特殊应用价值，博得了世界各国科技界的重视和关注。由于遥感功能用于通讯技术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课题，因此，人们在争相研究它的同时，也在演奏着它将被利用作为大国军备手段的竞赛曲。

据有关资料声称，俄国早在 1845 年就有过 300 英里

外进行这种远距离行为控制的试验。从 1920 年以来，不同距离上的这类试验，不断有所报道。“苏联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围绕着军事应用，发展进攻性手段。”1964 年 4 月，苏联进行了远距离的遥感试验，传送意念的人在莫斯科，感应的人在 3 千公里外的涅辛比尔斯克。试验中使用了“齐纳卡片”（美国拉因教授创造的一种试验用的卡片），正确率为百分之四十八，远远超过了偶然法测的比例。以后，又在相距 4 千公里的莫斯科和托姆斯克间进行了同样的试验，据说，正确率达百分之百。

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甘落后。据法国《观点》杂志发表的一篇《在大脑里的奇妙旅行》，这篇文章中说，有一个名叫英戈·斯旺的艺术家，能在一间拉上了窗帘的屋子里，描述 4500 公里之外的一个由他人指定的地方的景象。他甚至还画出了一张详细的图，标出了房子的方位、街道及树木。事实证明，英戈的描述完全正确，他画的图也与实际完全相符。

有一天，试验者同英戈来到斯坦福大学的物理楼，他们要检验英戈对大厅地板下的小型磁测仪的影响。这个磁测仪外部有一层高导磁合金的屏障罩，还被放在一个铝容器里，还有一层铜屏蔽和一层超导体的屏蔽。测试之前，磁测仪在正常工作，显示器的刻度盘上正在纪录一条稳定的振荡曲线。按照测试者对英戈给磁测仪的磁场以影响的要求，英戈就对磁测仪的内部“集中了注意力”，5 秒钟后，震荡频率每 30 秒就扩大一倍。在场的一位名叫赫巴德的博士惊得目瞪口呆，他无法相信英戈能够影响抗干扰能力特别强的这种磁测仪。

“也许这机器有了故障”，被惊呆了的赫巴德说：如果英

戈能中止这种变化，那将更有说服力了。

英戈答应了。他终于使磁场在 45 秒钟内停止了变化。英戈还说，他看见了仪器，还看见了它的内部结构。接着他画了一张结构图，并指出里边还有一块镀金的金属片，事实正是如此。

后来，测试者在一个上了锁的厚木盒里装了一件东西，英戈在另一个人的陪同下来到盒子旁，请他描绘盒子东西，结果使那些对他怀疑的人大为吃惊。有一次，英戈见了一个盒子，便说：“我看到了一个很小的、棕色的、不规则的东西，形如一片树叶，或者类似这样形状的东西，而且是活的，还能动！”事实上，盒内装了一只活蝴蝶。

与此同时，《精神领域中的竞赛》一书的作者他格与他在遥感功能研究方面的主要合作者普把夫，从七十年代开始，进行了 10 多年的遥视研究工作。他们与美国其他一些同行开展了局部地区、国内远距离、洲际、海底和空间 100 多次测试。认为测试结果是可靠的，其显著性甚至超过其他潜在心理功能的水平。有些实验还在别的实验室里得到了重复和证实。

遥视试验是在斯坦福研究所进行的。这个研究所是美国目前进行遥视试验的基地，而且得到了美国科学界和官方机构的一定支持。他们在进行近距离试验的基础上，又在美国国内进行了五次远距离试验；纽约——加里福尼亚、加里福尼亚——新奥尔良、哥伦比亚——加里福尼亚等，这五次试验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其中最典型的是从加里福尼亚看到纽约的一个陵墓建筑物和一个广场喷水池。打入计算机终端的文字描述和手画的图都获得最好成

绩。

1979年，美国的另外两名研究者以相同的原则在意大利罗马与美国的底特律之间进行了洲际试验。受试者当时对一个随机选择的罗马机场目标进行巡视，描出了“大的旷野，跑道，红灯……”。

1979年，他格和普把夫为了研究遥感功能的物理性质，曾在太平洋进行了两次海水对遥感的屏蔽作用的试验，使用的是一个可装五人的金牛宫号小型潜水艇。

第一次试验时潜水艇深入水下179米的深处，被试人在潜水艇中，目标小组在旧金山湾事先选定的6个自然地形目标中随机选择了一个目标——加利福尼亚一个小山谷中的一棵老橡树。被试者的第一句话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幽静物，一棵非常高大的树，背后有许多空间，它们的背后极象一个陡坡，或一个岩壁，或一个悬崖。”

第二次试验潜艇停在一处78米深的海底，目标指示小组选择了一个商店区的林荫道。被试人正确地指出了平坦的石砌路面、小水池、微红色的石头人行道和人们正在围起来的广场上散步的景象。

根据以上试验的结果，他格和普把夫认为，人体中的遥感现象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不受距离、电磁屏蔽（潜艇）和一百多米深的海水层的影响。

他们还认为，实验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要把潜在功能信息和一般思维活动区别开来，潜在信息是直觉式的、飘忽浮动的空间图像，它们往往只提供有关实物的零星片断的信息，及关于捕获和描述这类信息，但不要加以分析判断，后者是一般思维活动的表现；遥感试验主要对新鲜的视觉图象敏感，相反，用数学、字母、名词等试验都不易

成功。他们两人都未提到人脑左右半球以及额脑功能分化等问题。

在中国的研究资料中，有人主张潜在心理功能可能是右半球的活动。尤其重视额脑在功能态控制中的作用。遥感中观察到的规律，是否与脑功能的这些课题有关，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梅磊等同志认为，要求排除记忆和一般思维活动，实际上是要求进入一种类似的“入静”的状态，它能导致人脑协同活动的质的变化。他们在气功遥控试验中观察到人脑间可以产生极低频相干振荡，并出现新的功能。所以，他们断言，如果把遥视的脑机制搞清楚，将会彻底扫除遥视研究中的神秘色彩。这种功能的存在，将首先在载人航天、资源探测等领域中得到应用。

有人甚至曾设想，如果到达月球的宇航员或卫星船的乘员们，不是使用可能发生故障的仪器，而是依靠这种“传感”功能与地面联系的话，那将是多么了不起的创举！

人类在不断认识宇宙，也将不断深入认识自己。也许，这种近似神话的功能就在你身上出现，也许，在你的身上还会有比这更奇特的现象未被发现。让我们一起步入这认识人体本身的神奇世界吧！

第五章 心有灵犀一点通

人靠意念，能“看”到数丈、数米、乃至数千公里以外的东西，甚至能“看”到物体的颜色和动态，且不受物质屏蔽的影响。在中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中，人们把这种遥感功能统称为“特异感知”的范畴之内。

“遥感”的对方是以没有生命、没有大脑思维活动的物体作为目标的。

如今，当人们把人类历史上曾幻想过的“想要看多远，就能看到多远”的愿望变为现实之时，又有一种新的幻想冒出来：人类个体要了解对方，不只“察言观色”，还要去窥视对方内心的秘密。

这种从精神变精神的思想感应信息载体传递能实现吗？

人类幻想的思维，总是伴随着人体的各种潜能而诞生。

兄妹 ——“同病相怜”

在巴黎郊外的树林里，路易斯和决斗者同时举起了手枪。“砰”的一声，一粒子弹呼啸着穿过路易斯的胸膛，他按住伤口颓然倒下。他的孪生兄弟路西安，这时正在五百

英里外的科西嘉田野上纵马驰骋，他猝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痛点就在第六根肋骨的上部，这正是他的孪生哥哥路易斯中弹的部位。

这是小说家阿莱克塞·杜马斯在一百多年前写的小说《科西嘉兄弟》中的一个情节。有人觉得这个情节太离奇了。其实，这毫不奇怪，文学的虚构是生活真实的反映。国内外有关专家通过对孪生兄弟、姐妹进行大量的考察研究后证明，这一特异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们称这种奇异现象为思维传感。

据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惠祥、长超两同志的文章说：世界上的双胞胎约占百分之一，双胞胎中，有异卵双生的，也有同卵双生的。其中，同卵双生的又占四分之一。这样，同卵双生的婴儿一定是同性的，不是兄弟，便是姐妹。他们（兄弟或姐妹）不仅容貌其相似，经历、爱好、成就也常常类同。

许多现象还表明，孪生兄弟或姐妹之间有一种心灵感应的现象，他（她）们的心好象是相通的。孪生兄弟如果都是画家，兄弟俩开始学画的时候常常轮流画同一幅画。结果双方都十分满意，都认为双方画的部分恰恰是自己想画的，仿佛彼此都知道对方想怎么画。曾有这样一对孪生姐妹，一天，姐姐乘坐一架喷气飞机在某机场降落时坠毁。在此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妹妹突然感到自己象坠落在黑暗的太空中。事后噩耗传来，才知道那时正是姐姐飞机失事的时刻。

罗马格莱高尔·门德尔学院列奇·盖达教授从1953年以来，先后研究了15000对以上的双胞胎，发现双胞胎常有奇怪的同步现象，他们常常同时患病，同时死亡。李

生兄弟约翰和亚瑟在两地供职，1975年5月22日晚，两人同时感到胸痛，同时赶往医院，不久又同时死亡于心脏病。他俩的妹妹说，从孩提时代起，他俩就一起做同样的事。兄弟俩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在另一个人身上也往往发生。

有的研究者认为，人身上有生命钟，孪生子身上的生命钟很相似。人体诞生时，生命钟同时开始工作，发条也同时松弛，于是显示了同步现象。

然而，大量事实证明，这种思维传感的同步现象绝非仅仅发生在孪生兄弟或姐妹身上。

某医院有一位护士将她8岁的女儿寄养在姥姥家附近的一所学校读书，稍大一些的男孩则放在自己家门口的学校就读。两地相隔近20里。一天，女孩学校的老师打电话来告诉这位护士说：女孩烦躁不安，说她看到哥哥来了，站在教室门口伸指头嘲弄她，久久不肯离开，尽管老师一再说明这可能是幻觉，但看到女孩深受惊恐，决定还是告诉母亲为好。

这位护士放下电话深感不安，好象有一种不祥之兆驱使着她又拿起电话询问男孩的学校。这才知道男孩在与另一同学追逐时，不幸被一辆三轮摩托车撞倒致伤，经过抢救才刚刚恢复过来。

前面提到的陕西省大荔县双泉公社一家族中，共9个孩子，其中6个也都具有这种思维传感功能。据该大队原赤脚医生贺存星介绍说，他曾对孩子们进行了一次试验：让两个孩子分别在两个房间里，让妹妹想一个“虎”字（房中墙上挂了一幅虎的画）。过了一会儿，他问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孩子：“刚才你妹妹在想什么？”这个孩子回答：“她在

想一个‘虎’字。”

听贺存星这一介绍，前去测试的张根保和张升阳觉得不可思议，好奇心促使着他们提议让孩子再做一次测试。他们把9岁的婉丽叫到一间无人的房子里，让她想他们来时坐的汽车，然后让婉丽和6岁的婉芹坐在相距一尺远的一条凳子上。孩子们都默不作声，大约过了10分钟，婉芹跳下凳子，笑着说：“汽车”。

之后，测试者又让这两个孩子对调了一下，把婉芹叫到屋外边，悄悄地嘱咐她想一个“王”字，5分钟后，婉丽说：“她想的是一个‘王’字。”

血缘——“母感女痛”

1980年11月24日，中国古城咸阳已是初冬时令。然而，和煦的阳光铺满了大地，仍给人们一种春的气息。

这天，陕西中医学院的许多教授、专家，还有院领导和参观者济济一堂，正在对王海燕的特异功能进行测试。

王海燕，女，10岁。1980年8月的一天，她和舅舅玩扑克牌“大压小”。由于她仅仅靠手触摸就能知道对方是什么牌，所以每战皆胜。

此事引起了家长的重视。经过进一步的测试证明，海燕除手外，其它部位如头发、耳朵、腋下、脚心等也都具有认字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功能也日渐提高。据陕西中医学院的潘克良写文章报道，有一次，海燕正在学校上课，忽然觉得有头昏欲寐之感。不知不觉，她的头脑里突然出现了远在百里之外的外祖父卧病在床，以及家人为其煎药的情景。回到家里，她把事情告诉了妈妈，妈

妈非但不信，还严厉训斥了海燕，责怪她胡说八道，弄得海燕好委屈。但事情果如海燕所说，第二天就接到了外祖父病倒的来信……这之后，又发现了王海燕还具有隔墙认人等功能。

黑龙江 25 岁的青年妇女牟凤芹，不仅能用耳朵认字，研究者们通过测试，还从她身上发现了一种更有趣的奇异现象：牟凤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当她认出纸条上的字来时，她刚满七岁的小男孩便悄悄地走到她跟前说：“妈妈，我知道你认出的是什么字了。”以后，只要妈妈认出什么字，儿子也能认出来。比如，当妈妈想一朵红色的花时，孩子就知道妈妈在想什么；当妈妈想一个“会”字时，儿子也就知道是个“会”字。简言之，妈妈的思维可以被儿子直接接收到。

据黑龙江大学特异功能研究者贺仁介绍，在牟凤芹身上有很多奇怪现象值得注意：别看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可她从来没来过月经，她可以几天不吃飯，也不觉饿，大便都在 3 天以上一次，小便也很少。

一连串发生在至亲之间的这一特异现象，不但引起了众多参观者的好奇和浓厚兴趣，更引起了科技工作者的极度重视。尽管目前对人类大脑精细结构的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无法解释这种直系血缘关系的大脑结构是否比其他个体之间更具有相似之处，但是研究者们却敏感地意识到了研究这一特异现象的价值所在，将它立即纳入了研究课题的序列之中。

贵州省惠水县的一位科技干部董文豹，当他教刚 4 岁的儿子小长江进行加减运算时，偶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每当董文豹刚写出算式时，小长江就能轻而易举

地写出算式的答案。接连试了几次，只要董文豹一写出算式，小长江就紧接着在算式后写出答案来。不仅简单的加减法如此，就连乘法、除法、乘方、开方，甚至一元二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等等，也都不在小长江话下。

这一现象使董文豹十分惊奇。是他有一个天才的儿子？！但又一想，再怎么天才，也没有不学自通的呀！他仔细地观察，发现他不在小长江身边时，小长江便一筹莫展，不仅刚做过的复杂题目做不出来，就连简单的算术题也不会做。

这下，董文豹开始琢磨了：“这是不是由于我想到的答案，孩子能直接感知到的缘故呢？”他有意识地试验了几次，使这一想法得到了肯定。几次试验的结果表明，只要他的肢体与小长江的身体接触，无论父亲的手触摸到儿子的头、手、肩，还是腿，甚至在离开头部一巴掌距离处，只要父亲的手按一按，小长江便能把父亲脑中所想的数码写出来。

这事很快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有关单位纷纷派人前来测试。但也有人认为董文豹与儿子之间在搞什么鬼，一时间，讽刺、挖苦、讥笑接踵而至，董文豹为此感到十分苦恼。

1980年5月，董文豹父子被接到上海，科技人员为他们父子设计了三个实验方案。

第一个试验方案是任意出题，如 $\sqrt{729}$ ， 65×4 ， $2540+1537$ 等，让董文豹看后，由小长江直接在黑板上写出答案。第一组试题共十道题，除一道答案中的“2”写成“3”外，其余全部正确。

第二个方案要求更严。实验组与董文豹约法三章：董

文豹与孩子之间不准有任何接触；二、孩子不能看见其他任何人；三、整个试验过程中不准任何人出声响，连董文豹发出“写”的指令也不允许。实验开始后，董长江面壁而立，手握毛笔，在他面前放着一张白纸。董文豹站在儿子身后，科研人员将预先写在卡片上的数码（0—9）随机取出，董文豹看后，将右手悬空放在董长江头顶上方2厘米左右处，小长江即动笔写字。每写12个数码为一组。中间稍事休息，约半小时做完了三组试验，共出36个数码，结果完全正确，证明他们父子之间确实具有思维传感的功能。

第三个实验方案是要了解别人是否可以代替董文豹，由实验组的一个同志作为对照。第一次，前九个数字由董文豹传感，后面三个数字由对照组的同志模仿董文豹，也将手悬空放在董长江的头上方。结果前九个数字全对，对照的全错。第二次试验是交叉进行的。第一、三、五、七等单数由董文豹发信号，双数由对照的同志发信号。结果董文豹发信号的试验仅错了一个，而对照的全错。

实验证明，这种思维传感，似乎只能在他们父子之间进行。

除此之外，大量自发思维传感的事例还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在白天接收到的传感信息可能暂时存储在神经系统的某处，到夜晚睡眠时，神经肌肉都不同程度地放松，犹如提高了信噪比，而梦境实质上是对已收到的传感信息的处理过程，送达皮层的高级部位，上升为意识，从而真正为人所感受。

有一年冬天，一位农村小学女教师的母亲因煤气中毒而死亡。按照当地出葬风俗，停尸三天后即入棺埋葬。埋

葬后的当天晚上，这位未出嫁的女教师梦见母亲突然来到自己身边，母亲大哭大嚎，声称：“我还没有死，你们怎么就把我埋了？你们埋我也不把我身上的存折留下，还让我带到棺材里干什么？你们真糊涂，一窝子糊涂虫。这钱是我给女儿攒下的嫁妆钱，你们快来人把存折拿走啊……”

梦完，女教师大惊。第二天就把此事向父亲诉说了一遍。父亲不以为然：家里的钱都是由他掌管，哪里还有另外的存折？他便好言劝说女儿：“这是不可能的事。可能是你们母女感情太深，她乍一去世，你感情上受刺激太大，太悲伤了，过一些日子慢慢就会好的。”

事情并不象父亲所想的那样简单。从那以后，每天晚上，女教师还是梦见母亲来到她身边，母亲还是那样大哭大嚎，还不住地声称她身上的存款折。一连数日，天天如此。女儿无奈，再次央求父亲：得想个办法，不然，什么时候才是头。此时，女教师已整天精神恍惚，身体日渐消瘦憔悴。

父亲也别无办法，想来想去，不为死人为活人。看到女儿整日那样六神无主，身体眼看着就要支撑不住的样子，心如刀绞一般。最后他狠了狠心：扒坟。

一天，父亲找来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年人，来到老伴坟旁，铲土撬石。当这些人重新打开棺材盖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一幅情景使大家惊呆了。只见：老伴脸上原来盖上的一块蒙头纸已被撕得粉碎，盖在身上的被子已被乱糟糟地蹬在脚的那一头，穿在身上的衣服也被撕破多处。更奇特的是，在老伴手里竟死死地攥着一个被揉搓得快破的存折，取出一看，存款 200 元。

消息传出后，人们议论纷纷，进行了种种猜测和假

设。有人认为，从这位母尸身上的一切迹象来看，这位母亲煤气中毒后，经过停尸等一段时间新鲜空气的冲换，可能在埋入地后又复活了。人们所见到的种种迹象，可能是这位母亲复活后在棺材里挣扎、绝望之所为。面对真正的死神，这位母亲复活后可能想过许许多多。求生，对她来说，知道自己已无能为力。但使她最遗憾的是，作为母亲，她平时省吃俭用，背着丈夫为女儿积攒了这笔陪嫁妆的钱，如今并没有派上用场，仍带在自己身上一块入土，当母亲的一点心意都不能实现，这不能不是一件最大的憾事。这都是在情理之内可以想见的。

然而，让人不可理解和无法解释的是，这位母亲在埋入地下的棺材里，复活后所想到的一切，为什么会在活着的女儿的梦境里再现？而且是大有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劲头，接二连三地在女儿的梦境里出现？

当时人们的种种猜测和假设、疑问有无道理，看来，只有待到特异功能研究者们对这种客观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后方能验证。

如今，研究者们已经对这种现象作出了初步解释。他们认为，这类传感似可发生在痛觉、感知觉到高级的思维等不同的意识水平上。这种现象均强烈地揭示：自发的脑信息思维传感，至少部分地表现出某种先天的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它们正象遇难的海船，可以发出 sos 的无线电呼救信号那样。大量的事实证明，人在临危或剧痛中除了呻吟和呼号外，似还能发出某种信息，使之被遥远距离上的亲属或挚友所感知。

此外，许多脑信息思维传感现象都有梦境伴随，甚至还带着浓厚的神秘色彩，它常常是思维传感颇受非难之

故。其实，这恰好提示，脑信息思维传感以在机体“松静”状态下较佳，这也许是某些特异功能者和高级气功师遥感他人思维信息的原因之一。

千 古 之 谜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除了已知的物质手段外，类似上述人类大脑直接进行思维传感的种种形象，长期被视为禁区，一概用“封建迷信”“唯心主义”一顶顶大帽子盖于冷宫的做法，确实值得商榷。在新中国，无神论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的普及程度。但是，我们不能不正视客观事实。在对我国历代占文献作一番初步考证之后，便会发现，思维传感等人体特异功能，并不是从天上降下的当代奇迹，而是我们祖先早已注意到的千古之谜。

文学名著，在中国有“红楼宝黛梦相通”（《红楼梦》第八十九回），在俄国，有“安娜与渥伦斯基同时做了个‘夫人，你将难产而死’的噩梦”，在美国，有废奴运动领袖道格拉斯的（“我们被出卖了”）敏锐预感得到验证的悲惨纪录。

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从殷墟卜辞算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三千五百年以上。中国是针灸的故乡，针刺镇痛机理的研究曾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可以说，中国的气功与印度的瑜伽同样有悠久的历史。还有中国的中医学……所有这些，也许正是我国有希望在世界强手之林居领先地位的少数几个科学领域之一。为此，钱学森同志在一篇论文中明确地指出：“历史文献是人类过去

社会实践的记录，也可当作实验室的笔记。”“把古籍中关于气功、中医理论、特异功能、人与人的遥远感受，以及其他事例，经过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整理出来，作为一门古代实验的学问，可叫‘古实验学’。”

目前，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已组织有关学者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历史考证与社会调查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陈涛秋为代表的研究者们，早在动荡的文革期间，就已开始用业余时间对中国的古代气功、中医学、特异功能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1980年以来，陈涛秋又专门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将古代特异功能事例分别按发生年代和不同功能分门别类，汇编成《中国人体特异功能史料汇编》，发表在上海主办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杂志上，为当代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经过长期采集，特别是近年来有计划、有系统的普查，陈涛秋认为：“这三大史料（指正史、地方志和笔记史料、家藏、碑传等，笔者注）系统是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不应偏废的。对于人体科学古实验学而言，也许可以形象地认为：以正史为经（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各朝各地方志为纬（唐、宋较稀，至明清缜密），织成了雄浑的历史锦缎，而笔记史料就如洒布其间的绚丽的花朵。纵观历史，起自商周，止于晚清，可见特异功能记载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如果截取某一横断面来考察则可见各类功能齐全，功能者不受民族、性别、职业和年龄的限制，且有地域分布的广泛性。”

关于脑信息思维传感这一功能，据陈涛秋考证，早在汉代，王充在他的名著《论衡》中，尽管对古书所载“曾

母扼臂”传痛以召唤曾参回家之事提出过质疑（汉，王充：《论衡·感虚篇》）。然而，说明母子间可以思维传感的例证则更多。较早见于史籍的是“郑子产感母疾”的记载：

“郑子产善事母。奉命聘晋，道中心痛。遣人还家起居母。母曰：‘吾忽心体不调，想忆汝耳，更无他也’。（原载《孝苑》据《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家范典》卷三十一）

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亲友之间脑信息思维传感的历史纪录。

子产是春秋时郑国政治家，前 554 年起为郑卿。“子产不毁乡校”这一敢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上文所记也许是郑简公二十四（前 542）年，子产奉简公朝晋路上发生的插曲。他还铸刑书（前 536 年）。孔丘闻子产死时，曾流泪赞之曰：“古之遗爱”。时丘年方 31 岁，刚开始收徒讲学。可见“子产感母”发生在儒学家讲孝道之前，这是耐人寻味的。

另一记载是《后汉书》中关于蔡顺（字仲君）母子的传记：

“顺少孤，养母，尝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顺不还，乃噉[原书注：“噉”同“啖”]其指，顺即心动，弃薪驰归，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来，吾噉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寿终”（汉班固，〈后汉书第三十六卷〉，中华书局版）。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关注此现象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事实上，在官修的中国正史——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中，在各朝代的地方志和笔记史料中，几乎都可以发现

祖孙、父子、母子及兄弟姊妹等血缘关系之间有过自发思维传感的记载。

在思维传感这种特异功能的序列里，除了孪生兄弟、姐妹，父子、母女之间有一种“母感女痛”的现象外，还有一种更令人惊异和振奋的功能现象存在，即：能直接感知他人脑中的内心活动。据考证，这种能感知非亲人思维的特异现象，历史上也有过许多记载。宋朝的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曾记了颇具特色的一例：

“山阳有一巫女，其神极灵，予伯氏尝召问之，凡人物间，虽远在千里之外，问之皆能言；乃至人心中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棋，试数白黑棋握手中，问棋数，莫不相符，更漫取一把棋不数而问之，则亦不能知数。盖人心所知者，彼亦知之，心所无则莫能知。问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数”（胡道静，《溪梦笔谈校正》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652）。

沈括阅人很多，见巫定然不少，可是全部《梦溪笔谈》只记了这一个巫婆。此巫婆果然神奇，似有遥视、遥感能力，“能言千里之外”，当时未曾验证，姑且不论。但“能知人心中之数”，并经得起别人当场试验，这却是有别于他巫的。“心所无则莫能知”，并非象一般巫婆那样自夸无所不能。这也许是个能“选择——接收”他人思维信息的特异功能者。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教授，曾把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称为中国科学技术上的坐标，是极有根据的。今天，我们后人真是应该感谢这位梦溪园的主人，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古代脑信息思维传感的珍贵纪录。

历史的纪录为我们提供了内容翔实的极有参考价值的研究资料。但那终究是历史，后人已无法进行现场的科学

测试。只有当历史的现象再现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际，人们才能用一种新的眼光和观念对此重新进行审视，并力图用当代先进的科学仪器对此进行科学的探讨和论证。

新的事实及思考

仅把历史往前推回瞬间的十年，如果有人谈及人与人之间的大脑思维能相互传递，他会有一种虔诚的负罪感；怀疑自己是否掉进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正因为如此，许许多多散撒在民众中的奇异现象，都象美丽的肥皂泡般瞬息破灭。

然而，层出不穷的事实却一再证明，人体中的脑信息思维传感功能并非仅在有血缘关系者中存在。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之后，各地的研究人员又陆续发现了具有这种功能者。

某钻井队一位工人夜班时忘了系保险带，晚上九时，他从井架顶端掉下来，幸好一条腿钩住了井架，他就这样倒悬着直到被人救出。危难中，他首先想到的是妻子。与此同时，他妻子正在家里做活，听到他在呼唤自己的名字，她放下手中的活计，屋前屋后找了一遍，并未见到丈夫的身影。她对此迷惑不解，同时注意到时钟正指向九时。第二天早上丈夫回来，才证实了这一切都是真的。

据牟凤芹讲，她的儿子不仅感知她所认出的字，还能感知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的思维。孩子有了这种功能后，学习不够刻苦，贪玩。考试之前，他就用这种功能感知老师将要出的试题，应付老师的考试。为这，牟凤芹还狠狠打了儿子一顿，后来又费了不少心思教育儿子端正

学习态度。

从1980年开始，湖北省的一些科技工作者首先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经过多次测试，证明有的特异功能者确实具有感知他人（常人）脑中所想的符号、图形、文字等简单思维的功能。

14岁的女孩徐倩和12岁的熊洁，两人都有辨图识字的功能。经过一定的训练，在她们之间可以实现“思维传感”。一方只接受另一方的思维算“单项传感”。双方同时接受对方的思维，则称“双向传感”。双向传感比单项传感困难一些，被测试的双方都要发射图像信息，同时又要接受对方的信息。

1980年3月15日下午12:30分至1:30分，在武汉大学的一个实验室里，董振君、宋念堂两位教师对徐倩和熊洁进行了思维传感实验。测试开始后，主试者首先取出一张扑克牌给徐倩看，然后拿走。徐倩心中默默想着它。熊洁距徐倩约1米左右。40秒钟后，熊洁说徐倩在想“红桃6”，全对。然后将一张牌放在徐倩膝关节内夹住。20秒钟后，徐倩说：“我知道了！”熊洁几乎同时说：“我也知道了！”两人答案都是“黑桃A”。与牌对照，全对。接着，又将一张“黑桃6”以同样方法置于熊洁膝关节内，徐倩也接收到了。

“双向传感”实验开始后，测试者将两张牌分别置于两个袖套内，由徐倩、熊洁用手摸牌。约30秒后，两人都已知道，又过了40秒，熊洁说：“我已知道她的了”。徐倩接着说：“我也知道熊洁的牌了。”然后各人分别写出答案。

熊洁写道：“我的方块2，她的黑桃K”。取牌对照，全对。

徐倩写道：“我的方块 2，她的黑桃 K。”取牌对照，全对。

接着又做第二次，先将两张牌置于两人的膝关节下方，两人进行了辨认及遥感对方，约 5 分钟后，分别写出了答案：“黑桃 A、红桃 10。”全对。3 月 17 日晚，在武汉大学吴熙载教授家又进行了同类试验。

做完单项试验之后，由吴熙载教授和何海平副教授主持了双向传感测试。他们先将牌分别置于两个少年测试部位，距离为 1 米时，只花了 1 分钟 40 秒，两人便都写出了答案：“红桃 A 与方块 2。”接着又把距离加大至 4 米，15 秒后，两人都说出自己的牌了。然后把牌拿走，让她们各想自己的牌。5 分钟时，两人都无感觉。这时，测试者给她们发糖吃，端水喝。又过了几十秒，熊洁知道了徐倩的牌，不久徐倩也知道了熊洁的牌。答案为“黑桃 10、方块 9”，全对了。

“双方传感”继续进行。距离仍是 4 米，方法也同上。30 秒后，双方都知道自己的牌，然后将牌拿走，5 分钟后，双方均无感觉。这时测试者把双方距离改为 3 米，过了约 2 分钟，双方都说：“我知道她的牌了。”一个是“梅花 J”，另一个是“黑桃 J”，全对。

3 月 20 日下午 2:30 分——3:10 分，这两位小朋友来到曾宪昌教授家。曾教授用自己的扑克牌，共做了 7 次不同形式的单项传感和双向传感试验，除两次有一点误差外，其余 5 次全都正确。测试者们在十天左右的时间里，连续做了近 40 次测试，成功率在 80% 以上。

凡此种种，无论是孪生姐妹之间，还是有血缘关系的父子、母女之间，或是非亲非故的他人之间脑信息思维传

感现象的存在，它们既不要神灵的帮助，也绝非以“纯属偶然的巧合”所能解释的。

今天，我们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就不能不去思考这样一些令人费解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同卵双生的心灵感应？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同病相怜”、“同生共死”？死者在临死之前的思维内容为什么会传输到活者的梦境中？具有思维传感功能的人是怎样接收对方思维信息的？……现在，已是我们该去发掘生活中的特异现象，并研究其本质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了。

然而，要从科学的角度去研究它，解释它，就不能不涉及现成哲学理论。人体特异功能的“特异”之处，在于它运用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大脑“意念”和“思维”等被称之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办到了人们所根本意想不到的事情。因此，这种“特异”的出现恰恰与现成哲学理论中的许多观点相矛盾、相抵触。它常常使哲学家们迷惑不解，甚至望而却步。但也有这样一批科技工作者，他们在布满荆棘的荒坡上，艰辛地开垦着这片新的“土地”。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的叶峻就是其中的一个。

叶峻认为，自从本世纪初航空医学上新发现了张力、加速度、倾斜和振动等等的“第六类感觉”及其“本体感受器”以来，人类的认识感官就从“五官”增至“六官”，从而突破了“五官”感识的界限。人体特异功能出现后，有人说它可能是人体直接感知电磁波或特种能（场）的“第七感受器”的功能表现。不管特异功能感受器的名称叫什么，人体感觉的器官和途径又有增加则是肯定无疑的。因此，在认识论的感官问题上，“我们必须正视现实，修正与发展现有哲学教科书上‘五官’感识的理论概念。”

我们在讲认识论的时候，总是讲“物质变精神，”“从实践到认识”。面对“遥感”与“思维传感”的客观事实，叶峻认为，“是不是也可以讲‘精神变精神’或从认识到认识，即思想感应呢？就是说，一个人的认识或思想，除了客观外界的反映之外，也可以直接由他人思想认识的信息载体传递或转变而来”。

我们的哲学教科书接受巴甫洛夫学说，认为人脑具有由实物刺激直接引起的低级条件反射，和由语言信号引起的高级条件反射，即存在着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叶峻认为，“人体特异功能，比如一系列识别图像的途径和方法，特别是‘思维传感’与‘特异制动’功能表明，人脑很可能还有‘第三信号系统’，即由思维信息引起的‘第三反射’的存在，而这三个系统可能不过是人脑统一的信息系统的组成部分而已。哲学关于意识的理论，应当概括这个新的情况。”

恩格斯说：思维和意识，“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列宁也说：“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或“机能”。叶峻说：“当然这些都是对的，但也并没有把问题说透，因为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也无法说透。可是直到今天，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仍然还是这么说的……但是，意识为什么是人脑的属性或机能？这种属性或机能赖以表现出来的具体物质基础及其运动规律又是什么？一句话，思维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这些问题，哲学不但不予回答与探索，反而一直视为禁区，例如——一直把研究思维与意识的物理过程、生理过程和生物化学过程等等，当作‘庸俗唯物主义’或‘还原论’予以批判，或者在两者之间划等号，从而堵塞了深入探索思维与意识机理的大门。”

叶峻还认为，“思维现象当是比大脑神经细胞更深层次的某种物质运动的表现，犹如电现象是电子运动，光现象是光子（电磁波）运动的表现一样。因此，古人认为思维是一种最精微的物质（原子或气）的作用过程，看来有一些道理。这样，意识或精神本身就绝对不是毫无物质内容的东西，也不能再看作是物质的空虚无物的对立面。美国人破译成功部分脑波密码一事表明，人脑的思维过程，很可能是宏观物质（大脑）运动转化为微观物质（比如思维波）运动的过程；而思维传感即思想感应，则可能就是大脑接收系统对思维脑波的调谐共振。……随着思维科学的发展，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或者说那时我们将把意识活动在量子水平上显示出来，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意识论，等等。”

叶峻在《试论人体特异功能的哲学问题》这篇学术论文中说：“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拿现成的哲学结论去框套新的科学发现，并削足适履地去剪裁客观事实，那就不仅压制了新生事物，阻碍了科学发展，而且势必僵化了哲学理论，从而就有把自己置于反科学的‘哲学代替论’的危险境地。”

“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是古人诗中形容人与人之间心相印的一句名言。今天，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将是一场“模拟、窥视与传递人的思想过程”的科学大“会战”，这场“会战”犹如在人脑这个未知的谜宫里点起了一盏明灯，它终将照亮探索思维本质与记忆机制的曲径，从而使我们有可能通达大脑“黑箱”的意识之幽。到那一天，人们将对思维传感释放各种信息流，它也具有集聚、联合、唤起和合

并的能力，超越时空局限，纵横驰骋等种种现象不再大惊小怪；到那一天，古人所憧憬的“意之所至，无所不及”，“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将由美妙的幻想变为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心心相印”也将成为看得见的“心心相照”。

第六章 “透视眼”

我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从“耳朵认字”开始，到1980年底，短短一年多，就已经发现了众多的“新品种”。人体中的潜能究竟有多少“品种”，直到今天也无法作出确切的回答。在长春市举行的一次特异功能测试会上，长春光机所一位科技工作者对此不无感慨地说：特异功能的“边界”看来还难以找到哩！

是的，现在还无法看到它的“边”。

但就已经发现的种种来说，人体中的潜能似乎就象一个母系统，它不停地繁殖、生长出许许多多的子系统，你一旦涉足于这个领域之后，就一定会惊讶而神奇地发现，人体这个母系统中所具有的潜在功能，就象一个不停转动的万花筒，让你在这五彩缤纷的世界里眼花缭乱，应顾不暇。

“透视眼”，就是万花筒中的一束。

“狄蓉的眼睛比 X 光机还灵”

“哎呀，妈妈，你的心脏咋那么红，象个桃子一样，尖朝下，可好看了。”一个容貌清秀的小姑娘，瞪着一双滴溜溜的大眼睛，直视着妈妈的胸脯尖叫起来。正在灯下缝

补的妈妈吓了一跳，“你这孩子，瞎说什么！”

“我看见你的心脏了，妈妈，真的！”小姑娘还是那样天真地回答着。她就是西安交通大学狄怀春的女儿——12岁的狄蓉。

狄蓉的透视功能也是从特异认字开始的。在她透视人体的4个多月里，被透视者已超过3百人次以上，各种病例40余种，准确率达90%以上。

1980年10月6日晚上，陕西重型机械厂党委书记蒲立会同几位同志慕名来到狄蓉家，想亲自体验一下这双眼睛的神力。他对狄蓉说：“你看看我的肠子里有没有毛病，行吗？”狄蓉腼腆地一笑，走到蒲立面前，这时狄蓉要求熄灯。关掉灯后几分钟，狄蓉说：“你的肠子疙疙瘩瘩的，怎么不象直肠？”

在场的人听了不觉诧异起来，一下子都把目光转向蒲立。只见蒲立乐呵呵地向大家解释说：“对，孩子说的是对的。我曾动过手术，把直肠切除了。现在的直肠是把降结肠拉下来代替的。”蒲立刚说完，狄蓉接着又问：“你那肛门上边的一截咋还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这下把大家逗乐了：“孩子，那不正是粪便吗！你这孩子的眼睛真了不起。”蒲立钦佩地说道。

10月12日，陕西咸阳市中医学院派车接狄蓉到学校做人体透视表演。狄蓉在妈妈陪同下来到学院住院部。在一间外科病房住满了骨病患者。外科刘主任带着狄蓉走到一个病床前，指着床上躺着的一位老工人说：“蓉蓉，你看看他的左腿好吗？”

“好，”蓉蓉爽快地答应后，便认真地看起那条裹着毛巾的伤腿。5分钟后，狄蓉抬起头说：“我看见了，他的小

腿骨头断了。”她边说边比划位置：“是三截，但颜色不一样，两端的颜色和正常骨头一样，中间一截和……”她边说边寻视房内设备，突然指着吊腿用的电镀钢架说：“就和它的颜色一样，断骨与断骨之间的间隙有这么长（用手比划有半公分）。”刘主任高兴地说：“对！对！对！蓉蓉说的全对。这个病人是胫骨骨折。”他边说边取出X光片对围观的几位大夫说：“你们看，这是三截断骨，靠上面这块不锈钢板是固定用的。由于蓉蓉透过这块钢板看中间这块断骨，所以她说颜色不一样。断骨间距和所指位置也都对。”

不少人在现场看了狄蓉的人体透视表演，佩服地说：“这孩子的眼睛真比X光机还灵！”

神奇的“通电”疗法

据狄蓉的家长反映，狄蓉常说她肩后窝里可以发出两种“电流”，还能看到它的颜色，一种是红的，一种是紫圈白心的。“电流”怎么流动，流到哪里，她都知道。这就更引起了周围人们的好奇心，总想找个机会探个究竟。

八月中旬的一天傍晚，狄蓉到同院邻居秉信（陕西石油化工局退休干部）家去玩，秉信对她说：“听说你身上有‘电’；是不是真的，我得验证一下，你敢不敢给我通电试试？”说着便伸出了右胳膊，摆出一副挑战的架式。

狄蓉毫不示弱，上去一把抓住秉信的大手腕：“行！我今晚非叫你的胳膊抬不起来！”说着，就开始“输”电了。

起初，秉信还有点不以为然。几分钟后，他对在场的人说：“噢，真有点麻了，现正顺着胳膊往上走呢！”10多分钟后，他越加感到整个胳膊酸、麻、沉，还有点困惑，

简直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滋味。他渐渐有些受不了，赶忙示意不让狄蓉再通下去。狄蓉却顽皮地不肯松手，直到20分钟以后，狄蓉这才放开手，饶了秉信。此时，秉信感到右小臂举起已十分吃力，五指也合不拢了，酸困感过了10多分钟后才逐渐消失。此事，《西安日报》社的丁维同志还专程访问过他。

同院张银珍（西安市碑林区低压阀门厂工人）九年前右乳房内长了个瘤，由于疼痛难忍，先后跑了许多医院求治，疗效均不见佳。听说狄蓉能“通电”理疗。抱着试试看的心里，要求狄蓉给她治疗。狄蓉欣然应允。为了检验理疗效果，张银珍还停止了一切治疗。

狄蓉首先透视了瘤子形态，说是一个形状、大小如同一颗大枣一样的瘤子，外皮光滑，呈淡黄色，瘤内是深黄色的液体。张银珍只摸到身上瘤子的大小，对瘤子里面的情形她却一无所知。狄蓉第一个晚上给她通电后，第二天张银珍就感到疼痛有所减轻。此后接连通了二十多次电，感觉一次比一次好，后来感到通一次电可以保持一周不疼痛。从8月下旬开始第一次理疗，到9月21日，狄蓉会同陈心（亦具有透视功能）给张银珍再次透视，发现该瘤外皮已经起褶皱，瘤内液体也只剩下一点点。从此，张银珍逢人就说：“我现在感觉可好多了。过去轻轻一碰，奶头就往外流黄水，现在要使劲挤才能出一点来，蓉蓉真是一个神童。”

狄蓉还用她的自身“电流”给别人治过感冒、关节炎，也均有一定疗效。她先后给10多人通过电。狄蓉的父母从这些人身上发现，被试者的感觉不尽相同。有的有针灸时的沉麻感，有的有疲惫感，有的感到胳膊里似有小虫在

爬动，有的感觉手心上在扇风，有的指头上冒水珠，有的却什么感觉也没有。据上海中医研究所所长林海和西安交通大学对脉象学有较深造诣的戴克刚讲：他们利用气功和脉象判断，狄蓉在给别人输“电”时，确实能感觉到她身上有“电流”流动，其脉象也在发生改变。

徐玫明察内脏细微差异

黑龙江大学特异功能者徐玫透视人体，不仅可以看到内脏的表面，而且可以看到内脏的深处，甚至能明察内脏颜色的细微差异。

有一次，某军医院一位主任军医让他看看这位主任医生的腹部有何异常，过了不到10分钟，徐玫告诉他：“你输尿管里有一个黄豆粒大小的石头，两侧输尿管滴尿的速度也不一样，一侧滴5滴，有石头的一侧在相同的时间里只滴1滴。”这一结果正好同原来医院的诊断吻合。还有一次，科技出版社的孙建华到黑龙江大学办事，听说徐玫能人体透视，便让他看一看自己是否有病。于是，徐玫坐在离他一米远左右的地方，大约过了5分钟，徐玫说：“你的胃上少了一块。”孙建华又说：“你再看看别的地方有什么变化？”又过了两分钟左右，徐玫说：“你的肚皮上有一个大约12公分长的刀口，你的胃也少了五分之四。”孙建华惊奇地说：“你看得真准，我做过胃切除手术，是切除了五分之四。行，你的眼力真行！”

到1985年，徐玫已透视过100人左右，有的病人是已确诊的，有的还待医院诊断后证实，有的暂时还不能证实。仅从已经得到证实的结果看，大部分同病情是吻合

的。也有说不清，甚至错误的时候。如给一个人看脑瘤，他看的位置是在左侧，比鸭卵大，内有不平的突起，还有液体。但 X 光诊断为右侧，其它结论都相同。经过手术证实确实在右侧，有水肿，连同水肿是比鸭卵大，内有肿瘤。这种左右侧颠倒的事发生几次，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据徐孜自己说：左右颠倒的事情如果注意，从前后两方面透视，经过反复核对，是有可能消除的。

有许多医生问他，透视时看到内脏的自我感觉是什么？徐孜描绘说：“这说起来也很有趣。当我想透视内脏时，衣服、表皮全看不见，只是在脑海里出现了象个碗口大小的视野，内脏的轮廓就模模糊糊地出现在视野中，然后集中精力看所要看的区域，这个能看清细节的区域大约有鸡蛋大小。如果想看内脏深处，就看不到其表层。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如果看了内脏的表面，再想看深处，就必须从头来，不能直接连续往里面看，或者说不能连续调节透视深度。”

徐孜还说：“应该说明的是，当看到内脏时，好象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一样，周围什么也看不见了，独有内脏在脑海中显示。这样往往把内脏的位置给搞错了。因为肉眼所看到的人体外形和特异功能看到的内脏，不能同时出现，‘空间’不一定重合。所以有时可能把位置搞错。也许这是我自己缺乏医学知识的缘故。”

解放军医院测试“透视”功能少年

乌鲁木齐市某中学学生 16 岁的小龙，在 1981 年 3 月

看了电影《你信不信》之后，出于好奇，也想试试自己有没有特异功能，一试，发现自己真可以“认字”。以后她父母和姐妹又对她测试多次，证实确实有特异“听”字和手摸认字的功能。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得到消息后，由此联想到，这种非视觉透视功能是否可以应用在临床医学上，对疾病进行透视诊断呢？当时问小龙，小龙回答说：“我不知道。”

1981年6月10日，军区总医院特邀小龙来医院进行测试。

测试是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职业的人群中进行的。医院以现代科学检查技术，如X光、超声波、同位素以及CT和临床诊断、手术证实等为客观依据，考察其在临床医学诊断疾病的应用价值。从1981年6月至11月，考察了用特异功能透视诊断疾病共117例。其中：

透视颅脑22例8种疾病，完全准确17例，基本准确4例，不准确1例；

透视肝胆疾病53例，完全准确43例，基本准确5例，不准确4例，看不清1例；

透视胎位19例，准确和基本准确16例，不准确3例；

透视其他疾病23例共13种疾病，这一组病种多，病情复杂，诊断准确率较低。

在该院副院长杨俊鹏等所写的《现代医学验证人体特异功能初探》这篇试验报告的“讨论”一章中说：“我们认为，用特异功能透视诊断疾病是可行的，有临床医学价值，本文结果反映了特异功能透视诊断疾病的客观性、科学性。但是，目前只验证特异功能透视诊断疾病的可能性

和其价值，还不能作为单独诊断疾病的手段，尚需做大量的工作，但客观事实告诉人们是可以诊断疾病的。

“特异功能透视诊断疾病，是一种无损性诊断疾病的方法，不会给病人带来痛苦，而且无副作用，这是优于其他检查方法之处。但是，当连续透视三五个病人之后，小龙身感疲乏，说明施诊不能超过限度，要适可而止。

“特异功能透视诊断疾病，是利用人类自然财富为人类服务的，发掘这一部分人来为病人服务是对人类的贡献，也是智力的开发，埋没这一部分人才是对社会财富的浪费，这种检查疾病的方法简单易行，经济实惠。

“特异功能人的训练具有诱发性和特异性。小龙的特异功能开始阶段比较弱，而且只限于耳朵进行透视。为解放她的双手，我们对她双手进行诱发训练，经过一段时间诱导训练后，她的双手也可以透视诊断疾病了。但这也不是说所有的特异功能者都能够诊断疾病。如小王，女，14岁，能用双手认字，但双手放在病者患处，却什么也‘看’不出来。说明特异功能者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由于特异功能者医学知识缺乏，有时不能正确解释透视所见。如在胆囊透视中，将结肠误认为胆囊，将其中粪块误认为结石，这样完全误诊的就有4例。又如不能分辨胎儿头、臀的特征，将一臀位产妇看成头位，又将一例头位误认为臀位，共误诊3例（这一点同徐玫的看法是一致的——笔者注）。小龙的特异功能透视“视野”范围有限，约为 $15\times 15\text{CM}$ ，又受着透视角度、深度的影响，所以要多角度透视（这一点也同徐玫的看法是一致的）。”

谢朝晖大脑前额区的彩色屏幕

在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里，有关专家们正在对谢朝晖进行透视诊断疾病的试验。

测试者们和谢朝晖从内科病房出来，又一起来到骨科病房，病房里躺着的都是些上了石膏的骨折病人。朝晖坐在病人的床边，逐个对病人进行透视诊断。有个青年病人看到朝晖正在看他的患处，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就赶忙把被子掀开，伸出上了石膏的腿。朝晖笑着说：“叔叔，你别动，我能看得见。”

病例一：38岁的黄继华，女，住内科病房，经腹腔镜检查，确诊为肝血管病，这是朝晖最先看的一个病人。当时在场的几位医生，有的也不知道病人的诊断。按照测试者的要求，谢朝晖首先把肝界标示了出来：上界在4肋间，与超声波复查一致；肝右叶边肋缘下3厘米，超声波复查4.5；肝左叶剑尖突下长11厘米，也与超声波复查一致。然后说明肝的颜色为铁褐色，肝表面不光滑，凹凸不平，有大小不等的砣砣。这个描述与腹腔镜检查所见基本一致。

病例二：73岁的谢光荣，女，因腹部不适来到附属医院，由内科主任和超声波医生会诊。当超声波检查还未明确诊断以前，朝晖放学回家，测试者叫他给这个病人透视。朝晖左看右看，看了好久，就是看不到肝。不一会儿，他脸上的汗直流。测试者让他稍休息了一会接着又看。过了几分钟，朝晖说：“还是看不到肝。”测试者问他看到了什么？他说：“湿呼呼的象水一样。”当问他左右叶之间的情况时，他说可以看到一格一格的东西。这个病人后来经

超声波检测，证实为肝右叶巨大囊肿改变，全肝右叶均为液性囊性变之界面。经同位素扫描也证实了肝右叶巨大占位病变。而扫描图上可以清晰见到朝晖所描述的一格一格的东西，那是肝左叶的部分实质伸入右叶囊内所致。

病例三：25岁的贾代华，怀孕7个多月入院，经妇产科检查为双胞胎，一个头位一个臀位。谢朝晖透视后说：“左右各一个，中间有空隙，头都在下面。”而且说，两个胎儿一样大。产时观察两胎均为头位娩出，而且两个均为2.5公斤。

病例四：26岁的肖春华，怀孕7个月，临床检查为死胎。谢朝晖透视后说：“胎儿是苍白的，分不出头和臀，也见不到胎动。”娩出时的确是死胎，有溶解现象。

朝晖先后透视胎位40例，有的是门诊产前检查孕妇，也有的是住院病人，月份最小的是怀孕5个月。这40例都是先经谢朝晖进行特异透视，然后由医务人员做产前检查，其中4例还做了超声波检查，9例做了临时观察。其结果是：谢朝晖“透视”与产科检查相一致者35例，不一致的5例；与超声波检测比较，4例都一致。

据医务人员统计，谢朝晖从1980年4月至1984年12月，共透视不同类型的肝脏113例，肝癌15例，妇产科胎位及妇科病81例，各类骨折28例，甲状腺囊肿4例，还有其他各种疾病共264例。经过超声波仪器检查、X射线拍片、同位素扫描、腹腔镜检查以及外科手术直观等手段验证，绝大多数与医务人员的检查相一致，正确率达90%以上。为此，1980年7月19日《湖北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了他用肉眼“透视”105例人体的小结，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反响，来信来访和前来要求“透视”诊断的病

人络绎不绝。

谢朝晖透视骨折病例，连粉碎性骨折，还是一般骨折，或者骨折伤口愈合是否错位等都能透视得清清楚楚。如一小腿骨折，他可以告诉你是胫骨骨折，还是腓骨骨折，骨折断裂处是在上面还是下面，断口的斜面如何等等。他每次透视全都画出草图，医生经过核实后无不信服叫绝。

在一次测试之后，谢朝晖形象地向测试人员描述了自己透视人体骨折部位时的情景。他说：只要用心去想，就会在前额区出现一个象电影屏幕一样的东西，然后要看的東西就会象放电影似地一幕一幕显示出来，还是彩色的呢！但如果稍不留神，“画面”就跑掉了，只好再重来一次。后来，他又在《我是怎样用肉眼“透视”人体内脏的》这篇文章中说：“我用肉眼‘透视’人体内脏的方法，病人一般坐着或躺着，不需解开衣扣。最好周围有个安静的环境，使得注意力高度集中。当我功能弱时‘透视’不进去，当功能强时，脑海会出现所要‘透视’内脏的轮廓，慢慢地变得清晰。看到内脏后，我的眼睛象扫描似地向左向右，从上至下进行移动，扫描到哪里，哪个部位就比我没扫描到的部位相对而言更加清晰，那些有问题的部位也多在这个时候被发现。一般透视的全过程大约5至6分钟，但这个时间也是随着当时功能的强弱而缩短或延长。”

为了运用自己的透视功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现在，谢朝晖已毅然地选择了医疗这个专业，并正在努力学习各门基础课程。他说：“只有彻底弄清人体，才能在‘透视’病人时正确判断出有病或无病，准确描述出病灶的细微变化，为治疗提供可靠依据。气功师发放外气主观可以控

制，而我的功能当前还是自发状态，非得等功来了才能‘透视’，所以我想通过练气功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做到能用主观意念控制自己的功能，为防病治病作出应有的贡献。”

用气功来弥补自己透视功能的不足，这已被很多特异功能者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黑龙江省建三江中心医院做护士工作的特异功能者于立华就有这种亲身感受。她说：特异功能者练气功，可以弥补由于发功耗能造成的身体不适、功能不稳定和衰退现象。为了证实这一相关性，她曾在两次工作、生活一切都正常，没有任何负担的时候，有计划的放弃了9至10天的气功锻炼，但没有停止发功耗能——“透视”。几天过去后，逐渐感到身体不舒服，头晕、涨，全身关节和肌肉发紧，皮肤发痒，并伴随轻度脱屑，咽部、腰背部疼痛，双眼睑及双下肢轻度浮肿。但尿、血常规，肝功化验及心电图检查结果均正常。

因此，于立华认为，出现这些症状是内气不足，原气亏损造成的。后来，她又坚持每天练两个小时的气功，两天后，“症状”全部消失了。

农家姑娘于瑞华

16岁的于瑞华，1.68米的个儿，梳着两条短辫。衣着朴实，身体健壮，神态文静，待人说话很有礼貌。她家6口人，祖辈生活在农村。在全家人口中，用她的话说，她“是唯一的知识分子”。小宇的智力似乎不如爸爸于明泉，她学习不算不努力，可成绩总不能使爸爸满意，又腼腆不好说话，性子还很倔犟。一天，于明泉突然发现女儿

身上闪烁出一种奇异的光彩，看到了瑞华身上潜藏的特殊功能。

那是 1979 年 4 月的一天，瑞华放学回家，喜形于色。爸爸感到奇怪，便问：“小二（瑞华的乳名），你今天吃的哪丸子药啦？这么高兴。”原来，学校路恩惠老师从报上看到唐雨耳朵认字的奇闻，便给学生们念了一遍。然后，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两个字，让同学们也放到耳边试试看。顿时，孩子们象一群欢腾的小鸟，边叽叽喳喳，边认字，好生热闹了一番。结果，只有于瑞华能认出那个字团里的字。老师开始还不大相信，又接连对她测试了几次，结果屡试不差。

瑞华兴奋得涨红了脸，半句话也没说，背上书包就回家了。一进门，就捉住弟弟福祥让她写字条，一连写了几个字，她都认对了。

“仵龙堂有个闺女会用耳朵认字！”消息象阵风似地传遍了十里八乡。老师，同学，叔伯，婶娘，都怀着好奇心来找她测试，有些孕妇也赶来请她看胎儿性别，透视的结果大多数都是准确的。消息越传越远，公社、县、地区的领导也纷纷赶来验证。于家这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转眼之间变得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瑞华的爸爸、妈妈好不欢喜；一向腼腆的瑞华原来见了生人头也不敢抬，似乎天生就不会说说笑笑，这阵子话也多了。不管是哪级领导，还是普通百姓，测试她，她把耳朵朝你一伸：“试试就试试！”

没隔多久，几家报纸接连发出了一篇篇否定人体特异功能存在的文章。

于瑞华象一棵刚刚破土舒枝展叶的小苗，一下遭到了

春霜的侵害，这颗灿烂新星顿时失去了耀眼的光彩。村里村外，风言风语，不时地吹进于家小院，灌进全家的耳朵里。于家院里笼罩着片片阴云。一天，妈妈实在忍不住了：“小二，你说实话，你耳朵认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倔犟的女儿不答话。

又问一遍，还是不回答。

“啪！”妈妈给了女儿一巴掌，“你说不说？！”

“是真的……”女儿委屈，“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于家三个儿子，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妈妈一气之下打了女儿，心疼得什么似的，不禁自己也伤心地哭起来。

于瑞华精神受委屈，心灵遭摧残。然而，许许多多见过她表演的乡亲们却为她抱打不平了。学校、公社、县科委的同志也向几家报纸和有关部门打电话，发信件，提出申诉，说于瑞华耳朵认字有真凭实据：“我们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是以后她不能辨认了，原来也是真的！”数日内，瑞华虽然比过去更少言寡语了，可犟脾气一上来，不管当着谁，也敢发几句牢骚：“他们批评别人不实事求是，他们写文章下来看过吗？……”每当说起这些话，总是带着三分气。

批评总归批评，在中国，究竟是谁愚弄谁，谁在受愚弄，看来一时还难以得出正确结论。

冬去春来，1980年2月，于瑞华在县科委王冠友的带领卜，辞别了春寒料峭的华北平原，参加了别开生面的上海科学讨论会。14颗具有特异功能的新星，聚集在一起，金光灿烂，一下轰动了世界四大城市之一的上海，他们的表演远比报上登过的报道更加丰富多采，神奇莫测。

不仅用耳朵、腋窝、手腕、脚心等部位辨认铁盒、袖套、密封纸袋中的各种试样，有的还可以辨认出暗盒中的试样材质。还有的不用任何仪器就能透视出人的骨折痕迹和内脏器官。好动心思的于瑞华，在这群星闪烁、各显其能的科学会堂里，不但原来因精神刺激而减退的功能又得到诱发和激活，而且还发现手指、脊背、脚趾也能辨色认字。

在2月8日下午那次“铅罐辨色识物”表演中，当安徽的黄红武、黑龙江的牟凤芹等测试过后，于瑞华披挂上阵。只见她腼腆地坐在床上，用双手捂着铅罐仔细辨认。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室内静得彼此能听见跳动的心声。到14分钟时，她突然报告：“罐中有一个带色的纸片，是个‘阔’字”。到18分25秒时，她又正确辨认出了这个字的三种颜色：红、蓝、黑。

到了晚上，测试者又找来一个重20公斤的铅罐，再次测试。测试难度升级，但瑞华并不气馁。此时此刻，她精神集中得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已不存在了。满屋人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10分钟、20分钟过去了，她不说话；30分钟、40分钟过去了，她还是不说话。只见她那张稚嫩的圆脸涨得通红，王冠友怕她累坏，劝她休息一会儿。没想到姑娘的犟劲上来了，说：“信号出来了，就是捉不住。今晚认一宿，我也非把它认出来不可！”50分钟过后，她突然要求把室内的电灯关闭。关灯后的一瞬间，她兴奋地叫起来：“出来了，出来了，快开灯！”

在场的人对她这种辨认方式都觉得好奇，催她快说出结果。她说：“里边是一个小人，有头，伸着两只手，有两条腿，跷着两只脚丫（人有头、有手、有腿本是常识，可测试者们经常出些缺胳膊少腿的试样，以便考验受试者辨

认的准确性，笔者注)。头是红色，身子是蓝色。脚旁边还有个圆圆圈儿。”主试人让她把这个小人和圆圆圈画在纸上，然后当众打开铅罐，取出罐中的试样让大家看，果然是一个画着头红、身蓝的小孩，与于瑞华画在纸上的答案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所谓圆圆圈，乃是一个苹果，她画的少了一个果蒂。在场的目击者对于瑞华辨认图象的功能赞叹不已。当然，对她顽强的毅力更是由衷的钦佩：“真有点农村姑娘的气质！”

1980年4月，于瑞华又先后给河北省党政领导和有关单位做了测试表演，接着又四次到北京参加有关单位的实验。她的功能受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王淦昌、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贝时璋等一批专家的重视和关注。

枪 在 谁 身 上 ？

1980年4月17日晚上，在石家庄河北宾馆130房间里，坐着参加全国公安会议的七位同志。他们都是想测一测于瑞华的功能到底有多强的好奇者。其中一位同志说：“我们七个人带着一支枪，你给找一下枪在谁身上？”于瑞华遥视了一会儿，指着中间的两位同志说：“枪，就在你俩身上。”

另一位同志说：“你再确切点，把枪给拿出来好吗？”此时瑞华面带难色。因为她给省委、省政协领导表演了一天，确实太劳累了，但她又不好意思拒绝这七位的同志的要求。于是，她说：“那好吧，请您把灯关掉。”不到一分钟，她叫把灯打开，笑着说：“我把枪给你们掏出来吧！”她

走到中间那两位同志面前，从右边那个人的左腰间把枪掏了出来。七位同志目瞪口呆，惊叹不已。

枪找到了。又一个同志说：“我们还有一盘子弹，你也给找一找吧。”瑞华很干脆地答应了。她让再关灯，很快便说：“开灯吧，我再把子弹给你们拿出来。”她边说边走到另一位同志跟前，伸手从他的衣服口袋里取出一盘手枪子弹。

旅 游 路 上

应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邀请，于瑞华来到北京。一连几天的测试，实在够她累的了。据说，非视觉器官辨图认字，也和作习题、答卷卷一样，是很耗费精力的。于是，研究所决定，星期天带所有被测试者到长城、十三陵作一次长途旅游。

一辆崭新的大轿车开出首都，风驰电掣般行驶在蜿蜒曲折的柏油路上。车里的乘座上有于瑞华、北京的姜燕、王强、王斌以及科技工作者和新闻记者。于瑞华和北京这三位小朋友，是在上海那次科学讨论会上认识的。在这里，她算是她们的大姐姐了，今天重新相逢，显得格外亲热。车窗外美丽的田野、喷薄腾起的红日，时时激起她们的欢乐、赞美和遐想。

即使在这样的场合，于瑞华也很少言语，更不放声大笑。这时，她无心参加小妹妹们的说笑，两只大眼睛却无意中扫视到一个手提包上。

“叔叔，我知道你这提包里装的是什么。”被她招呼的是某电台记者赵少力。记者回头一看，见同自己说话的是

于瑞华，便考她：“装的嘛……”

“照相机。”瑞华说。“对！”记者回答。

记者对善言谈，爱说笑的采访对象，有几句话就能引上采访正题。可是要遇上不爱说话的人，采访起来就格外费劲。这位不爱说话脾气还有点倔犟的农村姑娘主动说话了，一下把记者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大家轮番出题测试她的“透视”功能。

孩子们的特殊功能，也和他们的性情、容貌一样，各有所长，独具特色。于瑞华的透视功能更是超群的。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你信不信》中，就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农村少女正给一位中年男同志做食道检查。这姑娘就是于瑞华。男同志就是新影厂摄影师阿尔杜沁（蒙古族），同志们都称他“阿尔”。那是7月8日上午，阿尔叫瑞华透视一下食道有什么问题？

瑞华不懂医学，分不清哪是食道，哪是气管，于是她叫阿尔喝一口水往下咽（如同钡餐造影），结果认清了食道，开始透视。时间不长，她就对阿尔说：“你的食道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的食道是一条直的管子，你的食道里却多出一点来，中间有一块突出的东西。”说着，她画出了阿尔食道有问题的地方。

阿尔看了她描绘的图形，非常惊奇：“你透视的情况和医院检查的结果完全一样。”此时，他拿出小汤山疗养院刚刚拍的X光片子叫大家看，阿尔说：“这叫食道憩室。”

7月下旬的一天，在新影厂会客室里，于瑞华等人正在给几个单位的领导干部作表演。这时走进一位叫李新铭的老太太，要求小于给她做透视检查。她是多年的老病号，全身是病，右乳房切除，胃炎，肝硬化，子宫摘除，

背部长骨刺，左腿骨折。这些病，都被于瑞华透视出来了。这时，解放军总医院的陈大夫又叫她做一项新的探索——描绘人的经络。这也在李新铭的胳膊上进行。瑞华经过透视，她说：“在肌肉里面有一种透明的活动的小水珠，象小米粒一样大，成串。”陈大夫高兴地说：“这就是经络，一般人用眼睛是看不到的，你快把它描下来。”

当给李新铭注射进药物时，瑞华还能看到药物在经络里的走向。于是，她用笔在李的胳膊上都一一描画了下来。这时，陈大夫对在场的人说：“于瑞华画的经络图与精密仪器的录像（这种仪器，目前我国只有一台），以及李同志的自身感觉都是一致的。”

一天，她到一个单位做测试表演，一位妇女悄悄地把她招呼到室外，让瑞华给她看看胎位。瑞华透视了一会儿，便告诉她胎位的情况，并说：“怀的是个男孩子，刚才还动了一下。”这孕妇到医院一检查，和瑞华说的完全一样，只是男孩女孩还不敢肯定。两个月后，这位妇女给瑞华写信报喜说：“我真的生了个胖小子。”

记者们听了这些奇闻佳话，无不惊讶。这时，赵少力由此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患癌症正在住院，只是因为腹水过多，无法找到癌瘤的部位。于是，便邀请小于去看一看。

在北京大医院里

一天，赵少力的父亲（一位军队老干部）陪着瑞华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的一间病房。小于一看愣了：床上躺的女病人，一头白发，靠氧气维持着短促的呼吸。瑞华身着春

衫夏裤还冒汗呢，可躺在床上的老奶奶，却盖着厚厚的一床棉被。那两只凸突的眼睛，被上眼皮松松地包裹着……瑞华转身坐在病人的对面，不多一会，就觉得前额以鼻梁为分界，闪现出两部彩色“电视机”，象同位素扫描似的，病人的形体、肌肉、骨骼、内脏器官……在脑海里一一呈现出来。

十几分钟后，姑娘起身来到楼道一个僻静的地方，绵声细语地对病人的老伴和子女们述说“透视”情况：“老奶奶的胃上有两个枣样大小的疙瘩，右肺上有一个大的，象石榴一样，但是比石榴要小一点，上边长出三个叉儿，周围还有5个小疙瘩。胸部、肚子里满是水，颜色发黄，她的肝很小，表面有麻窝。另外肚子上还有一道伤疤……”

瑞华正说着，偶尔发现不知啥时候围上来那么多穿白大褂的人，看上去，有的还对姑娘的诊断流露出一种将信将疑的表情。姑娘的脸顿时腾起一片桃红，她腼腆地低下头，两手轻轻地搓着衣角，任凭谁问什么，发辫上那两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再也不动了。

老首长了解姑娘，他象是证实姑娘的诊断，又好象是在回答人们将要对他的询问，认认真真地说：“她（指病人）过去时有胃疼，后来浮水，呼吸也困难了，最近抽浮水化验，发现里边有癌细胞，但因浮水严重，癌长在哪里无法找到，今天小于给找到了。她还有20多年的肝炎史，肝已经硬变，腹部的刀疤是1959年做一次手术留下的。”

听了这一老一少的叙述，医生、护士都十分奇怪：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难道她的本领比X光还要大？

这时，孙大夫出面了。他同小丁协商，邀请她到另一个病房去，再检查一个病人。出乎大家的意料，姑娘莞尔一笑，答应了。

来到这个房间，见一个 20 来岁的小战士在室外玩耍，孙大夫把他唤进来。姑娘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仔细地透视。过了一会儿，她头也不抬，转身来到楼道。人们都以为姑娘不高兴了，便也跟着退出病房来。这时，姑娘抬起头，忽闪着两只妩媚的大眼睛，对孙大夫说：“他，也是癌症，右肺上有两个豆粒大的疙瘩。”孙大夫喜出望外，一下握住姑娘的手，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们已经检查出来了，正准备做切除手术！”

这天晚上，北京几家大医院的医生、教授，一些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纷纷来到姑娘的住地。

东海前哨的小蓉花

1984 年 3 月 11 日上午，福建省科协委托省气功协会在福州西湖宾馆召开了“唐雨特异功能事迹见报五周年座谈会。”会上，邀请了福州某中学初三学生小蓉做了人体特异功能表演。在 150 多人的密切注视下，小蓉表演了人体透视诊断等三个项目。

第一个被透视者是省计委干部陈赛英。只见小蓉朝被透视者身边一站（相距大约一尺多），稍稍一打量，便随口说：“你肝肿大，扁桃腺肿大，右肾也有肿大，肝还有其他毛病，但我不懂是什么毛病？”小蓉边说边用手指出病变的部位，随后把患者的病情写在小黑板上。看上去，她似乎并不很费力气。

待小蓉写完后，陈赛英自述证实：她近来患感冒，扁桃腺肿大是完全可能的；肝有大病变，业经医生诊断；腰也经常痛。随后，陈赛英出示“病历记录单”让大家看，只见一面写着“82年7月10日省立人民医院B超发现肝囊结石 $2 \cdot 2 \times 2 \cdot 2\text{cm}$ ；83年8月2日省立人民医院B超发现肝占位性病变 $6 \cdot 2 \times 5 \cdot 5\text{cm}$ ；83年10月19日省立人民医院B超检查肝肿瘤不能排除 $4.9 \times 4 \cdot 9\text{cm}$ ；84年2月28日上海中山医院B超检查肝血管瘤可疑 $71 \times 53\text{mm}^2$ 。”

第二个透视者是省建材局干部来越。小蓉说他：“左肺有钙化点；胃十二指肠有炎症；左肩关节不正常；颈椎、腰椎有骨质增生。”接着来越自诉：经医院检查，他的十二指肠、腰椎确有病变；左肩关节错位，1946年被炸伤所致；左肺虽未发现问题，但有自觉症状。

小蓉成功表演的消息不胫而走，闻讯前来邀请她测试表演的人接踵而至。

3月14日、15日、17日和19日的晚上，小蓉应邀先后向出席省政协会议的部分代表做了4场测试表演。给轻工部工艺公司顾问黄胄、华丰国货公司总经理陈明德、香港曾星如物业有限公司主席曾星如、亚洲发展公司董事兼经理庄秀治、香港中华总商会董事林诚致、某部战斗英雄张和水等做了透视诊断。

这些被透视者大都是省政协委员或省人大代表。他们自述的自觉症状和援引的医生诊断表明，小蓉的透视诊断大体上都是正确的。但也有个别患处，由于小蓉缺乏医学知识，只知道有问题，却说不出究竟是什么毛病；还有个别的地方，小蓉指出有毛病，被透视者却无自觉症状。

牟凤芹透视功能有绝招

坐在对面的青年妇女牟凤芹，手挟一支“金鸟牌”细杆雪茄烟，边抽边谈。坐在她对面的黑龙江大学特异功能研究会秘书长贺仁问她：“你一天能抽多少烟？”

“一包。”牟凤芹回答。

牟凤芹今年已经 34 岁。她身上潜在的功能，从 13 岁能用耳朵认字，逐渐发展到也能人体透视。她除了给人透视疾病，更拿手的还是透视胎位。

有一次，佳木斯市召集各县委书记在佳木斯开会，请牟凤芹去给他们做透视疾病表演。有个叫杨杰的县委书记个头挺高，又挺胖，轮到他时，他说：“我的脂肪太厚了，你甭给我看，我没有病。你就看看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吧！”

牟凤芹和她的儿子往这位书记面前一站，不一会就说：“你的肚子上这边有个痞子，右边有个伤疤。”牟凤芹说完，其他书记没法证实。这时，几个书记一哄而上，把杨杰拉到走廊里，便把他的裤子扒了下来。一检查，确实如此。这些书记们进门就嚷：“不假，不假，真是有个痞子。”杨杰说：“这个伤疤是几年前做阑尾手术留下的。”

牟凤芹看胎位，开始她看到什么就说什么，结果，有几次刚说完透视结果，孕妇就瘫倒在地上了。而这种情况全出现在是“女孩”的孕妇身上。这下，牟凤芹恍然大悟，明白了其中缘由。从此她就不再那么说了。如果头一个是女孩，第二个是男孩，她就告诉孕妇：“是个男孩。”如果头一个是女孩，第二个还是女孩，她就对孕妇说：“我没看出

来。”当然，这是哄不了孕妇的，但牟凤芹觉得她有责任这样做。

有一次，她在黑龙江大学专家楼给一些服务员透视胎位。有个服务员说：“我男孩女孩无所谓。”牟凤芹问她：“你是头一生吗？”服务员说：“是头一生。”牟凤芹站到她跟前一看：“你这可不是头一生，你生过一个女孩。”牟凤芹看了一会，对这位服务员说：“我没看出来”。几个月后证实，这个服务员确实又生了个女孩。

牟凤芹向测试人员介绍她透视胎位的情景时，说：“我用功一看，额头就出来一个光，一闪一闪的，闪几下，就把肚皮打开了。有时打不开，就看不清，用手一摸，肚子就象个门似的，一下就打开了，胎儿也就清楚地展现在额头。”

一切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当人体特异功能以它奇特的形式崭露头角之初，尽管人们对它的机理还不能做出系统而全面的科学解释，而它却以自身的价值悄悄地加入了为人类造福的行列之中。人类也以更关切的目光注视着它的发展和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们从众多的特异功能者身上发现，“透视”这种功能具有下列特点：

高透视性、颜色感、很精确的物距选择性，可分别“看”彼此贴紧的两张薄纸上的字；

较小的视野面积（约几个 cm^2 ）；

继续换景，当前一透视景“抹去”之后，才开始下一层次透视或换景；

在人体透视时，常有稀、薄雾感等等。

目前，上述功能已取得了可以预料到的极好效果，尤其对脑颅的透视曾使专家们折服。

一个仅十一二岁的孩子，为什么会有如此神通之功能？在剧增的事实面前，设法探明透视功能机制，已成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应予解决的基础性课题。近年来，包括人体有关机制以及信息载体是什么等问题，已引起各学科研究人员的广泛兴趣和探究。

黑龙江大学的研究者与特异功能者一道，从事了透视功能信息载体在空间的传播及其物理性质的研究，试图通过对信息载体在空间传播规律的测定，判定透视功能在体外载体的属性。他们借助一台分光计以及棱镜、光栅、偏振器组等仪器，测出了透视功能载体的一系列性质。他们认为：

- 1、就实验的范围，人体特异功能者透视见的色、形信息，具有严格的电磁波属性，与被视物相应的特定波长光波不能区别。因此，可以说特异功能者透视过程中“看”到的，是被透视物的相应波长的光波。

- 2、实验原则上排除了下述任何一种猜想：即实验中被功能者透视见的色纹信息，是X光、微波、或光频调幅度。

- 3、特异功能者一般有较宽的视觉波长范围，甚至不能排除功能者对X光、微波或其它射线流有视觉感。然而，黑人研究者在透视实验中见到的色纹本身，不是这些波或流。所以，不应把透视见的信息，笼统地想象为X光或微波。

- 4、在判定“有光”的问题上，他们既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肯定性回答，也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否定性回答。因而迄

今的结论是：尚无确凿的证据证明，特异功能者曾是在无光下透视见被透视对象的，因而透视见的信息不是相应波长的光波；但是，另一方面凡是能做出确凿判断的场合，实验结果表明了透视见的信息有着光波（电磁波）属性，甚至允许说信息就是相应波长的光波。

5、既然透视见的信息可以归于光波，特异功能者的透视功能，便等效于一种“生物超微光（一种极弱光）探测器”。它有空前的光敏性及选择识别性能。并且由于功能部位所处位置（手、眼等），因此，人体形成立体“探测器阵”。以这种探测器的探测极限为标准，它周围的世界，是各种极弱光物依选择而能直接、或经弯曲光学通道显露其形的世界。特异功能者的视觉世界，包括对通常视觉是隐蔽着的那一部分微观世界。

总之，根据获得的一系列严格的定量直接证据，证明人体特异功能者透视见的信息，就是被视物的光波（电磁波），或者说，是严格遵从电磁波的几何传播规律及波动学定律的透视信息波。除了视觉电磁波等已知物理存在外，还尚未发现新的物理存在。

关于透视功能机制的研究，各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究竟哪一种说法更贴近科学性，目前还未获定论。

第七章 装在人脑里的“制动器”

人靠意念能够感知常人所不知晓的物体及其形状和颜色，前面的事实似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这种意念功能是否只有如此呢？

在国外的特异功能研究中早已发现：特异功能人靠意念还能对周围物体发生一种作用力。例如，对植物的正常的电放射性和各种物体（通常是小型物体）所处空间位置的影响能力。国外这种研究是在特异感知研究之后开始的，虽然它是特异研究中很早提出的问题之一，但以前从未得出一个满意的研究方法。现在发现，本来用于赌博的掷骰子方法可用来测定精神对物体的影响。几千次的实验结果表明，带有人的意志的实验结果必然优于不带意志的实验，这已被公认为精神对物质作用的一个例证。国外称这种特异现象为 PK，我们称它“特异制动”。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特异制动现象是经常发生的。很久以来，人们偶尔发现，当家庭中有人死亡或重伤时，会发生钟表停止走动，指针固定在发生危急的那一刻；挂在墙上的画有时会突然掉下来；突然间，石头和碗碟会不可思议地扔得满地皆是；电灯自行开亮或熄灭等。虽然传播这类奇闻的人没有任何伪造的动机，但人们总是把这种现象以“巧合”等解释将其忽略过去了。

现在已获得了生物体的特异制动证据，使特异制动在运动体和静止体间的界限已经模糊难辨了，它充分显示了特异制动的范围和功能之大难以预料。尽管至今还没有一座山被特异制动力量搬走，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可能性却是颇有启示意味的。

一封群众来信引起的深思

当中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们，正潜心攀登探索人体特异感知功能机制原理这个未知领域的高峰之际，1980年初的一天，一封看似极平常的群众来信，却象一颗集束信号弹，从江苏洪泽湖畔的泗洪县发出，飞越扬子江，掷进了上海《自然杂志》编辑部。

信，在正密切注视着全国特异功能研究信息的编辑手中，迅速地传阅着。

信，是泗洪县科委许建国同志发来的。

他在信中说：他那里有一位21岁的青年，名叫高士勤，不久前买了一块上海牌机械手表，还没戴几天就发现比别人的快好多。有一天，他按收音机里报时的信号，把表对准。过了一会儿，发现他的表又比别人的慢了好多。他请修表师傅检查，检查来检查去没发现任何毛病。无奈，他只好央求商店又给他换了一块。

没想到好景不长，过了没几天，新手表又“旧病复发”了。他只好又去修表，修表师傅还是说表没毛病。高士勤一气之下把这块表卖掉，又买了一块其他牌子的手表。但只要一戴在手腕上，还是时快时慢，根本不能计时。接连

换了几块，情况依旧，他真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了。而奇怪的是，这些表一旦戴在别人手上，全是好好的。这件事在当地传来传去，人们都说他一定得了什么病，或中了什么“魔”。

但也有人不信这个邪，在高士勤身上反复进行试验，想探出个究竟。结果发现把表放在高士勤的胸口、腋下处，手表也同样出现计时紊乱的怪现象。有时异乎寻常地快，有时则又倒走。许多牌号的国产手表和进口手表都试过，全是如此。与此同时还试过电子表，竟意外发现：高士勤对电子表毫无影响。而且，凡是经高士勤试过的机械表，过后计时正常，性能不受任何损失。

来信者在信中言之凿凿，力主眼见为实。恳切希望编辑部派人亲临一看。

一石激起千重浪。编辑们对此信息如获至宝，饭桌旁，工间休息，回家路上，人们无处不在谈论着这个有趣的话题，深沉地思索着这个更奇特的新发现。

表戴在手腕上就出现计时紊乱，这究竟是众多特异现象的重复，还是人体内蕴育着一种新的功能重大突破的预兆？这种功能的出现是自发的，还是被动的？能够产生这种功能的人是个别的，还是象耳朵认字功能一样，具有诱发的普遍性？如果说，把耳朵认字、思维传感、人体透视等特异现象都视为对事物的感知功能，那么，手腕、胸口、腋下能使走动的表变快或变慢这种特异现象，是否说明人体内还潜在着一种比感知功能更强，能使物质启动的制动功能的存在？

人们在议论着，思索着；思索着，议论着。联想的翅膀在大脑的王国里，随着人的情感和意向自由飞翔，一个

接一个的假设在想象中萌发，在追问中诞生了。

为了证实这一发现的真实性，同年五月，《自然杂志》编辑部派朱润龙（后来任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理事会秘书长），带着编辑部这一连串的假设，亲赴泗洪县高士勤家乡进行实地考察。

高士勤是一位憨而朴实，性格内向的农村青年。自他发现自己身上有了这种“怪病”，又听到村里人各种各样的议论，可自己又说不清道不白，时常陷入困惑不解的状态之中。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人身上有一种特异功能的报道后，就接连给报刊发信，问他的这种“病状”是否也算特异功能？从那，他就天天翘首盼望上面有人来。这天，他一见到朱润龙，便焦急地向朱编辑倾诉苦衷：这“怪病”缠身已持续一年多了……巴不得让老朱一语就道破解决问题的实质，心里也好踏实些。其实，老朱此时也不明白“染”上这种病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听说过。

为验证高士勤所说的情况，朱润龙特意从上海带了两块手表，这两块表几年如一日走时一直非常准确。当天上午10点便开始了第一次试验。朱润龙在当地同志的帮助下，又弄来3块表，都对好时，分别在高士勤的两只手腕上戴上两块不同牌号的手表，在他两足的踝关节处也套上两块，又在他胸前挂了一块。这五块表中有两块是电子表。

高士勤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手脚一动不动，一小时过后，检查这些表都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变化。高士勤解释说：“我也说不准手表什么时候会‘得病’。”

当天下午四点半，朱润龙又重复了上午的试验。45分种后，果然发生了奇迹：一块套在脚踝上的手表比标准

时间快了 37 分钟，那块挂在胸前的手表却又慢了 1 小时 25 分钟，而放在右腋下的那块宝石花牌手表，也比正常走时的手表快了 25 分钟。

晚上，朱润龙把自己的英纳格日历表放在高上勤的胸口，另外 3 只表分别放在左右腋下和戴在左腕上。从 8 点 37 分到 51 分的 14 分钟内，英纳格手表竟快了 18 分钟（即为 8 点 51 分时却走到了 9 点零 9 分）。从 8 点 53 分到 9 点零 5 分的 12 分钟内，右腋下的宝石花手表也快了 7 分，从 9 点零 8 分到 9 点 20 分的 12 分钟内又试了一次，结果英纳格手表竟出现倒退现象，比开始时的 9 点零 8 分倒退了 4 分钟。

朱润龙通过自己的观察试验，证实了高上勤手腕等处确具有使手表走时紊乱的事实之后，又向村里人进行调查。老乡们也都一致证实就是如此。

有的邻居还介绍说：刚发现手表这种“怪病”时，村里人每天都让他试几次给大家看，已经做了不知多少次试验了。

除电子表外，不管是外国的雷达表、英纳格、欧米茄，还是国产的上海牌、宝石花，南京出的钟山牌等等，在他手上全都发生过走时紊乱的现象。

从泗洪县回来，朱润龙即刻将这一发现写成报道，发表在 1980 年 9 月份的《人体特异功能通讯》油印第 16 期上。

这一报道立刻在全国特异功能研究队伍中引起了反响，人们以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这一功能新的发展趋势。

这种种现象，又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思考课题。

云南大学传来的喜讯

关于高士勤的报道发表后，引起了更多学者的重视和深思，他们所想象和探索的问题，同《自然杂志》编辑部的编辑们简直是不谋而合。尔后，一个接一个的探索性试验相继进行。

1980年10月5日，从我国西南边陲传来第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云南大学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的同志，诱发训练12岁的女孩小孙靠意念拨表获得成功！小孙用特异功能控制表针在几秒钟内，能拨动表针急转几分钟到4.5小时。紧接着，当天下午又诱导她离体30厘米，遥控拨表，也获得了成功。他们接连进行了上百次离体条件下拨表和高度的可重复性观测试验，都证明了实验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由此，科技人员估计人体内可能有相当大的辐射能量，而这种辐射能量又将会为研究者进一步测定特异功能的作用时间、辐射功率、力场强度与时间的关系等某些性质提供有利条件。随后，他们又对11岁的女孩小李和12岁的女孩小邵进行了同样的诱导训练，使她们都达到具有离体遥控拨表和拨动小座钟的功能。

10月15日，在云南大学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对小孙和小李进行测试。在座的人都按要求对准了自己的手表：7：52。然后给李、孙各一块手表。孙放在裤袋里，李则放在上衣口袋里。仅过了一分半钟，她俩都说表针被“拨”动了。拿出一看，孙的表已是8：46，李的却是5：50。

接着，测试者又把表放在桌子上，手表完全脱离她们

的身体，她们坐在桌子旁边，只过了半分钟，小孙就把一只表从 8: 45 一下“拨”到 1: 30，小李则把另一块表从 5: 50“拨”到了 8: 30。

10 月 22 日晚上，云南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组织数名特异儿童，为参加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讨论会的代表作了“意念拨表”的测试表演。从观众中任意拿出 5 块手表，分别放在小布袋内，袋口扎紧，再将口袋交给特异功能儿童，由他们放进口袋或握在手中。大家对好表：7: 55。

过了 1 分 35 秒，12 岁女孩小曦就举手报告，她已“拨”过了。打开布袋一看，这只表从 7:55 退到了 7:30。接着其余儿童也先后举手，除 8 岁的小蓓说她没有把表“拨”动外，10 岁的小辉把表“拨”动了 41 分，16 岁的小洪把表倒“拨”了 1 小时 57 分，12 岁的小松也把表向前“拨”了 2 分。小松对只“拨”快 2 分觉得不过瘾，要求再试一次。大家不愿扫这位儿童的兴，又给他一块表，转眼之间，他竟把表从 8: 19 一下“拨”到了 3: 43，即“拨”快了 7 小时 24 分。

这时，测试者又让小曦再试一次，把表放在瓷杯内。小曦用意念把表“拨”快了 2 分钟。

在连续半个月的测试中，云南大学特异功能研究组拍摄了一百多幅照片，从而定量地进行了力学性质的初步测量和分析。他们在一篇测试报告中写道：

小李、小孙和小邵都有较强的认字辨色、透视人体等功能。一般在意念拨表时，她们的前额区都出现钟表的现象。

钟表是一个较复杂的机械装置，经过反复观察，弄清

了受力的大致部位是辅助传动系统的齿轮。他们分析认为，特异功能儿童那种相当大的能量辐射，若着力于指针，时针、分针的相关性必然遭致破坏，而且小钟的分针会被掰弯损坏。事实上，百多次“意念拨表”后，时针和分针的相关性仍严格保持着。

其次，特异功能儿童能拨动日历表的日历；

上满发条的钟表走时也不因拨表多次而改变满额走时数。

种种事实说明，特异功能儿童运用意念拨表，不是着力于主传动系统，而是着力于辅助系统的齿轮。

意念拨表时，钟表可以任意放置，无固定方位。连续几次意念拨表后，她们都感到很费劲，而且耳朵和面颊发红，并觉得头疼。

前方还有新大陆

1980年10月上旬，浙江省曲艺团和《自然杂志》编辑部等十余位同志一起，对上海的特异儿童小蕾也进行了“拨”表试验。第一次，人们把一块上海牌手表放在她右手手掌。从4：30分开始，她时而握紧手掌，时而把手平摊，神色自然。4：35分看手表走时仍正常，到4：40分再看，表上的指针却退到了4：20分。测试者又给她一块春蕾牌手表，4：45分和4：50分两次验看，走时都正常，但到4：55分时再次验看，这只手表已走到6：40分，“拨”快了1小时45分。

1981年1月31日下午，上海中医研究所气功师林厚省13岁的女儿林萍，在广州中医学院表演用意念拨表等

项目，使在场的医学教授们无不啧啧称奇。表演一开始，著名老中医黄教授摘下自己手腕上正在走动的表，对着标准表把指针拨正6时，然后装进一个密封的小盒里。林萍把盒子接过，时而贴在自己的腋下，时而贴在耳朵旁，20多名观众屏息细看。过了一会儿，小林突然对观众说：“拨动了，拨动了！”

黄教授急忙上前打开盒子，只见这只表的时间为5:50分，而放一旁的标准表已是6:10分了。表演者的手始终没有接触过手表，分针被往后拨了20分钟。林厚省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思维拨表’（云南大学的研究者称这种现象为‘意念拨表’）。

这时，黄教授纳闷不解：小林隔着不透明的盒子，怎么会晓得表针已经拨动？他听林气功师介绍完，便接着问林萍：“你在用‘思维拨表’时有什么感觉？”

林萍很坦然地回答说：“我一开始表演，前额就出现有手表图像的屏幕，脑袋里不住地想着慢！慢！图像上的分针也真的慢慢倒转，手表就拨动了。”

黄教授听完小林的自述，也想亲自感受一下。他把自己的表看好后揣进怀里，学着林萍的样子，静静地默想，慢，慢！谁知过了大半个小时，表还是正常走动，与标准表分秒不差。

15岁的特异功能少年小钧，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企图用特异功能进行离体拨表，但没有拨动，却意外地发现，戴在自己左手腕上的表慢了一个多小时。

为了弄清这个现象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具有规律性，上海中医研究所的研究者们从探讨人体特异功能与物质相互作用入手，对小钧重新进行了十几次试验。结果发现，在

让他用特异功能拨表时，左手戴表，右手发功去拨动放在盒内或桌子上的表，结果都是右手未拨动放在盒内或桌子上的表，而戴在左手腕上的表被拨动了。

然后又进一步试验，将两块表分别戴在小钩的左右手腕上，请他拨表，结果两块表都被拨动了，但戴在左手上的表是慢了，而戴在右手上的表却快了。重复试验 20 次，结果都相同。

研究者们由此推测，特异功能者发功时，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规律：首先，有不随意愿而自动选择较近的目标进行作用的情形，这反映了受意识控制的特异功能，也有它不随意愿控制的一面。其次，当两个作用对象都处于相近地位时，能同时作用，但作用方向相反。这似乎又表明：一个手表是在“特异功能辐射”的发射线上，而另一个手表在“特异功能辐射”的接收线上，“特异功能辐射”形成了闭合回路。既有发射，又有接收。

这种闭合回路现象表现在两只手同时完成两类功能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伴随现象。研究者们让小钩左手戴表，右手认字，或右手戴表，左手认字，结果当认出字时，表也拨动了。14 次的试验结果表明，这种同步现象相当稳定。而当右手戴表，右手认字，或左手戴表也同时认字时，认字后则不能拨表，或拨表后不能认字。研究者们认为，这种现象说明，特异功能儿童发射的“特异功能辐射”本身不具有连续发射的特性，只有当它与作用目标发生作用，并在大脑接收到信息得出了正确的结果时，它的能量才在一瞬间释放并接收。

后来，研究者们还根据小钩在透视的同时，能使胶片感光这一特点，测定了小钩在透视时所发射的“特异功能

辐射”波束的发散性，并根据其底片的黑度辐射范围，初步估算了发射能量的大小。

1、发散角。小钩分别在 2 米和 3.15 米透视时造成底片感光范围的半径是 5 厘米和 6 厘米，求得这两个距离上的发射角是 2.86° 和 2.18° 。如果假定他的发射由这一点发出，这样小的发射角，“特异功能辐射”在某一方向作功时，其能量可以集中于很小的立体角里，方向性很强。随着作用目标距离加大，它的作用角将调节得更小。人们曾估计，很可能这种“特异功能辐射”在自动调节着作用范围。

2、能量。特异功能儿童认字时发射的特异功能辐射，能使各种胶片感光、能穿透黑纸、胶片和金属，可见这种波束的能量是很大的。根据光的机械当量进行估算，可以释放的功率密度应是 $0.128-80$ 瓦/厘米²；这些能量的释放如果是在接收器有效地工作时，在更短的时间内一次性脉冲式发射释放，功率就会大到相当在人的大脑里安装了一个制动器（后面若干章节所提供的大量事实证明，上海中医研究所关于“特异功能辐射”能量的估算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笔者注）。

江苏泗洪县许建国一封群众来信，使中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们及时发现了一种能使手表走时紊乱的制动功能。它的发现，为研究者们从特异感知发展为有意识的特异制动的研究，从而揭开了新的一页，使这一研究从此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由此开始，在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史册里，填补了这个更高层次的空白，并为深入探索人体特异功能的机制原理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许多专家曾这样满怀信心地预言这种制动功能的未来。

人类由此将完全可以想象，这种功能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随着人类对自身的不断了解，总有一天会有更惊人的突破，它将为人类做出更多“离奇”的事情，也必将在人类的思想引起更大的解放！

第八章 来无影去无踪

在特异制动功能这个门类里，它又象一个母系统，生殖、繁衍出许多个小系统，特异转运便是其中一个。

一个牛皮纸信封内装满研究者制作的试样，然后用胶水密封。特异功能者捏起信封的一个角，在研究者面前轻轻一抖，试样便从信封里一个个脱落出来，信封完好无损；

一个刚从药房取来的盛满药丸并未启封的药瓶，被受试者拿在手里，轻轻一抖，药片就哗哗啦啦地掉落一地，药瓶盖内的封蜡完好如初。

这已是被众多的测试者肯定过的事实。

被试者是怎样突破空间障碍，将信封中的试样和瓶中的药片取出来的呢？

这又是众多的研究者们至今仍在探索的一个谜。

试样怎样跑出密封信袋来的？

1982年7月11日上午，北京师范学院7号楼432室内，座无虚席。此时虽已正值入暑盛夏之际，人们却顾不得轻摇手中的纸扇，个个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特异功能者乙进行的突破空间障碍特异转运的测试表演。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测试。

围绕耳朵认字引起的一场争论稍稍平息之后，1981年底前后，社会上又突然掀起了一股否定特异功能存在的浪潮。为了对特异视觉和制动功能的真实性进行科学鉴定，由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发起，组织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有关单位的科学工作者，于1982年4月至7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大型联合测试。测试之前，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向反对派（这种称呼不一定科学，暂且借用这个名词）和中间派分别发出邀请，希望各派代表共同参加测试。但是，反对派拒绝了这一邀请。

测试工作照常进行。本章开头一段话便是测试中的一个小镜头。

为排除假象，保证测试的严格性，测试之前制定了一系列细则：

试验样品具有若干“唯一性”的特征，以保证在所试验条件下无法复制和调换试样；

设置多种障碍（例如“不可逆”式封装，“离体性”等），以保证在所试验条件下无法通过常规手段实现这种特异的制动；

现场监测可靠，在两名以上主试人监测下进行测试，实验前不允许受试者接触试样，实验时不允许受试者将样带离现场，脱离监测；

实验结果具有“可再现性”等。

试验条件是严格的、苛刻的，犹如考大学的考场一般。

这天上午9点02分，主试人刘惠宜、林书煌等从用特殊方法制作的0067号《人体特异视觉测试卡片》上，

以曲线方式剪出的 100 个字样中，随机取出 90 个，封入一个牛皮纸信封内，再加薄纸封条；另外 10 个字样也封入牛皮纸袋内，作为主试者总体核对时的辨识试样。每个封条上都有试样制作人杨俭华的签名，信封正面还写有“剩余 90，0067，文广州”等字。

试验开始后，受试者 Z 坐在一张床前，刘惠宜也坐在床上，林书煌站在旁边。Z 拿到试样后，只见他在左手上一抖，现场监测人员即发现在 Z 的左手掌上出现了六个“目标字样”。

接着又见 Z 将试样换到右手上，手轻轻捏着试样信封的上端，往刘惠宜右手掌上抖动。抖着，抖着，突然间，人们发现从试样信封下端往刘惠宜右手掌心上接二连三地掉落“目标字样”。这时，前后加在一起共有 12 个字样了。

稍候，到 9 点零 4 分，Z 再次右手拿着试样信封上端抖动。这时，林书煌、刘惠宜都清楚地看见一个“目标字样”从信封下角处落至刘惠宜的右手掌心中。整个试验过程，Z 的动作非常“干净、利索”。但“目标字样”是怎样从试样信封角上转运出来的，则看不见。至此，共“取出”19 个字样。

当场检查，试样信封的封袋和所有标记完好无损。

分工负责总体核对的杨溯明、王正将 Z 转运出来的 19 个字样贴于 0067 号《测试卡》上进行总体核对，结果确认这 19 个字样是从 0067 号原测试卡上剪下来的。后来，他们又启封试样信封（0067，剩余 90）核对，信封中共有 71 个字样，加上取出的 19 个字样，总数恰为 90；再将未取的 71 个字样与原 0067 号《测试卡》进行核

对，还是无误。

同类的试验，Z 做成功 4 次，证明试验结果具有“可再现性。”

测试人员凭自己的理智感觉，认为在上述条件下，受试者要当场复制和调换试样而不被发现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特异功能者 Z 是怎样突破空间障碍，将字样从密封的信封中取出来的呢？

彩色照片到哪里去了？

为了考察 Z 突破空间障碍的特异功能，北京市中医研究所何庆年等同志，曾多次采用密封试样进行过同样的观察，发现 Z 能在人们的直接监视下，以极其简单的动作将密封在信封内的整张信纸取出。

也是在这次联合测试期间，何庆年将一份开会通知单折叠两次后装入一个牛皮纸信封中，用胶水加以密封。密封时哈尔滨工业大学戴忠恕副教授等 3 人也在场，直到大家轮流检查确认密封程度可靠无疑，然后才交给 Z。

Z 接过信封，双手拇指与食指捏住信封的两端，然后高举过头顶，转身对向窗口的阳光。按说，此时光线对于监测条件是极佳的，Z 的任何细微动作均在监视者的直接观察之下。由于阳光能部分透过牛皮纸的信封，观察者还可以清楚地看见信封内信纸的轮廓。此时，Z 对观察者们说：“你们看到信纸动了没有？”

就在 Z 说话的当儿，在场的 3 名监测人员同时看到了密封在信封内的信纸正在缓缓向上移动。这时再看 Z，见他捏住信封的手指并没有任何动作。当信纸向上移动到

信封顶时，只见 Z 将两手向左右一分，左手仍捏住信封，而右手却已将信纸取出。

监测者们当场检查信封的密封情况，仍完好如初。再拿起信封透过阳光，可以看见信封内的信纸没有了。再检查 Z 右手里拿着的信纸，确系封入信封内的开会通知单。

为了观察相反的过程，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一名科研人员，当众用胶水粘好一个牛皮纸信封，干后交给 Z。Z 在监测人前、后、左、右四面监视下，用左手拿好信封，测试者从他面前书桌上取来一张彩色照片（具有唯一性）递给 Z 右手。这时，只见 Z 轻轻将照片贴到密封信封的下面，用手指捏了几下，只有几秒钟的工夫，照片就突然不见了。

测试人员检查信封的密封情况是完好的，剪开一看，那张唯一的照片已坦然地躺在信封里面。

回想整个过程，Z 的动作极为简单，信封从交到 Z 的手中一直未离开过监测人的视野。全部过程，从 Z 拿到信封，取来照片，到照片进入密封的信封中，前后也只不过几分钟。这既排除了受试者当场复制和调换的可能性，也排除了拆开再装入而不被发现的可能性（况且信封没有一丝拆开的痕迹）。因此只能判断是 Z 用特异制动功能将照片转移到密封的信封内的。

这种直观的感性认识重复了多次，使监测者不得不在考虑这样一个涉及物理学的新问题：

在正常人已普遍认识的三维空间状态下的密封，对 Z 的特异制动功能并没有造成障碍。Z 能运用制动功能突破空间障碍，十分迅速地将密封在信封内的纸张取出，也同

样将物品送入密封的信封内。

测试者们发现，在进行“取出”或“送入”的过程中，Z有脉搏加快，脸色潮红的表现，表明身体内能量的消耗有所增加。这些消耗的能量与实现特异制动功能之间究竟具有何种内在的联系，直到目前还了解得不多。

测试者们还发现，Z在完成上述的特异制动功能实验之后，并无特别疲倦的现象出现，依然谈笑自如。由此可以推知，完成特异制动所消耗的能量并没有超过人体的负荷。但总的看还是相当有限的。Z在通常情况下，并不能随时随地完成特异制动的试验，有时做完一个实验需几分钟，而有时却要等待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这表明由常态进入功能态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在这些条件当中，受试者“愿意不愿意做”这种主观上的意向，常居于一个先导的地位。

由此可以表明，主观意向（大脑的活动）对于特异功能态的出现，实在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但不是唯一的环节。这一点正与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者们，用脑电仪记录到特异功能者在实现特异制动的过程中，脑电图有明显的变化，而此种变化又和气功师进入气功功能态时的脑电图变化极为类似。它表明其中有一定的规律性，并不是完全随机的。

鸡蛋不翼而飞

时间：1980年5月20日上午。

地点：北京师范学院7号楼435室。

天气：晴。

实验内容：特异转运。

编号：1003。

受试者：Z。

现场监测人：刘易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俭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溯明，89920 部队助理研究员；刘惠宜，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讲师等数人。

9 点 20 分，主试人刘易成将沈阳××厂××的通行证（编号 6858，有相片及钢印）试样，让在场人共同验明试样的特征后，交给 Z。这时只见 Z 手握通行证，两手不停地搓动。过了十几秒钟，Z 突然摊开双手，试样不翼而飞。

过一分钟后，Z 说，试样已经转运到室内西北方距他 3.8 米远的桌子里了。此刻，主试人刘易成搜寻试样，其他人及 Z 均不动。结果在桌子东边的抽屉里找到了试样。经在场人验证，确系原试样。

之后，测试者们又进行了一系列可靠性考查：转运前后均验明试样具有唯一性；试验全过程在场人形成“人墙”围住 Z，Z 一直未动，亦无抛扔动作；搜寻试样前在场人也均不动，桌子周围 2 米范围内无人靠近；桌子抽屉未加锁，但是关得紧紧的；刘易成搜寻试样的过程是在其他人的共同关注下进行的，他首先把袖子挽起再搜寻，最后是从桌子的下部把抽屉拉开的。实验结果具有可“再现性”，同类试验 Z 做成 8 次。

时间：1980 年 6 月 8 日晚。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7 号楼 434 室。

天气：晴。

实验内容：特异转运并突破空间障碍。

实验编号：1013。

受者：Z。

监测人：柴剑宇，上海中医研究所工程师；林书煌，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讲师；观众若干。

实验前，监测人当众用铅笔在一个鸡蛋上写了一个“师”字，又用蓝色圆珠笔作了特殊标记。鸡蛋的最小线度是 39mm。监测人要求受试者 Z 将鸡蛋从桌面转运到桌子的西边抽屉里。监测人当众将两个抽屉取出，并反扣过来在地上磕了几下，确认无物，然后将两个抽屉全部加锁，这时的最大缝隙是 30mm。同时，监测人还将锁西边抽屉的钥匙锁在东边的抽屉里。

9 点 40 分，林书煌将标明记号的鸡蛋交给 Z，实验便开始。Z 接过鸡蛋，两手握住，又不停地揉搓起来。过了 5 分钟，Z 摊开双手，只见空空如也，试样鸡蛋已经“丢失”了。这时，Z 对监测人说：鸡蛋已经转运进抽屉里去了。

林书煌监视 Z 不让他移动位置，柴剑宇从东边抽屉里取出钥匙，打开西边抽屉的锁进行检查，发现试样——鸡蛋竟突破 30mm 的空隙，完好无损地在抽屉里轻轻地滚动着。监测人当场验明原试样。9 点 46 分试验结束。这样的试验结果也具有“再现性”，同类试验，Z 做成功 3 次。

隔瓶取药目击记

1985 年盛夏的一天，首都新闻界记者在 Z 所在单

位，观看了一次从瓶子里取药片的表演。表演开始前，单位领导将一个盛 100 粒金莲花片的药瓶，递给一位记者，让人家“传检”。记者们经过自己亲眼过目，看到瓶口是用软木塞塞住，又用蜡封装好，外面还有一个黑色塑料盖螺旋后盖住。

Z 接过药瓶，先仔细看了一下，然后便漫不经心地朝药瓶上吹气，还用手轻轻地摇了下瓶子，左手的食指在玻璃瓶壁上象抠什么东西似的。

他吹呀，抠呀，反反复复。忽然，Z 右手拿着药瓶，在桌子上轻轻地敲了几下，一粒红色的药片就掉在桌子上，并清楚地听到“滴嗒”一声响动。再敲一下，又掉下 3 片来。他不停地敲，药片就不停地往外掉。有时是一粒两粒地往下掉，有时只听“哗啦”一声，药片象往外涌似的，一次就掉下五六粒来。单位领导看到桌面上已撒落了不少药片，便让 Z 停止表演。此刻，只见 Z 的两只手象被烫着了似的在桌子上乱擦。

有位穿军装的记者小心翼翼地将撒落的药片一一收拢起来，放在一个放水杯的茶盘里。

这时，一位看上去 40 岁开外的记者拿起药瓶，先在手心里转了一圈，又把底翻了过来，仔细检查一番，确认玻璃药瓶确实没有一处破损之后，这才当众拧开塑料盖，看到里面的软木塞和蜡封也完好无缺，那 100 粒黄色的药片象少了三分之一左右，数了一下茶盘中的药片共 29 粒。用小刀撬开软木塞，倒出瓶中的药片一点数，是 71 粒，两数相加，正好 100 粒，一粒不多，一粒不少。

观摩表演结束了。记者们怀着饱尝眼福的喜悦，娓娓低语走出了会议室。

来自太原的实验报告

特异转运功能，它自出现并踏入特异制动的门槛里，便成了特异功能这个大家族中众多“兄弟”的一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全国各地又有不少转运功能者被发现。他们中，有的是自发者，有的则是在其它功能的基础上经过诱发后演变而来的。据内部资料报道，自1984年6月至1986年3月，山西太原市科技情报研究所王蔼民和太原铁路中心医院的隗寿彰两位同志，对具有耳朵认字功能的15岁女学生赵丽红，先后在不同时间、地点，用不同试样共做了40次特异制动功能的试验，经主试人、监视人和试样制作人共同认定，成功18次，不成功22次。现将试验结果列表如下：

编号	时间	地点	试样类别	主试人	监视人	实验内容	结果
1	1984年6月 20日下午 5:20~5:40	小红家	单 盲	隗寿彰	王蔼民	从封闭的铁皮眼镜盒中，转运出带有唯一性标记的大光牌香烟一支	成功
2	1984年6月 27日下午 5:23~5:41	小红家	单 盲	王蔼民	隗寿彰	从封闭的铁皮眼镜盒中，转运出带有唯一性标记的壹元人民币一张	成功

编号	时间	地点	试样类别	主试人	监测人	实验内容	结果
3	1984年6月 1日上午 9:35~12:10	太铁医院门诊 三楼大厅	单盲	魏寿彰	初志德等12人	从封闭的铁皮眼镜盒中, 转运出带有唯一性标记, 原折叠式样伍元人民币一张	不成功
4	1984年7月 1日下午 1:18~2:06	太铁医院门诊 三楼大厅	单盲	魏寿彰	初志德等12人	从封闭的铁皮眼镜盒中, 转运出带有唯一性标记, 原折叠式样伍元人民币一张	成功
5	1984年7月 11日上午 9:00~10:10	市科协小会议室	明样	王蔼民	任银虎等9人	把封闭在铁皮眼镜盒中一张新的拾元人民币, 其中一半币面出现明显皱折	存疑 (按不成功统计)
6	1984年7月 11日上午 9:00~12:00	市科协小会议室	明样	王蔼民	任银虎等9人	把封闭在铁皮眼镜盒内有特殊标记的纸团的一部分转运丢失	成功

编号	时间	地点	试样类别	主试人	监测人	实验内容	结果
7	1984年7月 12日下午 4:40~6:10	市委二 楼会客 室	明 样	王 藩 民	谷文波 等 20 余人	将有唯一性和特 殊标记的壹角钱 转运到专人制做 的封闭的布袋中	成功
8	1984年7月 18日下午 2:35~2:41	太铁医 院脑电 图室	明 样	王德堃	许梦琴 等 4 人	将有唯一性和特 殊标记的壹角钱 转运到专人制做 的封闭布袋中	成功
9	1984年7月 18日下午 2:45~2:50	太铁医 院脑电 图室	明 样	王德堃	许梦琴 等 4 人	将转运到专人制 做的封闭布袋中 的壹角钱转运出 来	成功
10	1984年7月 18日下午 2:57~3:03	太铁医 院脑电 图室	明 样	王德堃	许梦琴 等 4 人	又将上述有唯一 性标记的壹角钱 转运到专人制做 的封闭的布袋中	成功

编号	时间	地点	试样类别	主试人	监测人	实验内容	结果
11	1984年7月 21日下午 3:07~3:30	太铁医 院脑电 图室	单 盲	朱长源	王盛清 等7人	将朱长源专门制 做的密封布袋中 的物品转运出来	不成功
12	1984年7月 21日下午 4:35~4:42	太铁医 院脑电 图室	明 样	朱长源	王盛清 等7人	将有唯一性和特 殊标记的壹角钱 转运到朱长源制 做的封闭的布袋 内	成功
13	1984年7月 21日下午 5:35~5:55	太铁医 院脑电 图室	单 盲	朱长源	王盛清 等7人	朱长源把铁医处 方一半揉成纸球 缝入布袋内,被试 者将纸球一部分 转运出来,折封后, 拼对无误	成功
14	1984年7月 27日下午 3:30~4:00	太铁分 局党委 会议室	明 样	陶寿彰	成琦 等40 余人	将有唯一性和特 殊标记的壹角钱 转运到专人缝制 的密封布袋中	成功

编号	时间	地点	试样类别	主试人	监测人	实验内容	结果
15	1986年1月 29日上午 10:50~11:30	太铁医 院脑电 图室	双 盲	魏寿彰	王书丽	将密封在牛皮纸 袋中的双盲试样 转运出来	不成功
16	1986年1月 29日上午 4:13~5:35	太铁医 院脑电 图室	双 盲	魏寿彰	王书丽	将密封在牛皮袋 中的双盲试样转 运出一部分并丢 失。	成功
17	1986年1月 30日下午 4:10~5:50	太铁医 院脑电 图室	双 盲	魏寿彰	王书丽	将密封在牛皮袋 中的双盲试样转 运出来	不成功
18	1986年1月 31日上午 9:00~9:20	太铁医 院脑电 图室	双 盲	魏寿彰	王书丽	将密封在牛皮袋 中的双盲试样两 件,分别前后转运 出来	成功

经过长期的测试观察，主试人发现：用同类试样（如：眼镜盒、布袋、牛皮纸袋等），采用双盲、单盲和明样等方法，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客观条件下，都获得过成功，具有一定的重复性。实验观察到客观条件对特异转运功能似无显著的影响。例如 1984 年 7 月 21 日下午，由山西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朱长源副教授为主试人，《太原日报》记者王盛清为主要监测人，被试者将不同的试样分别转运到布袋中，又从布袋中转运出来。1986 年 1 月 29 日、31 日和 2 月 4 日，采用双盲试样，被试者分别将牛皮纸袋内的纸片全部或部分转运出来。交试样制做人反复验证无误，予以认定。

从成功的实验中，测试者还观察到，特异转运所用的时间长短不一。最快的 3 分钟，最慢的一个半小时。时间长短似乎与被试者的情绪有关。当被试者轻松愉快时，完成转运较快。1984 年 7 月 18 日下午，山西中医研究所王德堃主任为主试人，山西省生物研究所许梦琴助研为主要监测人，王德堃利用儿童心理特点，使受试者在 17 分钟内成功完成了 3 次转运。而当实验场所人数众多、气氛紧张时，实验过程往往显著延长。

从实验情况分析，测试者认为，实验的成功率与采用的试样有关。采用眼镜盒、布袋和牛皮纸袋的成功率较高，用这类试样做的试验共 23 次，成功 18 次，占 78.26%。而采用直径 2.5mm 小口的玻璃瓶和密闭的葡萄糖瓶共试验 17 次；均不成功。据被试者反映，试样（硬币或纸烟）在瓶壁外面跳动，但是进不去。

每次实验成功之后，被试者都有程度不同的头晕、头痛、恶心、腹部不适等感觉，最长持续 20 分钟左右，最

短 3—5 分钟。主试者认为，这些反应提示与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有密切关系，从推理角度分析，人体潜能主要来源于大脑，但与植物神经系统亦有一定的关系。

北京师范学院实验室拾趣

某些具有特异制动功能的少年儿童在肢体不接触的条件下，能使一些小的物体（简称试样）从一个地方转运到另一个地方。在转运过程中，有时试样“丢失”长达几十分钟，然后才“再现”。这似乎有个从“有”到“无”（即“消失”），再从“无”到“有”（即“再现”）的过程。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讲师林书煌等研究者，在对特异制动功能者 Z 进行测试之前，就已对特异儿童王强和王斌进行了这种制动转运试验。他们认为所谓“无”，并不是物质消失了，只不过是常人的感官与通常的探测手段暂时还不能觉察它的存在。因此，他们称物质这种奇异的“消失”状态为“异态”。为研究这种“异态”的特性和转化过程，他们设计并进行了若干试验。下面介绍的是试验中的几个小镜头。

“我让螺母进哪兜啊？”

1981 年 2 月 7 日下午，林书煌邀请气功师 × × ×，将一个金属螺母放进 135 胶卷塑料暗盒内，然后在盒盖中心打一个 1.5mm 的小孔，让受试者王斌将大物（螺母）从这个小孔中转运出来。

4 点 59 分，在小斌与气功师 × × × 均已坐定的条件下，林书煌将事先检查过的试样，放在距小斌 1.2 米远

的床上，实验开始。

两分钟后，小斌问×××：“你感觉怎么样了？”×××说：“快了。”

又过了4分钟，小斌说，她感到螺母已经出来了。林书煌当即检查试样暗盒，发现螺母却已“丢失”。

这时，小斌问林书煌：“我让螺母进哪兜啊？”林说：“随便放到哪，那就进你自己的兜吧。”此刻，×××说，他感到螺母已经落下来了，进了小斌的口袋里。林书煌当即要去检查小斌的上衣右口袋，×××马上说：“不在右边口袋里，在左边。”林一查小斌的上衣左口袋，那个带标记的螺母确实已经在里面了。

实验全过程，在林书煌与×××严密监视下，小斌始终没有挪动地方，更没有接触过试样暗盒。

气功师×××当时主诉：5点零5分左右（试验开始后7分钟），他感到从小斌脑部向斜上方（约45度）发出多束白光，发到很远的地方，这正是小斌感到螺母“丢失”的时刻。到5点零6分左右，林书煌刚一让小斌将螺母放到她自己的口袋里时，他就感到有一束白光从远处回到小斌上衣左口袋里。

“丢失”30分钟的小坤表

1980年12月18日下午，测试者把机械小坤表一块、电子表一块和带标记的小铝片一块，放入特制的 $9 \times 19\text{cm}^2$ 条形布袋内。然后，将试样布袋用别针固定在小强上衣左口袋处，而在小斌上衣右口袋处别着一个透明的空塑料袋。让小强和小斌协力将试样转运出布袋。

试验开始3分钟后，小斌说，她感到小铝片已“进入”小强的脑中，这时小强亦感知。测试者检查小强的布袋，小铝片已无。

快到5分钟时，小强说，小铝片“已出”她的脑子，形成一个一个白色的“气团”位于小强和小斌之间，但在场人却看不见，摸不着。

快到9分钟时，小强感到小坤表已“进入”她脑中，测试者当即检查小强的布袋，见坤表已“丢失”。与此同时，另一位测试者从布袋中取出电子表，与对照表比较，发现电子表在9分钟内慢了7分半钟（注：测试前，林书煌已将电子表、机械表与对照表校准。试验之后，林书煌从这时立刻继续带着这块电子表，连续12小时，未见走时再有任何异常）。

到34分钟时，小斌说感到口袋里突然“发沉”，经测试者检查，发现小铝片已出现在她上衣右口袋内。

到39分43秒时，小强亦感到小坤表已经进她左裤袋里了。测试者当即检查属实。取出坤表与对照表比较，发现小坤表虽然已“丢失”了30分43秒，但走时仍然准确。

特异转运中的果蝇虫

转运昆虫的试验做过两次，结果表明：在转运过程中“丢失”了一段时间的昆虫，当其“再现”后仍然活着，且未见异常。

1980年12月27日下午，测试者在一个小玻璃瓶内装上4只活着的果蝇虫，然后将小瓶和一枚大雁别针装进火柴盒内。

试验开始后，测试者将试样放进小斌上衣左口袋里。5分钟后，小斌说感到试样已“进入”她脑中，两个测试者当即分别检查小强、小斌身上的口袋，试样确已“丢失”。

事隔1小时16分钟后，小强说火柴盒已进入她的右裤袋，测试者当即检查属实。然后打开火柴盒，发现大雁别针及小玻璃瓶均在，瓶内的小昆虫仍然活着。经考查，在不提供任何食物的条件下，果蝇虫又活了3天。

第2次试验，用两只苍蝇作为转运试样，“丢失”11分钟后“再现”，苍蝇仍然活着。经考查，在不提供任何食物的条件下，苍蝇又活了4天。

经过多次测试观察，测试者认为，物体处于“异态”时，普通人的感官与通常的探测手段暂时还不能觉察出它的存在，但特异功能人和气功人却有所感觉，这种感觉具有一定的可靠性。物体的转运状态与特异人的“意念活动”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又不完全为特异人的意念所控制；物体在转运过程中能够突破空间物理障碍，表明这种“转运”似乎不是三维空间里的简单的机械搬运过程，物体可能转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这是测试者认为可能存在“异态”的主要试验依据之一。

第九章 天衣无缝

人体腹内长出异物，必定要动手术经受刀子割肉之苦，那疼痛之极是可想而知的。目前，现代医学科学还没有解决能代替那一刀之苦的、更为先进的医疗器械和其它手段。

人体潜能可以突破空间障碍，转运出密封在无机容器内物体的实验成功，使人们的无限遐想从第一个起点——人体上展翼起飞：试问，可否运用人体潜能于临床“取石”、“取瘤”……，使病人免受一刀之苦，闯出治疗胆结石、肾结石等多种病症的一条新路？

研究者的测试实验为这种遐想提供了将变为现实的可能。

从活着的鸡嗦囊内转运异物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芜湖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特异功能研究者们，带着这种美好的遐想，以生物体作材料，将手术刀口转嫁在家鸡身上，进行了一系列过渡性试验。

研究者们向专业户选购了一批肢体强壮、体重都在一斤至一斤半左右的家鸡，专用小米作饲料，由专人圈养3天后进行试验。试验前，他们制作了染有红、黄、蓝不同

颜色染料标记的不规则的小石子作为标记物，同时将稻谷、红豆、绿豆以及化验室专用的玻璃球等非喂养饲料作为特异物。试验前半小时由专人将鸡喂入 10 至 30 粒特异物。然后用胶布封裹鸡口，并让鸡在有限范围内自由活动 20 分钟再进行测试。

与此同时，医务人员行外科手术将一定数量（3——6 粒）的异物以不同的方式，将异物用纱布包裹缝制成团状，埋入每只家鸡的一定部位（腿部或腹部肌肉内层 2——3 厘米深处或缝在腹膜上）。然后缝合肌肉层与皮肤，经过七天的饲养，待刀口完全愈合后再供试验用。

备制体内异物工作就绪。经过训练具有较强的突破空间障碍和透视功能的小王、小施、小许和小滕，被选为这次试验的受试者。此刻，如果说他们象应征青年做人伍前体格检查，倒不如说更象进入临战前状态的士兵。只见他们依次从主试者手里领取各种试样，分别在手、耳、腋下等部位或离体数厘米处辨认。据研究者说，这是他们考虑到人体潜能突破空间障碍转运出物体的难度较大，为受试者更快地进入“特异功能态”，采取的以“认字”测试作为“激活”功能的特殊手段。辨认结果正确者，表示潜能已被“激活”，可以继续进行的试验；否则，试验暂时中止。

临床诊断是治疗疾病的前提。欲将人体潜能应用于临床“取石”，受试者必须具备透视功能。测试第一关过后，主试者在检查鸡皮肤完好后，将鸡分发给每个受试者，要求其准确透视出异物的部位、性质和数量等。

1985 年 7 月 30 日上午，在安徽师大体育系生理学预备室里，在两名主试者和数名监测者的监视下，转运鸡嗦囊内异物的试验开始了。

主试者徐梓芳将 3 只已喂入异物的家鸡，分发给 3 个受试者，要求他们准确透视后进行转运试验。这时，只见受试者们将右手托在鸡嗦囊处，将左手放在鸡的背部。

受惊的鸡不停地轻微骚动，时而发出“咕咕咕”的惊叫声，看上去，受试者们象给手中的鸡搔痒痒。

过了三、四分钟，三个受试者都分别说出嗦囊内有稻谷，接着进行转运试验。这时，家鸡突然变得异常温顺和安静，好象受试者给它们注入了一种镇静、催眠剂，顿时进入半睡半醒的睡眠状态。

过了 10——27 分钟，小施首先转运出稻谷 6 粒，接着，小王转运出 3 粒，小许转运出 4 粒。这些稻谷，刚转运出体外时还有点湿漉漉的。经过检查核实，确认它们都是从嗦囊中转运出来的。

1985 年 8 月 26 日下午，在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三楼医师办公室，由监测人夏继荃等 8 人监视，又进行了转运鸡腿肌肉层内异物的试验。

主试人徐梓芳发给每个受试者一个黑色小塑料盒，盒内装有折叠多层的字样，塑料盒接口处用胶布粘接并做了各种标记符号。小施、小许两人进行离体辨认，小王手握盒辨认。

15 分钟内，3 人先后辨认出字样，经核实无误。然后，徐梓芳将 3 只已备制试样的家鸡发给三个受试者，让他（她）们进行透视并转运。

25 分钟后，小王转运出黑线缝制的纱布袋一只，内有红色石子 6 粒；

40 分钟后，小施转运出纱布袋一只，由于没有及时拿走，被鸡啄散纱布袋吃掉一粒黄色石子。纱袋内还有黄

色石子 5 粒；45 分钟后，小许转运出蓝色石子一粒。

以上所有转运出的纱布袋和石子，经过手术人员检查核实，认定他们的试验结果均准确无误。

1985 年 12 月 22 日上午，仍在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三楼医师办公室，由李东林、司忠和等人监测，对受试者小王进行了转运鸡腹膜内异物的试验。

主试者吴洪水把一只已备制试样达 4 个月之久、异物埋藏在腹膜上的家鸡，交给小王透视并转运。小王双手按在鸡胸两侧，对准目标物发功，45 分钟后，终于转运出纱布袋一只，内含有黄色石子 6 粒。经过手术人员检查核实，确认是原备制的试样。

以上 3 次试验每当结束时，手术人员首先核对转运出体外的异物与备查的异物性质是否相同，进而检查鸡的皮肤有无破损；最后解剖动物核实体内异物的余数，加上转运出体外的异物数量是否与埋藏在体内的总数相符，才能确认试验的成功与否。3 次试验的结果表明，人体潜能不仅能突破空间障碍，转运出无机容器内的物体，而且也能突破空间障碍，转运出生物活体内的异物。它为人类欲将人体潜能应用于临床“取石”提供了初步的实验依据，也为人体潜能的机理研究丰富了内容。

附：三次转运生物活体异物实验的结果报告表

转 运 部 位	实 验 总 数	确 认 实 验 成 功 数
鸡 嗉 囊	16	10
鸡 腹 部 肌 肉 层	41	23
鸡 胸 部 肌 肉 层	34	7
鸡 腹 膜	5	2
兔 腹 膜	6	1

不是魔术胜似魔术

目前，中国虽尚未将异物转运功能应用于临床实践，但国外已有这种先例。1984年3月7日，苏联《文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菲律宾的外科：是奇迹还是魔术》的报道，笔者以亲眼所看到的事实，证实了特异转运功能应用于临床实践，并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完全可能的。现将有关章节引录如下：

“去年十月里，我得到了一个参加代表团去菲律宾群岛的机会。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旅行，感想很多，然而看来最使人牢记不忘的是——和‘能治病者’的会见。

“一个外国人不是为治病，而仅是为观察而到‘能治病者’那里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热情好客的菲律宾人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和著名的‘能治病者’阿列克斯·奥尔比托谈妥了，并且获得了列席外科的许可。顺便说说，‘能治病者’在菲律宾国内的地位，不久以前才由总统命令予以正式合法化，建立了菲律宾‘能治病者’协会，前面提到的阿列克斯·奥尔比托，被选为协会的主席。

“我们走上了要找的那条街，房子的号码是用不着找的：在‘能治病者’的住房面前聚集着一群小汽车、三轮车，特别多的是‘吉普西’——一种出租汽车。

“我们进了敞开的大门，登记了排队的次序。我们的号码是183号。我们请求通报一下。只过了一分钟，我们就被带进一个挤满了人的一层楼的房子。

“阿列克斯·奥尔比托身材不高而削瘦，年约43岁，露出愉快的面容。他软而无力地握住了我们的手，乐意回

答了我们所有的问题。当他 16 岁的时候，他初次发现自己也具有治病本事。他向自己的父亲学习，因为他也是一个‘能治病者’。

“奥尔比托说，具有‘能治病者’天赋的人是不多的。他们几乎都是出身于同一个山区。他解释他们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是因为位于七千个岛屿之上的菲律宾，离开赤道很近，它是极为强烈的地磁异常中心，这里有着宇宙能量的最大吸引力。正是在这里产生着很多的台风和海啸。此外，岛上贮藏着亚洲最大量的黄金和其他许多有用的矿产，它们反射出这种射线。

“因此，出生和成长在这些具有高于正常的太阳能的地方的人——奥尔比托说，——就能在某一时间内，在自己身上把特异功能聚集起来，依靠它避开细微的血液循环系统透入人体。这种本领不在于我们本身，它会短暂出现，又会随时消失。

“我请奥尔比托允许我仔细察看他的手。他的手不象一般所公认的‘外科医生的手’。他的手软弱无力，几乎是没有生命的，请原谅我这样说。他手上的指甲也不是无可指责的。奥尔比托看见我脸上失望的神情之后微微一笑，然后他的手开始改变形状。我感觉到他的手注入了一股力量，变成软得象一条蛇。同时我觉得我的手麻了，冷了，变得僵硬发木了。

“奥尔比托每隔一天工作 45 到 50 分钟，不能再多。他需要休息和补充消耗掉的功能。他时常回到山中自己的家里去。他不给儿童施行手术，怕损害神经中心，而是用复杂的手法给他们治病。

“奥尔比托向我们告别，他说要在施行手术前集中精

力，到手术开始的时候，会有人来喊我们的。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有个玻璃的隔板，玻璃板那边就是手术室。手术开始之前，所有列席的人都一起唱圣歌。

“在奥尔比托走进玻璃板之后，大家静了下来。‘能治病者’拿起圣经鞠了一个躬，寂静到了极点。他静坐了15—20分钟，然后请我们进入手术室。那是一间普通的房间，放着一张普通的窄长的桌子。两位护士穿着普通的短上衣和裙子，‘能治病者’本人还穿着和我们谈话时穿的那件短袖衬衫。人们可以看到几只盛着油质液体的罐子。说实在的，这里的医疗用具只有棉花球，没有别的使人费神思考的医疗用具。在施行手术之前用一种油擦抹了患者肢体的一小块地方，在‘剖开’肢体之后擦抹了另一种油。长时间洗手的那种事儿他根本没有做，只不过把手在盛着液体的罐子里涮了涮。在每个手术之后，他就这样把手在罐子里浸一浸，而且总是用一块毛巾擦手。

“手术是从一位妇女开始的。‘能治病者’用手指以迅速而短促的动作，从她的胸部弹击了几个小瘤，这时候只流出一点点粉红色的血。那位妇女的面部表情很平静，既没有反映出疼痛感，也没有舒适感。随后一位患脐突出的妇女躺到了桌子上去。我紧紧地贴着手术室桌子站着，测定了所有手术的工时。在我亲眼目睹之下，‘能治病者’的食指在给患者稍稍按摩之后，突然就象插进发酵的面团一样，插进了她的腹部，血流出来了，但是非常少，而奥尔比托则从她腹中挖出了一个小肉块，然后坚强有力地抚摸这个地方，就象把它扎紧似地抹上了油，那位妇女平静地从桌子上站了起来。她的脸上连痛苦的阴影也没有。整个手术持续了43秒钟。他还同样地排除过阑尾，不过时间

是一分多钟。以前医生也曾给我割除过阑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时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现在我竟然亲眼看见‘能治病者’的手指，既没有压挤，也没有撕裂组织，就轻易地插入了人体之内。女患者的脸很平静，只稍稍有点警惕，然而也仅仅如此而已。随后他取出了阑尾，给患者看了看就把它丢进了一只白色的小盘子里去。

“我问奥尔比托，他是怎样联结血管的，他说他并不缝合它们，而似乎是用功能把它们‘焊接’起来的。有趣的是，他用一只手工作，用另一只手的手掌创造生物场。我俯下身去，仔细观察刚才我亲眼看他从那里取出阑尾的地方，那里既没有缝合也没有伤痕。

“我看到的一个最困难的手术，是排除一只大肿瘤。患者躺在桌子上，她给‘能治病者’指出了患处。他用手轻轻划了一下，划到了患病的部位，点了点头，开始抚摸和按摩那个部位，似乎在移动什么，随后忽然之间……他把整只手伸进了腹腔，在使用了某些手法之后，从腹腔里谨慎小心地取出了一块肉。对于只流一点点的血的事，‘能治病者’解释说：他不能触及大血管。此外，他用创造生物场的办法，暂时改变了血液的浓度。这次手术持续了1分钟35秒。这是我所观察到的手术之中最长的一次。在这个时间内，女患者的脸虽然由于疼痛而歪曲了一秒钟，但是随后又变得很平静了。

“奥尔比托当着我们的面，把几个未成年患者打发回去了。他推托说他们忍受不了。”

奥尔比托还回忆说，他在1974年曾被邀请到瑞士去，在那里受过医学检查。一批医生决定对他进行研究，首先想要知道：他是外星来客，还是本星球的人。其次是

要弄清楚，他是否真能在自己身上集中特异功能。”

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最后说：“我写这些东西，不是根据任何人的叙述，而是根据我亲眼目睹，不是把不相信的事情来写的。我不认为我们是特技表演或神秘演出的参加者——这一点我确信是可以排除的。不过我不是一个专家，所以我不能肯定地说：我到过了某些能治愈世上一切疾病的魔法师的世界。显而易见这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并不肯定地说‘能治病者’是奇迹。但是我确信：在《文学报》上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是值得的。我还确信：苏联卫生部不要把若干有权威的外科专家派到编辑部的《圆桌会议》上去，而是把他们首先派到菲律宾去，让他们在当地不带成见地研究这种特殊现象，也是值得的。”

特异功能少年小王、小施和小许等，能将埋入生物活体内的异物转运出来，并且滴血不流，不留任何痕迹；菲律宾著名的“能治病者”阿列克斯·奥尔比托的手指，在既没有挤压，也没有用手术刀割裂皮肉组织的前提下，就轻而易举地插入人体内，“手术”后既没有缝合也没有伤痕。这一连串的事实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更有趣而且值得思考的新问题：人体内是否还具有一种更奇特的潜在功能呢？

缝纫钢针被意念折断

为此，上海中医研究所的柴剑宇和赵勇，从1981年4月起，连续进行了运用意念折断物体的试验。

他们将装有一定数量火柴的火柴盒，先用胶布封好，然后放在特异功能少年小钩手中，而小钩的手始终放在桌子上，处在测试者的视野之中。不到10分钟，小钩对测

试者说：“火柴已经断裂。”

测试者接过封好的火柴盒，仔细检查，确认完好无损。打开一看，其中 10 根火柴棍已断为两截。

据小钩自己讲，火柴棍断裂时，先是逐渐弯曲，最后一下子折断。

测试者又将这 10 根已断的火柴，再次放入火柴盒内，并用胶布封好，交给小钩做接合试验。

火柴盒同样放在小钩手中，他的手还是自始至终放在桌子上。测试者们聚精会神，目不斜视。10 分钟后，小钩又说：“火柴棍已经接好了。”

测试者打开封好的火柴盒一看，被折断的火柴果真完好地躺在盒底。如果不是测试者们亲手将这些折断的火柴装进盒里，有谁会相信这些火柴曾是被折为两截的呢？

大家既惊喜，又纳闷。把接好后的火柴立即用 X 射线透视拍照，通过再三观察发现，这些曾被折断的火柴棍接合处相当紧密，虽然还有很微细的缝可见，但外观良好，用肉眼是发现不了这种“缝”的。接合后的火柴不一定很直，与对照组中折断的火柴、折而未断的火柴，和折断后用 502 粘接剂粘合的火柴相对照，特异功能接合的火柴似乎最完美，尽管中间还有微细的裂缝，但断裂纤维对得很准。在断缝接合处，发现木质密度有所增加，似乎是受到某种强大的“引力”后，使两截断火柴又重新接合起来了。

几乎是与此同时，在上海的研究者们取得断接火柴棍成功的日子，北京师范学院的研究者们又对西安特异少年小军，进行了特异断接钢针的试验。

林书煌、刘末生两人任取一根直径约 1mm 的缝纫钢

针，用卡尺测量了钢针的总长度，然后将其折为两段，分别测出这两段各自的长度后，测试者保留其中一段，将另一段作为断接目标放入火柴盒内，盒外用薄纸多层次交叉密封，待粘接剂干透，又在每一封条交叉处签写特殊标记保证密容器的可靠性。然后交给受试者小军。

小军的手可以接触试样，但不准将试样带离现场或脱离监测。过了不到 10 分钟，小军告诉测试人：钢针已经折断了。主试人经过反复校对标记和测量长度，都证明被折断的钢针确系原物。然后，用电子扫描显微镜对折断的钢针断口分别放大 50 倍和 1000 倍，进行断口分析，发现目标物是“拉断”的，而不是折断的。

特异拉断钢针之后，研究者们又将被拉断的钢针，经过上述密封之后，又让小军进行特异焊接，结果又焊接成功了。

研究者们用电子扫描显微镜对焊接部位同样放大 50 倍和 1000 倍进行分析，发现在接合部位的外周可以看到断裂，但中间的接合处已无缝隙可见，是连续的。没有发现可觉察的焊接痕迹。测试者们深为感叹：象这样良好的接合是目前焊接工艺所远远不能达到的，真可谓是天衣无缝了。许多专家观看了特异断接测试表演后认为，对这种功能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于那种精细的接合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将具有更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十章 关教授的“十大”发现

在前面文章中谈到，特异制动的能量如果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一次性脉冲式发射释放，功率就会大到相当于在人的大脑里安装了一个“制动器”。

那么，这个“制动器”的能量究竟又有多大呢？

一根直径约 1mm 的缝纫钢针，被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靠意念“折”断了，经过研究人员用电子扫描显微镜放大一千倍后分析，发现钢针不是“折”断，而是拉断的，这个拉断钢针的“拉力”有多大，已可想而知了。

但是，这是否就完全说明制动功能的能量了呢？或者说是制动功能表现形式的全部呢？

——哈尔滨工业大学关士续教授等研究者的测试实践回答：远远不止于此。

一封友人来信的启示

中国的冰灯故乡——哈尔滨，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气温降到零下 27 度，嘴里哈出的热气象一缕白烟，出口就冲出一尺多远，剪绒帽沿下前额上的眉毛挂满了一层白霜。哈尔滨工业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关士续教授的家，就在汉祥街 35 号 1 门 502 室。

关教授今年 54 岁，高高的个子，大背头满是银发。此刻，他正伏案为中国科学院一家杂志赶写一篇学术论文，写好的稿子反着摊放在床铺上。关教授侃侃而谈，语气、措辞既显出了高级知识分子文雅的气质，又透出东北人热情好客、豪爽坦直的地方个性。

1981 年初，关教授的朋友陈昌曙（东北工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在昆明出差期间，以十分激动而又不解的心情，给关教授发了一封急信。信中说：你不是正在搞特异功能研究吗？最近，昆明也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特异功能孩子不仅能耳朵认字，还能靠意念拨动手表……

这一信息在关士续的脑海里荡起了一层波澜，无时不在敲击着他思索的大门。手表的指针被拨动，总是需要能量的。它不象耳朵认字，字本身不引起改变，总还属于感知外部的某些信息，是一个信息处理过程，用自己的专业行话（哲学）说，这种感知过程只能认识周围客观事物的存在，但不能导致客观物质引起某种改变。能够拨动表的能量虽然很小，但这一现象却很可能给特异功能研究又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接到信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一大早，他就爬起来到自己的测试对象家里挨户敲门。孩子们来到关教授家，他对孩子们讲：“现在昆明有的小朋友已经能用特异功能拨动手表的指针，今天，咱看看你们也能不能拨。”

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都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不能拨。”

关教授清楚，孩子究竟能不能拨表，孩子本人也不会知道，过去谁也没往这里想过。以往无数次的试验使他和孩子们相处得很好。他启发大家：“过去你们谁也不知道自

己会认字，现在不是也能认了吗，能不能拨表，咱们也试试看，好不好？”孩子们点头同意了。

天气很冷，孩子们手上都戴着用毛线织的手套。关教授找来几块手表，把手表装在手套里，防止孩子们的手触摸到拨表的机构。15分钟一次，开始两次都没有成功。第3次刚开始不到5分钟，其中一个孩子说：“我好象已经拨动了。”关教授赶紧过去从手套里掏出表一看，果然是拨动了（时间略）。

孩子们的天性——竞争和好胜。孩子们一看自己的伙伴真的能拨动，信心也来了。测试接着往下进行。那一天参加试验的5个孩子全都将表拨动了。

孩子们满怀又一成功发现后的喜悦，告别了关教授。而他，却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之中，一个接一个的疑问在脑中不停地闪现，越想越理不出个头绪。无奈，他安慰自己：摆在面前的唯一出路是趁热打铁，继续探索下去。

哈工大有个计时专业，关教授向他们求教钟表的有关原理。当他知道了拨动表的几种途径之后，决定把表里的传动机构破坏掉，看孩子们还能不能拨动。根据这种设想，又接连做了数次试验，结果，孩子们都还是拨动了。

· 硬质铝钥匙变弯了

拨表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但试验并没有就此停止。一天，关教授想试试孩子们的功能能否制动其他物质。他身上带着一串开门的钥匙，便取下一把用硬质铝片搓制的钥匙，放在一个玻璃瓶内，盖严。然后让孩子们攥在手里：“你们都试一试，看能不能把这把钥匙弄弯？”

一试，结果真灵，钥匙果然被孩子们弄弯了。

这一下，关教授高兴了，孩子们也更来了劲。关教授嗜好抽烟，他随机来了一个试验，把一支香烟放在一个玻璃瓶内，他要求孩子们把瓶内的香烟折断。过了不一会儿，香烟也被折断了。关教授又把一支香烟放在医院盛放针剂的扁纸盒里，盖好，然后用胶布封起来，孩子们还是把香烟折成了两截。

试验，对孩子们来说是要消耗体力的。关教授搬来糖盒。这是他和彭文晋同志事先为孩子们准备好的奶糖和巧克力。他让孩子们边吃糖边休息，自己却坐在椅子上边抽烟边琢磨容器本身的物理性问题。容器本身的物理性不一样，对特异试验会不会有影响？比如电磁波过程，它通过一个金属容器就可以被屏蔽掉。这位由从事自然科学转向搞自然辩证法的学者，什么脑筋都动过了。

他趁孩子们“补给”的当儿，跑到大街上买来两个两层盖的绿色茶叶筒，随后把钥匙和香烟分别放进茶叶筒内，让孩子们重复试验了一次。结果证明：玻璃瓶、纸盒和茶叶筒 3 种容器没有任何区别，特异制动的效果都是一致的。

别 针 穿 扣

教研室里随地都有粗焊锡条或铝导线，关教授随便拣来几根，制成两个相等形的圆环，放进玻璃瓶或茶叶筒里，盖严后交给孩子们，让她们手握容器，把这两个圆环打开。

孩子们手握容器坐在凳子上，时而低头沉思，时而举

头凝视窗外，15分钟内都先后把圆环打开了。经检查后，又让孩子们再把锡条和导线随便弯成一个螺旋圈，并将这两个螺旋圈套在一起，孩子们按照要求，也都一一做成功了。

经过多次测试观察，关教授发现，随便让孩子们把锡条或导线做成什么形状，都能做到，好象已达到很自如的地步。这给关教授一个新的启发：这些特异儿童不仅有能量，而且是相当受控的，拨表，弯、直螺旋圈，不仅有个能量问题，还有个掌握方向的问题。那么，特异功能自控的精确程度究竟如何呢？

一天，他在教研室顺手从别针盒里取出两个别针，将它们放在玻璃瓶内，用木塞塞紧，再用盖子盖好。然后让孩子们把这两个别针串（穿）起来，并象链环一样扣在一起。

在教研室那么多同志的监视下，孩子们从容不迫，完全按照要求将两个别针分别打开，尔后将这两个别针扣在了一起，就象常人用手扣的一样。试验证明，特异制动功能自控确有比较精确的功夫。

在座的观众们好象还不过瘾，一再要求孩子们再做一次试验，可现场找不到别的东西可供试验用。当时正值冬天，关教授穿一件棉袄，外面的罩衫上有两个暗扣刚好也快要掉落了，他顺手撕了下来。每个暗扣上有四个穿针线的小孔眼。他要孩子们把别针穿在其中的一个小眼里。孩子们真的又把别针穿暗扣的试验做成功了。

观众们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特异功能者受意念控制的精确性是非常高的。大家发自内心地为这场精采至极的表演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自动开锁带来的疑问

弯钥匙等一系列试验成功之后，关教授又在想，特异制动功能既然可以把钥匙弄弯，让别针穿扣，那么会不会能自动开锁呢？

他把一把“将军不下马”式的锁头锁好，把钥匙仍插在开锁孔中，然后放在一个纸盒里，摆在孩子们面前的桌子上，让她们把锁打开。

孩子们坐在桌前，两只手始终搭放在两条腿上，两眼盯视着桌子上的纸盒。不到5分钟，孩子告诉关教授：“锁开了”。

关教授上前打开纸盒一看，原锁好的锁果然已经打开。接着他又改变试验方式，把锁头锁好后，将钥匙拔出，把钥匙和锁同时放在纸盒里。告诉孩子们把锁打开，尔后再把钥匙抽出来。

过了不到3分钟，孩子说：“好了。”

关教授再次上前打开纸盒，一看，放在盒内的锁头确实已经打开，钥匙就“躺”在锁头旁边。关教授说：“可见，特异功能者前后经历了几道工序：把钥匙塞进开锁孔，拧动一下（打开锁），把钥匙再抽出。在短短几分钟内，这些动作完成的是多么出色、利索。”

可是，善于思索的关教授却由此又发现了一个按常规不能解释的现象：开始，他并没有考虑纸盒的大小，做完了试验这才忽然发现，纸盒的长度并不够把钥匙往锁里插的长度。也就是说，钥匙和锁的长度远远超过了纸盒的长度。钥匙如能在纸盒的空间里插进开锁孔，除非把纸盒戳

破。可是检查纸盒却又完好无损。怪哉，这把钥匙是怎么插进开锁孔的呢？

带着这个疑问，关士续又做了同一个试验。他把一支钢笔放进一个茶叶盒里，笔的一头着盒底，带帽的一头基本顶着里层的盒盖。盖好后，里外都用玻璃胶纸封死。然后要求孩子们把钢笔帽脱掉。

试验结果，钢笔帽真的被脱掉了，可茶叶盒盖却始终没有动。一测量，带帽的钢笔长度 14 厘米，脱帽时笔杆和笔帽的总长度是 18·7 厘米，而盒盖与笔的顶端只有 1·5 厘米的空间。那么，钢笔帽又是怎样借用 3·2 厘米的空间脱掉的呢？

至今，它还是关教授一个疑惑不解的谜。

至今，它仍是特异功能研究者们探索的课题。

尼龙丝绳和导线因何而断？

变换花样的各种试验仍在不断地进行。一次，关教授将一截搓好的尼龙丝绳放在容器内，现场不给受试者提供任何工具。受试者坐在距试样 3 米外的桌子前。关教授让受试者把尼龙丝绳弄断，但没有交待怎样弄断。

试验结果，尼龙丝真的被受试者弄断了。一连重复几次，结果都是如此。

开始，关教授并没有注意断口的特征。后来他发现断口的形状很不一样：有的好象是拉断的，断口处的两个头参差不齐（后来经过进一步测试，发现要拉断这样的尼龙丝绳，用机械拉伸的办法，也非要用几十公斤的拉力不可）；有时好象是切断的，断口处是一条线下去的；有时

又好像是剪断的，断口的两个头不平，还留有错位的痕迹。后来再做这类试验，受试者就主动问关教授：“是要切断的，还是要拉断的？”

关教授告诉她：“切断！”等做完试验一看，果然就象刀切的一样。

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断塑料导线试验中更为明显。有时可以发现在切断的某一头上，有用刀划过而没有切到底的痕迹。如果是要剪断的，又可以明显地发现，由于剪刀两个刀片挤压的结果，导线断口处变形，上下口也决不在一个平面上。

后来，关教授问受试者：“你们是怎样切断或剪断的？”

受试的孩子们说：“你如果要我切断，我脑子里（即前额处）就出现一把刀子；如果你要我剪断，我脑子里就又出现一把剪刀。当剪刀或刀子在我的屏幕上（即前额处）完成切或割的动作后，我就感觉到已经把导线剪断或割断了。”

无火点香烟

有一次，关教授又做了一次更为奇特的测试。他把一支香烟和一盒火柴同时放进茶叶盒内，让受试者把香烟点燃。

过了一会儿，受试者告诉他：“点着了”。

关教授打开茶叶盒一看，香烟确实是被点燃过，但已经熄灭。曾被点燃的香烟就象不会抽烟的人点过的一样，只用火柴烧而没有吸，烟的一头被烧的焦黑，而没有着起来。

后来，关教授又把一支香烟放进茶叶盒，里面不放火柴，受试者照样能把香烟烧燃。一天，关教授把受试者带到一个大会议室做表演。室内坐满了参观者。房子中间的大会议桌上放一个空罐头瓶子，里面放一张蘸过打字机印油的纸。受试者坐在桌子的一头，离瓶子相距几尺远。关教授告诉她：“你把瓶子里的油纸点着。”但瓶子里和瓶子周围并没有摆放火柴。

此刻，几十双眼睛看着孩子和桌上的瓶子，只见受试者好象若无其事似地两眼只瞅着桌子上的罐头瓶子。瞅着，瞧着，突然“噗”地一下，瓶内的油纸点燃了，好多观众被这“噗”地一声吓了一跳。这时，只见瓶内飘出一丝黑烟，还散发着轻微的煤油味。

人们啧啧赞叹，议论不绝。有人说：“要是破坏一个火药库，只要请她往旁边一站，不带任何火种，准能引起爆炸。”人们议论着、联想着离开了会议室。

不剥自落的桔子皮

关教授说，每次搞测试，总要给孩子们准备点吃的。目的：一是要把她们哄住，有时一次测试反反复复，长达三、四个小时，孩子们感到疲劳，就走神，影响测试；另外做试验对孩子们的体质有很大的消耗影响，也需要给她们补充点吃的东西。当时只想到给她们吃，并没想到做试验。

有一次，做完一个测试项目休息时，关教授就端出一盘桔子，一个一个地剥开分给她们吃。这时，有一个女孩对关说：“叔叔，不用你扒，我自己能扒。”

“行，给你自己扒。”说着就把一个桔子递给了这个女孩。女孩把桔子攥在手里，5个手指合拢，不一会，手指又松开。这时，桔子皮就全扒开了，象一朵盛开的花的形状。关教授感到很奇怪，又担心自己没看准。他把一个桔子用手绢包起来，再递给这个女孩去试。过了一会，这个桔子又“自动”扒开了。

这一意外发现，使关教授又惊又喜。后来，他把这个项目纳入正式试验，将桔子放在容器内，桔子皮照样被剥开了。

实验室外趣闻

关教授与本校力学实验室已讲好，请他们帮助特异功能研究设计一种压力传感器进行特殊试验。试验前，孩子们的功能有个“激活”的过程，因此，先让她们做一些简单的比较容易成功的试验。当孩子们的功能“激活”起来了，关士续便和彭文晋带着孩子们越过大马路，到学校院对面的力学实验楼去做试验。

这中间有很长一段路。他俩领导着孩子一前一后，相距十几米远。正走着，孩子们便互相开起玩笑来。前面的孩子把后面孩子的钱包（相距10米远左右）从兜里“掏”出来了，后面的孩子也不示弱，又把前面孩子的帽子“摘”下来，拿在自己手里了。前面另一个孩子又把后边一个孩子的书包，不知不觉从肩上“抄”了下来，弄得撒了一地书。

跟在后面的关教授一看这情景，急了，连忙喊：“你们不要搞了，不要搞了！”

顽皮，是孩子们的天性。而具有特异功能的孩子，他（她）们的顽皮就更具有有一种传奇的神秘色彩。当时孩子们正玩得开心，那股兴奋劲，哪能拦得住。只听见后面那个孩子对前面的孩子大声喊：“你再调皮，我把你的帽子扔到大马路上去！”说着，前面那个孩子的帽子真的“飞”到了马路边上……

关教授谈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说：“和这些特异功能孩子在一起，开玩笑是常有的事。而且，一开玩笑来，就让你摸不着头脑，不知是咋回事。有时好象是你掐我一把，我又掐你一把。其实，她们谁也没掐谁，相隔那么远能掐得着吗？可一发生这种事，双方都‘嗷嗷’地叫起来。我问她：‘你叫什么？’”

“‘她掐我啦！’她指着距她三、四米外的另一个女孩说，显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我不信，你坐这里，她坐那里，隔那么远掐得着吗？’说这话时我是受理智凭直观支配，可却忘记了这些孩子都是些特异功能人。走上跟前一看，白胖胖的小嫩胳膊上，果然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翻开一页页的试验报告，人们被孩子们那新奇的功能表演迷住了。然而，在笔者的脑海里却出现了异样的感觉：“自古以来，圣贤、神童多为男子也。而今，怎么竟是女孩多？”

关教授又笑了：“不全是这样，起码在我们这里不全是这样。开始筛选的对象，男女孩比例是差不多的。后来选女孩作为测试对象，当时主要考虑女孩相对还是文静、老实些。男孩太调皮，你根本管不住他。试验有时一做就是好几个钟头，这不象搞物理试验，设计好了就能马上做，

特异功能试验不行。时间一长，就很难集中孩子们的精力，尤其是男孩。选女孩作测试对象，对试验本身来说可能更方便些。”

讲到这里，关教授很感慨地说：“现在这些孩子都长成大人了。当初都才十来岁，现在都十八九了。有的已经上大学了。现在这些孩子的功能，除一个还可以，听她父母讲还有些简单的功能。但象特异制动这些较复杂的功能都好象已经退化了。再说，女孩子长到十八九，又都上了大学，她本人不愿意再发功了，总是有点羞涩感。”

与天平、砝码、弹簧秤时代告别

关教授“十大发现”之后，有人觉得诸类事情太超出常规，便很不理解地问他：“意识怎么能使物体制动？”

关教授回答：意识怎么不能制动？意识的活动过程，它本身有物质活动过程的基础。没有大脑的活动，怎么能产生意识活动？当一个人进行意识活动的时候，它是有物质基础存在的，就是说有一个物质活动的载体。意识活动是通过物质的过程完成的。如果意识不能作用于外界的对象，意识就是意识，物质就是物质，这就否认了人的意识在意识者这个主体内部的物质过程。意识就变成了超物质的意识，就变成了鬼魂和上帝，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灵魂。

正是因为灵魂不抽象，灵魂必须在人的大脑躯壳里面完善一种物质过程。这个物质可能恰恰就是今天的特异的物质运动过程。只不过今天还不能解释这种物质运动过程的机理罢了。

关教授又举例向采访者阐述了自己的这种新观点。他

说：现在我们发现了电磁波，里根总统在美国发表电视讲话，我们在中国也能看到，这使我们相信了电磁波的存在，而且能够去解释它。可是，电磁波也不过才提出 100 多年时间。距 1830 年发现电磁场也不过 150 多年。在 150 多年前，人们连电磁场的概念都没有，而那时自然界中的电磁场却是依然存在的。如果在这之前有人提出在自然界中发现了电磁场、电磁波这种传递现象，当时的人们同样是无法理解和解释的。

过去，我们认为打雷，因为有雷公，下雨，因为有龙王，刮风，因为有风婆，这当然不对。但我们批判了这些，难道就说没有打雷、下雨、刮风这些自然现象了吗？把它们解释为雷公、龙王、风婆是唯心主义的，但并不是打雷、下雨、刮风本身是唯心主义的。对一件事情、一种现象，该不该否定，不在于我们对那种现象作什么样的解释，而在于它是否存在的真实性，应该通过科学实验，而不能通过哲学来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特异功能的研究工作困难就困难在，我们实际上遇到了一个现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的现象。我们要解释它，就必须通过实验，要实验，就要在脑子里先建立起一个理论框架，设想这个实验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比如在牛顿时代，人们要设计一个与电磁场有关的实验，那就很难。因为那时还没有电磁波、电磁场这种概念，也就没有这样的理论。当时所想到的只是力学的概念，只是弹簧秤。用天平、砝码、弹簧秤的手段，却要做一个与电磁场现象有关的实验，来证实它的存在，甚至想搞清它的机理，是很难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也正是这

样一个类似的时代。

但是，只要我们的观念跨越出这样一个类似的时代，与这样一个类似的时代摆手告别，一个崭新的时代——“科学的革命时期”便会到来。

笔者告别了关教授。在同招待所的路上，尽管天气还是那么冷，笔者却不愿坐公共汽车，好象一踏上那拥挤嘈杂的汽车，就会把采访中产生的灵感颠掉似的。笔者踏着刺眼而又滑溜溜的冰地，艰难地向前移动着，深沉地思索着，力求把采访中萌发的灵感纪录在自己的日记中。现将其中几个要点摘录如下：

关教授的“十大发现”表明，特异功能者不仅具有收发、处理“特异信息”的功能，而且能释放出很大的“特异能量”；

1、这种能量比正常肌肉的能量要大得多，断尼龙绳、弯钥匙，即便让成年人用手直接去做，也是十分困难的，何况他们还是用意念而不用手；

2、这种能量不用中间转换机构，就可以直接对外做功；

3、它是一种完全受控的能量，不仅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运动，而且具有高度的技巧和准确性。既可以使物体发生直线运动，也可以使之产生旋转运动，还可以使物体跃起腾空；可以剥开果皮，也可以打开别针，开锁，别针穿扣；

4、这种功能能量能高度集中于某一特定目标释放。不然，玻璃绳和导线是不可能被切断而且那样整齐的；

5、这种功能能量能使物体不受空间大小的限制。茶叶筒内的高度同钢笔的长度相差无几，如受空间的限制，

茶叶筒内的钢笔是不能自动脱帽的；

6、这种功能能量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壁厚达一厘米的铝制、铜制封闭容器都不能对它产生屏蔽作用；

总之，这种能量用已知的能量形式是难以充分解释的，正象关教授所说：是一种很强的“特异能量”。人体“特异能量”的发现，使中国的人体科研工作向着揭示人体特异功能的本质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而它的使用价值将会更加引人注目。可以想见，关教授的“十大发现”有一天一旦公诸于世，人们对这种功能能量刮目相看的情景一定是丰富多采的。

第十一章 “您好谢谢老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关士续教授将一支钢笔放进茶叶盒内，让特异制动者脱掉笔帽的试验思路是别致的，奇特的。然而，他却没想到让脱掉笔帽的笔杆再继续去动作，这不能不说是这位教授一个小小的疏忽。

云南文山师范专科学校特异功能研究小组的研究者们弥补了这一疏忽的空白。

“大海”是怎样写在纸上的？

1981年，云南文山师范专科学校的研究者们，选择了5名特异少年儿童进行诱发训练。开始，这些儿童仅能用耳朵认字，一个多星期后发展到全身各敏感部位也能认字，一个月后又都能用特异功能使手表指针拨动。这一新功能的开发使研究者们受到了启发：说明人体内的潜能可以使宏观外界物体制动。那么，能否用这种功能指挥笔写出字来呢？

这一大胆设想很快付诸了试验实践。

1981年11月28日，在云南省第二地质大队队部，对受试儿童H进行了特异书写的第一次试验。试验前，测试人赵云、许祖龄、李大明、刘万隆、肖光大等同志，

在一个硬纸盒内放一张白纸和一支内装蓝墨水、笔套没有打开的钢笔，用线绳和胶布将纸盒严密封装，然后交给受试者 H。

H 接到试样后，拿在手里。测试人赵云让他写“宝贝”二字。这时，H 将纸盒置于脚弯下，随后抬起头两眼目视前方。刚过一分钟，H 把纸盒交给了赵云，并说：“写好了，写出的字是蓝色的。”

赵云将纸盒当着大家的面打开，一看，在盒内的纸上真的清清楚楚地写着“宝贝”两个字，而且颜色也真是蓝色的。

这时，赵云仍用原来的硬纸盒，将一支双色圆珠笔（笔芯未旋出）和一张白纸又封入盒内，并特意指出：要用其中的红色圆珠笔芯写出“宝贝”两个字。

H 接过硬纸盒试样，所有动作仍同上次一样。两分钟时，他又对赵云说：“写完了。”

赵云当场打开纸盒，只见白纸上正是红色的“宝贝”二字。赵云拿着这张纸仔细检查，发现纸上的字迹很深，看上去好象写字时用力很大，但在盒子上却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测试者们疑惑：为什么纸上的字印痕那么深，而盒底上却没有透过任何痕迹？接着，赵云又将一张复写纸垫在白纸下，还是用那支双色圆珠笔，一起封入硬纸盒内，要求再写“宝贝”二字。

试验从 19 点 40 分开始，H 将试样夹在脚弯处，到 19 点 41 分，H 说：“写好了。”说着把硬纸盒递给赵云。赵云当众打开检查，只见白纸上写着“宝贝”二字，但复写纸上却没有任何痕迹。

1982年9月4日，文山州一中校长赵必新、党支部书记谢廷模、副校长李承华等8人，在该校校长办公室用同样的测试方法，又对受试儿童C进行了同一功能的测试。主试者要求写出“十二大”3个字。

受试者接过纸盒放在桌子上，用右手按住，手一直未离开盒子也未动。20分钟后，C说：“写好啦”。

副校长李承华当场开封，见白纸上的确写着“十二大”3个红色字。再检查，钢笔套仍未打开，内装红色墨水。

1983年11月20日，测试者刘万隆、刘爱莲、肖光大等4人，改变过去的测试方法，将一支笔和一张白纸放进一个金属盒里，用线绳捆封好交给受试者H，提出要求写“大海”两个字。

H把盒子拿在手上，从19点开始，到19点25分时，H说：“已经开始在写了。”到19点30分，H说：“写好了！你的笔有点漏水，纸上好象还有一些墨水。”

主试者听H说完，觉得奇怪：这怎么可能？开封前检查，试样封装完好。开封后，见白纸上“大海”二字写得很清楚，白纸上的确染有几滴墨水。

类似这样的试验从1981年10月4日，到1983年11月20日，先后共进行了59次。无论将纸卷成筒或折叠，字都能清晰地写在纸上，好象是把纸铺开来的样子，全部获得成功。

对这种特异写字功能，研究者们开始认为，可能是笔在动；第3次试验之后，复写纸上没有出现一点痕迹，又认为是纸动；但在第4次测试时，测试者们有意不放纸，而且把笔用胶布固定在盒子里，受试者仍然把“天安门”3个字准确地写在盒底的中部。由此又认为，好象还是笔在

动。

特异功能者 Y 用功能写字，开始一个字差不多要花一个小时，他叙述说：“第一步把钢笔套拆开，第二步把钢笔竖起来，第二步开始写字。”测试者问他：“笔怎么能在盒子里竖得起来呢？”Y 说：“盒子对笔是挡不住的，好象没有盒子一样。”

H 却叙述说：他是在头脑里看见纸出现，就指挥笔“写字”。在高潮时，H 能做到两分钟就“写”10 个字。受试者 L、G、W 等人叙述，只要在头脑里“看见”纸，笔或笔尖就可以叫它写出字来。

看来，Y 之所以特异写字速度很慢，很可能是他在思维方法上犯了经验性的错误，也按常人写字；拆（旋）钢笔套、竖钢笔、写字三个过程来进行。难怪他写一个字那么费劲！

图章是如何印进信封内纸上的？

1983 年 1 月 22 日下午 4 点，全国人体特异功能真实性联合测试项目之一——突破空间障碍进行特异书写和盖章的测试，正在北京师范学院某教室内紧张地进行着。

受试者 Z 坐在一张书桌前，监测人王品山（辽宁中医学院针灸科主任）坐在 Z 的左前方，另外 3 名监测人于书庄（北京中医学院针灸科副主任）、严江征（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何庆年（北京中医研究所副研究员）分别坐在 Z 的身旁和身后。

他们 4 人都是测试试样的制作人。为了对密封试样和不密封试样进行比较，他们先将一张横格信纸（经过检查

证明两面都无字) 折叠 3 次, 带格的一面向内, 放在 Z 面前的书桌上。同时交给 Z 一支圆珠笔和另一张纸, 由 Z 在这另一纸上进行书写。

4 点 30 分, Z 接过纸和笔, 伏在桌子上写了“您好谢谢老师”六个字, 并答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时监测人王品山打开放在 Z 面前折叠好的信纸, 见信纸带格的一面也用圆珠笔写下了“您好谢谢老师”六个字, 并有 Z 的签名, 笔迹和在另一张纸上写的完全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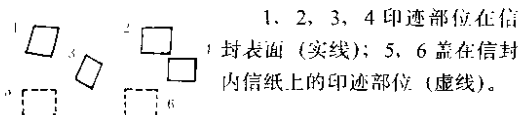
接着, 何庆年、于书庄再将横格信纸重复检验后, 折好放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 信封正面的下方印有《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红字。信纸装入信封后, 由何庆年用胶水将信封密封, 并临时从自己的手提包里取出象牙图章, 也“啪啪”几下, 在信封的纵、横封口处都盖上印记。然后拿给其他同志一一验证, 都确认密封“没有问题了”, 将这个信封放在 Z 面前的书桌上。

一切操作过程完毕, Z 一直在 4 个监测人的同时监视之下。稍过了一会儿, Z 用圆珠笔在信封正面又写下了“您好谢谢老师”6 个字, 放下笔, 接着又从何庆年手中接过象牙图章, 也“啪啪”几下在信封背面用力盖了几个印迹。然后将密封的信封交给监测人王品山。

这时何庆年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表, 此时正是 5 点 15 分。

王品山接过信封, 对前后和两头都进行了全面检查, 证明信封确实是完好如初。然后在信封正面沿中线剪开, 取出信纸, 发现原没有字的一面, 已经写上了“您好谢谢老师”五个字, 下方并盖好了两个印迹。

见图表:



翻过来同带有横格一面已写过的字一对照, 验证确系原来 Z 所特异书写的“您好谢谢老师”几个字和他的签名, 证明这张信纸是原来装入信封的原件, 没有更换。只是信纸带有横格的一面上也盖上了两个印迹 (均系象牙图章的印迹)。

经过核对笔迹, 可看出, 在密封信封内的信纸原来空白的一面写的字 (见图): “您好谢老师”, 与 Z 用圆珠笔直接写在信封外面的字, 字体相似, 均系 Z 的笔迹。(附图)

检查印在信纸上的图章印迹, 大小形状均与盖在信封外面的印迹也完全一样, 没有发生变形, 只是盖在信纸上印迹的部位与信封上盖印的

部位有所不同。整个试验过程不到一个小时, 全部监测人都始终在现场, 受试者 Z 在进行特异书写时, 一直坐在原位上, 他面前的书桌整个处于监测人的视野之内, 从四面监视都没有发现有任何可疑的动作。

这次试验已经是第 3 次重复, 前两次对 Z 的试验方

法和结果与这次完全相同。

试验过后，何庆年对来访者说：信封的密封程度是很高的，不但用胶水把信封口粘住，而且采用国家法律上承认的用棉纸做保驾，在信封口用棉纸再封上。然后再盖上图章，这种密封方法具有“不可逆性”，任何人破坏不了，一旦破坏了就无法再复原。

“Z用我的图章，‘啪啪’盖了4个印。一盖完，我就把图章要过来了。他盖完以后，又用鼻子闻了闻，过了一会儿，他就说盖进去了。他还说不是马上就能盖进去的，有个过程。检查时，为了使信封的密封处保持完好，我们在信封的肚子上用剪刀剪开，然后取出信封内的信纸，放在桌子上一一进行核对。结果发现，图章印迹并不是复印机。在信封上盖章的位置同信封内信纸上的位置，在空间上不是一个位置。

“有一次，他给陈希同市长也做过这个项目的表演。给他一支笔，他在信封上写。但在信封上写的字和透过信封写在信纸上的字，也同盖章一样，不在一个位置上，不是一种复印的方式。写在两个地方的字大小也不完全一样，可是字迹、笔形却是出自一人之手。

“这种特异书写，不是复印的方式，很明显是两次书写。如，在信封上写的是‘您好谢老师’，而在信纸上却写的是两个‘谢’字。象这样的现象，现代科学的理论框架无疑是容不下这种新的情况了。要解释它，就要从电动力学等种种学科上进行解释，加以很多新的参数才行。”。

在1984年10月26日——31日召开的全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上，大会特意组织了一次特异功能青年现场测试。Z是其中受试者之一。

特异透视和特异书写项目开始后，由教育部一位领导同志在家中的白纸上写好几行字，密封于一个不透明的牛皮纸信封内，在测试时交给 Z。Z 不久即用圆珠笔在信封外写出了“今天何年何月？如能写出来，真了不起。”并且说这是原来信纸上写的字。同时，Z 又继续在信封外边写了一段话：“您好！钱老，各位老教授及老师，谢谢你今日的指点和帮助。”然后说：这些字隔着信封已写到信纸上了。

这位领导当即打开信封验证，之后，他对大家说：他原先写在信纸上的字是：“今日是几月几日？你能写出来，真了不起！”与 Z 隔着信封认出的相比，二者只有少许误差。在这张信纸的背面，确实已写上了：“您好！钱老、各位老教授及老师，谢谢您的指教和帮助。”字迹为圆珠笔书写，确认是 Z 的笔迹，和他在信封上写的字句小有出入。

“字”是怎么写出来的？

一系列测试结果表明：特异功能者可以不受密封试验的限制，在密封信封中的信纸上写字、盖章。那么，特异书写功能是否能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时空范围以外进行？如果不提供书写工具，能否进行特异书写？

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海运学院的研究者们，围绕上述疑问又进行了更深入的观察试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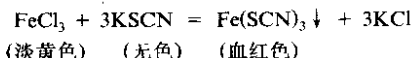
他们将一支红色水笔夹在一个本里，监测人都可看到笔的两端，小本子和笔放在距受试者 20 厘米左右的书桌上，半小时左右，在本子里的白纸上出现了红色的字迹。

接着，他们又将一支装有三氯化铁（ FeCl_3 ）淡黄色水溶液的钢笔，与一张浸透了无色透明的硫氰化钾（ KSCN ）水溶液后烘干的白色滤纸，一起平放在一个滤纸盒内，并加上盖。在试验前，先给受试者看清笔管里的黄色墨水，并一再强调是黄色，然后进行离体试验。

受试者头枕着双手，伏在桌子上，距滤纸盒约 20 厘米左右。30 分钟后，受试者说已经完成。打开盒发现：在白色滤纸上确实出现了字迹，但字迹并不是黄色的，而是“血红色”的，字迹上还有很深的钢笔尖书写的刻痕印。

多次的试验结果向测试者们表明，提供给受试者红色水笔，就可得到红色水笔迹；提供给受试者蓝色水笔，则可得蓝色水笔的字迹。它说明红色水笔和蓝色水笔确实参与了特异书写的过程。这也和受试者的叙述——他们在意念中就是用这红色水笔或蓝色水笔进行书写的叙述是一致的。尤其是后一个试验，则进一步证明了特异书写不是“颜色”这种信息影响试验效果，而恰恰是“墨水”这种物质本身参与了特异书写的过程。

在试验前，测试者已经向受试者“强调”了钢笔中的墨水颜色是“黄色”，如果写出的字迹是黄色的，那就证明有可能是“颜色”的信息、光的频率……参与了特异书写的过程。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测试者们得到了书写字迹是血红色的。化学原理（公式）



这说明：是墨水这种物质（ FeCl_3 ）本身参与了特异书写的过程。即装有三氯化铁墨水的钢笔，写在浸透无色的硫氰化钾水溶液后烘干的白色滤纸上，便形成了血红色

的沉淀（字迹）。

为了验证现场不提供书写工具能否进行特异书写的可能性，测试者们将一瓶原瓶封装的蓝色墨水放在墨水盒内，然后将墨水夹在一个硬面抄写本里，不放钢笔。本子距受试者 20 厘米，始终没有打开。

受试者仍然头枕双手，伏在桌子上。20 分钟后，受试者说：已经写好了。

测试者打开本子，发现夹着墨水盒的朝下的那页纸上，果然出现了许多黑色钢笔字印。当时，在场的十几名测试人员，谁也没带黑色钢笔，检查受试者身上，也确实没有黑色钢笔。

这黑色钢笔字印是从哪里来的呢？

测试者们问受试者，受试者叙述说：先在脑子里出现一支笔（在意念中用来写字的笔），这支笔很象他平时用的那支黑色墨水钢笔，而此时那支钢笔正在距测试现场 1 公里左右的寝室里。笔出现后，便用意念在本子上划了很多划，结果在本子上留下了黑色钢笔的字迹。

这是否就说明，即便现场不提供书写工具，受试者也可以从某处“调动”书写工具，完成交给的“实验任务”呢？

第二次试验用的滤纸盒很扁平，其高度远远小于笔的长度。而且，旋紧的钢笔套一旦打开，就超过了纸盒的长度和高度。笔不可能竖起来写。而试验结果是成功的。

笔究竟是以何种形式参与试验的呢？

在第一项测试中，笔一直夹在本子中，笔的两端测试者都能清晰可见，受试者也书写成功了。这究竟是笔与本子内的纸通过何种通道互相“接触”而书写成功的呢？

它们，象一个一个的谜，留在了研究者的脑海里，激

励着他们向攀登解释特异现象机制的高峰一步一步逼近。

第十二章 中国的尤里·盖勒

——张宝胜

世界关于特异制动现象的研究最早始于十九世纪末。当时，有一位意大利妇女名叫尤萨皮亚·波兰迪诺，她具有能使物体移动、桌子腾空等致动功能，但当时对她的功能是否真实，存在很多争议。有位叫西奇威克的专家在作了大量实验之后，认为波兰迪诺的功能是假的。

可是，另外三名研究特异功能最早的学术团体的专家菲尔丁·巴格利和卡林顿等，在实验中控制了波兰迪诺的双手、足和头，在进行长期研究后写出了长达 260 页纸的实验报告，证明波兰迪诺的功能是真实的。

日本专修大学三年级学生清田盖章能将吃饭用的汤匙弯曲。1983 年 10 月 21 日，他被邀请至《新闻周刊》编辑部作公开实验，轰动了整个编辑部。

法国有个名叫约翰·保尔·钱拉尔的人，有一种超人的本领，他用手抚摸金属，就能使金属变形，甚至内部结构也起变化。1976 年以来，他先后在法国几个大城市和英国的实验室里，在一些科学工作者的监视下，做过 150 次试验表演他的功能。我国蔡若明同志在法国巴黎大学第三学院进修期间，亲眼目睹了这一事实，还写了一篇《法

国作客纪异》的报道，于1979年6月寄回国内。

在此之前的1969年，以色列也出现过一件几乎轰动全球的新闻。

特异功能者尤里·盖勒的功能更为奇特。只要他用手一摸，甚至有时只要他全神凝视，便可把摆在他面前的许多金属物品例如餐叉、汤匙、钥匙、手表等弄弯或弄坏，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以色列各地和有些国家纷纷请他前往表演。1972年，他在德国的一次表演中，先是全神凝注着一把汤匙，汤匙的柄折断了，他又朝着餐叉走去，餐叉随着他的走动慢慢地弯曲了。更奇怪的是，在他表演的时候，所有观众正在走动的手表会停下来，甚至有些观众的手表竟被他那神奇的力量给拆得七零八落。

1973年的一天晚上，他在英国电视台为在现场的科学家和观众们当面表演了他的功能。电视台把他的表演做了实况转播。当他表演完后，数以百计的电视观众当晚打电话给电视台，说尤里·盖勒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时候，人们家里的金属物品都弯曲的弯曲，折断的折断，坏了多年的手表不知为什么又忽然走动了，而且走得很准。

当别人问他运用了什么超人的能力时，他也不能解释。只是说，他不一定想要表演就可以表演，而是必须当他觉着有一种“振奋”的感觉出现时才能表演。普朗克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几位科学家把盖勒的功能说成是：“在物理理论上至今仍无法解释的特异现象。”尤里·盖勒先后在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瑞典、丹麦、奥地利等国家都作过表演，确曾轰动一时。对他的特异制动功能始终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他在玩弄魔术，是假的。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许多证实其真实性质的证据。

最近，我国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尤里·盖勒自己撰写的一本书，书名叫《我的特异功能》，洋洋 18 万 5 千言。

在我国，也有一个特异功能者，名字叫张宝胜，他是目前全国已发现的特异功能人中，功能较强且较全的一个。在北京，从中央机关到普通市民，凡是看过他的表演，尤其是制动功能表演的，没有不佩服、不叫绝的。他的表演和趣事一直被众多的人当作奇闻流传，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

尤里·盖勒的功能能写出一本洋洋 18 万言的书，相比之下，如果有人将张宝胜的功能和趣事全都搜集起来，何止 18 万言！

而这里记述的只是挂一漏万。

魔术师自叹弗如

张宝胜的功能从发现至今，已经作过多少次表演（指正式的），没有人连续性地作过确切的统计，有人曾估计不下千次，至于有多少人观摩过他的表演，就更无法计算了。这里，仅举已经见诸文字记载的两例。

1984 年 10 月 28 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全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上，大会组织了一次特异功能青年现场测试。张宝胜是受试者之一。测试开始后，主试者将一个罩着两层透明玻璃盖的磁针放在离小张足有一尺远的桌子上，让小张用制动功能使磁针发生转动。

顿时，只见小张用手指朝磁针方向轻轻划动了一圈，

人们眼看着玻璃罩内的磁针随着小张手指的划动，也自动转动了 360 度。接着，小张又用嘴对着磁针方向使劲吹气。结果，玻璃罩内的磁针又缓缓地自动旋转了一圈。

这时，北京大学一位同学凑上前去，很有点自信地对在场的人说：“我也试一试。”他学着小张的样子和动作，朝磁针方向用手指使劲地来回划动，划来划去，磁针丝毫不动。接着，他又学小张的样子，鼓腮收唇，使劲地吹气，吹了老半天，憋得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磁针还是丝毫未动。

这是一个星期天。出席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物理专题讨论会的代表们，聚集在宿舍里热烈地讨论着会上有关的问题。这时正巧小张进来了，大家就请小张给表演个新“节目”。大家设想了几个实验方案，请小张选一个。

小张选了“空手取茶叶”的试验。测试者在桌子上放了一满瓶茶叶末，经过大家的检查瓶子确实是完好的。试验开始前瓶子由监测人员拿着。小张坐在一张单人床上，离桌子有 1·5 米，铺上一张白纸，纸上没有任何东西。为了更严格起见，人家又要求小张两手的袖管都撸到肘关节以上。监测的人把小张围住，形成一道人墙将他和桌子隔开。当宣布试验开始后，监测人员将茶叶瓶放在桌子上。

小张处在众目睽睽之下，约 5 分钟后，他开始将右手举起，伸到了白纸上方。这时，只见他的右手掌伸开又捏紧，捏紧又松开，就这样一握一放，一握一放地动作着。但此时白纸上什么也没有。

小张仍在不停地重复着那一握一放的简单动作，看上去好象要从空气中抓到点什么似的。这样又过了两分钟，大家突然发现，原来雪白的白纸上好象有了一些极细的深

绿色粉末。再过了一会儿，随着小张手掌的不停动作，白纸上的深绿色粉末越积越多。到后来已不是粉末了，而是更大一点的小片片；再过一会儿，白纸的正中已堆起了一堆高约0·5厘米厚的茶叶末。

这时，围在中间当人墙的观众们看得连大气也不出一声。试验进行到10分钟，白纸上的茶叶末已堆得有一厘米高了。此时，小张的脸已涨得通红，手心里有不少汗，有些茶叶末就沾在上面了。大家请他停止试验，然后将白纸上的茶叶末归拢起来。一看，数量大约相当于瓶中茶叶末的三分之一，从外观上看，正好与瓶中少掉的茶叶末是一致的。这时大家再仔细检查这个瓶子，瓶子并未打开过，而且在试验过程中瓶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桌子，当然，小张更没有接触过瓶子。

对张宝胜的制动表演，有人持怀疑态度，说“只不过是—种魔术而已。”

有一次，测试者们为了证实这种功能与魔术不是一回事，专门请了两位专业魔术师参加现场监测。表演结束后，魔术师们谈了自己的感受。他们认为这些测试是真实的。当测试人员问他们是否也能完成这种制动表演时，魔术师们坦率地说，他们是不可能完成的。魔术是假的，完全靠灵活的动作、道具、光线等等，做小张这样的“魔术”，还必须有助手配合才行。

魔术师们还告诉大家，魔术师的道具室其他人是不得接近的。就连一个杂技团里的人，不是搞魔术的，也是不允许进道具室的。小张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没有什么“虚晃一枪”的假动作，而变魔术时如果没有一些假动作，魔术师便一筹莫展了。

魔术师们自叹不如张宝胜。

餐桌上的趣事

1982年，张宝胜参加在北京师范学院举行的全国人体特异功能联合人测试。测试期间，领导安排黑龙江大学特异功能研究会秘书长贺仁，负责张宝胜的生活料理工作。

一天，参加测试的科研人员朱润龙、朱怡怡、贺仁等要请张宝胜到外面吃饭。他们一行六人来到北京一家大餐厅。刚入座，餐厅服务员便在每人面前摆放了一个菜碟，还有一套十分别致的西式餐具（叉子、汤匙等）。

张宝胜一眼就看中了这套餐具，便对在坐的几位说：“哎，你们要不要这餐具？”

大家都知道张宝胜的功能，赶忙说：“不要，不要。”

张宝胜又对大家说：“真的，那里面多的是，全是这样的餐具。”说着把手指向餐厅里头靠墙的一个大玻璃柜子（相距10多米远）。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移向那个柜子，只见柜子的玻璃上里面挂着绿色的纱布帘，门关着，看样子象锁着。其它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只见张宝胜用手又朝那个柜子方向指了两下。

大家没有发现什么，便转回身，刚把目光移到眼前桌子上，突然发现在每个人面前的菜碟旁，已整整齐齐地又摆放了一套同样的西式餐具。

这下可把在座的其他几位急坏了，大家很严肃地对宝胜说：“我们请你来吃饭，可不能这样做，让人家服务员看见，多不好，快给人家送回去。”话音刚落，一眨眼的功

夫，谁也没有发现怎么回事，桌子上多出的那套餐具又不见了。而只有他面前还是多出一套。大家当然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眼看着他把多出的那一套餐具装进了兜里。

一个星期天，贺仁陪同张宝胜到王府井去玩。他们先在儿童电影院买好了电影票，一看时间还早，便在大街上逛起来。走着，走着，来到一家新华书店，两人一起进去。贺仁让服务员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日本出版的卫星接收设备有关地面接收站的书，便站在柜台前细细翻阅起来。

过了一会儿，张宝胜等不及了，要走，便对贺仁说：“你要看这本书，过一会儿再来。”说着，一只手抓住贺仁的一只胳膊就要往外走。贺仁无奈，只好把书还给服务员，眼看着把书又放回了书架。

两人走出书店，又往前走。贺仁对张宝胜说：“小张，看电影要两个多小时，等出来再吃饭肚子就太饿了，咱们不如现在买点东西吃。”

“贺老师，你是不是饿了？”

“反正时间还来得及，现在吃点吧。”这时旁边一个小食品店里，人们正排着长队买刚烤出来的大蛋糕，恐怕要块把钱才能买那么一大块。贺仁说完，转身就朝食品店跑去。刚跑几步，被张宝胜叫住了：“回来，回来，不用排队，快回来！”

贺仁刚回到张宝胜身边，只见他用手朝十几米开外的食品店方向用推的姿势指了两下，然后收回。这时贺仁猛然间发现张宝胜一只手里拿着一坨大蛋糕，一块递给贺仁，一块留给自己吃。

吃完蛋糕，两人来到电影院。刚坐下，电影银幕上就打出了片名《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正在这时，贺仁突

然听见自己前额正上方有一阵轻微的“唰唰唰”声，定睛一看，一本书忽然从头上掉下来，正好掉在贺仁的怀里。拿起一看，正好是他在新华书店里看过的那本书。

蛋糕和书的事接连发生在这前后脚，使贺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他和朱润龙、朱怡怡，还有武汉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董振君一起，陪同张宝胜去逛北京动物园。几个人站在动物园门口左侧的副食店柜台前，张宝胜对服务员说：“你给我拿一块巧克力，要大块的！”

服务员递给他一块大巧克力，他付了钱。几个人就进了动物园。刚进门，张宝胜问大家：“你们吃不吃巧克力？”

大家都和他开玩笑说：“你这么抠，就买1块，我们吃什么？”还不等大家说完，他就从兜里掏出一大把巧克力，每人发了两块。大家疑惑不解，明明看着他付了1块的钱，从服务员手里拿到的也是1块，怎么一下变成9块了呢？

看完电影出来，贺仁对宝胜说：“宝胜，你要啥就有啥，那你想不想将来多拿点金银财宝，象电影里演的一样，拿到一个大仓库存起来？”

宝胜摇摇头说：“可不敢。有个白胡子老头告诉我，不能这样做，要这么做，我的功能就没有了。”

贺仁又问他：“你不要，如果将来你娶了老婆，你老婆或你的丈母娘总跟你要东西，你怎么办？”宝胜说：“那我有办法对付她们。”

两人边走边聊，张宝胜对贺仁说：“我不会要那么多东西的，我只要够吃、够穿、够用就行了。再说，也用不着到处去背、扛的，到时候现用现拿也赶趟。”

贺仁陪同张宝胜近半年时间，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这

个人高兴起来不做也不行的；他要不高兴的时候，就急得一身汗。脾气、性子特别古怪。跟他到哪儿，吃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很随便，随心所欲，你制止不住他。”

北京中医研究所的何庆年对采访者说：“特异制动，在国外叫 RK，我们翻译过来叫特异制动。这一类功能在我国古代叫搬运法。搬运法又分两类：大搬运和小搬运。大搬运在中国古代就是搬运一桌酒席。在一个桌面上，什么也没有，特异功能者能用功能把整个一桌酒席搬来，汤汤罐罐既不洒，又不摔。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小搬运就是现在张宝胜做的这类表演。我就亲眼见过一次。”

有一天，在北京师范学院做了一个上午的实验，然后到餐厅去吃饭。因为人多，饭厅里横摆着两张大长条课桌当餐桌。张宝胜坐的那一头离厨房是最远的。炊事员把菜端上来就放在靠近厨房的一头。张宝胜离菜盘相隔正好是两张长条桌子。刚上一个菜，大家都坐在桌子旁边聊天，想等再上几个菜一块吃。结果，谁也没看到怎么回事，菜盘不知不觉地到了张宝胜面前，他就一个人先吃起来。

讲完这件事，何庆年说：“这一类的问题是产生理论的基础，光有特异感知，还不能促进现代研究特异功能的科学理论大踏步地向前发展，特异搬运把时间、空间，整个宇宙的结构完全改变了，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看待特异搬运这种现象，还能不能象我们平时所见到的只是一个模式的现状。国外有人提出‘多世界’的理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刘易成提出世界是个‘多态’的，对这些东西都可以讨论。”

谈到对特异制动功能者的约束力，何庆年说，这在我国气功界是非常严格的。一个人如果有了功能，要是做坏

事，师傅就把他的功能收走了，这种说法是一种约束。我们发现，自古以来，包括现在的张宝胜，他过去跟别人开玩笑，一些小的动作是有的，可是大的损伤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事情，他从没办过。“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偷点大东西、值钱的东西，他对我‘嘿嘿’一笑，说：‘那不行啊，不让我干呐！’我又问他：‘谁不让你干？’他不回答。在他们这些人身上，好象有一个巨大的约束力。他们这些人的搬运功能，搬运钞票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从不这样做。该我的我得，不让我得决不得，是他们信守的原则。关于这一点，考察历史也是这样的。”讲到这里，何庆年又讲了一个历史事实故事。

从清末到民国初，安徽滁县乡下有个姓杨的人，能够发现藏匿的宝物，又因他是回民，群众都叫他“识宝回回”。他的故事曾在扬州和南京地区广泛流传。

有一次，“识宝回回”同几个朋友外出游玩，途中口渴，到路边一人家喝茶。他对朋友说：“这家木柜里有2两5钱金子。”朋友不信，后经人调查了解，印证了他的说法。又有一次，盐商老板从他面前经过，他对人说：“刚才从我面前走过的那人布兜里有120元。”这话被一个小偷听到了，偷来的钱的数目正与此相同。

后来，小偷登门拜访，要同他结拜兄弟。小偷说：“你识宝，我来偷。”“识宝回回”不干，回答说：“我不干丧德害民的事。”小偷恨他。有一次，小偷被擒，送公堂审讯，勒逼招供，小偷把“识宝回回”供了出来。老爷派差役捉拿“识宝回回”当堂审讯，“识宝回回”回答说：“我会识宝，但并不当小偷。”老爷问：“你用什么识宝？”他回答：“用耳朵‘听’”。县官惊异，用铁盒装了两个元宝，一大一小，然

后让“识宝回回”去“听”，并对他说：“你若能‘听’出铁盒里装是什么，我就放掉你。”“识宝回回”“听”了一会儿，做了完全准确的回答。县官认定此人有“仙体”，便要留他当差，以破疑难案件。“识宝回回”不干，他说：“我不做官衙，更不做害民之事。”县官盛怒，说他有“妖气”，把他关进大牢，屈死狱中。

讲完这个故事，何庆年说：“我访问了很多气功老前辈，他们有一句格言：‘练功不修德，必然要遭魔。’这说明对他们这些功能很强的人也有一个自反馈，过去讲‘一物降一物’，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一种自我控制系统，而且是一个很高层次的控制系统。现在有人提出：人都变成了超人，都变成了张宝胜，社会不就乱了套吗！其实，对这一点是不必担心的。”

“恶作剧”数例

在张宝胜众多的趣事中，最有趣的是他经常和别人开玩笑，做一些人不知鬼不觉的小动作，那诙谐、幽默和滑稽的恶作剧，常常搞得人啼笑皆非。别看他如今已是30岁的人了，单从性格和脾气上讲，就如有人所说的，他的处事和思维方式，仍象一个十几岁的顽皮的孩子。

1986年，张宝胜同国防科工委司令部打字室小潘（已转业）结婚了。对张宝胜来说，小潘是他最理想的中人。素日在家中，他对小潘亲亲昵昵，恩恩爱爱，可以说，变得象个温顺的小绵羊（当然，也有发脾气的时候）。可是一旦在公众场合，这种亲昵的绵羊性格便无影无踪了。全要在外人面前显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气质

来，指挥小潘干这干那，让妻子顿时变成比他这温顺的小绵羊还要温顺。

有时，他让小潘做的事情又实在出格，在外人面前让妻子难堪。女人也有女人的尊严。妻子一旦不遵从或者做晚了，他便跟妻子开一个小小的玩笑，让小潘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

有一次，国家某部门邀请张宝胜去做特异功能表演。表演结束后，有一位老同志表示不相信：什么特异功能，纯粹跟耍魔术的差不多。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位老同志当时说完并没在意，谁知这话被张宝胜听到了，他大为不满，总想寻个机会跟这位老同志开个“玩笑”。为答谢宝胜的精采表演，机关食堂专为此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吃饭时，有众位相陪，这位老同志也是其中之一。

饭后，桌面上一片狼籍，鱼头、肉骨、残汤剩羹摊了一桌。大家边抹嘴边向门口走去。老同志到了门口，突然觉得衣服兜里沉甸甸的，有个东西往下坠。低头一看，兜里鼓鼓囊囊的，伸进手去一摸，老同志傻了眼。抓出一把一看，全是鱼头、肉骨，还有盘里剩下的菜汤，油糊糊的装了满满一兜。

众人一下围了上来，见此情景，都觉好笑。虽然没亲眼看见这脏物是怎样运动进兜里的，但心里对这场恶作剧玩笑的起因却是十分清楚的。老同志刚要动怒发火，转而一想，又恢复了平静，自言自语地说：“嗨，谁让我乱说话不看对象的呢。”此时此刻，他内心里对特异功能究竟是怎么想的，只有这位老同志自己知道。

张宝胜本来不会开车，竟也开起车来，而且一开起车

米车速就特别快。时常被警察当场扣住。警察向他索要驾驶执照，他乖乖的交出来，警察要罚他的款，他也乖乖地递上。然而，转眼之间，驾驶执照和钱又照样如数地回到张宝胜的衣兜里。别看他开快车，却从来不出事。

有一次，有个单位派车来接他去作表演，路上，他让司机开快点，结果被雷达测速区的警察扣住了，警察要司机交出执照，司机只一个劲地说好话，就是不愿交。站在旁边的张宝胜冲着司机说：“给他，给他”。司机心想：是你让我开快车，捅了漏子一点不圆场，还叫我交出执照，心中不快。

交出执照，又要罚5元钱，司机正要再磨嘴，张宝胜又说：“你把钱给他，咱们走人！”无奈，司机又乖乖地交了5元钱。

两人回头便朝车子走去。警察兜里本来有一张拾圆的大团结，本想将这5元也放在一起，结果怎么掏，也不见那张拾元的人民币了，再掏一次，发现刚收交的驾驶执照也不见了。他这才意识到，可能是遇上人们常说的那个张宝胜了。

待他欲喊时，张宝胜和司机开着车早已不见影了。

车在路上行驶着，张宝胜将驾驶执照和一张拾元的人民币递给司机：“给你！”司机侧头一看：“既然交了（指人民币），我就不要了。”

张宝胜说：“拿着吧，这是警察兜里的钱，等你下次再违了章，好还给他。”

据一位朋友告诉笔者，张宝胜有一辆小卧车，是香港一位知名富商送给他的。本来，张宝胜并不会开车，但自从有了小车后，没怎么学就会开了。从张宝胜家出来有几

公里很窄的乡间柏油路。张宝胜每次开车出来，后面的大车司机只见宝胜的车就象一条快速游动的蛇，在马路上东躲西闪，弯弯曲曲，车后不时地扬起一股淡淡的尘土。开始，公路警察不认识宝胜，常常因开快车扣住他，没收驾驶执照，罚款。但到头来，当警察发现不仅没收的执照和罚款不见了，就连自己的工作证或钱也不翼而飞，最后才恍然大悟，只好跑很多路到宝胜家，向宝胜说好话索要。

有一次，宝胜招呼朋友到火车站接人。快到车站时，车被值勤警察用小红旗拦住了。宝胜下去同警察交涉：“先让车进去，我再去向你们科长解释行不行？”“不行！”警察拒绝得干脆利索。

稍过片刻，宝胜周围便里里外外围了几层人。警察急了，要将宝胜他们当成“扰乱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抓起来。谁知宝胜不服，一定要讲个清楚。于是，4个警察一起动手来拉宝胜，却被宝胜用力一甩，将他们4人甩到地上。双方争执不下，刚好派出所所长和指导员赶到，将宝胜他们请到派出所解决。

没想到，在派出所里，当宝胜的真名一出口，严肃的所长便热情地站了起来：“原来是你啊，知道，知道，我们久闻大名了。”在融洽的气氛中，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

接着，派出所的同志请宝胜做特异功能表演。所长勇敢地摘下手表，放在桌子上，宝胜便发功向手表吹气，等朋友挤上去时，只见所长那块半新不旧的手表已经停止了走动，秒针和时针象散了架似地横卧在表壳内，一动不动。

宝胜提议说：“还是认字吧”。大家一致赞成。于是，指导员随手撕下桌面上的一块纸，走到另一间房子里去写

字，朋友和宝胜都坐在办公室里。等过了一会儿，指导员拿着折好的纸条走了进来，放在宝胜面前。宝胜说：“你找个药瓶装起来更严实些。”结果找来找去找不到药瓶，于是拿了个铝制饭盒，将纸团放在里面盖好。

此刻，众目睽睽之下，只见宝胜沉思片刻，双手互相搓了搓，右手在右腿上点划了几下，马上笑着说：“认出来了，纸片上写的是：误会，别生气，会很快解决此事的。”指导员一听，连声说：“猜对了，猜对了。”大家一齐鼓起掌来。朋友随即取过纸团，打开一看，果然是上面的内容。

“国宝”原来是逆境之士

随着宝胜表演次数的增多，又加上常到外地去表演，有关宝胜的奇闻趣事越传越广，宝胜的名字也越传越响。有人称他是“中国超人‘头号种子’”，有人说他是“奇人如斯”，香港的报纸称他是“小神仙”，有人把亲眼看他一次表演称作是“毕生难逢的良机”。也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国宝”。据有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文章说：“有关人士透露，西方某发达国家愿意出2·5万美元把宝胜弄到手。而香港澳门方面也非常希望一睹其风采。”

无论是在采访中，还是与朋友交谈，很多同志劝笔者不仅要写宝胜的奇闻趣事，还一定要写写宝胜的身世和经历，众多的读者对此一定会感兴趣，也是大家的心愿。为此，笔者作了一番调查，果不出所料，宝胜的身世和经历同样有着众多耐人寻味的且带神秘色彩的故事。

张宝胜1958年出生在南京市郊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本姓沈，名继宝。他有3个哥哥，3个姐姐，还有

1个弟弟。宝胜出生后3个多月，突然患了肺炎，住进南京市某家医院。病愈出院时，一结账：住院费50元。这下可把宝胜妈愁坏了。那年月，生活本来就贫寒，又加上孩子多，到哪里去筹措这50元钱呢？

就在这时，吉林省长春市一名干部到南京出差，突然病倒，也住进了这家医院。这个干部的大姨子家住辽宁省本溪市，结婚多年，只有两个女儿，曾多次托他帮忙寻一子收养。当他得知宝胜妈正为交不上住院费发愁时，便主动前去商量：“能不能把这孩子给我收养，我给你交上这笔住院费？”起初，宝胜妈还舍不得，这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怎能舍得送人呢？可是又一想，家境贫寒，这么多孩子怎能养得起，与其让孩子在自己身边受罪，不如送人让孩子享点福。

宝胜妈思量来思量去，处于无奈，最后一下狠心就答应了，双方相互留下地址和姓名。

这位干部抱着宝胜回到东北，很快送到本溪市他大姨子家。宝胜的养父姓张，在本溪市文化宫作文化宣传工作。从此，宝胜由沈继宝改名为张宝胜。

说来也怪，宝胜到张家后不久，养母接连生了两子，有人说，宝胜这孩子有福，走到哪里就会给人家带来幸福。这样，宝胜由原来受宠的养子地位一下跌了下来。三年自然灾害降临，又加上接连多了3口人，宝胜家的生活越来越贫穷。为了照看这些孩子，养父特意把岳母接到家里，长期照管家庭。宝胜本应叫养父的岳母为姥姥，因为长期生活在一起，感情又十分融洽，宝胜管姥姥改叫奶奶。

在那闹灾荒的岁月里，吃糠咽菜，剥树皮，采树叶充

饥已是极普遍的事。一块玉米面饼子，半个高粱面窝头被视作上等点心。父母藏了又藏，有时放在篮子里挂在墙上，有时锁在柜子里。但是，不管父母藏在哪里，挂得有多高，都躲不过宝胜的眼睛，最后总是被他吃掉。为此，宝胜挨了不少打。

后来，宝胜渐渐长大了，在他身上“怪”现象也多了，还是因为这张嘴，让他吃了不少苦头。比如，邻居家丢了一只小猫、小狗，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只要问到宝胜，准能告诉你是谁家谁谁偷去了。按他说的，失主十有八九准能找回东西。当然，也有找不回来的时候。这样一来，被宝胜告发人家，有时大人找茬儿伸手打宝胜。有时就让子女找他打架。

其实，宝胜挨打还远不止于此。被宝胜点名道姓的人家，何止恨宝胜一人！他们常常用极难听的话语辱骂宝胜爹妈，刺伤了张家在人格上的自尊心。有的甚至扬言“连他老子一块揍”。宝胜爹妈每当听到这样的谩骂，回家就拿宝胜出气——打骂一顿。

天长日久，宝胜给父母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孩子太调皮，竟惹祸。

有一年，宝胜到长春姨夫家住了一段日子。开始还好，时间一长老毛病又犯了。有一次，姨夫一家邻居丢了东西，宝胜坚持说是另一家偷的。失主到这家一找，果然不错。但偷东西的人家不认账，硬说东西是自己家的。两家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偷东西的那一家听说是宝胜告的密，气冲冲地跑到姨夫工作单位，质问：“你从哪里弄来这么个混蛋……”说着就动起手来。

宝胜姨夫在外受了气，挨了打，回到家当然也轻饶不

了宝胜。

一桩桩一件事连在一起，父母开始对宝胜讨厌了。有一次，宝胜姨夫到本溪串亲，宝胜妈对妹夫说：“这孩子咱们也难养他，太调皮，竟惹祸，我实在带不了。干脆把他送回去吧，就算咱白养了，这也不要紧。现在他还小，毕竟不是咱生的，不管不好，管吧，整天光靠着打也不是个事，以后大了更难办。”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再由宝胜姨夫将宝胜送回南京生父家。

苦命的宝胜退回南京时（六岁多），妈妈刚去世不久。他对南方生活极不习惯，加上语言不通，妈妈不在了，既得不到母爱，也得不到多少家庭上的温暖。住了五、六个月后，他就一心想回东北。有一天，他在车站上转来转去，听一个青年男子说话是沈阳口音，便跟着这个人一起上了车。上车时，他紧紧跟在这个人的后面，因为他太小，检票员还以为宝胜是这个人的孩子，也没拦他。最后，宝胜七拐八拐终于回到本溪养父家。

宝胜回本溪后不久就上学了。后来，他渐渐长大了，宽厚的嘴唇，显得非常质朴、憨厚，一切都是那样普通。如今，他走在大街上，只要是没看过他表演的人，别人谁也不会多看他一眼。别看他外表无怪异之处，但他生就一双眯细眼，黑白分明，炯炯有神。尤其他那透视本领更是让人叫绝。隔纸、隔布、隔肚皮乃至隔墙，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恍若火眼金睛。然而，正由于此，使得他连连遭受冤枉。

在学校，平时哪位同学丢失钢笔、铅笔、小刀、橡皮、手帕什么的，只要告诉他有何特征，他可马上准确地说出在什么地方，或是谁个贪心拿走，绝无差错。同学们

认他作小神探，老师却怀疑他是小偷：“不是你偷的，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为这，他也常受一些同学的欺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养父一家从本溪市下放到农村，从此中断了宝胜继续读书的机会。文革后期，养父被落实政策，一家人又迁回本溪，养父被分到本溪桓仁铅矿工作。不久，十六七岁的宝胜也在矿维修队当了工人。

那年3月正闹桃花汛的时节（指化雪的水），有一天晚上，宝胜被养父从家里赶了出来。宝胜无处呆，只好卷起铺盖卷，来到矿上临时搭起的一栋木板房里。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宝胜在板房里冻得发抖睡不着，一会儿起来撒尿，一会儿起来抱点柴草。但又不敢生火。

矿上一位领导是部队转业下来的团职干部，人家都称他“李团长”。这天夜里，李团长出来巡视矿区，突然听见小板房里有动静，便大声喝问：“谁？”

“我。”宝胜回答。

“你是谁？”

“我是宝胜。”

“你在这里干什么？”

宝胜披衣走出板房，吱吱唔唔说出了实情。李团长一听，又生气又心疼。“这么冷的天，在这里头住还不得冻死，快回家去！”

宝胜哪里敢回。有人给他出主意：“找街道去！”宝胜是养子，一般人不敢多管这事。后来在公司一位敢说敢干的领导的关怀下，矿和街道工作人员来到宝胜养父家，征求他们的意见，养父养母无挽留之意，同意将宝胜的户口从他们家迁出。矿以人民政府的名义，让他吃集体食堂，并给他安排住进了职工集体宿舍。从此，宝胜成了无家可归

而真正独立的单身汉。

维修队的活无定型，推车、担水、抹墙，样样都有，而在维修队干活的大多是家庭妇女，有的很是能说会道，偷闲磨滑，指派宝胜干这干那。多数人知道宝胜的身世和经历，不是同情，而是经常借此取笑他。当时宝胜已经十七八岁，可他身体格外瘦弱。据说，他到 10 岁的时候，脑袋很大，但个头才和北方农村一般家庭用的八仙桌那么高。宝胜的个子是从 12 岁以后才开始猛往上蹿的。

由于长期的劳累过度，有一天，宝胜被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到医院一检查，说他是空洞性肺结核。一个本来就被人嫌弃的养子，又患了传染病，就更惹人嫌弃了。

张宝胜目前所在单位的一位科研人员曾到宝胜的两个家去家访过，并亲自同两个家的成员们交谈过。自宝胜调到这个单位后，这个科研人员一直同宝胜合作做各种测试，彼此都十分熟悉和了解。在谈到宝胜对这两个家庭的感情时，这位科研人员说：宝胜对养父养母的严格管教是理解的。在当时，父母不理解自己的特异性格，就象今天有的人不理解特异功能的存在一样。相比之下，他对本溪的养父养母是有感情的。不管怎么说，是他们把自己从小拉扯大的。参加工作后，每次探亲假都是回本溪，30 年来，他只回过南京两次。1986 年春节他结婚后也是回本溪度的蜜月。

小荷才露尖尖角

矿劳动服务公司财务科会计孙桂珍，今年 50 多岁了。张宝胜吃食堂、住集体宿舍后，有空就到财务科去转

转，时间长了，同孙会计混得很熟，别人嫌弃宝胜有传染病，孙会计不嫌，反而从各方面关照他。衣服脏了，她帮洗，破了，她帮补，家里做点好吃的，也想着宝胜。宝胜有知心话愿意对孙会计讲，就连第一次交朋友时，女友的信也让孙会计看。宝胜到她办公室去玩，见桌子上有什么，都要拿起来用鼻子闻一闻。哪怕是一支钢笔，一支香烟，一串钥匙也不放过。有一次，她意外地发现宝胜能隔着纸认字，觉得很奇怪，就问宝胜：“你是怎么知道自己能闻字的？”宝胜说，有一天晚上睡觉，他总觉得自己身子底下有两角钱，点上灯掏出一看，真的是两角钱。

孙会计不相信，就在一张纸上写了“毛主席”3个字，揉成纸团让宝胜认，宝胜拿着纸团在鼻子底下闻，只见他鼻翼闪动了几下，就把纸团里的字认出来了。从此，孙会计逢人就宣传：宝胜能用鼻子闻字，有的人不相信，就想亲自试一试。可有的人说：“别听他那一套，竟瞎扯淡，他要真有那两下子还行了呢！”

宝胜原来谈过的女朋友的母亲多次来信，劝他回去接班：“你一个人呆在山沟里有什么意思？回来接班吧，一切都替你准备好，不用你操心。”矿上好多好心人也劝他回南京女朋友家接班。宝胜说：“我不去接人家的班，接人家的班下乞赖，我将来准比他们强。”

宝胜平时到孙会计办公室去玩，临走的时候，同屋的人都习惯地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可宝胜从来不说“再见”二字，而是说：“死里不见生里见，生里不见中央见。”每次都是如此。笔者不明白“中央见”是什么意思，孙桂珍哈哈一笑说：“宝胜现在不是到北京了吗？底下老百姓都把北京看作中央”。“——噢”，笔者这才恍然大悟。

宝胜还常对班里人说：“我在咱们矿呆不了多长时间，最多两年我就走了。”人们听了不以为然，反而贬他：“看你那个样，能往那里走，谁稀罕你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三道四拿他开心。

事情就这样在下面半真半假不紧不慢地流传着，谁也没把他当真事。宝胜生就坐不住，爱动手，爱跑腿，心地不错。有一回，他到矿收发室去玩，看见有本班一个青年工人的信，便把信带了回来。走在路上，他边走，边把信拿在鼻子上闻，结果把信的内容全闻出来了。

回到班里，宝胜将信递给那位年轻工人，还笑着逗弄说：“你那对象来信约你看电影罗！”小伙子先是以以为张宝胜瞎猜开玩笑，待拆开一看，果真如此，脸色霎时间由晴变阴，拔腿就跑到矿保卫处，将张宝胜告了一状：私拆信件，违反宪法，破坏公民通信自由！

保卫处对宝胜用鼻子闻字早有耳闻。此时，保卫处的同志眉头一皱，立刻叫来张宝胜，令他好好交代。张宝胜倒也并不紧张，如实相告：“我没拆人家信，我是隔着信封看到里边字的。这算犯的那门子法？”

保卫处的人一听，可乐了，顺手拿出一份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的文件来：“你看吧，里边是啥内容？”只见宝胜不慌不忙地朝牛皮纸包扫了一眼，说道：“里边是计划生育的文件，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

就这么一试，宝胜立时从“罪人”变奇人。某公安局得到报告，一声令下，将他借调去协助破案，消息传开，轰动本溪。

宝胜的性格就是喜欢动，坐不下，站不稳，加上他文化低，又不大喜欢学习，所以不大适合做公安工作。有一

次，宝胜陪同另外两名公安人员外出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后，其中一个同志要买鞋，3人便信步来到某商店，要买鞋的那位同志仔细瞧完鞋子，又决定不买了，把鞋子退给售货员，大家眼看着售货员把鞋子放回了货架，这才朝外走去。

3人刚走出100多米远，只听背后有人大声喊：“同志，请等一等！”大家回头一看，是刚才卖鞋的售货员急急地赶来，象追他们似的，大家生疑：出了什么事？此时3人立脚停步。只见售货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地说：“你们这几个同志太不象话了，不付钱怎么就把鞋子拿走了！”

另外两名公安人员一听，愣了：“同志，你别这样讲话，你看我们穿这身衣服，怎么能做这种事？”

“就是你们把鞋拿走了，你们刚走我就发现鞋子不见了，你们走后再没人过来买鞋子！”

两位公安人员一看说不清楚，也急了，为了证实自己确实没有拿，其中一个说：“你实在不相信我们，可以抄我们的提兜！”说着，就“唰”地一声拉开了拉链。此时此刻，只见那位公安人员的眼睛一下象傻似的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是真的：提兜内果然放着刚才看过的那双鞋子。

面对着这一事实，两名公安人员羞得满脸通红，无话可说，只好认错，心里好生纳闷。过后一查问，的确是宝胜将这双鞋子转运到那个同志的提兜里的。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宝胜说想试试自己的功能。大概由于这件事的发生，宝胜很快离开了某公安局。

不久，张宝胜的火眼金睛又吸引了医学家。宝胜只读

过两三年书，别说经络学没学过，就连五脏六腑在肚内怎么个摆法也没人教过。可是，他却能把人体内的结构看得清清楚楚。辽宁省中医学院又把他请了去，一本正经地搞起了科学实验。宝胜仅凭肉眼就能准确地看出人体经络走向，教授们拿古书记载的一对照，一模一样。宝胜不仅能看清人体经络走向，还能区别经络的颜色。在他眼中，不同的人经络的颜色也不相同。有灰有黄，还有粉红的。辽宁省中医学院原先用声发射检测仪器记录人体的经络传导声信息；只能观察到常人四肢的一段。张宝胜参加实验观察后，把所有的经络走向都查得明明白白，喜得教授们眉开眼笑。

辽宁省中医学院王品山教授，从1982年和张宝胜搞了一年多人体科学研究。王教授说：

“我们曾把他带到一个刚做完手术的病人跟前，里头有根血管没缝好，他都看出来了。

“我们做了个实验，在钥匙上系了一串铃铛，然后对宝胜说，‘现在开始，你爱把钥匙移到哪，就移到哪吧’。说时迟，那时快，转眼间张手上的钥匙不见了——被他转移到了抽屉里。在场的人只闻铃铛响，就是看不到钥匙移动。

“他上街碰到下雨，走多远都浇不着，回到家，衣服鞋子都是干的。

“我们称他的体重，他站在秤盘上，指针一会儿指向40公斤，一会儿指向50公斤，在他的意念作用下，体重一瞬间相差10公斤。”

……

沈阳市北陵公园有块大石头，名叫“下马石”。传说在

清朝时光，不论几品的文武大臣到此都得乖乖下马。有一回，中医学院一位教授陪张宝胜到北陵公园散步，路过下马石时，宝胜朝那石头瞄了一眼，突然说道：“这底下埋着铜币呢！”教授听罢不动声色地说：“我不信，除非你有本事把它取出来！”

宝胜听罢，也不搭话，只是暗暗一发动，凭空一抓，竟真的抓出两个沾着泥土并发了绿色的铜币来。

据张宝胜现在工作单位里那位曾到宝胜家访问过的科研人员说，宝胜少年时代，有一天跟随养父上街买肉。这天正是赶集日子，集市上人山人海，肉摊前里三层外三层，围得密密麻麻，水泄不通。养父只好望肉兴叹，拖着宝胜空手回家。哪知走到半路上，宝胜手中突然拖出一块5斤多重的肉来。养父一见，顿时怒气横生，噼啪两个巴掌抡到他脸上：“好个畜生，怎么能偷人家的东西？”

宝胜两眼含泪，大叫冤枉，说：“我不是偷的，是用心力取了人家5斤猪肉。”养父一听，半信半疑，心想：是呀，他一直跟在自己身边，寸步不离，怎么去偷的肉呢，莫非真有什么神力不成？这件事，一直是养父心中的一个谜，直到宝胜的功能被大家都公认了，这个谜才解开。

宝胜是有一种意念取物的本事，他不用伸手动脚，只要心里暗暗默念发动，便会生出一只无形的“怪”手，想啥拿啥，神奇莫测，他的意念力量还可命令物件穿过纸张、布料、玻璃、木板甚至厚实的水泥墙。一次，他在辽宁省中医学院，早上大家看他空手外出，回家时却提着满满一热水瓶豆浆。本来那热水瓶是在隔壁房间的，可是张宝胜根本没去隔壁房间。当人家表示奇怪时，宝胜说：“你们看好！”一眨眼热水瓶立时又不见了，大家到处查找，发现热

水瓶已经“跑”回隔壁房间了。张宝胜又一发动，那热水瓶却又回到了张宝胜的手中！

据孙佳珍说，她们矿劳动服务公司有财务科，销售科，还有经理室等，办公室都连在一块儿。有时宝胜到她办公室去玩，就说其他屋的人谁坐着，谁在躺着，谁在谈话，谁正在干什么，一核对，一点也不错。孙会计问宝胜：“隔着好几层墙，你怎么能看到他们在干什么？”宝胜说：“要我看根本就没有墙”。就是说，在他眼里，墙是不存在的！

在奇人张宝胜浑身上下，差不多都有种种神话小说中才出现的绝顶神技。

你瞧他那鼻子，从外表看平常得很。可是当他鼻翼掀动起来，嗅嗅闻闻时，功力就发出来了。即使是藏在连X射线都无法穿透的铅罐里纸团上的字，只要他鼻翼掀动几下，闻上一会，即可看得清清楚楚。

再瞧他那双眼睛，眯眯细细，其透视能力就恰似孙猴子那双火眼金睛，神通无比。

宝胜的绝妙神功，不胜枚举。但最使人难以相信的还是他表演的“障眼法”。

障眼法乃是神话小说中异想天开的幻想。即作法者使出法术来，遮住人家视线，叫你视而不见。如今，有谁会相信张宝胜不但会使这种“法术”，使自己隐去身影，而且还能让自己的血肉之躯，象药丸子穿过玻璃瓶壁那样，从别人身体穿过去。

宝胜少年时代，家境贫穷，他手上更难得有分文钱币。可他生来就有爱听音乐、看电影的嗜好。当他眼瞅着别人高高兴兴走进电影院时，心里便生出一股邪念：看我

不用票也照样进。于是，默默发起功来，把那守门人“谜”住后，便大模大样走了进去，谁也没加阻拦。如此说来，前面写到的他从南京回本溪之事，就不难理解了。

据黑龙江人体科学研究会秘书长贺仁回忆，他同宝胜在北京师范学院 1982 年联合大测试期间，节假日常同宝胜一起出去游玩，每次上公共汽车都很拥挤，贺仁费九牛二虎之力还在下边挤，可宝胜却早已坦然地坐在车上观光了。下汽车时，明明宝胜在贺仁后面，可是当贺仁迈下车门最后一个台阶时，又见宝胜早已站在车站很远的地方等候他了。

这天，在东北某大学里，张宝胜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表演。

实验开始，40 多位机灵活跃的大学生被分派在一座礼堂的大门口，而礼堂的其他所有大小门全部死死封住。实验主持人详细又明确地告诉那 40 多位同学，认真守住大门，别让张宝胜有孔可钻。礼堂大门就那么几米宽，40 多个同学干脆一个挨一个，封得严严实实。为了防止张宝胜的障眼法，同学们个个睁大眼睛，互相提醒：“哎，贴紧点，别让他溜进去呀！”

正当人们叽叽喳喳热烈议论防守之术时，张宝胜却已悠闲地站在了礼堂中间。

同学们虽然弄得莫名其妙，但仔细一想，心里老不大服气，大叫不算数。一口咬定张宝胜说不定是从厕所进来的，厕所的门无人把守，这可是个大漏洞。

宝胜心想：你不服，再试就再试。第 2 回，同学们自以为有了经验，又增加一些兵力，不仅把大门照样密密麻麻地拿人墙堵住，还派出重兵，彻底守住厕所门。女厕所

则由一批女同学堵住门。一切准备停当，实验主持人向张宝胜打了个招呼：“开始。”

张宝胜听罢，也不答腔，依旧与旁人瞎聊天，没想到转眼间人已不见了。这下礼堂内轰动了。原来张宝胜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凭借他的障眼法迷住把门的重兵，并用神奇的意念力将自个儿百把斤的血肉之躯，无影、无声地穿过“人墙”，自得其乐地出现在礼堂内了。

此时此刻，同学们再也找不出守卫上到底有什么漏洞，人人叫绝，个个称奇。

有的同学甚至喊道：“谁说古人的‘穿墙而入’是神话，《聊斋志异》是再好不过的科学论文。”

张宝胜在辽宁省中医学院帮助工作结束后，于1983年6月奉命调进北京某研究所。从此，他正式踏上了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道路，开始了揭示人体奥秘的生涯。

意念取物信手拈来

张宝胜凭意念取物的趣事前面已讲了不少，大都是在公众场合的表演，如此神奇莫测的表演，常常逗得耳闻目睹的观众如坠九里雾中，免不了又教人狐疑丛丛。公开表演且不去重复，没公开的意念取物信手拈来的趣事，也比比皆是。

四块烤白薯

一天，科研人员宋孔智等3人同宝胜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做完实验，到对面食堂吃完饭出来，便在马

路旁的人行道上散步。走着走着，看到路旁有个烤白薯的老头，高高的炉筒上摆满了刚刚出炉的白薯，散发着一股诱人的香味。大家站在炉前刚要与老汉说话，老汉赶忙站起来：“同志，买红薯吧！”

大家离炉子有一步远赶忙回话：“不买、刚吃完饭”。说完，就又朝前走去。走出五六十米远，张宝胜手里突然出现4块香味扑鼻的烤白薯，每人分了1块。宋孔智问宝胜：“没看见你靠近炉子呀？”宝胜笑着说：“吃吧，吃吧，别问了！”

鞋 钉

一天下午，做完了测试，宋孔智对宝胜说：“你的头发太长了，咱找个地方理发去。”两个人骑自行车来到309医院大门口的一家理发店，一看，排队理发的人太多。两人心想，算了，先不理发，再转转看吧。

于是，两人推着自行车在医院门口闲转，转着，转着，来到一个修鞋的地方，宝胜有意无意地随便问道：“你这鞋钉多少钱一个？”修鞋的老头告诉了他钱数。

宝胜两手扶着自行车把，又问：“如果我自己带钉子，你给钉一下得多少钱？”

“那得看你钉多大个地方。”老头说着抬头看了宝胜一眼，见宝胜一只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鞋钉。这下老头急了：“你哪来的钉子，是拿我的钉子吧！”

宝胜佯装和老头讲理：“我站在这里连动都没动，怎么会拿你的钉子？”宝胜讲的也在理，要够到老头身边木盒里的鞋钉，非得弯下腰才成。可是宝胜两手扶车，又没弯

腰，怎么会拿到鞋钉呢？宝胜见老头不吱声了，又说：“那给你吧，我不要了。”说完，把鞋钉往木盒里一撒，一个也没掉在地上。之后，便骑上车走了。

吃猪肝及其它

有一次，宋孔智和小周同张宝胜一块到本溪出差执行任务。一到本溪，宝胜就嚷嚷着要回家。老宋同宝胜商量：因任务急，先不要回去，办完事再回去。可是他非坚持要先回，因没同意他，就闹情绪了：躺在床上不吃饭。

这下可把老宋和小周急坏了，不吃饭怎么成？两人商量了一下，就到街上给他买了一大块猪肝，从中间掰开，给他一半，另一半放在离他有3米远的桌子上。

宝胜躺在靠近窗户的那张床上，一会儿就把给他的猪肝吃完了。他也不提还吃不吃，只是把手在铺板边上“啪啪”拍了两下，桌子上的那一块猪肝就不知不觉地又到了他手里，接着又吃起来。

他们一行3人办完事从本溪来到沈阳，住在辽宁大厦。临走的那天，因为是晚上的车，本想吃饭前把离所的一切手续都办完，吃完饭就直奔火车站。没想到宝胜下午出去一直没回来，直到快开饭了，还是不见宝胜的影子。老宋他们估计，宝胜可能又到哪个朋友家串门去了。

实在等不来，老宋就和小周把宝胜的餐券退掉了，然后去吃饭。正吃到半截，宝胜回来了。老宋赶忙说：“以为你不回来吃了，就把你的餐券退了。你稍等我再去给你买一张餐券。”

宝胜摆摆手说：“不用啦。”说着就在另一张餐桌上坐下

来。过了一会儿，服务员过来数餐券，边拣边默默地数：“1、2、3……”，这时，宝胜突然手举着一张餐券递给服务员，这是服务员和在座的同志都有目共睹的。可是，服务员收毕餐券只有9张，再数一遍还是如此，而桌子周围却坐着10个人。服务员纳闷了：明明是从每个人的面前拣起的餐券，还有一个是亲自递给自己的，怎么会少了一张呢？此刻，服务员也不敢说谁没有交餐券，只好拿着那9张餐券，带着不解的疑问离去了。

还有一次，老宋和宝胜到北戴河去出差，办完公事，他们把车停在招待所。老宋对宝胜和司机小刘说：“对面那个小饭馆卖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咱们去吃‘狗不理’吧。”

三人来到包子铺，人家已经关门了。他们接着又往前走。走着走着看见一个小吃店，排队的人也挺多。老宋说：“咱们吃饺子吧！”说着，就去排队。这时宝胜已经溜出去了。过了一会儿，老宋怕宝胜走远了，跟排在身后的同志说了一声，便出来寻他。出去一看，好家伙，只见宝胜和小刘一人手里拿着一条刚炸出来、还冒着热气的斤把重的鱼正在吃呢！

老宋问小刘：“哪里来的鱼？”

“宝胜刚给我的。”小刘说。

此时，这家小吃店的厨房里确实正在炸鱼。象这种情况，宝胜不敢告诉老宋，怕老宋说他。

宋孔智回忆说：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宝胜随机来得很快，想干的事就来得很快。他不愿干的事，譬如对某一个测试项目，他不感兴趣，做起来就费劲；再譬如，他对某一个人很反感，这个人出的表演题目做起来也很费劲，有时他根本就不做。

宝胜的意念功力不仅可以随意命令钥匙、高跟鞋、热水瓶等小玩艺儿，在严格监视下穿过纸、布、木板、墙壁等障碍物，而且还可以任意叫大件物品搬来抛去。有一次，张宝胜当着众人的面，暗自一发功，竟在眨眼间把隔壁仓库里一袋重达 100 斤的白糖，穿过墙壁搬将过来，扔在众人面前！在场人当下仔细检查：仓库门，锁着；窗户，关着；墙壁，好端端地连石灰抹儿都没掉下一粒！

黑龙江大学的贺仁和北京中医研究所的何庆年都对笔者讲过此事，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副教授林书煌在 1988 年新开的人体科学选修课上，也讲到过这件事。

名片嚼烂又复原如初

1986 年 9 月，张宝胜南下某地。

一天，他刚做完“金牛”港币人袋的表演，此谜尚未破，他趁着 20 分钟的空档，又推出了第二套节目。

他请某同志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并在名片上签上姓名，又请观众上来一人，让其当众将名片放进嘴里嚼烂，吐到一只碟子里。张宝胜取过卫生纸，把碟子里已被那观众嚼烂的纸糊拿了出来，放在手中，又搓又捏又吹气，反反复复，约摸几分钟之后，只见宝胜眉头一皱，对台下说：“这名片纸糊还缺一点。”随即那人凑过身去，细心地在台面上、碟子里找。果然找到一丁点儿纸糊渣，赶紧用牙签挑起来交给他，张宝胜还是皱眉头，说：“还缺一点！”

那位嚼名片的观众一听还不够，赶紧又跑上台来，取过牙签，小心细致地在自个儿牙缝中搜，个个牙缝都搜刮完了，什么也没有。这时台下观众兴致越来越高，有人高

声喊叫：“有没有吞到肚子里啊？”那位观众找来找去，总算在台面上又找到丁点儿纸屑糊。

宝胜接过来，跟原先吐出的那一小撮纸屑糊放在一起，搓了一阵，捏了一会儿，又吹了几口气。接着双掌合压，把纸屑糊压成片状，再吹一阵气儿，便凝神注视着，慢吞吞地伸着指头在名片纸屑糊上又推又压。没多一会儿，奇迹出现了。那被嚼得稀烂的名片，竟已复原如初。特别是让人亲手签上的姓名依然清晰一新。宝胜将复原的名片举起，让观众看过之后，交到嚼名片的人手里。

此时此刻，台下 200 多双眼睛，一齐盯向了他。这人接过名片，仔细辨认之后，惊奇不已，禁不住站起来，高举这张被嚼烂又复原的名片，大声说：“这是我签名的名片。”

话音刚落，台上台下顿时爆发出如痴如狂的热烈掌声。100 多位观众，个个惊叹不已，人人心服口服。这张名片从台上传到台下，观众争相观看，细细鉴别，只见那名片完好无损，跟原来一模一样。几乎瞧不出任何被嚼过的痕迹，如此神功魔法，若非亲眼目睹，光凭嘴说，简直难以置信。

今年 4 月 14 日，国家科委一位领导同志带着几十名参加第七届政协人大会议的代表，来到某研究所观看张宝胜复原功能表演。全过程和细节基本同前例一样，只是当名片复原后交给那位领导同志时，那位领导同志摇了摇头说：“宝胜啊，我这名片上还缺点东西呀！”

宝胜奇怪了：“缺什么？”

“缺一个字！”那位领导说。

原来这位领导同志在头一天就做好了试样准备，他在

自己镀金、带布纹的名片上用笔写上了自己的姓，而且是个不显眼的地方，笔迹很轻，一般不容易察觉。宝胜听说缺个字，不以为然地说：“噢，那好办。”说着又从那位领导手里接过名片，用嘴朝名片上“噗”地一下吹了一口气，说：“好啦！”随手又递给那位领导同志。这位领导接过来一看，在原来那个位置上，自己的“姓”果真出来了，而且认不出真假。

前不久，有一位患者来到张宝胜家，请宝胜给他看病。患者边叙说自己的病情，边从兜里掏出医院的诊断书给宝胜看，诊断书上有医生的意见，还有医院盖的大印。

宝胜接过诊断书，瞄了一眼，身子坐在沙发上往后一仰，就象个调皮的孩子一样，把手里的诊断书顺手撕成了一条一条的。这下可把患者急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这时坐在旁边的同志劝患者：“你不要着急，宝胜会给你想办法的。”

患者哪里相信，心想，一张纸撕成了这样子，还有什么办法，见鬼。

看完了病，又在一起聊天，时间久了，患者好象把诊断书的事已经忘记了似的。看天色已经不早，便起身告辞。这时宝胜说：“哎，你还要不要你的诊断书了？”

患者好象这才想起还有诊断书的事，可是诊断书那些碎纸屑还在宝胜手里来回地揉搓着，已经揉成了一个个圆溜溜的小纸蛋蛋。患者只好说：“没关系的，不要了。”坐在旁边的人赶忙插话：“宝胜，你快给人家复原吧，人家都要走了！”

这时，只见他把这些纸蛋蛋都放在左手心上，然后将右手掌盖在左手上，来回搓，搓的同时，还用嘴对准两手

夹缝处吹几下，前后不到半分钟，拿开右手，只见一张同原来完全一样的诊断书展开在左手掌上。

这下，可把患者看呆了，他不停地摇着头，嘴里象深呼吸一样吁了一口气，说：“神了，真是神了！”

张宝胜将名片复原，也并不都是如此。1986年9月他南下某地时，围观者中有人拿出1张名片，说昨天在省委看表演时，他的这张名片曾经在嚼烂后，用特异功能把它复原了。这时，马上又有人拿出自己的名片，请张宝胜再试，但宝胜闻了一下名片，说有香味的名片不行。其他几人送上的名片均有香味，表演未能进行。

笔者由此联想到透视胎位的牟凤芹，她在别的地方都能透视，但在医院里，她说头发昏，透视不成，因为医院里的药味太浓。好象她对药味过敏。这些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至今是个谜，但更谜的当然还是一张被嚼烂的名片为什么会复原。

药丸穿瓶而过

1984年，张宝胜参加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在内蒙古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张宝胜同全国的部分特异功能者为大会代表和驻地领导群众做了数次表演。宋孔智说，宝胜那次在内蒙古特别来情绪，表演的也特别成功，几乎轰动了呼和浩特市，给内蒙古人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天，一位来宾自告奋勇，拿起一个工作人员准备好了的玻璃药瓶。这药瓶子上贴着标签，签了字，瓶口封得不透气，瓶内装着黄色药丸。张宝胜要表演的是让药丸自

行穿越瓶底，掉到外边来，又不能弄坏瓶子。

这位来宾翻来覆去把小药瓶上下全看个仔细，确认无误后，交给张宝胜。

宝胜接过药瓶，拿在手中，眼睛死死盯住药瓶，看了约摸几分钟工夫，又向药瓶吹了气，伸出拇指使劲儿压住瓶底，一边用力摇动瓶子，一边请台上左右诸位伸出手来，只见一粒粒金黄色光溜溜的药丸，“叭哒叭哒”象瓶底有个漏洞似的，跳到他们手掌心里。

待瓶内的药丸漏完后，台上诸人各自将手中药丸伸给台下观众看个清楚。这时，负责监视的那位来宾从张宝胜手中接过药瓶又反复查看，只见瓶子上标签完好，瓶壁、瓶底无损，封口如旧。然后他大声宣布：药瓶子毫无异常，绝无漏洞。台下顿时一阵哗然。

张宝胜应观众要求，又表演了“穿瓶而入”。一位观众把写了“咖啡”两字的纸条连带一片黄色鲜艳花瓣交给张宝胜。宝胜拿起一个密封、毫无破损的瓶子，照老办法一发动，纸片、花瓣就莫名其妙地“钻”进瓶子。监视者和许多观众颠来倒去把那装进纸片、花瓣的瓶子检查一番过后，谁也不明白这纸片和花瓣到底是从哪里、又如何钻进去的，叫人难以相信，又不得不相信。

有一次，在某市表演还未开始，台上台下已座无虚席，许多特邀贵宾和主要领导同志都兴致勃勃地前来观看，端端正正地坐在第一排。

开始表演，张宝胜手拿一个经过严格检查过的蜡封瓶子，在场内绕了一圈，观众个个睁大眼睛，清楚地看到张宝胜一手抓住那瓶子中部，露出瓶盖、瓶底，一手从衣兜里掏出两分钱硬币，撅起嘴巴，“噗”地一吹，未等观众明

白过来，“咣唧唧”，那硬币早已钻到瓶子里去了。

能冒火的手

张宝胜这人说来也怪。每当他作了种种表演之后，劲头会越来越大，情绪进入高潮时，好象是为了过特异功能的瘾头，就要到处找目标烧人家的衣服。同他一起合作搞科研测试的人，大都被他高兴时烧过自己的衣服。看过他表演的人都明白，只要他伸手在你衣服上一按，眨眼功夫就会把衣服烧焦一块。因此，在这种时候还有谁肯自告奋勇地去吃苦头。

这天，他表演兴趣正浓，一眼看中某杂志社社长背着的照相机，说要把他的胶卷曝光。社长一听，赶忙把头摇得象货郎鼓，死活不干。谁知宝胜却非拦住他不可。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社长同意让张宝胜把手伸进装照相机的帆布袋。就这么伸了一下子，社长把袋子打开一看，袋底已被烧焦一块，象是被火炙过，又黄又焦！

在张宝胜南下某地之后，香港一家报纸的特约记者胡思升先生，曾写过一篇《“小神仙”发功目击记》的报道，其中就讲到宝胜手上燃火的奇功。文章说：

“‘小神仙’又叫在座的一位脱下西装，说：‘这件西装，价钱贵了点’。早就听说他能用手使衣服燃烧起来，那位脱下崭新西装的年轻人忙说‘不贵，不贵！’”

“好！既然不嫌贵，张宝胜便把手贴在西服里层的左袖处，随着一股刺鼻的烧焦味，两三寸的火苗窜上来；他又把手伸向右袖处，另一束火苗腾空而起，也许为了体谅别人，他立即把火苗扑灭。只在西装上衣里层的左右袖口

处留下两块烧破焦灼的印记。

“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不久前在一个会议上对此作过可能性的分析。他说‘前一段时间，张宝胜做特异功能表演，他用手一指，张维教授的衣服就烧了个洞。后来唐敖庆教授说：这可以解释，衣服被烧，可能是电磁波的作用，就是特异功能者发出的电磁波把衣服上的分子激活了，和空气中的氧起作用，就会烧起来。唐敖庆教授运用他的专业知识，提出这种设想是很有启发的，应该对此深入研究。特异功能也可能是电磁场、电磁波的作用。”

“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已经开始着手对特异功能进行特殊的研究和分析。钱学森曾经指出‘电磁场理论，包括电动力学和量子电动力学是当代最坚实的物理理论。’”

“……钱学森博士的观点是，‘真正搞好中医、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应用，使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特异功能，这其实是人体所具有的潜在功能，一旦研究清楚了，就可以诱发出来，那时，人皆可以为神仙了。古人所说的神仙能办的事，无非就是有特异功能，但当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叫神仙吧。我想这就是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前途，所以说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又一次科学革命。’”

“这一次科学革命的攀登，已经开始起步了。”

如今，张宝胜手上神奇的“烧功”，已经用于为人类造福之中。张宝胜治病有两大绝技：一是吸。你哪个地方有病，他的手在有病的部位上方约10公分处，发功吸。如果长的是瘤子，吸上几分钟后，他手心上便是一层黑呼呼的东西，象浓似的，还有很多黑点。用卫生纸擦掉，接着再吸。“二炮”有个叫赵正才的主任，背上长了一个瘤子，

有鸡蛋那么大，接连做了12次吸功，瘤子全化了。

二就是烧。哪个部位有病，他就朝一只手上吹口气，然后捂在病患处，紧接着再朝另一只手上吹口气，将两只手重叠捂在那个有病的部位，就这么两口气，你就觉得他那两只手顿时全湿了。

本溪市明山粮库行政科长赵玉，患头痛病多年了，说疼就疼得要命，在炕上打滚，嗷嗷叫，哪里也治不了。前年夏天，他听说宝胜回来了，就请宝胜给医。宝胜一看，说：“你头的正中间长了个骨刺，能不疼吗！这刺拿是拿不出来，我给你烧掉吧。”

说完，宝胜便发功，手捂在赵玉的头顶上，烫得赵玉呲牙咧嘴。过了一会儿，宝胜拿开手一看，手心上果然有个毛刺。宝胜这是吸、烧两功同时并用。从那以后，赵玉的头再也不疼了。逢人就说：他遇到神仙了。

有个叫张文的人，有一天带着他岳父到宝胜家去看病。路上碰到宝胜的一位朋友，张文发现他的裤子上有个被火烧焦的破洞，问起来，这位朋友说：“这是宝胜用手发功烧焦的。他的手能发出很高的温度。”

听说张文的岳父行动不便，宝胜不用他下车，也不询问病史，径直走到车边，在张文的岳父右边站了一会儿，又到老人左边的座位上坐了一会。然后对张文说：“看见了，你岳父体内有一块瘀血，我要发功将瘀血‘烧熔’，然后用功把瘀血吸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老人家的病治好。不过，我发功时会很烫的，不知老人是否受得了。这样吧，明天上午我给别人治病，你们来看一下，看完考虑一下再说，好不好？”张文听宝胜一讲，心想，医生曾确诊岳父患有脑血栓导致的半身瘫痪症。这脑血栓是否就是宝胜所说

的“瘀血”呢。

第二天，张文带岳父到宝胜家时，已有一位肾结石病人在候诊。这位病人就诊过几次。今天，他在等宝胜把已“烧熔”的结石用“气功”吸取出来（不动手术，不伤皮肤）。

这时宝胜走过来了。他让病人卧下，让一个朋友用手对病人肾部进行“热按摩”。过了 20 分钟。宝胜亲自动手了。只见他双手互相搓了几下，麻利地取过放在旁边的一些卫生纸，用左手抓住，右手呈半张开形状，按在病人的结石部位，说时迟那时快，大概只有几秒钟时间，右手手心上已沾上一小片浅黄色的胶状粘液，他抬起手来，用左手的卫生纸将右手擦干净。接着又如刚开始那样重来一次。如此反复 3 次，次次都能看到 he 手心里的粘液。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病人，此病人已确诊是肝脏长了两个良性肿瘤。这是他第一次请宝胜帮忙治病。

宝胜依前法给病人按摩了 20 分钟，然后拿一些卫生纸垫在病人肝区，右手按在上面。忽然间，那个病人“哎哟”一声大叫，接着就不断尖声叫喊：“好烫呀，好烫呀。”

这时，宝胜把垫在手下的卫生纸取出，已变成湿的了，还冒着热气。他随手将纸递给正站在一边观看的张文，张文大惊之下忙传给别人，那纸象一块烧红的烙铁一样烫人！

如此几次，病人个个都被烫得疼叫不止。

宝胜对张文说：“你岳父的病也要这样治，你看老人是否受得了。”宝胜指着刚刚就医的病人说：“他的瘤子至少要吹 3 口气才能治好，我才吹了半口气他就受不了了，慢慢来，让他适应一下，过两天再来吹半口气，坚持下来就会

好了。”

张文在一篇记述这件事的文章中指出，卢梭曾说过：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

那么，面对宝胜这样的奇人，科学应当如何解释？

小心他捉弄你

在张宝胜家里，孙桂珍和老黄等客人向笔者谈起与宝胜同桌吃饭，发生在饭桌上的许多笑话。

老黄说：“和宝胜在一起吃饭，一碗饭会让你吃个没完，越吃越多。尤其是当他高兴的时候，还经常跟你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有时简直让你哭笑不得。”

有一天早上，宝胜同客人一起吃早餐，饭桌上摆着玉米面粥，还有两盘小咸菜。宝胜劝老黄多吃咸菜，老黄开玩笑说：“咸菜太咸，我吃那么多干什么？”

宝胜也开起玩笑来：“你吃不吃？”

老黄又重复了一遍前面的话。

“你不吃，我可要把咸菜放到你兜里啦！”宝胜说着，用筷子夹起一些咸菜，朝坐在桌子对面的老黄“噗”地一吹，咸菜就到了老黄的裤兜里。

老黄对笔者说：“这是咸菜，还好办。那面条、米饭、炒菜，他高兴了，时不时就给你吹到衬衣兜里去，让你粘糊糊地摸一把。”有一天晚饭吃米饭，他执意让一个刚到他家的客人多吃一碗，客人说：“我吃饱了，不要再盛了。”宝胜哪里肯放，将一铲子米饭又扣在了客人的碗里。客人连连说：“我实在吃饱了，你看这怎么办？”

坐在旁边的老黄一看新来的客人面有难色，便主动提出：“我帮你吃一点。”

这时宝胜也来了情绪，就是不肯放过：“你实在吃不了，那好吧，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说着，用手朝客人面前的米饭碗一挥，接着用嘴一吹，一碗米饭全跑到客人的衣袋里去了。

5月7日中午，八一体工队的教练们在招待所请宝胜和爱人小潘吃饭。这天中午的主食是面条。快吃完了，老熟人招待所所长劝宝胜多吃点。“我吃饱了。”宝胜客气地回答。

可是，所长已经将一勺面条盛到了宝胜碗里。这下宝胜也来劲了，他用筷子抄起足有十几根面条，对所长一吹，筷子上的面条不翼而飞。这时，所长只觉得左胸前突然热乎乎的。原来是面条已经躺在衬衣口袋里了。

奇人与凡人

张宝胜的特异功能已为众多的人所认可和关注，尤其是调进京城成了奇人之后，名气更大，功能修炼更有进展，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他的奇闻轶事随着他的名字越传越远。在人们的传说中，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

然而，熟知他的人却承认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感情的人。

张宝胜小时候又瘦又小，但他挺懂事，有时同奶奶坐在炕上，见奶奶欠身子，他就知道奶奶要下地了，赶紧先跳下炕，给奶奶拿来鞋子穿上。奶奶很喜欢他，有时他在外惹了祸，或因偷吃家里的东西挨了打，奶奶总是想方设

法保护他、心疼他，平常有什么好吃的，只要有两口，奶奶总要留一口给宝胜。为他挨打，奶奶常常责怪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说他们不应该那样对待收养的孩子。渐渐地，宝胜和奶奶感情越来越深。

宝胜6岁的时候到长春姨夫家去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要回本溪。姨夫一家劝他再多住些日子，宝胜说，不行，再回去晚了，就见不到奶奶了。姨夫和姨妈一听这话，好不高兴，说他胡说八道。

宝胜知道姨夫家短时间内不会送他回本溪，一天，他把姨夫在抽屉里锁着的当月工资取出来，悄悄地离开家，竟从长春回到了本溪。姨夫下班回家，发现宝胜不见了，抽屉里的工资也不见了，便明白是怎么回事，赶紧给本溪写信询问，宝胜的养父母这才知道宝胜是偷跑出来的。问他：“你走为啥不跟你姨夫说一声？”宝胜说：“我要告诉他们是我自己回来，他们就不会让我走了。”

宝胜回到本溪的时候，与他朝夕相处的奶奶正处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宝胜回到本溪不久，奶奶便去世了。

当地有个风俗，正月十五，要给家里去逝的亲人送灯，宝胜没调北京之前，每年正月十五他都要给奶奶去送灯。有时奶奶的坟上出了个小洞，宝胜就说：“奶奶说他的房子漏水了，要我去给她修房。”宝胜真的就扛上工具到奶奶坟地去，把奶奶坟上的小洞用土堵实、填好。

有一次，他又挨了冤枉打，就跑到奶奶的坟地去，趴在坟上哭，嘴里还唠叨：“奶奶，你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都烂了。”从那时起，有人就怀疑他有一种能透地看东西的本事。

1987年8月3日，张宝胜回到本溪，由辽宁省科

协、本溪市委等领导陪同来到他原来工作过的老单位。矿党委大会议室里坐满了各级领导和宝胜过去的同事。大家边吃水果边聊天，矿领导提出：“宝胜，今天家乡领导都来了，你讲个话吧！”

“我不会讲！”宝胜摇摇头。

“宝胜，讲两句吧，各级领导都为你赶来了，不讲两句不合适。”主持会议的人又劝他。

宝胜实在推委不过去，站起来说了两句：“感谢家乡人民的帮助和关怀，也感谢家乡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说完，连坐也不坐，转身就朝门外走去。

诸位见宝胜走了，谁也不问他到哪儿去，都悄悄地跟在他后面走。地方政府领导知道宝胜自己会开车，就临时借给他一辆车用。这时，宝胜出来就朝自己开的那辆车走去，其他小车紧紧跟在他的车后。

宝胜开着车径直来到奶奶坟地，一下车就跪在奶奶坟前，咕咕噜噜讲了一番话，别人谁也没听清他讲的是什么。然后，站起来说：“我要给奶奶修坟。”并说：修什么样的，在哪儿栽万年松，立什么碑等。这时矿上的一位领导同志说：“宝胜，你给家乡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给你奶奶修坟这工程，其它方面我们根据你的意图去办，就是这碑你愿意选什么样的，从哪里弄，你自己定。”

宝胜听人讲去年是闰八月，不能动土，去年没有修成。今年4月5日，地方政府和一些单位一起，帮助宝胜把他奶奶的坟重新修好，并将施工过程和重修后的坟场全录了相。

今天，宝胜总算了却了一件他思念已久的心事。

“房子”修好了，奶奶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

而宝胜，在心灵和感情上也得到了莫大的慰藉和补偿。

日常生活见闻录

同张宝胜朝夕相处近半年之久的贺仁，谈起张宝胜的趣事，如数家珍，说个没完。谈到他对张宝胜生活习惯的观察，感受更深。他说：

“他平时晚上睡觉，总是一个劲地叨叨咕咕说话，说又说不清楚，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一直和他睡在一起。他睡的很不实，时间也很短，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一天一天地‘闹腾’。陪他的人根本休息不成。

“但是一睡着了，他就开始胡说，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而且嘴唇总在呱呱呱地动，好象在吃什么东西。有一次，我就盯着他，等他睡着了，我打开灯，见他嘴里乱动，两只手也乱抓，但看不到嘴里和手里有什么东西。

“我和他生活这么长时间，从没见过他大、小便，特别是大便，根本就不知道。他也不洗澡，不洗脸，但吃东西特别讲干净。

“他爱吃巧克力和黄瓜，到别的单位去表演，人家给他准备了黄瓜，临走，他总把黄瓜装在兜里带走。

“他一接触周围的人，就知道这个人是好是坏。他对看不惯的人根本不理。他想要你某一件东西，你不给他，他真拿你的，如果你要是对他不好他能报复你。”

第十三章 催生有术神妙手

在五十年代初，法国亚眠的小学教师瓦斯夫人怀着对特异功能强烈的好奇心，进行了一项有意义的实验：看看人的意念能否影响低等生物的生长。她将大麦种子分放在两套小碟子里，置于窗台上。在实验组的碟子里用记号分两半，用意念使其中半个碟子里的种子萌发比另一半更快。

几天以后，两半边就显出区别来了，而交给她丈夫作为对照组的那一套碟子里却没有这种区别。她将实验结果的照片寄给了研究特异功能专家 J·B 莱茵。

这件事引起了 J·B 莱茵的兴趣。但是，虽然照片中的差异被认为是瓦斯夫人意念所起的作用，却也可能是因两半边碟子所得到的阳光、热量和水分不相等所致。实验条件必须受到比瓦斯的实验更为严格和控制，然后才能下断语。

J·B 莱茵建议瓦斯夫妇用骰子进行特异制动实验，以弄清瓦斯夫人是否具有特异制动功能。

瓦斯夫妇采纳了这一建议，结果与用大麦种所作的实验相似，从而证实了大麦种实验的结果。

目前，中国的特异功能研究者们也正在用意念力加速植物生长的探索和研究，为揭示这一奥秘迈出了可喜

的一步。

“手”到植物花自开

1980年1月31日下午，上海中医研究所气功师林厚省的女儿林萍，在广州医学院为观众们表演了用意念拨表之后，大家听说她还有“催花开放”的功能，屋主人特意从阳台上搬进一盆芍药花，请她表演。

十三岁的林萍欣然摘下一个含苞待放的花蕾，把它装进一个密封的盒子里，然后把盒子贴近耳朵旁，两眼目视着室内周围坐的观众，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打开盒子一看，里面的花蕾已经绽开。

在同一年，云南大学普惠艳等研究者们和担任云南大学客座教授的波士顿学院的教授方宝贤，诱导特异功能少年小萍、小艳等人，用特异辐射，手不接触花蕾，分别在1分钟到10分钟内，使自己辐射的花蕾全部开放。

之后，更有趣的是在同样不接触花的条件下，用特异辐射使完全绽开的花朵又“返回”到花蕾状态，接着又再开放……

烟草，自古以来是中国西南边疆云南省的重要特产之一。近年来，云南昆明等地卷烟厂出品的“云烟”、“红塔山”、“红山茶”、“大重九”等各种名牌香烟，就象贵州的茅台酒一样，驰名中外。不仅深受吸烟嗜好者的好评，且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特异辐射花蕾开放测试的成功，使特异功能研究者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烟草，把研究的目光转移到一举两得的应用研究上。

1982年8月，方宝贤提出，若用烟草作为特异功能

和生物感应的接受对象，可以同时解决两个问题：

加深对农业植物的认识，进而研究探讨如何获得有实用价值的结果。

扩展特异功能对植物进行处理产生效果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方宝贤并建议，用烟草发芽的周期作测量因素，把特异功能处理后的数据与古今烟草文献得出的一般数据进行对比，作为试验的方法。

试验前，研究者们把同一株烟草上的种子，在室温达25~28℃的情况下，将种子以常规消毒方法处理2~5分钟，然后浸泡24小时。再在显微镜下把种子随机取样，排列在培养皿中划有均匀方格的滤纸上，最后用培养皿盖盖上。为保证试验的严密性，还特意用胶布加封，做上各种标记。

试验开始后，研究者们先让小萍和小艳手摸盛放着200粒烟草种子的培养皿，共同“发功”作用10~15分钟；然后再让一般常人罗某也用手摸另一个盛放200粒烟草种子的培养皿20分钟。同时又让一般常人木某用嘴对另一组烟草种子吹热气20分钟。

试验从8月3日至8月16日告一段落，共处理烟草种子3批。试验结果分别是：

8月3日试验当天，经特异功能少年小萍和小艳共同发功作用后的200粒种子，有6%的种子已萌发，种皮裂开白露，或胚根从种皮伸出，呈尖状；

经常人罗某手摸培养皿和木某用嘴吹过的种子，均无萌发现象。

8月9日。

3 组烟草种子在 25~30℃、水分充足等相同条件下，继续培养 6 天之后，萌发率只相差 4%，但在生长情况上却差异较大。经罗某和木某处理过的种子，只是胚突出、长大，而经小萍和小艳处理后的种子，已有两颗达到幼苗期，而且种皮已脱落，长势良好。

8 月 16 日，经小萍和小艳发功处理后的种子，有 6 颗达到幼苗期。

经罗某和木某处理后的种子，只有 1 颗达幼苗期。

8 月 6 日，研究者们又进行了第二轮试验，并以表格形式详细记录了每天的观察结果，做出了种子萌发随着时间（天数）变化的曲线图。由此看出了两种处理方式的萌发率有着显著的区别。

之后，8 月 11 日，研究者们又进行了第三轮试验。试验条件仍与上述相同，目的主要是为了测定即时作用效果，每组只用 32 粒种子，小萍、小艳各做一组，并设对照组一组。

小萍做试验的一组，经她发功 10 分钟后，萌发率达 25%，3 粒种子胚根突出呈尖状，其余多为种皮裂开，露白，还有一粒呈四面裂开；

小艳做试验的一组，经她发功 10 分钟后，萌发率达 37%，大部分胚根生长较长，肉眼能见，有一粒种子的胚根与种子脱离，即已断裂。

从 8 月 3 日到 8 月 16 日，经过严格的三次试验，处理种子共计 1500 粒，特异功能平均作用时间为 10~15 分钟，平均萌发率达 19.42%；而对照组平均萌发率只有 6.83%。而且，特异功能的萌发时间比对照组大大缩短。常人罗某和木某用和特异功能少年相类似的方法、相同的

时间处理种子，包括木某直接对种子吹热气，都不能影响种子的萌发。

同时，在小萍继续处理上述她已处理过的一组种子时，研究者用显微镜监视她的作用过程，发现胚根呈脉冲式逐渐变长，同时伴随着种子在玻璃器皿中摆动。

研究者们在《人体特异功能促进烟草种子萌发的初步实验》报告中，对自己的试验结果作了如下带有启发性的判断：

“人体特异功能辐射对植物种子萌发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可能伴随着机械作用。因为在试验过程中，几次发现经特异功能处理的种子，虽手未接触，但萌发后的胚根断裂，而且还发现对照组（罗、木处理的种子）里的种子胚芽顶出的方向是一致的，而处理组（特异功能者处理的种子）里的种子胚芽能四方顶出。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特异功能少年并未对种子直接接触，而且隔着加封的玻璃器皿。所以我们推测，可能是某种未知辐射的作用。这种辐射作用的结果，是否使种子的酶活力及呼吸强度快恢复和提高？还有待进一步严格的测定。同时还准备进行可能使植物生长周期缩短和改良品种等进一步的实验。”

稻种发芽随人意

随着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深入而表现出的多样性，安徽师范大学和芜湖市防疫站的研究者们，也在试图运用特异功能处理稻谷种子，观察其生物学效应，为进一步探讨特异功能的机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研究者们取广陵矮 4 号稻谷种若干粒，用 0.1% 的 HgCl_2 溶液消毒 10 分钟，然后用自来水冲洗 5~6 次，再用自来水浸泡 14 小时后取出作测试用。试验开始前，他们先让参加测试的特异儿童黄红武、甄冬冰、许侃进行认字辨色测试，而后再进行正式试验。

参加试验的儿童分别坐在桌子周围，每人面前放两个培养皿，取消毒过的稻种 30 粒放入每个铺有滤纸的培养皿中。试验开始后，受试者把自己的两手分别盖在培养皿上（手不直接接触稻谷种，以排除人体温度对稻谷种的影响）。两眼近视着培养皿，大脑思维好象进入了幻梦般的意境里，其它什么都不去想，就想着让种子“发芽，发芽”。

30 分钟后，试验结束。接着取来自来水注入装有稻种的培养皿里，将稻种浸泡起来，在室温 $15\sim 27^\circ\text{C}$ 的条件下每天进行定时换水、观察、测量与登记。

研究者们从 4 月 12 日到 26 日，连续进行了 15 天人体特异功能对稻种影响的观察，其中发芽率和苗的平均高度，正如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较的结果图所示：

组别	姓 名	总数 (粒)	发芽数	未发 芽数	发芽率 (%)	平均高度
实 验 组	黄红武	120	88	32	73.33	4.19
	甄冬冰	180	122	58	67.77	5.43
	许 侃	120	88	32	73.33	5.04
对 照 组	花 蕾	180	114	66	63.33	3.8
	空 白	180	106	74	58.55	3.45

经过统计学处理， P 值 <0.001 ，故试验组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即经过特异功能处理过的稻种在发芽率和苗生长速度上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研究者在《人体特异功能对种子发芽的影响》这篇试验报告中说：通过他们的试验观察，联想到人体特异功能的种种表现形式，如催花提前开放和催开的花又会随意合拢……他们认为人体特异功能对稻种的影响似乎也与意念控制有关。在他们的观测中发现，当特异功能者用意念控制自己做一种表演时，手指发出的光也与不用意念控制和无特异功能者不同，这在他们的光辐射观测试验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光是能量的一种形式，这种意念控制发出的“能量”，是否可以认为是对稻种产生生物学效应的原因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效应产生的机理又是什么呢？它们恰恰是现代科学理论尚无法解释的谜。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特异功能未知辐射对烟草和稻谷种子的萌发影响是十分显著的。既然如此，那么它对植物的生理机能和生长变化是否也能产生影响呢？

特异生物能使庄稼夺高产

北京工业学院生命科学研究会谢焕章教授和北京中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庆年，本着这种设想，从 1984 年春采用不同练功人的生物能辐射处理 4 种不同的种子，长期观察这种生物能对甜菜、大豆、高粱、谷子等 4 种植物生长的影响和产量变化情况达半年之久。

气功师赵光练功 50 余年，詹树声练功 20 年有余，气功研究者谢焕章也练功 4 年。他们 3 人功法略有不同，但

都能辐射出一种特殊的生物能（俗称外气）。

试验开始，赵光用手距离第一组甜菜种子（试验代号 A1）10 厘米，发放外气 10 分钟；对甜菜种子（试验代号 A2）采用同样方法，发放外气两次，共 20 分钟。

詹树声用手和眼在 1 米远处，向甜菜种子（试验代号 B3）发放外气各 10 分钟，共 20 分钟。

谢焕章距甜菜种子（试验代号 A4）10 厘米，发放外气 30 分钟。

然后，他们都以同样的方式，分别向第二组、第三组处理对象——大豆种子，第四组、第五组处理对象——高粱种子，第六组、第七组处理对象——谷子种子发放外气。

此外，研究者们还专门设置了四组没有经过处理仪作为对照用的四种同样植物的种子（试验代号 CK。最后将经过特异辐射后的种子和对照用的种子都分别包好，写上代号，送交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试种，并观察其生长情况和产量变化。农业部顾问、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所长谢家驹参加和具体安排种植实验。

4 种植物种子特异生物能辐射实验过程是：

甜菜：1984 年 4 月 13 日播种，10 月 5 日收获。每亩密度 3520 株。

大豆：1984 年 4 月 25 日播种，8 月 18 日收获。

高粱：1984 年 4 月 25 日播种，9 月 21 日收获。

谷子：1984 年 4 月 25 日播种，9 月 21 日收获。

试验结果表明，气功发功者的生物能辐射对不同的植物影响差异很大。这种生物能辐射对甜菜和大豆的作用都

表现出增产。其中对甜菜的增产效果最为显著，比没有经过特异生物能辐射处理的对照组种子，每亩糖量增产43%，对大豆的单株产量比对照组增产54.4%。这种特异生物能辐射对高粱作物的增产效果不明显，对谷子作物则表现为产量降低。

据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观察分析，甜菜种子经过生物能辐射后，表现显著增产的特点是植物高度增加，块根形态根长增加，颈粗亦加大，但根叶比例均缩小，表示块根增大，经济效益提高。经过生物能辐射后，块根的含糖率降低，这种现象符合甜菜块根增大而含糖率变低的规律。从整个经济效益分析，以每亩产糖量为标准，均表现增产。尤其是谢焕章用手距甜菜种子10厘米发放外气30分钟后的一组，增产达对照组的143%。

研究者在试验报告中说：在运用特异生物能对植物种子进行处理的试验观察中，气功师赵光还采用类似的方法处理过麦种，在相距10厘米处，向麦种发放外气15分钟，结果处理组与未处理的对照组相比，麦种的发芽率也显著提高。只是限于当时条件，未作进一步观察。

研究者在报告中还说，在观察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甜菜种子在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播种以后，1984年4月下旬，突然有一股寒流袭来，结果使实验田中对照组的幼苗冻死60~80%，而接受生物能辐射处理过的种子，所长出的幼苗则全部安然无恙。研究者们由此认为，“气功信息（特异生物能辐射）对植物种子的作用可能是多方面的。”

1985年，研究者们接着又采用同样方法处理种子，

在北京西郊中国农业科学院实验田内试种，进一步验证了在内蒙古所试验的结果是可以重复的，对植物种子产生作用是客观的，绝非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这种作用的途径却仍然是一个谜，有待进一步探讨，即以甜菜为例，在距离种子 10 厘米处发放外气的 3 组种子，都表现为增产，而对有些植物却表现为减产，这一现象从另一个角度又是一种对比。其中带有规律性的因素很值得进一步去探讨。由此使人联想到人（气功师发功后）与树木气质的反应。

福建省龙溪地区体委从 1983 年开始举办气功辅导站，一年时间共举办 11 期鹤翔庄气功训练班，学员有 400 多人。在教功中发现，有的学员在玉兰、龙眼树下练功，出现头昏、胸闷等不舒适现象，而在榕树、柏树旁练功，却有身轻、脑清的感觉。

气功辅导站的同志发现这一新情况后，便利用练鹤翔庄气功“穴位打开，经络敏感”的特点，组织一批学员，搞了一次“树木气质对人体反应”测试。参加测试的学员共 66 人（男 44，女 22）。练功最长的 1 年，最短 1 个月，多数在半年左右。

测试树种有松、柏、龙眼、玉兰、槐树等 30 种。

测试时，学员两臂前后分开，一高一低，高手在前，低手在后，两手约成 45 度角。宁静站立在树旁，高手（前手）五指放松，对着树干，不触树皮，距离约 1 厘米左右。把意念放在树上，凝神体察身上反应 1 分钟。

通过测试，发现学员对树木气质反应有 3 种差异：接收敏感型，31 人。良性反应为身轻脑清等舒适感，或不自主地出自发功；恶性反应是胸闷、头晕、身上某些部位有难受感觉。

有感觉但不灵敏者 24 人。对不同树种有手指头、劳宫发麻、热、刺等感觉，体察不出有恶性反应。无反应者 1 人。

30 种树木质对人体有良性反应的是：松、柏、梧桐、香樟、木棉、垂柳、喜树、榕树、茶花、茶树、含笑、枫树、如把果、木麻黄、七里香、两无。

有恶性反应的是：龙眼、玉兰、槐树、棕榈、白叶桉、银桦、米兰、桃、梅、芒果、菠萝蜜、单叶橡胶、广兰、番荔枝。

不同树种，对人体往往产生不同推力、吸力和浮力。测试松树时，有吸劲，上身会被吸前倾；枫树能把测试者后推得跷起脚尖；而榕树则有一股浮力，使测试者感到身轻欲升。

不同树种，测试时还会产生不同的色光。测试者中有两人通过练功能发放外气，他俩测试香樟、松树，出现浅红色光；测试柏树，出现青色光；测试银桦，出现灰色光；测试梧桐，则又出现白色光。色光如柱，从测试者手掌连接树身；远距离测试时，光柱可长达 20 多米（这是两个“天眼通”——即特异功能者看到的）。

通过测试，气功辅导站的同志还发现，良性反应树木，对测试者均有打开穴位，流通经络、排病气、助消化、促进血液循环、助发功等好处。

“一岁一枯荣”的草本植物虽与木本植物有区别，但都属植物类。因此，探索人体特异生物辐射能对植物的作用，与弄清树木气质对人体的影响，两者之间必定会有着一定内在的联系。今天，运用特异生物能辐射处理种子的试验，虽然还只是露出一个端倪，但它的潜力是客观的，

前景诱人。研究者们曾乐观地设想：既然播种前的一次性特异辐射就能影响植株生长的全过程，那么，如果能象催花提前开放和催开的花又会随意合拢那样，在植物生长过程的关键时刻也能继续加以处理的话，那么它的效应将会提高到何种程度呢？

它，将吸引更多的有志者涉足于这一研究，它，也将以更丰硕的研究成果展示在人们面前。

第十四章 当科学家生命垂危的时候

鲜为人知的著名科学家、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奠基人之一——邓稼先，身患直肠癌，晚期住院。癌细胞在他肌体内不停地蔓延着、扩散着。

昔日身材魁梧的邓稼先，如今已面黄憔悴。连日来，残酷无情的病魔又大发威慑，一个铮铮铁骨的硬汉子，竟被它折磨得疼痛难忍，辗转不停，夜不能寝，饥不能食。

维系生命的血色素、血小板、白血球……各项参数直线式急剧下降。

邓稼先的生命处在危急之中。

邓稼先住院就诊的解放军总医院已使尽全身解数，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了。

此时此刻，有谁能帮他解除病痛？又有谁能延缓他到达生命终点的最后一刻呢？

一个报病危的紧急电话

一个报病危的电话，瞬间即在国防部大院国防科工委办公厅少数军官中传开。顿时，这些人的脸被一层浓重的

阴云笼罩，心头似有重铅往下坠落。

1986年6月27日下午2点，一辆灰色上海卧车驶出国防部大院，便朝西郊人民解放军医疗卫生界最权威的总医院急驶。

南楼5层7号病房。室内站满了核工业部的部长们、某研究院的院长们，以及正处于危急状态的邓稼先的亲属们。从灰色卧车上下来4个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聂力，办公厅处长李再武，秘书涂元济和保健军医刘化民。

一行4人心情沉重而脚步快速地来到7号病房。一踏进门，只见邓稼先满头大汗地在一张双人式病床上翻来滚去。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满面垂泪，立于床前，不知如何是好。邓稼先见临时配给他的保健医刘化民进来，一手抓住刘的手大声呼喊：“刘大夫，还有什么好办法吗？”看到熟识已久的老同志疼得这个样子，又向自己发出呼救，刘化民心里如刀绞一般。他是最了解邓稼先病情全过程的人员之一。

邓稼先是中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一位重要功臣。五十年代后期，他担任核工业部某院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职务，负责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探讨工作。七十年代初，调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为研制中国第二代战略核武器又做出了卓越贡献。1986年8月23日，《解放军报》曾发表消息称他是中国的“两弹元勋”。

1985年中秋，正在中国西南某地潜心做核科研组织工作的邓稼先，时常觉得浑身不适，拉大便肛门疼痛，有时就拉不来，身体日渐消瘦。开始总认为是痔疮，后来病症越来越重，在北京总医院一检查，诊断为直肠癌，随即

做手术，整个肛门切除，换上人造肛门。1986年4月复查时发现原先手术过的地方又鼓出一个玉米粒大的东西，怀疑癌症复发，又进行第二次手术。

癌症，这个东西你不惹它，它可以和你和平共处一阵子，一旦惹了它，它就以十倍的凶猛爆发起来。第二次手术后20多天，又发现在大腿和小腹之间的腹沟部鼓出个小包。经检查断定，直肠癌晚期转移。考虑到扩散点多，又多离血管太近，不宜再做手术，便进行放化治疗。

病魔仍在一天天地侵蚀着邓稼先的肌体，而连续的放化治疗，又带来了骨髓造血受到抑制的麻烦。病情在一天天加重并严酷地折磨着这位科学家。先是肚子疼，后来发展到全身疼。一疼起来就满头大汗，在床上打滚。医院给他打吗啡、杜冷丁一类的麻醉剂，打一支都不行。一般人一次打一针管用一两天。而他一次打两针才勉强管用两三个小时。维持不到10天，血象突然全部下降：血小板不到常人的十六分之一，白血球不到常人的四分之一，血色素下降到6克以下。

科学家的生命处在危急之中！

医院面对这一现实，已束手无策。报病危的电话在短短十几分钟，便传到了各有关部门。

报病危，它意味着患者的生命已接近终点！

报病危，它历来又是医院收摊子的象征！

聂力一行4人将总医院一名主治大夫围在室内一角，悄声而低沉地询问着：“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4人同时的心声通过刘化民的喉咙传出。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医生面带难色地说，“象他这种

情况，放疗、化疗都不能上了，因为骨髓造血已经有抑制了。至于骨髓里有没有癌转移，我们还不知道。现在也没有其它的治疗方法，他疼，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对症治疗，几种止疼针交替着来。”

交完老底，问题的严重性已十分清楚。人们焦急、难过。而此刻刘化民比别人更焦急，更难过。看到他很早就熟悉的老领导如今疼成这个样子，尤其是当那双颤巍巍的手伸向刘化民，并发出呼救的时候，更叫他能忍睹。

此刻，他心里十分清楚，眼前这位老领导、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与他相处不会多久了。但自己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倒下去。可是在这样的场合他又不能将自己的情绪传染给病人，还要强撑着装出一副很有信心的神色：“有办法，老邓，你不要着急，咱们有办法。”他双手握住邓稼先的手，心不由衷地给邓稼先鼓劲。这大概也是做医生的一种本能！

病房里的人越来越多，科学家的同学、朋友、同事，得到电话的消息后都怀着十分沉重而焦急的心情赶来探望。刘化民悄悄离开病房，来到楼道，李再武出来了，聂力同志也随后跟出来了。

自来到科学家的病房，聂力同志的心就始终在揪着。她一直陪着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在床边说话，不停地劝慰着。而她自己眼看着中国当代的“两弹元勋”，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正处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此刻，她眼圈红了。

“刘大夫，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得赶紧给他止住疼，现在这样子叫人看了心里真难受。”聂力喃喃地说。

“没什么好办法了，”刘化民迟疑地看着聂力的脸说：“要不，咱们给他请个特异功能来，看能不能对他止疼起

点作用。”

“行！”聂力爽快地答应说，“就这样做吧，请谁，你现在就打电话。”

“聂副主任，请特异功能我‘搬’不动，要请，得张震寰主任出面。”刘化民解释说。

皇冠车里不明来由的檀香味

这当儿，国防科工委原科技委主任张震寰同志，已担任全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主任快两年了。他对全国的特异功能者哪个有什么功能都了如指掌，对他们的行踪，脑子里就象有一张联络图一目了然。

晚饭后，张震寰接完聂力的电话。随即，一辆淡灰色皇冠卧车便奔驰在去北京西山方向的柏油马路上。

回来途中，路过西郊机场附近，坐在司机座旁的张震寰突然问身后的刘化民和李再武：“你们闻到一股什么味没有？”

“是，好象有一股庙里烧香的檀香味。”刘化民有意用鼻子嗅了几下说。

“不错，就是这种味。”李再武补充了句。

这时，坐在后排刘、李中间的特异功能者严新突然“嘿嘿”地笑起来。第一次刚见面，大家谁也不好意思问他笑什么。事后，刘化民同严新混熟了，问起这件事。严新告诉他：有时发功时可以发出一种味道来，就是这种檀香味。那天张震寰见到严新后，说明来意。严新一上车就开始发功了。

车子驶进总医院南楼门前。4人来到邓稼先病房，一

进门，只见邓稼先已经不疼了，正鼾声大睡。这可把刘化民纳闷透了：怎么回事？下午还疼得满床打滚。接连几天，每次打完止疼针，也都是似睡非睡，从来没睡得这么熟过。眼前的邓稼先，就象疲劳至极后好不容易得到了一次睡眠的机会。刘化民心中又惊又喜，暗暗地思忖着：这简直是“神”了。

邓稼先和张震寰也算是老朋友了。从五十年代末，他们就经常在一起，一个抓核武器的研制，一个负责试验场区的组织工作。邓稼先病重住院后，张震寰曾来医院看望过他。此时，两位老朋友又一次见面，小叙。张震寰将严新向邓稼先作了简单介绍之后，严新提出，病房内除留许鹿希照顾病人外，其他人都要到外面去。

大概过了个把小时，严新才让这些人回到病房。据许鹿希回忆，那天晚上邓稼先大概是从10点钟开始不疼的。而在这之前已打过止痛针3个多小时了。往常，等不到3个小时早就又疼起来了。而这个时间恰恰是严新发功半小时以后。

站起来晚期癌病人

第二天夜里11点钟，刘化民陪同严新再次来到邓稼先的病房。来的路上，刘化民问严新：“为什么非要等到半夜里才去？”

严新说：“从11点到夜里1点，这个时辰最好。”

“那是为什么？”刘化民又问。严新只笑不语。过后他才告诉刘化民：“这个时辰功能最强，效果也最好。”

大概严新知道刘化民也是个医生，从第二天晚上起，

他没再赶刘化民出病房，还让他坐在邓稼先床头一侧的沙发上，也体会体会。告诉他坐的姿势：腰要直，胸挺起，闭上眼睛，两只胳膊端起，平行于腰两侧，不能放在沙发扶手上。

等严新说完，刘化民出来解手，在楼道上碰见医院一个值夜班的护士，护士悄悄地问刘化民：“你们昨天请来了个什么人给他治的，过去一天打好几针都熬不到黑，今天一针都没打，真怪！”

刘化民知道医院的规矩，请严新的事还未向院方说明。因此，不好将实情托出，只微微一笑，便又回到病房。

严新给刘化民矫正完动作，便把大灯关上，只留一个地灯，屋里灯光幽暗。刘化民想看看严新究意是怎样发功的。他眯着眼睛，半睁半闭。只见严新站在病床一侧，身体不接触床，也不触摸邓稼先。两只手好象在调整电视机的天线一样，不停地比比划划。一会儿“梆梆”地拍几下自己的脑袋，一会儿又咬咬牙，反来复去就那么几个动作。可是看样子好象很用劲。

后来，刘化民就把眼睛闭上了。不一会儿，他渐渐感到头非常胀，就象泰山压顶的感觉，很不舒服。又过一会儿，他的左手、胳膊以至整个左边身子，从头到脚都有一种被空调冷气浸透的凉感。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严新收功。他立即到卫生间打嗝排气，隔着一扇门，仍听到他在里面一个劲“嗷、嗷、嗷”地排气声。

从卫生间出来，他问刘化民：“有什么体会？”刘化民把自己的感受说完，他点头笑了笑。

从此，严新每次做功，都叫刘化民陪着，并且提出要求。严新对刘化民说：“这叫‘协助’。人要多，力量要强。因为你很了解他（指邓稼先）的病情。我做功的时候，你就总想着他生病的部位，一个劲往那上边想。”

刘化民腰椎受过重伤，是残废军人。又是我军第一届医科大学毕业生，从事医务工作已经30多年了。他每天陪着严新做功，有时坐得腰酸背疼，不由得将两只胳膊放在沙发扶手上，或将背靠在沙发上。严新发现后很不乐意，立即纠正说：“那不行，得把腰悬起来，挺直。不然的话，他的病气你就排不出去。”刘化民过后才知道，这是严新把功发在他身上，通过他再向象邓稼先身上反射，把邓的病气吸到自己身上，然后再排出去。这叫借助第三者的力量。

有一次，严新想借用许鹿希的力量给邓稼先治病。刚发功不到半个小时，许鹿希说：“我不行啦！”刘化民问她：“怎么啦？”许鹿希说：“我头晕得厉害，肚子发胀。”打开灯一看，只见许鹿希脸色苍白。

严新一看“借用”不成，赶紧跑到卫生间排气去了。此时只听里面又是一阵“嗽、嗽”大叫。过了四五分钟才出来，这时许鹿希又恢复了正常。

6月27日晚上，严新第一次为邓稼先治病。气功治疗小组在同年8月25日写的《邓稼先同志癌症晚期气功治疗小结》中写道：“当晚11点请严医生开始治疗（指到医院后第二次发功——笔者注）初进病房，霎时剧痛缓解，气氛骤然平静。遂决定每天遥控治疗3次，晚12点病房治疗一次。”

6月28日，邓稼先一天没有再疼，感觉精神很好，

能吃也能睡了。

6月29日，奇迹出现了：近10天内饭不食，水不饮，觉不寐的邓稼先，“体温恢复正常，汗出停止，疼痛基本消失，食欲增加，大便畅通。”而且，还能穿着病号服不用搀扶就在地上走动了。

消息传开，整个5病室所有的病号和医务人员无不称奇。

正在人们面带笑容向邓稼先及夫人道喜问安之时，国防部长张爱萍到医院看望邓稼先来了。邓稼先对张部长说：“严医生做这几次，我现在觉得很好，能吃饭了。你看，我现在都能自己上厕所了。效果不错，可我听说再做一次就不做了，他就该走了。”说着叹了口气。

“那怎么行，我留下他。”张爱萍当即表示说：“你放心，我让他接着给你做。”

从此，严新每天夜里到医院一次，继续为邓稼先治疗。

深刻的忏悔

10天之后，邓稼先的白血球由2500上升到4700，血小板由6000上升到16000，血色素由6克上升到11克。这时，严新提出让邓稼先出去活动活动，先在走廊里，如果觉得没问题，还可以下楼到外面去走走。保健医生刘化民从保险角度考虑没有同意这一建议。

当邓稼先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之后，严新提出，由总医院正式向他发出邀请。理由是：病人住在医院里，自己虽不讲名利，但手续应该完备。医院不发邀请，自己给住

在医院的病人治病（从一开始就没正式征得医院同意，医院已有所闻，但未明确表示反对），将来万一出了问题说不清楚。过去这样的教训太多，已经被人整怕了。

张爱萍部长得知这一消息，觉得严新的要求有道理，指示聂力同志到医院谈一次。

一天，聂力由刘化民等人陪同来到总医院。会上，当她刚提出发邀请之事，有一位副主任就当场跳起来：“叫我们发邀请之事，我们这里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先例。比他高级的人物我们都没有发过邀请。象他这样的病，癌症晚期，全身转移，没有一个能治好的！”说完，便扬长而去。

发邀请一事，从此被搁置一边。特异功能究竟能否治疗癌症晚期病人，目前已被实践所证明，但这是后话。

20天以后，邓稼先突然小腹疼痛难忍，严新继续做功治疗，但效果不太理想。在此期间，医院接受病人要求，从尿道将一支皮管插进膀胱里，用“利多卡因”进行冲洗。后来，又突然发现尿血。到7月29日，疼痛加剧，血尿增多，消化道、呼吸道相继出血，血压又复下降。下午1点50分，经抢救无效，邓稼先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心脏停止了跳动。

本来，严新为邓稼先治病是向张爱萍部长立了“军令状”的。为此，他写过一具体治疗计划，曾送张部长一份。他计划的第一步是缓解危症，以中医内功“布气法”维持生机，解除疼的痛苦；第二步稳定病情，以中医气功“补气法”，功药结合，增强机体功能，抑制转移恶变；第三步攻治病灶，以中医内功“强壮祛病法”、“功药结合法”，预防并发症，力争功到病除；第四步标本兼顾，以扶正祛邪，综合调治，延年益寿。

按严新上述方案究竟能否奏效，没有得到最后验证，无法结论；邓稼先去世，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只强调一方，更无追究的必要。但是，从总结经验出发，我们也应该承认，当严新的方案施行到第二步的时候，一个个有形和无形的干扰接踵而来，没有按他的意图办下去，这确也是事实。

刘化民回忆说：“包括我在内，好多事情在中间给他和稀泥。比如，开始叫邓吃药，非要按他的要求去做，我看到邓年纪大，怕身体支撑不住，就叫邓往后靠一点。严新不高兴：‘我说行就行。’可我觉得病人得照顾点，我是出于一种好心。

“有一次围绕吃药又发生了争执。他让邓稼先吃一个猪胰子，用此当药引子。邓稼先脸上显出难色地说：‘哎呀，这个东西我实在吃不下’。我见邓很为难，就又站出来帮他说情：‘你让他喝了就行了，不一定非要吃吧’。严新正严厉色地批评我：‘刘老师，你又犯错误了，我让他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对他有好处，你老袒护他，在中间打岔子。’邓稼先又反过来为我圆场：‘他是不忍心呀，他对我很好的。’过后，我回想起这些事，就觉得这样做说是照顾病人，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好事。严新曾对我说：‘我给人家看病，也不是我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是我的功发到这一步。我开方子是功能指挥着我，身不由己开出来的。你这一干扰，我的功马上就减弱，发挥作用就差多了。’”

“通过我和他半年多的接触，我慢慢体会感受到一点，要想出现治疗奇效，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是特异功能者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再一个就是病人也得有积极性，积极配合，一定会出现奇效的。”

邓稼先去世后，有关领导征求许鹿希的意见时，许教授十分客观地说：“不管别人怎么说，严医生止疼是有效果的，而且很好。也不管怎么说，严医生不是走江湖的。”

第十五章 严新传奇纪实

严新，这位从天府之国来到北京的青年医师，被人们誉为“神医”。他成功地将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融为一体，在诊治人体内、外、骨、妇科、五官等急症痼疾中，疗效奇特，有时奇特得叫人难以相信。由他演出的众多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以无懈可击的事实缩短着神话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1986年初秋，一位采访者在北京黄寺拜访了这位名扬中外的特异功能大师。之后，他又调查病例，收集资料，拜访专家、学者，涉猎了有关严新的大量素材。一年多来，他不知听到过多少痛苦和惊叹的回忆，又看到过多少笑靥而狂喜的场面。人们向他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古老而新奇、不是神话却似神话的真实故事。

东 京 斗 法 记

1986年11月下旬的一天，偌大的首都机场披着初冬晴空的银装，迎来送走一架架满载着国内外乘客的银燕。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从东京飞来的×××次航班已经到达……”机场候机厅的扩音喇叭里，不停地向迎接亲朋好友人的和即将登机的乘客们复诵着这一信息。

软梯在一架大型客机的舷舱口接好片刻后，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主任，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同志神采奕奕地走出舱口，面带着微笑，边下软梯，边向前来迎接他的家人招手。跟在他身后的是气功师严新，还有另外一些人。

应日本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张主任率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代表团，于月初赴日本进行了访问和学术交流活动，今天满载而归。

银灰色皇冠卧车驶出机场，在平滑的柏油路上急驶，路两旁袒露土色的田野不停地闪向车后。坐在张主任怀里的外孙子——林林，小手抚摸着张主任肩头上，天真而又活泼：“老爷，日本好吗？”张主任点点头。“给我讲个故事吧。”林林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好”，张主任嘴上答应了，可又一想，故事从哪里讲起呢？寻思片刻：“我给你讲个你严叔叔在东京斗法的故事吧。”

那是1986年11月17日晚，在富丽堂皇的日本东京新大谷饭店，日本气功界人士设宴款待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代表团。

席间，日本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古岗顺先是向中国代表团团长张震寰诉说苦衷——许是应了中国那句“自己的头要别人来剃”的古话，古岗顺虽是日本老资格的气功师，可对自己已患多年的陈旧性肘关节韧带损伤，却又奈何不得，几经求医，仍无明显好转。

张震寰一听心里便明白，古岗顺这是想试试中国气功大师的功夫如何。

于是便放下手中的酒杯，说：“严新，你过来！”

话音刚落，从中国代表团座位中走出一位身材瘦小、

肤色白皙的气功师。他便是严新。

“严新，你给古岗顺先生敬上 5 杯酒。”张震寰未提治病的事，却只说“敬酒”。

严新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即端起一小杯茅台酒，双手递给古岗顺。

古岗顺乐了。张震寰此言正中他的下怀，他平日嗜酒如命，酒量惊人，号称“酒豪”。据说，平日间坐下来斗酒千盅，也毫无醉意。

大酒豪兴致勃勃地接过酒杯，微微笑着朝严新看了一眼，表示谢意，随即“咕嘟”一声将酒喝下。严新见此状正要斟上第二杯酒，谁知大酒豪却莫名其妙地出现醉意，喃喃说道：“受不了啦，怪啊，我，我已有点醉了。”

话一出口，满座四方朋友，个个脸露惊疑之色。古岗顺喝酒的海量，在气功界谁不晓得，此时此状，谁不惊疑呢！

眼下，古岗顺也顾不得“酒豪”的名声，更无那种“一醉方休”的勇气，有生以来头一次在喝酒上讨饶。提出第二杯不再喝茅台，改喝啤酒。

不管对方说什么，严新不动声色，又递上一杯啤酒。古岗顺这时已经有些回过神，知道严新在这其中做了“手脚”。接杯在手，欲喝不能，于是又讨价还价，提出啤酒分 4 次喝完，算是凑足 5 杯之数。

古岗顺皱着眉头，喝下四分之一杯的啤酒，奇迹突然出现了——只见他满脸通红地举起手臂，使劲晃动了几下，高兴地说：“不痛了，一点也不痛了！严先生功夫了不起！”

原来严新在敬酒时，悄悄地对酒对人都发功了！他那

神奇古怪的功力，既能让古岗顺这样的大酒豪醉倒，又能让不会喝酒的人开怀痛饮。他不仅能促使酒力升降，还可让各种饮料，茶水乃至随处可见的开水、生水发生莫名其妙的变化，变成治伤医病的良剂！

从 1986 年 12 月开始，到 1987 年 1 月中旬止，严新曾应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的要求，进行了 7 次试验。科研组观察到，严新对装在密封瓶里的自来水发功后，水的激光拉曼谱图的特征峰之间，出现一个巨大的未知峰。也就是说，严新发出的外气，竟使普通的自来水，神奇般地变成另一种分子结构的水。

1986 年 12 月 22 日，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合作组和严新合作的一个实验是在宽大的催化实验室进行的。大理石实验台上放着一只用石英玻璃做成的精致容器。里面充满了氢气和一氧化碳，它们的学名叫合成气。要让合成气发生变化，没有一点超人的本领是根本办不到的。在工业上，合成气发生反应一般需要几十个大气压，而容器中只有一个大气压；反应温度需要 300℃ 以上，而眼前只有室温 13℃。反应还必须有催化剂存在，然而容器中没有催化剂。

经严新发强功后实验结束时，一位老师当即把容器拿到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上去测试。测试后经过计算机处理过的谱图，在彩色电视屏幕上显示了出来——新的化学产物出现了。

搞科学实验，必须多次重复，才能确保它的真实性。为此，该科研组于同年 12 月 27 日又进行了重复实验。这次试验只有一样不同，即严新在远距离实验室 7 公里的地方进行遥控，而且实验地点不同；一个是激光实验室的激

光器，另一个是一间黑房间中的水和合成气样品。实验结果表明，遥控发功不仅可以重复第一次的结果，而且效果非常好。除此而外，他们还请严新对生理盐水、葡萄糖水和麦迪霉素等一系列具有生理效应的物质进行不同距离的发功。实验从距离几米增加到几十米，从几公里增加到2000公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共进行了10次以上的实验。实验的样品有七八种之多。最多的一次动用了六、七台大型分析仪器，近20位教授、讲师、研究生同时工作。这一系列的实验说明，气功师发放的外气，明显改变了细胞核酸的分子结构，可以对构成细胞的多种物质分子发生作用。而其中被称为“信息水”的液体，即接受了气功外气中的生命信息的液体，有的心脏病、高血压患者饮后，则产生了奇妙的疗效。

严新高超的功法使得四座震惊。然而，日本乃气功高手藏龙卧虎之地，其中亦有人不服气。一位颇有名气的气功师小林靖幸，通过翻译向严新提出斗斗“气”。

不知翻译是没听懂小林靖幸的意思，还是怕把话翻译得过于明了有损于友好关系，于是，向严新传过来，叫做“互相学习。”

严新听罢翻译的话，心想，既是互相学习，有何不可？当下点头应诺。但是当他定睛朝小林靖幸望去之时，立刻明白了八九分，不禁暗自吃惊。严新毕竟是练功二十多年的行家，立时发现小林靖幸的真正用意，这个“互相学习”原来是要比功夫，决雌雄。

小林靖幸是日本数得着的气功医师，功夫十分高超，点穴、针灸都是一等高手，自他成名以来，还未尝过吃败仗的滋味。

当小林靖幸运足丹田之气，猛地向严新袭去时，一股神力的厉害可想而知，不过严新却仿佛毫无察觉，照旧与人谈天说地。

小林靖幸见此状，连连加码发气，额上都渗出汗珠来，严新还是安坐不动。小林靖幸眼看苗头不对，便把气立时打住，提出向严新背部发气。他想，正面攻你不着，背后定是弱处。严新倒也争气，背部就背部，随你的便，有多少气尽管发来好了。

小林靖幸于是又连连运气，加劲又加劲，照准严新背后狠狠发去，谁知照样白费劲！

已满头大汗的小林靖幸好生纳闷，正面攻不动，后背也不成，莫非是距离太远？于是走向前来，伸手紧贴严新后背大发其气，还是白费！干脆伸手猛推严新的后背，却象撞在大石头上，累得小林靖幸汗如雨下，喘着粗气，严新却依旧岿然不动。

此刻，满脸通红的小林靖幸已慌了手脚，明白今天是遇上了强手。若是如此光靠发气和用力，必败无疑，于是顾不得什么比武规矩，也不打个招呼，决心使出自己点穴的拿手好戏来，伸手便往严新头顶上百会穴点去。

这下可把在座的部分人吓坏了。行家们都知道，这头上的百会穴被高手一记点着了，最起码要教你立时呆若木鸡，只见严新还是稳如泰山，安坐不动，任凭小林靖幸又是气，又是点穴，好象啥事也没有。

此时此刻，小林靖幸眼看败局已定，而且做梦也想不到会败得这么惨，不禁心中顿时又生出邪念来，顾不得什么规矩、面子，只见他浑身冒汗，喘着粗气，圆瞪双眼，呼地一下使出最后一记杀手锏，伸手便往严新的颈动脉抓

去!

抓颈动脉这一着是狠毒的杀招，一般人要是被抓着，非死即伤!当小林靖幸飞快地伸手过来时，在场的人个个都吓得汗毛直立，大气都不敢出。而严新既不回避，也不还手，干脆扭过头去让他抓个痛快!

小林靖幸白辛苦一场，拼了力，泄了气，淌了汗，结果吃了大败仗。原来，严新早就发功把全身穴位封闭起来了。

小林靖幸虽然在“互相学习”中搞了小动作，但此人生性直爽，在他那一记最后杀招又白费了之后，深知自己远非严新对手，当下打拱作揖认输，诚恳地说：“中国功夫厉害!佩服!佩服!”并叫过在旁观战的儿子，一起恳求拜严新为师!

这场精采的比试之后，严新的功夫使日本友人个个赞服，原定要与严新比武的一位日本拳师以及一位日本剑术师也主动取消了计划。

“严叔叔真厉害!”外孙子小林林高兴地拍手叫起来。

严新这“厉害”的功夫从何而来?

幼年学艺

刘化民和严新接触半年多，混熟了，性格脾气彼此了解。谈话投机之时，严新曾向他透露过自己一段奇异的经历。

严新，出生在四川省江油县东安乡一个偏僻而又贫穷的山村里。四岁时，他经常和大一点的小朋友一块进山玩耍。一天孩子做游戏时，东藏西躲，十几个同伴都没找着

他。

他正在得意时，突然，一个白发苍苍的长胡子老汉笑盈盈地朝他走来，在他脑壳上轻轻拍了拍，说：“好精灵的小鬼。”说完，就不见了踪影。

后来，严新和小伙伴们每次进山，都能看见这位白发老汉就在他们附近处。有一次，老汉竟也参加了捉迷藏的游戏。待大家用两手捂住眼睛的一瞬间，白胡子老头又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着。正当人家又要再找时，不知不觉老汉又出现在孩子们中间。

老汉好象格外看中了小严新，有意教他学起气功来。严新说：他一生中拜过很多气功师，“人人皆可为师也。”但师傅们并不一定手把手教，有时候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师傅的信号。“可以说，在我接触到的气功师傅中，他算最好的一个。遗憾的是，他要我保密，不准说出他的身世。”

到六、七岁时，严新就已感知一些新的意境，先是觉得发麻、发热，浑身的血管象灌进热水一样。有时他明明在屋里练功，却又好象来到旷野似的；明明闭着眼，却觉得眼前是白晃晃的一片。再过一阵子，闭着眼睛能看到屋里的摆设，先是在眼前出现这些东西的轮廓，尔后，渐渐清晰起来。接着，这些黑色图象又出现了许多彩条，有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柱。有时象七色板的颜料，掺杂在一起；有时又象彩色电视机没调好，映出红一条、绿一条的光带。到十来岁时，凡闭眼看到的眼前景物就全成彩色的了，跟睁眼看到的一样。看人，最初只有一个人形，慢慢地能看到灰暗色的骨骼，发亮的管子，流动的黑色液体。严新解释说：“那发光的管子是神经，黑色

液体是血。”

到 8 岁那年，严新又拜海灯法师为师，向大师学习“云通气功”、“达摩气功”、“少林气功”。文革期间，他又跟海灯学“少林精拳”、“梅花精拳”、“井拿罗拳”、“行意拳”、“十三式”、“少林八法”、“岳家拳”、“罗汉拳”。这个不知足的青年，先后拜了 20 多名师傅，积众师之长，又独树一帜。

“自由人”的来由

严新从小边学艺，边读书，边为当地百姓诊治疾病。1969 年，他在江油中学毕业后，便回家当了赤脚医生。1974 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毕业后，开始分到绵阳中医学校任教，为了解决和妻子余楠的两地分居问题（中医学院同班同学），1982 年初调入重庆中医研究所门诊部当中医师。

严新有了自己正式的职业，他力图用自己所学的知识 and 自身的功能为病人解除痛苦。可是他的治病方法却与众不同。有时开一个处方，就能把病治好。而有时就有点希奇古怪了：有吃面条治病的，有喝香油治病的，有喝酒配二两菜籽油治病的，也有喝凉水治病的……总之，给人的印象和感觉，好象他给人治病是信口而说，顺手而做；稀奇古怪，不可思议；疗效奇显，令人折服。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医生给病人治病也一样，各有各的绝招。患者需要的是祛除病患之苦，至于采用什么“招”施治，倒不是患者所关心的。可现实生活中却有人专门在这些不该关心的地方给予特别的“关注”。

严新就遇到了这样的“关心者”。有人向上级有关部门打“小报告”，说严新“搞封建迷信”，要求取消他的处方权。

一顶政治大帽子扣在了严新头上。当医生的，权只有一个——处方权。而这处方权又真的被撤销了。

这下，严新火了。他据理力争，仍不凑效。无奈，他只好用一种最消极的办法对付这种“关注”——装病“泡病号”。

严新回到家里，有意发功——用“脑一想”，血压便忽地一下高上来。马上跑到门诊部检查，医生用血压表一量，高压出奇地高。对犯人还讲点医德呢，何况对一个刚取消了处方权的医生。医院只好批准他休息。

血压高过之后又转正常。休息了几个月，该上班了，严新又让自己的心脏起变化。他一发功，让心脏“变、变、变”，心脏真的变了。到门诊部一做心电图，医生惊呆了：“赶紧住院治疗！”

严新每月工资 70 余元，长期泡病号超过半年就要扣除一定比例。每次快到半年了，他就去上半个月的班，然后又回家休息“治疗”。

一年之后中，严新觉得自己在领导那里办“病退”的条件差不多了，就向法院方提出“病退”申请，院方很痛快地答应了严新病退的请求。

从此，严新便成了一个“自由人”，以至于今。他接受采访时说：“我不用医院的处方笺，照样给人家看病。而且，我自认为还是个比较称职的医生哩！”

后来，严新为人治病出了名。他走到哪里，对那些疑难病、特殊病治疗效果更佳，外面的舆论影响不断扩展，

但他恪守“重德有德，守德为本”的信条，遇到患者真有难处，他不要人家一分钱，连一口水都不沾，看完病就走。据说，严新在社会上出了名之后，院方又提出让他回去，给他复职，重新给他处方权。他坚决不同意，说：“我走到哪里都一样为人治病，有没有处方权不是大事，关键是看能不能为人治好病。”

粉碎性骨折瞬间除病根

严新成为“自由人”之后，找上门来看病的人反倒多起来了。1984年7月17日，重庆空压厂起重工青年蒋自立，被一辆东风牌卡车撞成胸十二椎压缩性骨折。当时到医院检查，医生认为，只有睡硬板床半年，让伤口自行愈合，而且瘫痪的可能性很大。

全家焦急，一筹莫展。小蒋昼夜仰卧在家中一张临时搭起的硬板床上，丝毫不能动弹。此时正值人暑盛夏，10天过去，背部、臀部便长满褥疮。

7月28日晚上，严新走进小蒋房内，他看了看躺着的病人，回过头来，请在场的厂领导和肇事驾驶员及家属都出来等候，然后关上门，拉熄电灯……9点多钟，屋里的电灯又亮了，门也开了，蒋自立不用挽扶，不拄拐杖，竟独自走出门来，神志清醒地走在宿舍区的坡坎上，一口气走出一公里开外……

严新到北京来之前，曾接到一封发自北京的患者来信。北京马甸立交桥外手扶拖拉机铸造厂副厂长宋殿章4年前因公负伤，右脚后跟距骨坏死。在北京几家大医院都治过，仍无效。从此，他只好整天拄拐，由工厂派出人帮

助料理生活。

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严新治疗骨科神奇效果的报道，十分欣喜，把一线希望都寄托在严新身上，便立即给严新写去求医信。

严新启程来北京时，把宋殿章的信装在衣兜里，一到北京就给宋打了电话，并约定了医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这一天，严新被一辆小车拉到东四北6条一个四合院內。宋殿章也由厂长、书记等陪同，用车子接到这里。别人搀他下车，进屋后坐在沙发上。

严新走上前去，看了一眼宋殿章的脚，然后说：“宋师傅，你这脚捂的时间太长了，把袜子脱下来洗洗脚吧。”严新说着，就去端来一脸盆冷水，又从厨房里捏来一把食盐撒在脸盆里。并告诉宋：一直泡着，不要拿出来。尔后，严新就出去了。

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

宋殿章把两只脚放在脸盆里泡着，身子坐在沙发上，开始还和周围的人说话，渐渐地好象睡意上来了，便似睡非睡地将身子仰在沙发背上了。陪同来的人坐在旁边，一边抽烟，一边聊天，等候严新。

一等不来，二等不来，一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严新的影子。“严医生到哪儿去了？”这两位陪同者嘴里没说，可心里纳闷：真怪，怎么把我们搁在这里就不管了呢！是不是他看老宋的脚没法治溜了？

正当大家七猜八猜的时候，严新回来了。

他一进门就问：“宋师傅，你觉得怎么样了？”

这一问，把宋殿章从睡梦中拉了回来。他下意识地把手脚在脸盆里动了一下：“哎，我这只脚轻松多了。”说着又

在脸盆里用力踩了一下，又惊又喜地嚷道：“啊呀，我这只脚好啦！”

“那好吧。”严新说着递过一条擦脚的毛巾，对宋说：“把脚擦一擦，穿上鞋子。你站起来，敢站吗？”

“好了怎么不敢站！”宋殿章说着，不等擦完，就蹬一下站了起来。

“你敢走吗？”

“敢！”

“那你走走看。”

宋殿章试着走了几步，毫无疼痛之感。

“你上大街上走一走看。”严新说。

宋殿章毫不犹豫，真的上大街去了。

发生在眼前的事就跟变戏法一样，一出更比一出精彩。

这一下把大家都给震住了。简直是太神了。在场的领导和观众谁也没想到，一只坏死了的脚，在脸盆里用凉水泡了泡就治好了。

谁也不敢相信，拄了4年多拐杖的宋殿章，公家想尽千方百计送他到各大医院求治都无效，现在转眼间就扔掉拐杖，神奇般地站了起来！

半个小时之后，宋殿章气喘吁吁、额头上沁着细细的汗珠跑进屋里，说：“我一出门，走一段跑一段，我的脚的确是好了。”

“那好，宋师傅，从明天开始你就上班去吧。”严新最后嘱咐了宋殿章一句。

宋殿章从第二天上班后到现在，这只脚从没再疼过。事后，别人问严新：“给老宋治病，为什么要离开病人？”严

新说：“这叫遥控治疗。”

肿瘤顷刻消失

严新治疗外科、骨科疾病的神奇疗效，常常令人瞠目结舌。医治肿瘤患者亦同样如此。一个个典型病例，都充满着迷离的梦幻色彩。

年过花甲的唐老，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会遇上严新这样的能人。

唐老早年拜名师习艺擅长点穴、正骨。可是，尽管他身怀绝技，对自己左颈上 20 年来逐渐长大的一个硬疱却束手无策。那硬疱有鹅蛋大，黄中泛紫。头被硬疱挤得歪向右侧。尽管许多医院诊断结论不一：“肝癌转移”、“动脉血管瘤”，……但“不可割除”却是一致的意见。及至 1980 年前后，唐老开始浑身泛黄，腹泻不止，极度疲乏。前后跑了四川省内外几家大医院，用去两 3 千元，仍无济于事。

唐老对治好这肿瘤完全失去了信心。

1982 年初，严新刚调到重庆不久，便来到唐老家。叙谈之际，问到颈上的硬疱。唐老一边介绍病史，一边摇头不已。严新一边听着，一边望着那个硬疱若有所思。突然，他打断唐老的话：“唐伯，我今天给你治治这个疱，怎样？”

唐老一听，心头不由一愣，这才仔细打量起坐在眼前的严新：中等身材，面孔白而清瘦，看样子平时也不善修饰。初次之交，唐老嘴上没说，心里却在想：这年轻人，貌不出众，语不惊人，心胸还真有点大。他宽厚地笑了

笑，说：“行！试试看！”

唐老在床沿坐定，严新退后三五步，稍事凝神，便运气发功。

唐老神志清醒，仍同严新交谈如旧。渐渐地，他感到一股电流袭向全身，又听到严新口中传出汽笛般的啸声。这时，他只觉得自己身体的许多部位已经不属己有，犹如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在空中遨游、升降、盘旋。颈上的硬疱好象被一股强大的力猛往外扯，有点酸胀，热乎乎的滋味，但毫无痛感。

大约过了个把钟头，唐老听严新说：“好啦，你摸摸颈子看。”唐老顿时全身知觉恢复过来，伸出右手一摸：“啊？！颈上的硬疱到哪儿去了？头怎么也不偏了？”

唐老一生中很少激动过。此时此刻，他却再也抑制不住感情的浪花，老泪纵横……

至今，快6年了，唐老颈上的硬疱一直没有再现。

这类近似天方夜谭的奇特疗效，岂止发生在唐老一人身上！

《四川工人》报记者做大伦从1984年7月开始对严新跟踪采访，调查病例，广泛涉猎了有关严新的大量素材，而后写出了《神医·神话·现实》这篇长达30页纸的报道。

据文中介绍，四川三台县小学教师陈某，右颈锁窝部长了几个大小不等的疱块，中西医兼治了半年，不散。严新只用了半小时，就让疱块消失了。

四川绵阳中医学校校务处石主任的爱人，左手背（腕处）凸起一个指头大的硬疱，做事一旦用力就疼，经治一两年，不愈。严新用手指按在疱上摸、压，前后不过三五

分钟，那硬疱就不见了。

作者对此极感兴趣，采访完上述病例，尔后问严新：“既然肿瘤能消除，癌症有无办法治疗？”

严新一听笑了起来，然后收回笑声，简洁地对作者说：“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实践，我认为，早期癌症非常好治，就象伤风感冒那样容易。可惜，现代的医疗设备还很难发现早期癌。”

说到这里，严新稍停片刻，好象在斟酌字眼：“有时，我可以发现早期癌，也常常悄悄地给别人解除病灶。说这样的话，有人会说我在吹牛皮。遗憾的是没有仪器来测定我的疗效。我可以结合开中药，根治早期癌；在病人的密切配合下，缓解中期癌，适当抑制某些晚期癌。”

这位昔日的成都中医学院的高材生，绝非精明外露之辈，但每言至此，得意的心情还是溢于言表，充满了自信的神态。做大伦在跟踪采访时，曾多次眼见他替一些癌症嫌疑者排除嫌疑。有时如果他说某人某处还看不清楚有无癌症，那就是真有问题了。只有当做大伦和严新两人时，他才说出实情：“这人是癌症病人。”

“那你怎不告诉他的家属一声？”做大伦不解地问。

“何必弄得那么紧张。开点药，悄悄帮他治就行了。”

“那，你有这把握？”

严新摇摇头：“哪能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国家搞科学试验也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是想多治好一些人的绝症。只是有人病人膏肓，我想救，也不见得行了。”

听了严新的话，做大伦抒发了这样一段精采的感慨和议论：“我仿佛置身在神话世界之中。对于神话，我一直认为，那只是远古时代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人类智慧、

力量和理想的混血儿，并非完全真实。可是，其中描绘的不少事物，如长臂、奔月、顺风耳、千里眼……不是已经成为当今现实中的东西了吗？……严新的奇特疗效，意味着什么呢？

“人们对长期无可奈何的病魔，竟会在一股看不见的气中消匿，我感到似乎有一种超越自然力的神奇力量在运转，是神吗？我不信神。那么又是什么力量在发生如此巨大的作用？而且是如此的神奇？”

是呵，大千世界的奥秘啊，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以那有形而无形、无形而有形的力量，挑动起人类展开了丰富的联想和深沉的思索……

令人刮目相看的遥治本领

严新自 1986 年 6 月至 1987 年元月应邀到国防科工委工作。几个月诊治病人千余次，诊断复合率达 95%，治疗显著者达 65.8%，即刻见效率达 42%，近期痊愈率达 12.8%。特别是对某些国内外尚未解决的疑难病症，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严新诊治病症，不借助任何物理检测，方法特殊，形式多样，不同于一般医学界，堪称几绝：

- 一、气功、中药结合治疗法；
- 二、用气功预先诊断疾病的发生，通过喝自来水治疗疾病，收到立竿见影之效；
- 三、用气功、通信诊断治疗疾患；
- 四、用电话通话诊治疾病；
- 五、在与患者交谈中，其症状消失或缓解。

一时间，严新的独特功能和奇特医术，在偌大北京城内，从中央机关、部队营区到平民“大杂院”，成为许多人谈论的话题，求医问病者，蜂拥而至。严新已无法为众多的患者逐个单独医治了。面对这一新情况，他采取了更为奇特的医疗方法——大会作报告，集体医治与遥控医治相结合。每次报告，礼堂内座无虚席。

其实，这种遥控医治病患的方法，在此之前早已有所实践，且次次灵验。

1986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搬进国防科工委黄寺家属院内的严新，突然给办公厅李再武处长打电话，说邓稼先的女儿乘坐的飞机，当天下午要在首都机场降落，“你知道不知道此事？”

李再武想了片刻，说知道这件事，但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到。这确是事实。在这之前，有一天李再武到医院看望邓稼先，许鹿希曾悄悄地告诉过他：老邓担心自己活不到女儿回来，就让她给正在美国求学的女儿去信，提前回国探亲，到时请李处长关照，派车接一下，李再武当时就答应了。但具体哪天到，他确实不知道，就连许鹿希当时也不清楚。于是，他问严新：“你是怎么知道的？”

严新说：“我这里收到了他女儿到的信息（信号）。”

果不然，邓稼先的女儿乘坐的飞机于当天下午六点在首都机场降落。而严新接到信息的时候，邓稼先的女儿乘坐的飞机还正在太平洋上空飞翔。

邓稼先的女儿刚刚被接到301总医院，李再武处长又接到了“坐阵”黄寺大院的严新的电话，说邓稼先的女儿同她爸爸的病一样，也是癌症，但是胃癌。

李再武更感到奇怪了：你严新住在黄寺，离301总医

院那么远，又没见过邓稼先的女儿，怎么会知道他女儿也有癌症？为了证实这一信息的真假，晚饭后他去看望邓稼先及其女儿。谈及此事，邓稼先的女儿很坦率地说：“我是得过癌症，在美国已做了手术。”

根据邓稼先的请求，严新接受了同时发功为邓稼先父女俩治疗癌症的任务。

在与严新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刘化民问起这件事：“你怎么会测得那么准？”严新说：“这，其实很简单，世界上找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物场，我运气发功后，能看见这种‘场’的形态，甚至在他的亲人身上，写的字中，说话的声音里，都能接收到这种独特的信息。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还可以基本准确地说出每个人的病情和病史。这就同电视机可以调到不同的频道，能够接收到不同的图像是一个原理。那天，就是我给邓稼先发功治病时接收到的信息。”

1986年7月10日，是个星期天，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和聂力夫妇来到总医院看望邓稼先。之后，又一块来到总参谋部某家属区严新当时的住地，看望严新。到了之后，聂力对严新说：“刚才我们在医院，看到老邓又发烧了，37.8度。”严新一听，马上说：“你别着急，我给他打个电话。”说完，就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通了一次电话。严新放下电话，对丁衡高夫妇说：“过10分钟，我再给他打一次。”

10分钟之后，严新又给许鹿希打了一次电话，许在电话里告诉他：“老邓体温已经正常了。”在场的丁、聂夫妇悦服了。

人们对严新一套治疗方法，颇感兴趣和谈论最多的是

“遥治”这一绝招。它常常使人们陷入迷惑不解的遐思之中。但人们相信这是事实。如何写严新？全国政协委员、武术专家海灯法师在接受傲人伦的采访时说：“你要报道严新的事，讲方法，一般人不理解，着重介绍他的疗效就行了。其它的，以后有机会再说为宜。”

在严新遥治的众多病例中，曾出现过许多令人振奋，然而也更让人难以置信的场面。

1982年9月，重庆电视台小高右关节扭伤，触地即痛。严新让他坐在诊断床上，右手指离皮肤一公分缓缓移动，这时只见皮肤上有个红点也在移动。小高顿感电击全身。过了一会儿，严新让小高下床。小高的脚刚挨地，就不由自主地跳起“舞”来。小高过去曾学过武术，这下他意识到遇到高手了，心里不免有些害怕——怕撞到室内玻璃窗或铁窗的衬钩上，可想不跳又停不下来。

严新见此状，叫小高不要害怕，可以闭上眼睛。小高哪里不怕，想尽量用力控制自己的身体，但始终身不由己，总觉得有股无形的力量带动着他做大幅度的转动，就象跳芭蕾舞一样。奇怪的是，如此频繁的旋转，小高却碰不着室内的任何东西。他想暗中体会其中的奥妙，又不得要领，想停下来，又欲罢不能，最后，还是严新收了功，小高这才停止了跳动。

治疗结束后，严新对小高说：“今天晚上10点钟，你要单独躺在床上，我再遥治一次。”小高的家离严新住地较远。他想，我就不信你严医生能隔山治病。

晚上快到指定时间，小高故意不躺在床上，想试试气功的威力到底如何。结果时间一到，小高竟被一股力量从凳子上抬了起来，就象在医院诊治室一样地跳跃、旋转，

把家里的人吓得目瞪口呆……一小时之后，小高才停止了转动。

1986年7月初，刘化民陪同严新来到国防科工委一位领导干部家。这位领导平时总是肝区痛，服用很多药都不见效。这天，刘化民对这位领导说：“×××你今天体会体会吧”。

领导说：“我，一切疗法无效，谁都推不动我！”。

严新暗想：我还非叫你动一动不可呢！他让这位领导坐在一个方凳上，然后他在这位领导身前身后比比划划发起功来。这位领导开始还“稳坐泰山”，渐渐地就前后左右晃动起来，越来越厉害，随之，就满身大汗。

严新走出房间，让刘化民进去看一看。只见这位领导还在不由自主地一个劲晃动着，浑身汗水湿透了汗衫。此时这位领导的秘书及全家也正趴在窗上观看。严新对秘书说：“让他动一动，动动对他有好处”。秘书说：“可惜没有摄影机，现在要是能录下来，过后再放给他看看就好啦。”

晚上11点回到黄寺，好多人家都已经进入酣睡的梦想乡。黄寺院内马路旁的路灯多数都已关掉，整个大院沉寂在一片暗淡和幽静之中。严新和刘化民、廖光明一行人下车后，站在路旁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下午发生的事。这时，严新把手指向31号楼前的一排白杨树，但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片刻之后，他对大家说：“你们看看那排树。”

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只见这排白杨树全向一边不停地摆动。按平常的风力估计，这些足有碗口粗的树干能摆到这个程度，起码得4级风以上。再看楼左右两边和马路两旁的树，都静静地站在那里，仿佛早已进入了沉睡

的梦乡。

楼前的那排树为什么会摆动？风是从哪里来的？刘化民恍然大悟，半开玩笑地对严新说：“严医生，你真行，还会呼风唤雨呀！”严新笑了。

说到这里，刘化民也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严新的功能确实不一般，现在已不单是治病的问题了。前不久，他在北京做一次发功表演，竟把各种水的分子结构改变了，后来他到广州，在广州发功，清华大学的仪器接收到了他发功的信号。这件事我没有亲自去看过。张震寰主任都知道，你（指笔者）可以去问问他。

“现在有人曾提出这样的设想，象严新这样强的功能如果用在军事上，航天技术上，那将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譬如，导弹、卫星、原子弹正在空中飞行，他要用功能破坏里面的计算机控制程序，要么让他们在空中坠落，要么在空中爆炸，要么让它拐弯 180 度，再飞回原地去。这些设想从理论上讲不是不可以的，就看实践了，人们在猜测，象这样的事将来会有可能变成现实。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严新在北京的 6 个多月里，诊治病例之广是少有的。高烧、中毒、虚脱、昏厥等，他基本上能妙手回春，药到病除。一些潜伏多年的突发病，亦可很快查清病源、神速一般给予治疗。就连一向被人们认为中医不敢问津的急症突发病，他也广泛地涉足了。至于扭伤、骨折病人，往往是用担架抬着来求治，自己走着回家；不能动弹、卧床静养的，一二十分钟就可以下地活动，流血不止的，能够马上止血。一桩桩奇特的疗效，他那奇特的诊治医术把许许多多的患者引进了一个新的天地，这天地，处处闪烁着新生

和希望，预示着祖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前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整个医学界的一种挑战。

严新创造的奇迹，举不胜举，采访的时间越长，耳闻目睹的事情也就越多。在中国古代经书《内经·上古天真论》中就有“圣人者……能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边之外”的记载。今天严新的遥感诊治岂不是一种最有说服力的印证吗？《内经》上还讲过：“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切而知之谓之巧，问而知之谓之工。”严新的望、闻、问、切都可以不用，能算是神或者圣？俗话说：人眼有肉、天、意、神、佛5种之分，那严新的眼睛又该列入哪一类呢？

奇闻点滴

△饭食。刘化民谈起严新的衣食住行，觉得与常人有很多异同之处，谈到饭食，他说：“严新吃饭总是吃素，一顿是一碗面条，弄点青菜叶一撒，浇点植物油，撒点盐就行了。他从不吃鱼肉，也不吃鸡蛋。吃油都是菜籽油，有条件就吃点香油。

“他好吃花椒粉，每次煮完面条，他一倒就放进好多。”

“他做饭，煮面条不象我们炒菜先用油烧热锅，他都是煮完了面条才放油和菜。”

“他一日三餐，除了面条，就是大米稀粥，有时一天就吃十几颗花生米，不吃好象也不饿，一天活动照常，精神也照常。有时一吃就是一大碗。”

“他虽然是汉民，但他做饭，用我们的炒菜锅不行，

他吃了就不舒服。后来他搬到黄寺住，开始安排他到小食堂去吃饭，不成，后来又专门给他配了一个炊事员，还是不成。最后，我们专门给他买了一套炊具，让他自己做。”

△练功。有一次刘化民问严新：“你平时练功怎么个练法？”严新说：“怎么练法，我也说不清，但我不练不行”。刘化民又问他：“要跟你学练功，怎么学？”严新说：“贵在其一是重德。只有讲德，练功才有其效。具体怎么练，法无定法，万法归宗，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接着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有家银行被盗，请他去帮助破案。他对来者说：“不要着急，你们明天把钱再点一点。”来者说：“还有什么好点的，报案前不知点过多少次了，还会有错？”

“不、不、不，明天你们还是再点一次吧。”来请他帮助破案的人无奈，只好快快而去。按严新说的，第二天再去点钱时，真的够了，一分也不差！讲到这里，严新说：“我破案子，涉及到人命的事，我不能干。”

刘化民和他半开玩笑地说：“那你这就没有点阶级性了。”

严新摆摆手说：“不，人命关天的事，我要办了，要受到惩罚的（指意念中有个人不让他这样做）。但象前面被盗的事，我知道作案人不会被杀头。我主要是改变作案人的思想，让他自己再把钱送回去。”

严新说到这里，刘化民突然想起一件事，问严新：“给邓稼先治病时，你常说与你师傅通话，请示你师傅，你见过师傅没有？”

严新说：“见不着。”

刘化民说：据我所接触到的特异功能人，凡功能很强

者，都坚信有个“第三者”指挥着自己的行动。张维祥称“第三者”为高级生命，严新称“第三者”为师傅。青海的张香玉说，她看病得“请示”，好象也有个“宇宙人”。她每次给别人看病，只见她把眼睛一闭：“啊，啊！”一遍之后，也听不清她说了些什么，便把病人的病治好了。这究竟是被看作一种简单的迷信呢，还是象钱学森同志所讲的：“现在看来，这个特异功能已经宇宙化了呢？”

△墓场练功。谈到严新练功，刘化民最后又补充说：“严新晚上睡觉时间很短。常常到10点以后就找不见他了。到哪儿去谁也不知道。有时夜里正睡着觉，半夜过后又不见了。接受为邓稼先继续治病的任务（张爱萍指示后）之后，有一天，严新提出到北京西郊埋葬李大钊先生的万安公墓去看看。到了那儿一看，他对我说：“这是个好地方，晚上我到这儿来就行啦。”

在这之前，有一次，严新突然向刘化民提出一个很费解的问题：北京除了八宝山，还有哪些地方坟地最多？北京枪毙犯人都在哪些地方？刘化民听了大吃一惊，问他：“你问这些干什么？”

严新说：“你别大惊小怪的，这些地方对我来说，都是练功的好场所。”

严新说：“这些地方磁场最强。你现在还不懂这个，以后我慢慢告诉你。”从那以后，严新无论白天黑夜，常到那些地方去，但从来不要人陪着。

刘化民是个老实厚道人，听严新说要到万安公墓来，便知道了他的用意。但又一想，他到这里来练功，得给人家看守大门的老汉打个招呼才是。晚上什么时间来，好让人家等他，给他开门。刘化民将这些想法都一一与守门老

汉谈妥了。谁知回来路上严新却说：“你这都是多此一举，一切手续都不要！”

第二天一早刘化民见到严新：“你昨晚去了？”

严新点点头。

“那你怎么去的？”严新抬头看了看刘化民，不语。

从严新当时的住址到万安公墓，坐小车需要 10 分钟的路程，严新究竟是怎么去的，只要人们不再重犯刘化民事事都以常人为准绳，忘记了严新是个特异功能很强的人的错误，就自然知晓了。

后来，刘化民常听严新谈起练武养气的“子时”、“寅时”。有一次他问严新：“你所说的子时、寅时，指的是什么时间？”

“夜里十一点至一点，清晨三点至五点。在这两个时间里，选择地磁场强的地方，面朝南，顺着地磁场方向练功，以便借助地磁场的外力，促进人体内气的增长。”

严新所谈到的关于气功锻炼的时间和方向性是有科学根据的，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中医的“子午流注”的学说，正是人体的生命节律：脑垂体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均在清晨刚醒时血液浓度最高。故在子时或寅时练功，周身气血可更加旺盛，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面朝南方，其理更是不言自明。

人，各有其不同的才能，就象人有其不同的相貌。严新在广泛的涉猎中，吸取了中医、气功、武术各家各派之长，又加之本身具有较强的特异功能和受到现代高等中医学的熏陶，使得他能在广阔的天地里驰骋。通过长期的摸索，他琢磨出了一种能诱发人体中潜在功能的本领，为人类的医学宝库又描绘出了一幅颇具神话色彩的画图。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写在前面

第一章 奠基里程碑的这一天

眼见为实
十二岁的唐雨成了“新闻人物”
请记住这一天

第二章 沉雷一声荡千谷

连锁反应
骤起一场轩然大波
一波未息又起一波

第三章 沉默后的反击

《自然杂志》首当其冲扛起反击大旗
周文斌反戈一击
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
哈工大八位教授的考察报告
来自安徽的新信息
“我信服了。我投降了！”

复苏
中国人的一点自豪
探索在继续

第四章 神奇世界又爆“冷门”

王强、王斌身上的新发现
“遥视房间”与“目可穿地”
感应探泉演讲会

“遥感”功能研究“竞赛”曲

第一章 心有灵犀一点通

兄妹 - - “同病相怜”
血缘 - - “母感女痛”
千古之谜

新的事实及思考

第六章 “透视眼”

“狄蓉的眼睛比X光机还灵”
神奇的“通电”理疗法
徐玫明察内脏细微差异
解放军医院测试“透视”功能少年

- 谢朝晖大脑前额区的彩色屏幕
农家姑娘于瑞华
东海前哨的小蓉花
牟凤芹透视功能有绝招
- 第七章 装在人脑里的“制动器”
一封群众来信引起的深思
云南大学传来的喜讯
前方还有新大陆
- 第八章 来无影去无踪
试样怎样跑出密封信袋来的？
彩色照片到哪儿去了？
鸡蛋不翼而飞
隔瓶取药目击记
来自太原的实验报告
北京师范学院实验室拾趣
特异转运中的果蝇虫
- 第九章 天衣无缝
从活着的鸡嗉囊内转运异物
不是魔术胜似魔术
缝纫钢针被意念折断
- 第十章 关教授的“十大”发现
一封友人来信的启示
硬质铝钥匙变弯了
别针穿扣
自动开锁带来的疑问
尼龙丝绳和导线因何而断？
无火点香烟
不剥自落的桔子皮
实验室外趣闻
与天平、砝码、弹簧秤时代告别
- 第十一章 “您好谢谢老师”
“大海”是怎样写在纸上的？
图章是怎样印进信封内纸上的？
“字”是怎么写出来的？
- 第十二章 中国的尤里·盖勒——张宝胜
魔术师自叹弗如
餐桌上的趣事
“恶作剧”数例
“国宝”原来是逆境之士

小荷才露尖尖角
意念取物信手拈来
名片嚼烂又复原如初
药丸穿瓶而过
能冒火的手
小心他捉弄你
奇人与凡人
日常生活见闻录

第十三章 催生有术神妙手
“手”到植物花自开
稻种发芽随人意

第十四章 当科学家生命垂危的时候
一个报病危的紧急电话
皇冠车里不明来由的檀香味
站起来的晚期癌病人
深刻的忏悔

第十五章 严新传奇纪实
东京斗法记
幼年学艺
“自由人”的来由
粉碎性骨折瞬间除病根
肿瘤顷刻消失
令人刮目相看的遥治本领
奇闻点滴

附录页